

眨眼剑（中）

第十九章

“大憨侠”欣喜的说道：“老弟，就要到啦。”

邵真露出一个笑容，道：“希望爱凤没事才好。”

拐了一个弯，已隐约可见“金安药铺”的屋子。

“大憨侠”更是吆喝不止，两脚猛踢不已，不过眨眼，便达屋宇处。

可是那奔势太快了，一时竟收不住缰，一咬牙，“大憨侠”干脆抱住邵真，猛地吐气开声，身子蓦然像箭般的激射而起！

半空中一溜眼，见门紧闭着，又吸了一口气，“大憨侠”的身形陡地一斜，便从院墙掠进去。

“到了，老弟。”放下邵真，“大憨侠”揩了一下额角的汗珠道。

邵真欣喜不已，笑着道：“姬兄的轻功真如追风哪，棒极了。”

“现眼了。”笑说了一声，“大憨侠”拉着他的手便走向屋去。

穿过了庭院，甫踏上阶梯，“大憨侠”脚下绊着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他低声惊呼起来。

“啊！有死人！”

邵真也脸色一变，道：“我闻到了血腥味。”

只见地下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首，“大憨侠”俯身翻看了一下，沉声道：“这是大夫的家仆，已咽气了。”

一转首，他再度惊叫起来：“噢，那里也有十多具啊！很明显的这里有过一场厮杀。”

正想说话，邵真突然吁了一声，低声道：“有人！”

“大憨侠”连忙四下张望，发现柱子下有一具尸体仍在微微蠕动着，而且还轻轻的呻吟着，显然还没死。

连忙跑前去，“大憨侠”抱起他一看，竟是那名叫阿丁的家仆，只见他胸前中了一刀的样子，血涔涔的。

“大憨侠”连忙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吃力的睁开眼，阿丁哦一了声，说：“都是你们……”两眼一翻，双脚一蹬，已断气了！

“死了？”邵真跃前问道。

“死了。”“大憨侠”点了一下头道。

接着，不解的道：“奇怪，他说‘都是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邵真也满脸疑惑之色，忽然，他道：“对了，我们求大夫诊治之时，她的语气就隐含有事情发生，当时我挂念着爱凤，竟没听出来。”

“大憨侠”也道：“我也忘记告诉你，当大夫答应替侯姑娘治伤之时，她的女儿叫阿琴的，和这些家仆都曾狠狠的瞪我们呢。”

“这就奇怪了。”

邵真大惑不解的道：“难道说和我们有关系？”

“到底是谁干的？”“大憨侠”望了望那些血淋淋的尸首，愤声道。

邵真想起侯爱凤不知怎样了，急声道：“咱过去看个究竟。”

“走。”“大憨侠”拉住他的手，沿阶而上。

走没几步路，突然刷一声，迎面跃下一个人来。

“大憨侠”一看来人，竟是大夫的女儿紫衣少女，惊喜的脱口道：“原来是你，姑娘。”

只见紫衣少女满身沾满了血渍，显然她也经过了一场血战，她单手握着一尺把长而染了血的长剑，且姣好的脸上仍留存着一股杀气，她一见两人，似是突感一愣，随涌上一股煞气，咬牙道：“是你们！”

见她气汹汹，“大憨侠”不禁一怔。

邵真也听出她语气不善，但他仍欠了一下身，问道：“请问姑娘，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那股子杀气愈来愈浓，愈来愈涩，紫衣少女寒声道：“发生了什么事？哼，你装得倒蛮像那么一回事。”

一顿，语音转为激昂：“你自个干的好事还问人家，告诉你，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姑奶奶这对眼睛，我老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卧底的！可真大胆，竟还敢回来？哼，现在想回去可没那么容易啦！”

愈听愈迷糊，“大憨侠”道：“姑娘，你说什么？我真不懂。”

“不懂？”

柳眉横竖，杏眼圆睁，紫衣少女一转剑锋，一振，刷的一声便劈向“大憨侠”的面门，口中骂道：“无耻奸人，要装葱装蒜，到地下阴司里去装牛蛇鬼神吧！”

连忙躲闪，“大憨侠”大叫道：“唉哟哟，你这人怎么搅的？咱没深仇大恨，你怎么对我耍起剑啦，是否你也要和我争天下第一剑？告诉你，我不敢称天下第一剑啦，你别舞这玩意儿，这可是要人命的哪！”

硬是不搭话，刷刷刷几声，紫衣少女狠狠的又向“大憨侠”攻出了五剑。

“大憨侠”一边急急的后退，一边嚷叫着道：“喂喂，别这么狠好不？我知道你厉害，我甘拜下风，请别再动这玩意，好不，你差点把我的肚子开了一个洞啦！”

紫衣少女似乎有一两手，刷刷几剑，差点劈到“大憨侠”，“大憨侠”显得有点狼狈的斜掠出去。他似乎很火了，怒叱道：“小妮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再凶，我就比你更凶啦！”

“今天不杀你们誓不为人！”

一个纵身，紫衣少女欺到他眼前，剑影一带，已凌厉的斩向他的胸腔！

“丫头，这是你逼我的，休怪我手下无情！”

愤愤的往旁跳开，呛一声，“大憨侠”已亮出长剑，显然他有意要动手了。

邵真见场面不对，连忙跃向前去，叫道：“姑娘请住手！”

紫衣少女冷哼一声，斜眼睨着邵真道：“好个瞎子，你也会武功？哼，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瞎子，你装得倒挺像的。”

停了一停，又道：“想你也是见不得人的东西，为啥不脱你的斗笠，见不得人吗？”

“臭妮子，你才不能见人！”

显然是捺不住性子了，“大憨侠”怒骂一声，剑梢一挑，便要刺向紫衣少女……

邵真心知是一场很大的误会，急欲明了其中究竟，连忙道：“姬兄，别动手，否则误会愈来愈深了。”

意似不甘休的哼一声，“大憨侠”收回招式，瞪着紫衣少女道：“哼，只是这妮子太欺人了，真想给她一点教训，否则她以为咱们是好吃的。”

挑了一下眉梢，紫衣少女冷笑一声，寒声道：“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还装？”

邵真脱下斗笠，而且睁开两眼，沉声道：“姑娘，我是真的瞎子，我们没骗你，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本末，真的不知道！”

凝眸望着邵真那两颗暗涩，空洞而茫然的眸子，紫衣少女微感讶异的道：“你真是瞎子？”

闭下眼皮，邵真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请姑娘把事情告诉我们？”

眨了眨乌溜溜的眸子，紫衣少女道：“你们不是‘双头蛇’派来卧底？”

愣了一愣，“大憨侠”不解的道：“‘双头蛇’？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

沉默了一会，紫衣少女冷声道：“告诉你们也没用，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算你们不是‘双头蛇’的同路人，但今夜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由你们引起的，所以说你不杀伯仁，伯仁却为你而死，我依然要找你们算账！”

话落，晃了一下剑锋，便要欺身进击……

“姑娘，请听在下几句话。”

邵真忙不迭道：“我们仍然不懂你的意思，你是说这场厮杀是我们所引起的？可是我们并不认识‘双头蛇’呀！”

“多说无益！”

冷冷哼了一声，紫衣少女不由分说单剑一扬，猝然回旋，对准邵真的胸前八卦便戳下！

微一偏身子，邵真从容的闪过去，但他无意动手，口中急叫道：“姑娘请别动手！”

然而“大憨侠”可忍不住了，怒喝一声，身形已跃起丈把高，长剑一振，画起滔天光幕，凌厉的罩向紫衣少女，递招中，他怒道：“小丫头，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你还不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

武功似乎还很不错，紫衣少女冷瞧了一眼，两脚已如电滑退一步，同个动作里，手中的剑已把“大憨侠”的剑挑开，趁着这势子，刷的一声，反劈向“大憨侠”的中盘。

一个斜掠，“大憨侠”展开他俊帅的轻功，他不仅使紫衣少女那一剑落空，而且还停在一个很有利的方位，觑准了角度，“大憨侠”毫不客气的一连急攻，顿见一片剑影夹着咝咝声响，他已一口气使出了九招十五式！

冰煞的俏脸微微一变，紫衣少女一咬银牙，不退反进，在跨步的当中，手中的长剑已被她连连挥动了足有十三次以上！于是，只见她那支作大弧度而带有小回形挥抖的长剑，一五一十的，一点也不含糊的拆去了“大憨侠”甚称诡奥凌厉的九招十五式。

登时，一连串清脆的叮叮声响，如连珠炮的不绝於耳。

邵真见两人已放手干起来，心中着实着急，他想叫“大憨侠”停手，可是紫衣少女势必不肯，但如不叫，那么误会便会愈来愈深……一时之间，他竟举棋不定的犹豫着！

正踟蹰间，屋内忽然窜出了几条人影。

“原来屋里头还有人。”

邵真心中一喜，他细心听来人的脚步声竟有中年妇人在内，心中更是欣喜若狂。

来人果是不错，正是那名中年妇人，和十余名的婢女，另外还有十名左右的家丁模样，除了中年妇人之外，个个皆手持刀剑，而且看他们样子，也曾参予了一场厮杀。

中年妇人款步走下阶梯，而这时紫衣少女和“大憨侠”仍在酣斗不已，中年妇人见状似是气愤，张口喝道：“琴儿，怎这般无礼？还不快住手？”

一室，紫衣少女连忙停下，退在一旁，但满脸仍是不甘休之色。

邵真连忙抱拳说道：“对不起，在下因有事私出，未及向大夫当面禀告，实有失仪礼，尚请怒过。”

中年妇人微还礼，淡淡一笑，道：“倒是小女鲁莽，得罪两位，请不见笑才好。”

“大憨侠”兵器纳鞘，欠身道：“敢问大夫此地发生了甚么事？”淡淡的笑了笑，中年妇人道：“一场小小的厮杀罢了。”说着，转首说道：“天已快要亮了，谅‘双头蛇’必不会再来，你们快把尸体掩埋好。”

几声洪诺，十几名的家丁便下阶处理那些死首。中年妇人转过头来朝“大憨侠”道：“两位可以进来看看你们的朋友了，请随老身来。”

说吧，转身走向屋里。

邵真与“大憨侠”虽满腹疑惑，也只有跟上去。穿过了庭院，拐过了两条走廊，到了一个厢房。“到了。”

中年妇人转身说道：“令友就在里面，老身一会便来。”说着，施了一礼，便带着十数名的婢女离去了。邵真此时又想起了侯爱凤不知怎样，或生或死？也暂时把一大堆的疑结抛开，对“大憨侠”道：“咱进去吧。”“大憨侠”推开房门，走了进去，邵真也相随而入。但见房里布置甚是简单，除了一个茶几之外，便只有一个床了，显然这是大夫让病人住的房间。

“爱凤在哪里？”邵真心急似焚的问道。

“大憨侠”撩眼一看，见床上睡着一个人，正是侯爱凤，连忙拉着邵真跑到床边，道：“喏，就在床上。”邵真的心咚咚的跳起来，口中颤声叫道：“爱凤我来了。”

可是侯爱凤却没有回应，邵真心头大震，仓惶的道：“怎没回声？”

睁眼看清楚，“大憨侠”吁了一声道：“别吵，她睡着了。”

“睡着了？”

惊喜非常，邵真道：“她，她，没事啦？”

看了又看，“大憨侠”也感奇怪的道：“好像是没事了，她脸上虽是苍白了一点，但却没有痛苦的样子，睡得好熟哪，你没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吗？”

邵真有点不相信的道：“我是听到了，但是，但是我不敢相信啊！”

邵真即是激动，又是兴奋，他几乎要说不出话来了。

忽然，门呀的一声被打开了，中年妇人缓缓走进来。

邵真连忙趋步上去，深深作了一揖，感激的道：“大夫盛德，在下铭心肺腑，永志不忘。”

连忙还了一礼，中年妇人淡淡的道：“这是老身的本分，何足挂齿。”

说着转首凝视了一下沉睡的侯爱凤，道：“还好及时送来，否则慢两天的话，可能就很难说了。”

邵真恭谨的道：“这都是大夫的医术高超。”

谦虚的说了一声“哪里”，中年妇人道：“她现在已无大碍了，明晨就会醒来，再服两三帖药，必可痊愈。”

顿了一下，中年妇人见两人都站着，连忙招呼道：“两位请坐。”

“谢谢。”

欠了欠身，邵真和“大憨侠”在茶几旁的扶椅坐了下来。

中年妇人也在他俩对面的一张太师椅坐下，她凝视着邵真，问道：“两位是武林中人？”

“武林未学，出来见识见识吧。”邵真谦虚的说了一句。

忽然“大憨侠”轻轻踢了一下邵真的脚跟，似有所示……

脑中一转，邵真心中猛然暗道：“唉呀！真失礼，进入堂室，竟还戴着大斗笠，成何体统？”

邵真一面羞惭的暗骂着，一面起身抱拳道：“对不起，因在下两眼瞎盲，所以一直戴着大斗笠成了习惯，还请大夫不要见笑。”说着，连忙脱下斗笠。

突然，中年妇人站了起来，两眼睁得大大的，紧盯着邵真那张白皙的面庞……

邵真当然不能感觉，他把斗笠放在茶几上坐回椅上，正想说话，中年妇人满脸惊异道：“你，你是谁？”

愣了一下，邵真以为她忘记了自己报的名字，连忙站起来，抱拳说道：“在下叫吴知。”

“大憨侠”还未通报姓名，也连忙站起抱拳说：“人称‘大憨侠’便是。”

“吴知？”

中年妇人似是没听见“大憨侠”的报名，她只是满脸惊异的注视着邵真，如果细细的分析，还可以看出她那股惊异里含有依稀的喜和几撮的恨，当邵真报出自己叫“吴知”之时，那股子的惊异似又忽地变成满腔子的疑惑，她闭了闭眼，语声带着诧异说：“你叫吴知？”

愣了一愣，邵真不能明白她话里何意，或许他以为她没听清楚，便又道：“吴是口天吴，知是矢口知。”

轻哦了一声，中年妇人似觉失态，连忙还了一礼，说：“吴少侠。”

就座后，中年妇人又把她那两道包含着令人不能了解的复杂眸光投在邵真的脸上，她说：“吴少侠，你……”

说了一声，忽又停下，中年妇人欲言又止。

邵真也感觉出她在注视自己，连忙说：“大夫，你是否怀疑在下与‘双头蛇’有关连？”

中年妇人连忙笑说：“少侠说哪里话，老身如怀疑你的话，便不会为令友诊治了。”

心中一惊，邵真说：“敢问大夫，‘双头蛇’是何人物？”

中年妇人淡淡一笑，道：“绿林中人吧。”

邵真心知一定和自己有关连，但中年妇人一直隐言不谈，虽有意问中年妇人，但却怕唐突干扰别人私事，又不便单刀直入，正想迂回相问。

不想“大憨侠”一条肚肠通到底，只见他粗鲁的说：“绿林中人？那么他便是鼠辈了，他为何找大夫麻烦呢？方才令媛说和我俩有关连，大夫是否能明言？”

微微一笑，中年妇人淡淡的说：“没有这回事，那是小女误会，方才老身已向两位道歉唐突之罪。”

“不敢。”

“大憨侠”连忙说：“大夫可否说出原因，我等虽不太中用，但愿略尽绵力，以报大夫援救之恩。”

邵真也说：“不才也愿倾力还报大夫盛泽，愿大夫能够告诉我们‘双头蛇’是何等人物……”

“两位心意，老身心领了。”不等他说完，中年妇人淡淡的说：“两位是江湖中人，谅必知道，‘江湖恩怨，是是非非，不是第三者所能插足的……’”

“大憨侠”急急的说：“可是……”

笑着打断他的话，中年妇人道：“这是属于老身个人的私事。”

言下之意，已明白的拒绝了邵真与“大憨侠”的追问。

邵真与“大憨侠”不禁一窒，自是不便再开口。

可是两人心中的问号却愈来愈大，那团凝结也越来越紧。

显然是有意岔开话题，中年妇人转首注视着侯爱凤说：“令友已安然无恙，两位大可放心，两位想是累了，老身备有陋榻，请两位随老身来。”

虽然累，但哪睡得着？一方面高兴侯爱凤的无恙，一方面是不解那团疑惑，邵真起身谢说：“天已亮了，我们不累，倒是大夫累你漏夜不寝，在下惭愧。”

“区区之劳。”中年妇人起身说：“两位如想休息，请至隔壁厢房。”

说毕，便转身离去。

此时已鸡鸣大白，黎明矣。

邵真走至床边，听着侯爱凤那平稳而均匀的呼吸声，他的心头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只知一夜的折腾，奔波全部溶化在这一刻。

打了一个呵欠，“大憨侠”说：“小子，你不累我可累啦。”

有点歉然的笑笑，邵真说：“对不起，我倒给忘了

……”

忽然，“大憨侠”哦了一声，插嘴说：“噫，那老头子怎还没来？”

邵真也猛然想起的说：“哦，是了，姜前辈把他给忘了。”

说着，啊了一声，邵真跌足说：“啊，咱忘了告诉他在哪里！”

几乎是要跳起来，“大憨侠”失声道：“完了，那老头子一定把我咒死了！我得赶紧去找他！”

邵真忙道：“我也去！”

“不，你留在这里陪侯姑娘。”

“大憨侠”忙道：“我找到老家伙，便马上赶回来。”

一会儿，门被推了开来，走进两名婢女。

一名婢女端着盥洗器具。

一名婢女手里捧着一盘方碟子，上有三样卤菜，和一盅稀粥。

邵真谢过之后，便盥洗进食，稍顷，婢女来取回器具，时已日上三竿。

邵真坐在床边，默默的等着侯爱凤醒过来。

他虽一夜没睡，然脸上并无丝毫倦容，他那张苍白的脸，又涌上了那层过于稳沉的肃穆，和过于平静的淡寂。

突然，侯爱凤张开了眼，她显然是睡足了，惺松的两眸一映上她所不熟悉的景物，吃惊的一坐而起，本能张口道：“这，这是哪里？”

大喜，邵真忙道：“爱凤，你醒来啦？”

猛才发现床畔坐着有人，侯爱凤惊喜的叫了一声道：“噢，知哥，是你！”

说着握住邵真的手，喜极的道：“知哥，我做了好几个噩梦；我以为我成了鬼灵……”

笑着打断她的话，邵真道：“丫头怎说不祥话，先别说话，你现在感觉

怎么样？”

侯爱凤连忙吸了几口气，欣喜的道：“没怎样了，除了感觉上有点累。”

心中无限欢悦，邵真道：“无关紧要，休息个两三天便没事了。”

探手滑入被里摸着伤口被包扎着，侯爱凤倏地泛起了两片羞涩的红潮，她俯下蓬松的螭首，细若蚊声的道：“知哥，是你……替我包扎的？”

哦了一声，邵真连忙道：“噢，不是我，是这里的大夫。”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她是女的。”

不好意思的抬起了头，侯爱凤掠了邵真一眼，问道：“这里是药铺子？”

话落，中年妇人姗姗走进来，她身后跟着那名紫衣少女，手里拿着一个小木箱子。

邵真连忙起身施礼，说道：“大夫早。”

中年妇人微笑着还礼，她看来面带倦容，显然昨夜够累了她。

紫衣少女依然是那副神色——冷漠。

她一进室里便把木箱放在几上，呆站在那里不发一言。

侯爱凤知是大夫，连忙欲起身，口中说道：“谢谢大夫再生之德。”

中年妇人连忙按住她的肩膀，道：“姑娘尚未大好，不可轻动。”

侯爱凤依言躺下去。

她接着道：“此乃老身本份，况老身又非平白替你们看病，哪谈得上谢，希望两位别再谢这个那个的。”

邵真连忙伸手探入怀里……

中年妇卜查觉似知其意，笑着道：“吴少侠，别误会老身的意思，老身并非催着要诊金，只是要你们别再谢这谢那的。”

邵真闻言，只好笑着取出手来，否则便要显得小气，不够大方了。

中年妇人坐上床沿，摸了摸侯爱凤的额角，微笑问道：“姑娘，你觉得好些了没有？”

连忙点首，侯爱凤说道：“已好多了。”

欣慰的浮起一个笑容，中年妇人道：“再换一次药，服上两剂药，想该是不会再有问题的，姑娘你尽可放心。”

感激的望着她，侯爱凤道：“谢谢你，大夫。”

中年妇人连忙道：“看，看，又来了，刚说过。”

说着，转首朝紫衣少女道：“琴儿，带吴少侠到厢房休息去。”

一怔，邵真连忙说道：“大夫，我不累……”

话落一半，猛然想起侯爱凤需要换药，自己是大男人，连忙笑着转口道：“谢谢大夫。”

“跟我来。”紫衣少女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声，便转身走去。

邵真连忙举步跟上。

走出厢房，紫衣少女在隔房门前，停了下来，转过身，冷冷的说道：“啊，这里。”

一欠身子，邵真道：“姑娘，谢谢你。”

挑了挑眉梢，紫衣少女很不客气的道：“你，自个能进去吗？”

心头涌上一股羞辱的愤怒，邵真昂然道：“姑娘请便。”

唇角露着敌意冷笑，紫衣少女轻叫了一声，站着不动……

很不是滋味的撇撇唇角，邵真对她那傲慢无理的态度，几乎要忍不住，吐了一口气，邵真跨向门槛……不想，叭的一声，邵真脚尖绊着了门槛，整

个人前倾了去！

连忙稳住了身子，邵真踉跄了两步，总算没有跌下去，谁是如此，已够难堪的了！

紫衣少女显然就是要等他出丑，她冷笑了两声，幸灾乐祸的道：“阁下是学武的人，两目虽不能视物，但却能避刀躲剑，怎么连个门槛都跨不过啊？”

咬了一咬牙，邵真硬是吞下了心中的愤怒，他心中不断的念着：“她，是大夫的女儿，我不能对她动武，否则便以怨报德了！……

挑了挑浓黑的眉毛，邵真坦然一笑，一拱手，说道：“在下眼虽残，量却很大呢！”

猛的一怔，紫衣少女感到脸上有点挂不住，虽恨邵真话里带刺，但又不便发作，恨恨的瞪了邵真一眼，哼了一声，掉头便去……

耸了一下肩，邵真摸索着把门关上，接着又摸索到床铺，邵真便连衣带鞋睡上去。

此刻他虽然感到很倦累，很想睡他一觉，便满脑子的疑惑又涌上来……

他奇怪中年妇人当初为何诊治侯爱凤？

显然她是被自己感动才医治侯爱凤，这是为什么？

家丁临死说一句“都是你们”，显然这场厮杀和自己有关连，否则哪会这么巧，自己甫一到便有杀劫呢？

既然是为了自己，那么中年妇人为甚么不愿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自己呢？

从紫衣少女的态度看来，邵真很肯定的是和自己有关系！

但是他想不出为什么，“双头蛇”他根本不认识啊！就算“以前的他”和“双头蛇”有怨，他大可找上自己，无须找中年妇人啊！

这么说来和自己该是没有相干的了！

可是……

想来想去，邵真总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总觉得扑朔迷离，玄中有奇。

想得有点累了，邵真觉得脑袋隐隐作痛，也就搁开不去想他，但他不期然的又想起中年妇人……

他觉得她很怪，不，是说很神秘。

她似乎不仅只是一个大夫而已，显然她也是武林中人。

他佩服她医术高超，“剑中宝”说侯爱凤的伤只有“玉大夫”才能治好，而她竟也能治好，真可媲美“玉大夫”！

想到这里，邵真忽若有所思，心中一动，暗道：“噢，说不定她就是“玉大夫”哪！”

可是，邵真马上又否定他的猜测。

不是吗，“剑中宝”肯定的说“玉大夫”没结婚，而中年妇人有一个对自己“不友善”的女儿，她怎会是“玉大夫”呢？

依此判断，那是不可能的。

想到这里，邵真不禁联想到“玉大夫”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由传说中，她显然是历尽沧桑的失意人儿；她在哪里呢？

她能医好自己的眼睛，和恢复自己的从前记忆吗？

想这么多干嘛？反正找她去是没错了，一线希望总比没希望好，管他的，不用想吧，睡他一觉有多好？

想到最后，邵真摒开一切思绪，沉沉睡去……

这一觉，邵真睡得很甜，不，睡得很死，他几乎连翻一下身也没有。

这也难怪他，昨天一整日里，他就一直陷在厮杀、格斗、奔波、焦虑和痛苦的旋流里，现在一旦脱离了这肉体上和精神上双层的压力，他像暂时卸下了肩上的千斤重担，寻温好梦去了。

睡了很久吧，至少窗外的阳光已是由西斜射进来，邵真仍酣睡不醒。

然尽管他睡的很熟，一般学武的人本能戒备意识却没有散去，尤其邵真两眼瞎盲，那股戒惧意识比一般人来得要敏感，所以当那双门扉被推开了开来的时候，他一骨碌的坐起来，问道：“谁？”

“知哥，是我。”门开闪进一条倩影，她随手把门关上，娇声道。

闻声辨音，邵真一阵惊喜，道：“是你，爱凤。”

正是侯爱凤，只见她换了一袭崭新的绿色劲装，鬓发也刻意的修饰了一番，姣好的脸庞上依稀仍滞留有伤愈的苍白，但脸上却洋溢很多兴奋。

她关上门之后，便微显一跛一跛的朝邵真走来，很明显的她的腿伤并未全好。

侯爱凤坐在床沿上，她拂了拂发辫，唇角的微笑配合着她满脸掩不住的兴奋，使她看起来不仅显得愉快，而且还透着一股病愈的倦态美。

邵真显然是比她更高兴。

他兴奋的道：“爱凤，你可以走动了？”

美眸眨了眨，侯爱凤轻嗯了一声，两眼直勾着邵真的脸庞嚤吟了一声，投入邵真的怀里！

先是一惊，继又茫然，邵真连忙伸手去扶她，口中急道：“爱凤，你怎么了？”

侯爱凤两臂圈住邵真熊腰，圈得很紧，她仿佛没有听到邵真的话，她把脸庞深深的埋在他的胸膛！

尴尬异常，邵真不禁愣住，他只觉得侯爱凤那软绵绵，柔若无骨的胴体，压得他几乎要透不过气来，而且侯爱凤身上发出的那股异香，更使邵真心神飘荡，不可自持。

深深吸了一口气，邵真压下了丹田那股热气，他摒弃了心猿意马，他，总算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慢慢的，温柔的，用一个慈兄的口吻说道：“爱凤，我们是否可以不这样子？万一有……”

“不！知哥，我爱你！”

突然，侯爱凤像是疯狂似的，不等邵真说完，猛然搂住邵真的劲项，而且，她那片红唇也像块磁铁般堵住邵真的嘴唇！

这，当然出邵真一百万个之意料，他决没有想到侯爱凤竟会吻自己！

真的，他做梦也没想到；来得是如此突然，如此仓促。

突然得令他如中魔般的瞠愣，仓促得令他不知所措……尽管以前邵真风流成性，但这股子的温柔乡滋味已随他失去的记忆而感到陌生；所以，一刹那间，他觉得像是触电般，天，在旋，地，在转！

哦，他几乎要昏眩过去了！基于本能的，邵真几乎忘形的要去搂她，然他昏迷如醉的脑海，及时蹿起一撮理智，邵真趁着那丝理智未被淹没之时，也算是很艰难的，他，推开了侯爱凤。

捧着一颗颤颤欲坠的处子心，侯爱凤如喝醉了酒，两颊泛起的红潮像一片晚霞般的迷人，她害羞的坐正身子，她风情万种的凝注着邵真，她欲语还休……逐去了那股心猿意马，复又升起一股茫然，邵真说不出此刻是什么感

觉，他只觉得疑惑、傍徨、不安和些许的惭惶；他总觉得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不该的！

静默的，只有时间在流...

微挪移了一下身子，侯爱凤显然感到有些惶惑，她不明白邵真为什么不说话？

她一直认为他会对自己有所示意的；美眸流盼，侯爱凤低着嗓子，但藏不住那满腔的情意幽幽说道：“知哥，你怎不说话？”

唇角泛起一丝微笑，邵真笑得并不很自然，那丝微笑，含有牵强，苦涩和无奈.....

此际，忽地门被打开了来，走进一名婢女。

侯爱凤连忙红着脸站起来。

那名婢女似不在意两人连床并坐，她走至侯爱凤前一弯身，道：“姑娘，我家主母说你的伤势已痊愈，你和吴少侠可以离去了。”

说着，从袖中取出一个小纸包，递至侯爱凤面前，道：“这是药粉，明晨饭前和温水服下，便可痊愈。”

侯爱凤言谢接过，纳入怀中，讶道：“我们可以走了？”

“是的。”婢女漠然的点了一下头，又补充了一句道：“现在。”

那股子语意隐隐含有“下逐客令”之意，邵真怔了一怔，下床打揖道：“请问姑娘.....

冷冷的打断他的话，婢女从怀中取出一纸笺，递给侯爱凤道：“这是药费，诊金和膳宿费，请你们付款。”

侯爱凤也满腹疑惑，她向纸笺抛了一眼，计开九两七钱，连忙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递给婢女。

“这是十两银，找你三钱。”婢女把银子收取，边说着拿出一块碎银递给侯爱凤。

邵真忙道：“姑娘，我们是否能见大夫？我们还没当面谢她呢。”

摇了一下头，婢女冷然道：“不必了，我家主母已出诊去了。”

话落，已有一名家仆拿斗笠走进来，他把斗笠交给邵真，冷声道：“两位随在下来。”

邵真简直莫名其妙，他道：“我们不能再呆些时候吗？”

那婢女已先离去，家仆恶狠狠的瞪了邵真一眼，道：“咱这不是客栈！”

说着，哼了一声，转头便跨出门外。

家仆见两人不动，转身粗鲁的道：“两位不须要我背吧？”

一股愤怒涌上心头，邵真那堪受此羞愤？

愤愤的戴上斗笠；侯爱凤更是怒形于色，牵着邵真的手，哼了一声，便随着家仆走去.....

走出金安药铺，家仆砰的一声，用力关上门扇，把邵真和侯爱凤摒弃在门外.....

此际已是向晚，秋日的夕阳降得很快，天际一片灰蒙蒙的，是一个没有斜阳的阴霾黄昏。

侯爱凤环目打量了一下四周环境，深深吸了一口冷沁的空气，有恍如隔世之感。

她紧牵着邵真的手，仰脸问道：“知哥，咱们现在到哪儿去？”

耸了耸肩，邵真苦笑了一下，不知是自嘲被那名仆人的奚落，抑或自怜

飘浮不定的身世。

他淡淡的道：“走吧，一定有属于我们的地方。”

侯爱凤望着前方，兴奋的道：“呀，知哥，前头就是集镇，咱去吧？”

邵真点着道：“那自然是了！”

侯爱凤转首对金安药铺作深深的一瞥，显然她是对那曾经把她自鬼门关拉回来的地方有所依恋，她又深深看了一眼，这才握着邵真的手缓缓走去……

当他俩进镇找家客栈，食膳沐浴一切就绪之时，已是黑夜了。

有了那次客栈中和“阴阳使者”的厮杀教训，为免麻烦，邵真和侯爱凤一直没有到厅上露面，邵真要了两个相连的房间，侯爱凤洗浴之后，便到邵真房里。

邵真已托店小二卖了一袭蓝色的长袍，他换去了那袭陈旧劲装，而且加上他洗去了一天来的奔波风尘，看上去他好似换了一个人——不再是那样落魄，潦倒的穷措大，而是风度翩翩，英气凌人的美少年。

侯爱凤依然是那身绿色劲装，事实上那套衣服还是大夫给她换的，她不知道那是否包括在九两七分银里？

反正她觉得很合适，而且也很满意就是了。

此刻的侯爱凤看起来很美——她重梳了发髻，更刻意装扮了她的美貌。

床是依着壁的，邵真就坐在床上背靠着壁，把被盖着腿。

侯爱凤坐在床沿上，她把上半身斜倚床头，环抱着两

这副图画很美，也很撩人，透着一股轻松，悠闲和爽适。

邵真含着一丝潇洒的微笑，用着低沉的嗓音，向侯爱凤述说她昏迷以后的事情，自然，他把自己垦求中年妇人求医隐瞒了下来。他认为那没有说的必要。

侯爱凤始终静静的聆听。

她妩媚的脸蛋漾着一片光采，仿佛是没受过伤的人，一片容光焕发；她那对充满盈盈秋水的美眸，片刻没有离开它的焦点——邵真的脸，那张很帅的脸。

当邵真大略的把经过讲完之后，侯爱凤沉寂了一下，灼灼的盯着邵真道：“知哥，你遗忘了一小段。”

微一愣，邵真微笑道：“有吗？大概是不重要的吧？”

“不！很重要。”侯爱凤的口气很重，不，是很火烈。

大惑不解，邵真道：“怪了，你一直昏迷，怎会知道有遗漏呢？事实上我也想不出哪里没说出来？”

甜甜一笑，侯爱凤道：“今天大夫告诉我的，她说如果不是你的哀求……”

话落一半，邵真已恍然大悟，连忙说道：“哦，我道是什么，这有什么好提的呢？”

眯了一下眸孔，洋溢着浓深的情意，侯爱凤凝睇着他道：“一个人愿意屈膝下跪，愿意委身人仆，愿意倾尽所有的财产，这，还不重要吗？”

邵真这时才明白她为什么吻自己了，装出不在意的神情，邵真说道：“我如果失去了这条命便没有了一切，不是吗？”

“不，你不要这样说！”

摇了一下头，侯爱凤道：“不要口口声声说我救了你，那没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任谁也也会这样做的，你不要拿我无意做出来的来抵消你有心的……”

不等她说完，邵真淡淡的道：“爱凤，我们不谈这个好么？”

编贝似的牙齿轻咬了一下唇，侯爱凤小声的，羞赧的道：“知哥，我……我爱你。”

尽管这本来就在意料中，但邵真的心房仍然大大的震跳了一下，就像今午她吻他的时候一样。

邵真觉得有些干涩，他掩嘴咳了几声，他，怎么办？也说我爱你吗？

把头俯下，邵真搓着手，他简直不知道要怎样开口，他只知道胸前有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着，罩得他呼吸有些困难，迫得他说不在话来……

惊异取代了娇羞，继而涌上了一片伤悲，侯爱凤显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她睁圆了的眸子已沁出浮浮欲滴的泪光，她颤着语音道：“知，知哥，你，你，不……爱我？”

牵起一丝苦涩的微笑，邵真深深吐了一口气，他像是摒开了那股压力，他，终于开口了：“不，我是不敢爱你。”

咬着唇，侯爱凤的脸颊上已挂上两行泪痕，她伤悲的低下脸，暗哑的道：“我，不懂。”

咬了咬牙，邵真低沉着声音，像是自语的道：“一个言人，一个对过去、对现在、对将来都是一片茫然的人，他应该拥有爱吗？”

骤然抬起脸庞，侯爱凤道：“为什么不能？”

心在颤抖了，邵真还是觉得拔不开那股子压力，他像是祈求的道：“爱凤，我们暂时不要提这个好么？你爷爷的仇未报，‘六魔煞’的仇也没报，再者，我本身；爱凤，眼前我们的路程是够暗够黑的，我们唯一该做的，只有同心合力克服一切困难。”

顿了一下，邵真缓缓抬起头，他撇了一下唇角，撒下连他都不懂的意味，他沉声道：“让那株爱苗，该是株错误的爱苗，暂且埋藏在……心底。”

俯首拭着泪痕，侯爱凤不再哀伤，她的心头涌起一股微带着一层迷惘的希望，她细声道：“知哥，我是不该提这个。”

像是无奈，又似无意识的一笑，邵真道：“爱凤，你的伤没问题了，我们明晨便回三水镇找凶手。”

“不！”摇了一下头，侯爱凤道：“该先找大夫医好你的双眼，我们明天便开始寻访‘玉大夫。’”

邵真道：“爱凤，茫茫武林，你知道我们何时才能找到她吗？”

“不管多久，我们一定要找，我深信，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绝不会徒劳往返的！”

以极坚定的口吻，侯爱凤接着又道：“不能否认，知哥，你武功虽强，但两眼的不能视物牵制你太多；当务之急，是复明你的眼睛，是不容置辩的。”

这是事实，邵真默认了下来，如果他两眼不失明，决不会使侯爱凤受伤于“驱蛇魔煞”，而且，做起任何事来，都不会如此吃力。

他沉默了一下，道：“只是，只是让那杀你爷爷的凶手逍遥了。”

淡淡一笑，侯爱凤道：“常言道：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不是么？”

一顿，眨了眨眼角，侯爱凤若有所悟的接道：“怪了，知哥，你说姬老前辈和姜老前辈愿助你找寻‘玉大夫’，怎没见人来？”

“剑中宝”因不知地点，“大侠”找他去，一直没来，邵真起先觉得奇怪，或想他俩不会回来，但又觉得他们不是那等人；他担心离开金安药铺后，“大憨侠”与“剑中宝”都没找见对方；但他又想，他们一定可以猜到自己

入镇来的，特别关照掌柜的注意他俩，邵真吩咐只要有两人找他，便通知自己，他深信“大憨侠”和“剑中宝”必会至镇上逐家客栈查访自己。

可是，到现在仍没音讯，邵真蹙眉道：“我也在奇怪，爱凤，他俩很实，说不定一个找一个，至今仍未碰头呢。”

侯爱凤已知道“大憨侠”和“剑中宝”的憨，她笑道：“那咱是否在此等他们？”

摇头，邵真道：“不，赶明儿，咱到云台山去，或许能找到他们。”

侯爱凤问道：“如果找不到呢？”

摊了一下手，邵真道：“那也没办法了，咱总不能在此呆下去，对不？”

至此，谈话停顿了下来。邵真倚着壁，两手环胸，而且两眼合着，状似打盹。侯爱凤凝视了他有片刻之久，打破沉寂，道：“知哥，你在想什么？”

拂了一下面孔，邵真道：“我在想那金安药铺。”侯爱凤像是气极的道：“想到就叫人气煞，简直是把咱们当狗般的赶！”

“不，我并非指那个。”

邵真挑着眉梢子，沉思着道：“我是觉得很怪，很怪。”“很怪？”蹙起柳眉，侯爱凤问道：“怎么说？”“对了，我还没告诉你情形。”

邵真哦了一声，坐正身子，把在金安药铺所见的情形，和所怀的疑结，慢慢说出……

“这，里头一定有文章。”侯爱凤听完，也大惑不解的道。

沉思了一会，侯爱凤道：“我想，那些仆婢和那姑娘对咱如此不友善，一定原因……哦，说不定那场厮杀就和我们有关连。”

邵真道：“我也这么想，但就是想不出关连在哪里？”转了转眸子，侯爱凤道：“如果和我们有关连，大夫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又为什么对我们很和善？”

耸了耸肩，邵真显然是苦思不出，他哑笑道：“就这个疑点百思不解。”

眸子一亮，侯爱凤道：“知哥，咱何不到子夜时，潜进去看个究竟，很可能是那个叫‘双头蛇’的又来了呢”邵真同意的点头说道：“我就是这般想。”侯爱凤接口说道：“那咱今夜就行动？”

“不！”邵真摇了一下头。

一怔，侯爱凤问道：“为什么？”

邵真把上身靠回壁上，缓声道：“我一个人看不见，怎去？”

奇怪的望着他，侯爱凤道：“不是有我吗？”“你？”

邵真笑了一声，道：“我的大姑奶奶，你的腿哪！”恍然大悟，侯爱凤连忙说道：“原来你是说这个，放一万个心，我的伤已好啦！”

邵真不相信的道：“丫头，别瞞我，方才你走路，声音还一重一轻的，显然你的伤并未到完全好的地步，更何况大夫说明晨仍须服药？不行，你不能去。”

撅着小嘴，侯爱凤揪着他道：“这又有什么关系？”“还说没有关系！”

邵真笑着道：“万一再出了漏子，可就有得瞧了。”侯爱凤见他好像不在意的样子，深感奇怪，讶声问道：“你既不让我去，而你一个人又不能去，那你说该怎么办？”耸了一下肩，邵真不正经的道：“凉拌！”

撅起小嘴，侯爱凤嗔道：“瞧你样子！知哥，这等事你怎能漠不关心呢？”

懒懒的打了一个呵欠，邵真道：“谁说我不关心？”跺了一下脚，侯爱凤道：“唉呀，别再这样子好不？你说到底去不？”

敛起嬉色，邵真振容道：“爱凤，今晚不去了，待明儿你腿完全好的时候再去。”

想了一想，侯爱凤托着腮道：“也只好这样了，但愿‘双头蛇’今晚不会来。”

张大了嘴，邵真呵声道：“时候不早了，爱凤，你伤刚好，该早点休息。”说着，又打了一个呵欠。

“我是不打紧，倒是你累了，该早些休息才是真的。”

侯爱凤凝眸望着他，柔声又道：“明儿见。”

应了一声，邵真伸手做态解装……

侯爱凤连忙道声晚安，回到自己房间去。

邵真等她走后，又把衣钮扣上，吹熄了案几上的油灯，和衣躺下。

其实，他并不累，他心里已经打好主意……

他默数着时间，已到了打烊的时刻，他肯定侯爱凤一定睡着了，便轻轻的下床，穿好鞋子，蹑手蹑脚的走出房门，他摸索着，像耗子般的，一声不响的走过侯爱凤的房间，走至厅堂。

此时店家正欲关门，一名伙计见他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走上前来问道：“公子，您是……”

连忙噓了一声，邵真小声道：“伙计，别吭声。”

愣了一愣，伙计大惑不解……

邵真睁着两眼，虽然他看不见，但样子看起来很不容易让人一眼知道是瞎子，他低着嗓子道：“伙计，别让我老婆知道，我必须出去。”

眨了眨眼，伙计奇怪的打量着他道：“你们是夫妻？怎开两个房间？”

邵真进客栈之时戴着斗笠，所以伙计并不知道他是瞎子，邵真装出一副公子哥儿的模样，他轻声道：“这你老哥就不懂了。嗨，快告诉我窑子馆在哪儿？”

哦了一声，伙计道：“原来公子您是要……玩女人？”

“噓，小声点！”

把食指放在嘴巴中央，邵真装模做样的道：“我从外地来，环境不熟，你老兄现在闲着没事吧？可否帮我带下路？”

顿了一下，补充的道：“不会让你老哥白忙的。”

一听，乐不可支的点着头，伙计笑声道：“没问题，没……”赶忙打断他的话，邵真噓声道：“别让我老婆听到，她精得很哪。”伙计连忙噤若寒蝉，会意的朝邵真点点头，他转身向柜台边忙着算账的掌柜低声说了几句，便带着邵真走出客栈。近似寒冬的秋夜很慑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打烊。

邵真亦步亦趋的跟在伙计后头，他虽是看不见，但凭他精湛灵敏的听力，居然也能辨认出伙计所踩的步子，两脚便踏在伙计走过的地方，就和常人走路没两样。

走没几步路，邵真忽道：“嗨，老哥，你停一下。”

停下步子，伙计回身问道：“公子，什么事？”

邵真伸手入怀里掏出一锭银子，他在进入客栈之时，便叫侯爱凤向掌柜的换了不少的现银，他把银子塞给伙计，笑道：“喏，这是小意思。”

两个眼睛都亮起来了，伙计盯着那锭银子，傻住似的道：“公子，您，您是赏给小的？”

点了一下头，邵真道：“是的。”

“谢谢公子，谢谢公子！”

连忙称着谢，伙计接过银子，他那副神情，可真似见了财神爷那般快活。

乐不可支的龇着牙，伙计殷勤的道：“公子，小的为您介绍荷花，她是……”

莞尔一笑，邵真不待他说完，便说道：“不，老哥，我改变了主意，不到那里去了。”

一怔，伙计问道：“那，公子爷上哪儿去？”

话声甫落，于街尾转角处正急奔来两人。

距离虽远，但隐约的可听到两人的对话：“马脸长，我这把老骨头真要拆了，再找不到，我可真不管啦！”

“他娘的你别咕哝个不停好吗？烦死人了！咱已找了两家客栈，相信第三家吴老弟一定在。”

“再没有，老子一定剥你皮，格老子，假如你昨晚把地点告诉我，也不会有现在的狼狈样子。”

“唉呀，老家伙，我认错了好不？别再有个没停的，耳朵都给你吵聋了！”

两人跑得很快，话声刚完，已要接近邵真。

邵真的心弦蓦地紧束起来，他太兴奋了，听那声音，不就是那对憨宝——“大憨侠”和“剑中宝”吗？

邵真喜出望外，连忙扬手道：“姜老伯，姬大哥，我在这里！”

“啊！那不就是吴老弟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大憨侠”首先发现邵真，他欢欣的呼叫着。

继而“剑中宝”也扬声叫道：“小子，原来你在这里，可真找苦了我哪！”

两人加紧脚步，闪电般的跑到邵真跟前，他们喘息着，虽冷风嗖嗖，却满头大汗，显然他们是跑了不少路。

如逢多年故友般的，“剑中宝”道：“他妈的，这杀千刀的没把地点告诉我，我只好照着马蹄走，谁知天又暗，三搅四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喷着笑，“大憨侠”道：“谁叫你猪头一个，找不到不会在原地等？我回去找你，连个鬼影也没有，幸好我姓姬的聪明，回到云台山等，否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你呢？”

“你不笨，你不笨。”

气煞的大瞪着眼，“剑中宝”气呼呼的说道：“如果你老子不回云台山，你再等十天，看能否闻到俺放的屁？”

邵真真拿他们没办法，连忙从中道：“总算你们回来了，我可真望眼欲穿。”

那名伙计不知是站得不耐烦，抑是趁此拉一票生意，他哈腰浮笑道：“公子，您何不请两位大爷同到贱舍一叙。”

邵真想了一下，道：“老哥，我们呆会再回去，你请先行吧。”

伙计连忙说道：“不不，公子爷您千万不可误会小的意思，我并非不乐意带您去……”

笑着打断他的话，邵真说道：“我两位朋友是识途老马，不用烦您老哥大驾了。”

愣了一愣，伙计呐呐的说了一声，他显然是被搅迷糊了。

邵真又道：“我们可能稍晚回来，到时有劳你老哥开门啦。”

“那自然。”

伙计媚笑着道：“愿公子玩得痛快。”

说着打了一揖，便举步走去。

邵真忙又叮咛道：“别告诉我那浑家。”

“知道了。”伙计大声回道。

等到伙计走远，“大憨侠”大惑不解的道：“浑家？老弟，你什么时候成亲的？”

邵真笑了两声，道：“咱们到金安药铺去，路上说与你们听听。”

愣了一愣，“剑中宝”道：“到金安药铺干嘛？”

“路上说与你听。”

邵真说着，转首向“大憨侠”道：“烦你大驾带路了。”

握住他的手掌，“大憨侠”耸了耸肩道：“我不懂你在搅什么玩意！”

于是，他们三人一行便缓缓的朝金安药铺走去……

原来邵真早就打定主意今晚要潜至金安药铺看个究竟，但苦于侯爱凤伤情未完全好，是以不愿她同往，但他一个人没人引路，苦于难行，便想出要伙计带路，他之所以不愿侯爱凤知道，是免得让她担心，而对伙计故作姿态，无非是顾虑客栈是人多耳杂的地方，他不愿引起有任何人的注意，而又导致像“阴阳使者”的那般麻烦，这就是他目前抱的宗旨。

乍看之下，邵真似是显得有些做作和杞人忧天，事实上这便是他胆大心细的地方，真堪算是个老江湖了。

而“大憨侠”和“剑中宝”至金安药铺之时，发现邵真并不在那里，兜着满肚子狐疑找到镇上来……

“大憨侠”甚是气愤的道：“他妈的，那里的狗爪子真是气势凌人，硬是把咱给赶狗般的轰了出来！”

“剑中宝”也火怒的道：“这就是今夜我们要去的原因了。”眨了一眼，“大憨侠”道：“你以为‘双头蛇’今夜会来吗？”邵真点头道：“我想是的。”此时距金安药铺不远了，他们见四下无人，便展开轻功术，三人的身形像电般的迅快，像猫般的敏捷，只一弹指，便已跃上金安药铺的屋宇上。

甫一跃上，他们已清晰的听到兵器的撞击声。

“已经干起来了！”

“大憨侠”伏着身子，压着嗓子道。

凝眸四顾，“剑中宝”小声道：“噢，那边，在那边。”

说着，一弓身，身子像箭般的掠过庭院，在厢房的屋顶上停下。“大憨侠”忙不迭拉着邵真跟上去。

只见在廊下，两条身形正激烈的互相来往着。

其一正是那中年妇人，她手中一把金光闪闪的长剑，正舞得呼呼声响，力敌一名年约四旬以上，身着黑色轻装的中年汉子。

那名中年汉子五官端正，手中持的也是一把至少有两尺来长的利剑。

他们打得很激烈，四周站着手持刀剑的家仆和奴婢，那叫琴儿的紫衣少女站在不远处，全神倾注在两人的格斗里，谁也没发现在这一刹那屋顶上多了三个人。

屏住气息，“大憨侠”道：“那大概便是‘双头蛇’啦，老弟，咱们是否下去？”

凝心静听着，邵真道：“不，大夫本就不愿我们插手，如果大夫不支之时，咱再助他一臂之力吧。”

这时两人已打至庭院了。

两人的武功俱属上乘，打得有声有色，确是一场罕见的搏杀。

中年妇人虽不过是一名大夫，但此刻的她判若两人，威风八面，凛凛生气，那柄剑又凌又厉，一点儿也不含糊的攻向对方。

中年汉子满脸杀气，更是又狠又毒的朝中年妇人的要害猛攻。

至少有五十招过去了，仍未有胜负，直叫屋顶上的“大憨侠”和“剑中宝”看得目瞪口呆，他们相顾失色。

不期然的道：“噢，大夫原来是深藏不露啊，咱万万不是她的敌手，而那厮竟也如此身手，老弟，只怕咱也都不是他的对手。”

淡淡一笑，邵真低声道：“这可能就是大夫不愿我们插手我原因，无济于事啊。”

忽然，那名中年男子一阵狂笑，大声道：“积了二十年的恨，二十年的血，今天，终于可一偿宿愿啦！”

“大憨侠”和“剑中宝”连忙转目望去——

只见那个中年男子忽地腾起七八丈来高，在空中斜斜的掠下，这当中，那闪闪生光的剑刃一个怪异的振跳，蓦然已要抵中年妇人的心窝！

“大憨侠”和“剑中宝”看得心头大骇，中年妇人虽是一阵急闪，但依然被那股剑幕包围着……

“哎！”

一声痛叫，中年妇人左臂上已经挂了彩，一个踉跄，几乎仆倒了下去。

“娘！”

紫衣少女见状，心魂俱裂的叫了一声，扑身前去，扶住中年妇人摇摇欲坠的身子。

紫衣少女见中年妇人一脸痛苦之色，那张娟秀的脸蛋陡地变了样，她悲切的，愤怒的反身扑向那名中年男子。

她咬牙切齿的道：“‘双头蛇’，你拿命来！”

中年妇人见状，大惊失色的叫道：“琴儿，你不是他的对手！”

紫衣少女显然是愤怒极了，她根本没理中年妇人的喊叫，她疯狂的舞着剑，一口气，已攻出了至少有十招以上。

中年男子——“双头蛇”，他看也不看她，淡淡的，也是很狂傲的说道：“黄毛丫头，你就先到地下为你娘探探路吧！”

话声中，他身子轻盈的往旁滑去，一抬脚，砰的一声，紫衣少女连他襟角也没沾着，哇的一声，已被“双头蛇”踢得半天来高！

“琴儿！”

中年妇人惊叫了一声，也顾不得血淋淋的左臂，一弹身子，追随而上，抱住翻滚于空中的紫衣少女。

“姓封的，该是你们母女上路的时候了！”

冷冷的发着话，“双头蛇”蓦地一展身形，暴然直上，刷一声，一道银光已直指中年妇人！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陡闻大喝一声，一条蓝影激射而来！

那条蓝影好快的身形，“双头蛇”只见眼前没几寸的地方，两双脚影如

毒蛇般的蹿过来！

没他考虑的余地，“双头蛇”急忙一吐气，已使出“千斤坠”身法，只见他猛然一降，落至地面，堪堪的让过那双腿影，自然，中年妇人也安全着地。

那条蓝影喘了个空，身子在半空中滴溜溜的打了一个转，倏然不见！

“有种的别走！”愤怒的暴叫着，“双头蛇”猛力一纵，急跃而起！

掠过屋墙，“双头蛇”闪电般的追踪而出，隐约的见到那点蓝影降落在那边道路上。

轻落于地，当“双头蛇”看清那蓝衣人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之时，他确实愣了一阵子。

那蓝衣人自然是邵真了。

原来是当中年妇人受伤之时，他便想现身掠地，但紫衣少女又扑进场，使得他不得不顿住身形，而那紫衣少女不过一个照面便被击伤，邵真再快，也只能做到解救中年妇人母女不被“双头蛇”一剑贯穿。

事实上邵真的反应是够快的了，“大憨侠”和“剑中宝”虽也是有心助中年妇人，但，他俩都被“双头蛇”的罕世武功所慑住，一直到邵真跃出屋外，“双头蛇”追了出来，他俩才如梦初醒，慌慌张张的掠射出来。

两人停落在邵真身旁，见邵真无恙，这才放下了心。

邵真所以跃出屋外，完全是为了屋里头的地形地物不利于他。

从头到尾，细细的打量了三人之后，“双头蛇”怒不可遏的道：“你们，报个万儿来！”

“大憨侠”挺了一下胸脯，道：“人称‘大憨侠’是也！”

“剑中宝”揉了一下鼻子，也道：“‘剑中宝’便是老夫。”

怒目瞪睁，“双头蛇”伸手一指，道：“小子，你呢？”

淡淡一笑，邵真道：“我正想问你呢？”

一怔，暴然色变，“双头蛇”怒笑道：“好个猖狂小子，来来，让我‘双头蛇’数数你几根硬骨头！”

说着，身子一长，如猛鹰扑雏般的扑了过去！

身子急跃而起，“大憨侠”眼明手快，呛一声，已挥着长剑迎上去。

“剑中宝”也忙不迭长身射起，急急扑上前去！

但只见三人登时杀成一团。

就在此时，屋里忽然涌出一大堆人来。

第二十章

为首的正中年妇人和紫衣少女，后面的便是那些家丁和婢女。

中年妇人已把伤口包扎好了，紫衣少女虽然被踢了一脚，但看来并不怎么严重，她们一见竟是邵真等人，不禁都愣了一愣。

“双头蛇”见她们出来，身子一旋，跃至丈外，怒声道：“嗨，原来你请来了帮手，来来！都来！谁怕谁便不是人！”

“叫叫叫！叫你娘的狗头！”怒叱着，“剑中宝”单剑一晃，已直扑而去！

“大憨侠”也一挪身子，长剑划着半天剑幕，逼罩前去，他不甘于后的叫着道：“莫说两个头，十个头也给你搬家！”

怒哼一声，“双头蛇”不闪不避，只见他长剑猛力一格，呛呛两声，“大憨侠”和“剑中宝”双双被豁了出去！

“狂徒！今夜非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不可！”

暴叫着，“双头蛇”身子猛旋，猝然扑了过来，剑尖直指“大憨侠”的脑瓜子！

“断了奶的！”滑身一跃，“剑中宝”唾骂一声，已直攻“双头蛇”下盘。

于是，三人又杀作一团，显然，“双头蛇”的武功要比“大憨侠”和“剑中宝”强过不知几许，然“大憨侠”和“剑中宝”有一股拼劲，两人的联手堪称凌厉，是以一时之间，“双头蛇”并不能占很大的上风。

这当中，中年妇人也已奔近邵真的身侧，她惊讶的问道：“吴少侠，你怎么来了？”

恭谨的一揖，邵真道：“为报大夫盛德，故冒昧插手，大夫不见怪吧？”

凝注着他，大夫道：“吴少侠，恐怕你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转首凝视场中，接着道：“非老身短见，恐怕令友要落败呢。”

淡淡一笑，邵真道：“有道是不是强龙不过江，在下虽眼盲，但自信能和‘双头蛇’周旋几番。”

脸上涌起一阵惊讶，中年妇人似乎是感到邵真有些夸大，她正想说话，忽地一声暴喝传来，忙不迭扭头望去——

只见“双头蛇”又似方才那般的暴射起半天来高，一个斜掠，剑锋猛转，不过刹那已直逼“大憨侠”喉结。

他得意的叫着道：“大爷的‘金空夺命’你能逃吗？”

哇声大叫，“大憨侠”只觉眼前一花，一只亮晶晶的剑尖已离他颈项没几寸的地方了！他急忙狂闪着，但那剑尖就像幽灵般的跟了上来！

眼见“大憨侠”便要血溅五步！

说时迟，那时快！

“剑中宝”蓦然一声狂吼：“乌龟头，老夫与你拼了！”

话声仍震荡在紧张稀薄的空气里，他整个人已如脱弦之箭急射而起，同个时间里，他已迅快的，连续的搬出了他阁下的绝活儿——劈莲剑法，他一口气的使出“莲叶片片”，“风摆残莲”，“飘莲漫漫”和“莲开八瓣”等凌招！

但只见半空里卷起一团如狂飚般的呼声，和撩人眼花的暴光！

“狗娘养的！”

愤怒的叫着，“双头蛇”连忙剑身一带，刷一声，从“大憨侠”的胸襟转劈向猛扑而来的“剑中宝”！

这个当中，“大憨侠”倏一弯腰子，狼狈的使出“笨驴打滚”直滚出丈把外，饶是如此，他胸前的衣襟却被“双头蛇”的剑气划下一小片！哦，他真是死里逃生，至少灰头土脸，已够狼狈！

邵真忙一旋身子，射立其旁，扶着他关注的道：“没怎样吧？”

喘了一下气，“大憨侠”咬着牙道：“他妈的，那家伙真个硬！”

话声甫落，蓦然一声金折玉裂传来，“大憨侠”连忙扭头望去——

但只见“剑中宝”被豁开了有丈外，他方甫落地，“双头蛇”已阴笑着直向他扑去！

脸色大变，“大憨侠”脱口道：“老家伙不妙了！”

“看少爷的！”话声不过刚传出，邵真已唰的一声，身形如电光石火般的向场中射去！

好准！邵真不偏不倚的正好朝“双头蛇”扑去，他怒叫着：“阁下别凶，你家少爷来了！”

一惊，“双头蛇”显然是料不到邵真会猝然出手，愤愤的咬着唇，身形急忙往旁逸去，让邵真那双腿从也腰身飘过去！

猛一顿气，邵真已停落在“剑中宝”身旁，他道：“这只点子让我来。”

喘着气，“剑中宝”道：“很烫手，老弟，你得格外当心。”

“准把他摆平！”邵真豪气干云的道。

再次叮咛他一声，“剑中宝”便跃身至“大憨侠”身旁，全神凝注场中。

冷冷睨眼打量邵真，“双头蛇”傲气冲天的道：“妈的，老的倒龟缩起来，换你这头乳臭未干的小子来了！”平静的舒了一口气，邵真缓缓的道：“如此狂傲，别折了腰。”

“就凭你？”不屑的撇了下唇角，“双头蛇”冷声道。点了一下头，邵真淡淡的道：“不错，就凭我——你家少爷。”

“好小子！”

愤叫了一声，“双头蛇”紫涨着脸，唰一声，已卷着一片呼声，剑尖直戳向邵真心窝！

单脚猝旋，邵真不慌不忙的往旁闪去，正当“双头蛇”那长剑从他身边刺过之时，邵真猛地双掌狂抡——“大龙手”已出笼了！

骤见邵真倏地成了千臂金刚似的，弥天的掌影，夹着山崩地裂的呼啸，罩向“双头蛇”！

蓦然大惊，“双头蛇”显然已发现自己太低估对方，他只感那仿佛有千只以上的魔手，在同一个时间向他周身所有的部位袭来！他连第二个想法也没有，连忙抽身暴退！

邵真并没有跟上去，他知道自己两眼不能见物，深恐又绊倒，所以站立不动，他已决定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事实上，他是该这样子。

停在两丈外，“双头蛇”重新注视了一下邵真。

他惊异的道：“好，就凭你这一手，已够资格与大爷周旋，小子，说，你是谁，爷决不杀无名之辈！”

耸了一下肩，邵真并不答话，那样子，显然的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

那堪受如此奚落，“双头蛇”顿时气得咬牙磨齿，他暴吼一声，身影猛扑邵真。

剑锋诡奥的一振一沉，“双头蛇”双管齐下，两腿如雨般的，猝然踢向邵真的心胸！

但见那脚影如风车旋转般的呼呼作响，哦，那正是武林公认难学的“佛脚”！

这真的很厉害，尽管邵真装得很自然轻松，但他脸上不能否认的已涌上一抹震骇，他哪敢怠慢，仓促间，大喝一声，身子向后微弓，惊险的躲过剑尖，同一个动作，他再度抡起两手……

这次并非是“大龙手”，如果邵真能记取招式的名称的话，该知道这便是他很少用的“大幻手”！

“大幻手”，哦，是的，它和“大龙手”一样，有空手夺刃，防敌制敌的异曲同工作用的。

但它和“大龙手”迥然不同，它比“大龙手”更狠，更毒，它是武林中一套很难练很难练的上乘佛门武学！

真的，它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一副懒洋洋的没劲样，给人一种可笑的感觉，但，只要是行家，便知道它相当于武当一派失传已久的“软拳”。

尽管“双头蛇”那双脚踢得是如何的猛，如何的烈，但邵真那像婆婆起舞，看起来有气无力的两手，就这样，一点也不困难似的招架了“双头蛇”踢出的二十七脚！

佛门中的脚和手对垒，谁也没有占着便宜。

场中众人看得心惊肉跳，他们震惊“双头蛇”武功的高深，但他们更佩服邵真，因为他比“双头蛇”年轻一半，而且他还是个瞎子哪！

中年妇人始终注视着战情，她留意着邵真的一举一动，当邵真使出“大龙手”之时，她脸色倏然大变，及至邵真施出“大幻手”之时，她竟瞠目结舌……

两人对峙着，邵真和“双头蛇”分站在三丈外，“双头蛇”不再那么狂傲，他已开始凝神屏气，他已把邵真估计得很高了。

邵真静静的垂手站立，一脸平静加上冷酷之色，他那副样子，真仿佛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概……

静默着……

场里场外俱皆鸦雀无声，静得只有萧萧风声，他们知道是暴风雨前的平静……短暂的平静……“大憨侠”和“剑中宝”两眼睁得大大的……

中年妇人视线始终放在邵真脸上。

紫衣少女的脸蛋上呈着既紧张又惊悸之色。

那些家仆和婢女简直一丝大气也不敢透。

“双头蛇”眉宇间的杀气愈来愈浓，越来越涩了。邵真依然纹丝不动，仿佛是石化了过去，只是他缓缓闭下眼帘，脸上除了平静和冷酷，似乎又抹上了一层冰和煞！

蓦地——

“双头蛇”猝然暴飞射起，半空中，一连几个跟头，“双头蛇”忽地像分身般的，两个身影展成平面的击向邵真。“双头蛇”，果真不错是两个头，这个身法不仅怪，而且绝！

众人正为邵真耽心之时，邵真坦然平飞疾起，在他离地刹那，一撮，不，是一片，一大片的光彩银幕暴然如水银泻地般的暴射！

哦，邵真已亮出了他的绝世名器——“眨眼剑”！哗然大叫，“双头蛇”

惊骇的，本能的抬手遮眼，他看不见邵真，他看到的仅是一片光，一片强烈的光！两个身影匆忙的向后奔窜，弹指间竟又仿佛合而为一，“双头蛇”在奔挪中，长剑倏地舞风车般的猛旋，急转，企图压制那急逼而来的光墙！

那枝利剑击在光幕里，响起了几声叮当声响，“双头蛇”的兵器竟折一为三，仅剩一小段！

委实大骇！

“双头蛇”心魂欲破急叫闪避……，狂急着。

但，他如何躲闪，那片暴光仿佛长了眼睛似的，就如响尾蛇般的急追而来！

终于——

“啊！”

一声狂嚎，光幕里喷起一道血光！

“双头蛇”歪歪扭扭的跌仆了出去，一连在地上翻起了好几个滚……

死命挣扎，“双头蛇”似乎已拼出了他体内所有的潜力，猛一个纵跃，刷一声，已投身在黑夜里，瞬间，已不见身影……

在他身形消失的刹那，隐隐的传来悲愤的语音，说道：“小子，青山永在，绿水长流，我‘双头蛇’施丁山，誓报断臂之仇！”

暴光敛失，揣回“眨眼剑”，邵真昂立不动，胸脯一阵起伏，显然他是够疲惫……

离他五尺远的地上遗留着一只曾经是属于“双头蛇”的手臂，那只手臂仍紧握着那把断剑……

这一场格斗，“双头蛇”是输了——他输去了一只手臂。

但他并未完全输，如果他知道邵真那只“眨眼剑”从来没有人躲得过，他或许会感到一点心安的，他是虽败犹荣……

“老弟，要得，棒极了！”欢欣的叫跃着，“大憨侠”和“剑中宝”奔上前，拍着他的肩胛道。

吐了一口气，邵真微笑道：“真运气。”

的确，那是运气，当“双头蛇”展出两个身形之时，一般人，不，纵算是高手也决计躲不过，而“双头蛇”是不幸，他并不知道邵真是个瞎子，邵真根本不会被他的两个幻影迷惑住，他凭着一对灵敏的耳朵测出“双头蛇”的方位，这，不是运气吗？

中年妇人一行也奔了过来，她深深的注视着邵真的脸庞，那表情，很怪，很怪……

中年妇人一瞬也不瞬的凝视了邵真有好一片刻，才缓缓的施了一礼，道：“少侠，你没事吧？”

连忙欠身，邵真微笑道：“托大夫的福，小可安然无恙。”

睁着两眼，一旁的“剑中宝”，突然满脸惊异的说道：“噢！大夫，你不就是‘玉大夫’吗？”

一言甫落，有如铁锤用了力的击在邵真的心板上。

他哦了一声，脱口道：“大夫，你就是‘玉大夫’？”

恍然大悟，“大憨侠”道：“原来大夫就是鼎鼎大名的‘玉大夫’，怪不得能医愈侯姑娘的伤势。”

似乎是更惊异，中年大夫讶声道：“您怎认识老身？”

“剑中宝”显然是喜出望外，他连忙道：“大夫，您不记得了么？廿一

年前在鬼狐山腰有一个被‘寒天霹雳手’打伤的人，你救了他，不是吗？”

眨了眨眼，中年大夫寻思了一会，脸上渐渐现出恍悟之样……

接着，“剑中宝”说道：“那个人，就是在下。”

顿了一下，“剑中宝”显得激动的道：“当时大夫你把在下救治好之后，没留下姓名便离去了，后经在下的打听，才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玉大夫’？”

仰着首，“玉大夫”望着黑漆的穹苍，带着些迷惘道：“二十一年，那么长的日子，我几乎要忘了呢。”

“是的，二十一年，那逝去的七千多个日子，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大夫你的下落。”

“剑中宝”居然也带着感伤的口吻道：“二十一年来，大夫你哪里去了呢？”

静静的仰望着天空，似乎是勾起一段伤心事。

“玉大夫”一言不语的，她几乎是像发了呆一样……

她这举动，叫在场之人一阵纳闷……

紫衣少女步至她身旁，扶着她臂膀道：“娘，你怎么了？”

如梦初醒，“玉大夫”连道：“没呀，没呀。”

紫衣少女关注的道：“娘你的伤口又流血了，我们进去好不？”

“玉大夫”连忙浮起笑容，道：“是了，我们竟然怠慢了几位大侠。”

说着，朝“剑中宝”作揖道：“恕老身失礼，慢招呼了诸位。”

语毕，摆手说了声请。

于是邵真随着“剑中宝”与“大憨侠”身后鱼贯而入……只留下家仆们在清理着那血污的“战场”……

厅堂上，摆着丰盛的宴席，“玉大夫”和邵真等人分宾主而坐。席间，坐在“玉大夫”身旁的紫衣少女不时为邵真加酒添菜，使得邵真有受宠若惊之感，此外，紫衣少女也频频望向邵真，带着歉然之意。

酒过三巡，“大憨侠”放下酒杯道：“大夫，在下有几个问题想向你请教。”

“玉大夫”连忙道：“姬大侠，言重。”

轻咳了一声，“大憨侠”说道：“我们一直很奇怪，大夫，不，是令千金何以对我们……”

“大憨侠”之意是想问紫衣少女何以对他们“不友善”，但一时之间却不知如何措词，话落一半，便浮笑不语。

“玉大夫”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连忙道：“说出来还请不要见怪，我们一直怀疑你们是‘双头蛇’派来卧底的呢。”

哦了一声，“大憨侠”欲言又止，显然“玉大夫”的答复并不能使他完全明了。

“玉大夫”接着道：“早在五天前，我们便接到‘双头蛇’的挑战书，言明五天之内必登门找我寻仇，所以你们突然的出现，不得不使我们起了戒心。‘双头蛇’写明在夜晚上门，所以五天来我在晚间都不看病。”

轻颌了一下首，邵真接口问道：“那，大夫你为什么后来又答应为我的朋友疗伤呢？”

“玉大夫”凝视着他，笑着道：“我发现侯姑娘的伤势很严重，并不是假冒。”

深感讶异，邵真不自觉脱口道：“假冒的？”

颌了一下首，“玉大夫”歉然的笑了一下，道：“因为我们怀疑你们是‘双头蛇’派来探路的，所以也怀疑侯姑娘的伤势。”恍然哦了一下，“大憨侠”旋又道：“恕在下唐突，当时觉得大夫早就看出侯姑娘的伤势是真的，但大夫你仍迟疑不愿答应为侯姑娘治伤，显然大夫你是另有他因，不知在下说的对不对？”

笑着点头，“玉大夫”道：“姬大侠果真是明眼人，老实说我本不愿为侯姑娘治伤的……”

语音一顿，目光转向邵真道：“我是被吴少侠感动的，事实上，换了别人，也是和我一样，不是么，一个人屈膝下跪，愿尽庞大的钱财，以及委身人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有点讪讪的，邵真知道“玉大夫”以为侯爱凤是自己的情人，不是么？“玉大夫”显然是认为自己在为侯爱凤“卖命”。

“大憨侠”并没有注意到邵真，接着说道：“但令千金却坚持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掉回目光，“玉大夫”道：“小女自幼便跟我学医，对病理亦能精通，她知道侯姑娘的毒伤决非举手便可医好，如在我医治侯姑娘的当时，‘双头蛇’骤然找上门的话，我势必不能应战……”

皱了皱眉头，“剑中宝”不解的道：“为什么？”

淡淡一笑，“玉大夫”道：“理由很简单，老身对毒伤的治法一向是‘以毒功毒’，在这期间，我是不能离开一步的。”

微微一顿，接着说道：“本来我是想没有那么巧，只不过第一天夜晚‘双头蛇’哪会上门？但那厮果真就来了，那时我正为侯姑娘逼毒，根本不能应战，小女与家仆们，自然不是他的敌手，那厮肆虐了一阵便离去……”

一旁的紫衣少女接着道：“当时我确实很恨诸位大侠，因为你们如果不登门求医，我相信我娘一定能击败‘双头蛇’，便不至于死了那么多的家丁了。”

“玉大夫”母女的一番解释，使“大憨侠”等人恍然大悟。

讪讪的笑了笑，紫衣少女道：“但事实证明是我错了，如果那晚你们不来，家母与‘双头蛇’应战恐已遭不测了，而且今夜要不是吴大哥鼎力相助，金安药铺必遭‘双头蛇’屠灭。”

一顿，紫衣少女激动的站起来，朝邵真恭礼道：“小女子唐突失礼之处，望诸位前辈海涵，援救之恩，谨受一拜！”

说着，紫衣少女恭敬的把腰弯下去。

邵真三人连忙避席起立，一旁的“剑中宝”连忙跨步挽扶紫衣少女，口中道：“姑娘快请起。”

众人回座之后，邵真含笑问道：“敢问大夫，在下曾表示愿意为大夫尽犬马之劳，大夫你何以拒绝？”

深深凝注着他，“玉大夫”缓缓的道：“老身早在二十年前即已退隐江湖，不问武林世事，并不想把武林恩怨，加诸在各位身上。”

大为感动，邵真道：“仁心侠骨，大夫你是当之无愧。”

淡淡一笑，“玉大夫”道：“吴少侠过奖了。”

顿了一下，“玉大夫”笑着接道：“事实上，我认为自己足够对付‘双头蛇’，勿庸劳驾诸位，另一方面，我委实想不到诸位——尤其是吴少侠，武功的高超，令老身至今仍不敢相信哩！”

说着，深深的凝视着邵真。

邵真回笑道：“微末小技吧。”

蠕了蠕嘴，“玉大夫”正想开口，“大憨侠”突然道：“敢问大夫和‘双头蛇’那厮，有何仇隙？”

掉过目光，“玉大夫”轻叹一声，缓缓道：“说来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回顾二十年前，正值老身退隐江湖的前夕，‘双头蛇’和‘玉美人’是当时的江湖情侣，两人为了研习一种武林失传已久的武功，‘玉美人’不慎走火入魔，而中上武林上罕见的‘丹毒’……”

轻轻一顿，“玉大夫”无限感慨地接着道：“二十年前老身虽医术名闻于天下，可是对‘丹毒’的治法却无五成把握，‘双头蛇’负着奄奄一息的‘玉美人’前来恳求医治，老身经不起他的哀哀乞求，遂答应尝试救治‘玉美人’……然事与愿违，‘玉美人’在老身施以毒攻毒法中，不到片刻工夫，反加速结束了她的宝贵生命！”

说至此，“玉大夫”一声浩叹，满脸遗憾与无奈之色，她停了一会才接着又道：“本来，在着手医治‘玉美人’以前，老身便告诉‘双头蛇’有两种可能：一是马上痊愈，一是马上死，请他慎重考虑，当时‘双头蛇’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对老身抱着无限的希望，他毫不考虑的便催促老身为‘玉美人’逼毒，就在他的首肯之下，老身才大胆的医治‘玉美人’，可是，一旦失手，‘玉美人’死亡之时，‘双头蛇’在伤心过度之下，竟然指责老身救治不力，继而出手向老身攻击。”

“当时的‘双头蛇’武功平平，况且过于悲恸失神，实非老身敌手，不过几个回合，‘双头蛇’便已缴械，老身和他无冤无仇，当然没有杀他，于是，他抱着‘玉美人’的尸体，留下他二十年后找我的话，痛哭而去！”

“玉大夫”说完，又是一声叹息，感伤不已。

众人屏息听完之后，默默无言，显然“双头蛇”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

舔了舔唇角，邵真道：“大夫你是问心无愧，‘双头蛇’那厮太不明事了！”

淡淡一笑，“玉大夫”收回目光，说道：“他是可怜的，天底下最可怜的人，莫过于失去自己所爱的人，不是吗，比方侯姑娘如不治，吴少侠是否也和‘双头蛇’一样呢？”

一怔，邵真压根儿料不到“玉大夫”有此一问，过了一会，正欲打话，“玉大夫”已笑着说道：“打个比方吧，吴少侠别当真。”

说着，定住两只眼睛往邵真脸上一盯，那副神情怪怪的，很复杂，仿佛喜怒哀乐都包含了在里头，但又叫人很难分辨，也很难察觉，她那副神情只不过一下子，又恢复了自然神色，缓缓的，她道：“吴少侠，你，真姓吴？”

心中猛然一跳，邵真突然站了起来，张口道：“大夫，你，你认识在下？”

“玉大夫”突如其来的一问，以及邵真天塌下般的一答，引得在场诸人猛是一愣，尤其是紫衣少女睁着两眸，吃惊的望着邵真……

第二十一章

“玉大夫”那怪异的神情又涌浮起来，但立刻又消失，眨了一下眼，“玉大夫”带着惯有的微笑，淡淡道：“吴少侠，恕老身不能明白你的意思……”

哦了一声，邵真仍然站立着，他显得很急的道：“大夫为什么问我是否真姓吴呢？”

猛的一窒，“玉大夫”似乎被邵真反问得无以作答，她微张着口，停了半晌，才道：“老身不过胡乱猜猜罢了！”

眉结深锁，邵真依然站着，显然他并不能满意“玉大夫”的回答……

“玉大夫”见状，只得说道：“吴少侠，你是多心了。老身如果认识你，为什么要隐瞒呢？”

是呀，她有什么理由要隐瞒呢？——

邵真私忖着，颇觉有理，便道：“在下唐突失礼，请见谅。”

说着，朝“玉大夫”抱了一下拳，方才回座。

“玉大夫”说了声哪里，道：“其实老身之所以猜吴少侠不姓吴，是因为吴少侠你那把兵器……”

刚方落座的身子猛又立了起来，邵真满脸紧张神色的道：“大夫，你说在下的兵器怎么？”

见他样子，“玉大夫”忙笑道：“吴少侠，有话坐下好说。”

倏觉莽撞，邵真微烫着两颊，讪讪的坐回椅上……

“玉大夫”等他坐定之后，方才启口道：“吴少侠，你的兵器能否借老身一看？”

一颗心忐忑的跳着，邵真连忙从怀中掏出了“眨眼剑”，恭敬的送交给“玉大夫”。

“玉大夫”伸出双手去接，她显得很小心翼翼的样子，当她把“眨眼剑”举至胸前之时，脸上倏然又升起方才那股怪异的表情，而且它持久着，并没有像方才那般快地消失去，显然她是克制不住了！

她低垂着头，双手紧紧的握着那把剑，握得很用力，以致于双手在微微的颤抖着……

除了邵真，“大憨侠”、“剑中宝”和紫衣少女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玉大夫”脸上的表情在急剧的变幻着，嘴唇在微颤，呼吸也微显得急促……

众人不觉对她这怪异的举动，感到迷惑不解……

邵真看不见当然是不知道了，他端坐着，他抱着满怀的热望——他期望能从那把剑上知道些自己的来历，哪怕是一滴，一点！

“玉大夫”把低垂的头，微微仰起，却见她两眸不知甚么时候包含了满满的泪水！

满腔的迷惑转为一汪子的惊异，紫衣少女连忙起身扶着“玉大夫”的香肩，诧声道：“娘，你怎么了？”

哦了一声，“玉大夫”如梦初醒，慌忙俯首拭去眼泪，期期艾艾的说道：“没有，没有什么……”

说着，“玉大夫”捂着左臂的伤口，连声道：“伤口痛……伤口痛……”

“琴儿拿药去！”

紫衣少女慌忙离坐，稍会已捧着药箱上来……

“玉大夫”却道：“琴儿，疼痛过了，药箱且搁着。”

紫衣少女虽莫名其妙，仍恭应一声，把药箱放在一旁，然后坐回席上……她此刻已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大憨侠”和“剑中宝”似乎脑筋一下也转不过来，他们不能明白“玉大夫”是怎么一回事儿……

邵真不用说了，他当真以为“玉大夫”是伤口发痛。

经过这么一阵子，“玉大夫”似乎已平静下来，她缓缓的，深深的吸吐了一口气，然后微颤着语音道：“吴少侠，你为什么用假姓名呢？”

邵真连忙把自己被侯爱凤救起的情形一五一十的道出……

紫衣少女听来自是感到很惊异，他万想不到邵真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她愣愣的望着他……

“玉大夫”虽也凝听，但表现却很平淡，她仿佛在沉思，沉思……

邵真说完之后，恭声问道：“敢问大夫，是否认识此剑？”

垂着眼光，“玉大夫”缓缓的摇了一下头，生硬的道：“不认得。”

如被浇了一盆冷水，邵真急道：“大夫你不是说……？”

不待他说完，“玉大夫”淡淡的道：“方才少侠和‘双头蛇’决斗时，亮出的兵器老身感到眼熟，以为是从前一位朋友的，所以怀疑少侠不姓吴，但现在细看此剑发现不是……”

“噢……”

好不失望，邵真怅然呆立着……

“玉大夫”把“眨眼剑”缓缓的送到邵真前面，她那双手依然在微微抖着，轻声道：“这把剑是稀世罕物，少侠必须珍惜，而且此剑见血封喉，霸道非常，不可滥杀无辜。”

邵真激汤迷乱的心情被一股浓浓的失望包围住了，他满以为“玉大夫”能为自己的身世提供一点蛛丝马迹……他默默的……

“玉大夫”微垂着眸光，她显然是尽力的在平息自己——脸上的那怪怪表情……

“剑中宝”、“大憨侠”以及琴儿像是被隔开了似的，压根儿沾不着边，愣愣的，好大一阵的发愣……

气氛突然的直降下来——好闷！

还是琴儿灵巧，她及时的为“剑中宝”等人斟满酒杯，嫣然一笑，娇声道：“诸位大侠，在下为表日来的歉意自罚一杯。”

说着，举杯过额，一饮而尽……

“剑中宝”等人连忙说声哪里，也干尽杯中酒。

琴儿显然不善饮，一杯落肚，本是花也似的面容，倏地娇艳粉红，更加无限美丽，她美自流盼，为众人斟满了酒之后，美眸睇着邵真，轻启樱唇，娇声道：“吴大侠，在下祝你早日康复。”

邵真暂且抛开愁绪，展颜回道：“谢谢姑娘美意关怀。”

“大憨侠”夹着块肉吃，转向“玉大夫”笑：“大夫神医奇术，是否能治好吴少侠，还其本来面目？”

“玉大夫”轻抬螭首，眼睛里仍存留着一些怪异神情，她迅捷的望了一下邵真，缓缓的道：“老身愿尽力而为。”

“剑中宝”接口误道：“大夫，一切仰靠你了。”

淡淡一笑，“玉大夫”道：“言重矣！诸位豪杰为老身退却强敌，救我母女免于一死，只要老身能回报诸位万一，纵是赴汤蹈火，义不容辞也！”

邵真欣喜若狂，连忙起身躬身抱拳道：“谢大夫再造之德！”

“玉大夫”凝视着他，缓声道：“老身份内当为。”

邵真复坐之后，“玉大夫”移动了一下身子道：“少侠所负之伤非一般之外疾内病，所需时间可能要很长。”

邵真激动的道：“那怕是十年，八年，在下都能等。”

“玉大夫”自然能了解邵真的心情，她道：“少侠请放心，时间不会那么长的，只要少侠你能安心接受治疗。”

邵真言谢不已，他此时的心情不难想像，一旦能在黑暗中回复到光明，岂止仅是“高兴”两个字能形容得了他？

邵真努力抑住心中的兴奋和狂喜，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梦中——失明，失忆，被救，侯大再被杀，侯爱凤的被伤以及被救，邂逅“剑中宝”和“大憨侠”，仍至于眼前的“玉大夫”，这些过程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又仿佛是不费吹灰之力，他深信自己即将重见光明，恢复记忆，这一切，就好像是一场梦！

此时更鼓已经五更了，鸡鸣拂晓，邵真挂念客栈中的侯爱凤，深怕她醒来见不到自己而惊慌，他不忍再让她受到任何的惊吓，三天来，他已深深的感到自己不能离开侯爱凤，否则她会感到徬徨无助的。

于是邵真起身抱拳说明辞意。

“玉大夫”连忙道：“何需劳动少侠。”

说着转首向紫衣少女道：“琴儿，你去接侯姑娘。”

邵真忙道：“小可自个去好了，哪敢劳动令千金。”

但琴儿已很灵精的向众人抱了一下拳，说声请，离席而去……

邵真只得作罢，坐回原位。

“玉大夫”喝了口酒，望着邵真道：“吴少侠，你是否爱侯爱凤？”

猛地一怔，邵真压根儿想不到会有如此“露骨”的一问，他简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停顿了一下，轻扬了一下眉梢，邵真微笑着道：“大夫，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让我回答。”

“好利的嘴啊。”

“玉大夫”心中如此笑付着，口中却轻说道：“少侠，恕老身唐突，老身只是感到侯姑娘是个好姑娘，你爱她会幸福的。”

轻声笑了一下，老实说邵真对这个问题有些不乐意，他奇怪“玉大夫”怎地一再说自己爱侯爱凤？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呢？

按捺着心中的狐疑和些许的不快，邵真作笑道：“不瞒大夫说，小可现在所能和所愿意想的是如何使自己找回两只眼睛和一个脑瓜子。”

如此一说，“玉大夫”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她惊异邵真的口舌和他的刀锋一样——使人闪避，她禁不住细细的瞧了他一下，她发现他确实深具才华。

掉回目光，“玉大夫”道：“老身深信能治愈少侠。”

正说着，门外走进一个下人，朝“玉大夫”弯身道：“启报主母，门外有一猎人身受重场，恳求医治。”

“玉大夫”连忙起身向众人抱了一拳，随着下人去了……邵真和“剑中宝”、“大憨侠”依然留在堂上。

邵真想到自己将恢复光明，喜从中来，又想如无“剑中宝”和“大憨侠”，自己哪能如此轻易就找到“玉大夫”呢？一阵感激，邵真起身抱拳，激动的

说道：“两位大侠，对在下援助，在下永铭肺腑，没齿难忘……”

一把按住肩胛，“大憨侠”把他压下来，呀声道：“唉呀，怎么一下子又变得如此婆婆妈妈的？”“剑中宝”提起酒壶，灌满主人的杯子扬杯道：“别的什么都不要说，再说，就不是他娘的，来老弟，为你，我，他干一杯！”说着一晃酒杯，已滴点不剩，“大憨侠”也一仰颈子，吞个精光，邵真自己也把那杯满满的酒伴着满满的感激、敬慕和仰爱一齐喝了下去！

正当痛饮，琴儿突然急奔了进来——

只见她香汗淋淋，娇喘连连，跑得上气接不到下气，她抚着起伏如浪的胸口，满脸惊慌道：“吴，吴少侠……事情不好啦！”

众人早就被吓了一跳，不约而同的起身目视，异口同声的问道：“姑娘，怎么了？”

喘了喘气，琴儿稍稍平息了下来，从怀里取出一张纸片，急道：“糟啦，侯姑娘被抓走了！”

“什么？”

邵真如雷殛胸，骇然失色！

琴儿把那张纸条送给“剑中宝”，道：“我赶到的时候，房中空空如也，凌乱异常，不见侯姑娘，但只见桌上留有这一张字条……”

“剑中宝”望了一下字条，猛地撕成碎片，咬牙道：“是‘六魔煞’干的！”

“六魔煞？”

镇定心神，一股杀气抹上眉梢，邵真切齿道：“狗养的！”

“剑中宝”怒形于色，吐了一口气道：“他要我们三水镇要人，我们去！”

“大憨侠”接口道：“走！”

挑了挑剑眉，邵真向琴儿道：“来不及向大夫辞行，烦请姑娘转告一声。”说着，随着“大憨侠”身后步出堂门。

琴儿跟着出来道：“让在下和大侠一块去救侯姑娘。”

“剑中宝”疾步走着，回口道：“杀鸡焉用牛刀？何用劳驾姑娘？”

步出天井，一弹身子，“剑中宝”已投身白茫的雾气里。

“大憨侠”赶忙拉起邵真跃过庭院的屋宇……

琴儿赶忙张口道：“吴少侠，救出侯姑娘马上赶回来医治你的双眼。”

“那自然是了！”

声音去得很远了。

一扭纤腰，琴儿跃上屋顶，但只见三点黑影飞快的消失在她的眼帘里。

她站立着，若有所失似的，直至冷风吹得她打了一个哆嗦，她方跃下地来……

花开两朵，话分两头——

邵真一行人迈尽脚力直奔三水镇，三人忧心如焚，俱展开八成以上的上乘轻功，但只见一会功夫，他们已把金安药铺抛得老远老远了。

此时天正方亮，深秋的黎明不仅仍被一撮黑暗掺杂，而且被一股子浓浓的晨雾笼罩，欲暗欲明……

一路上，“剑中宝”居前，“大憨侠”居次，邵真紧握着“大憨侠”的手而殿后，成一直线的飞奔着，谁也没有开口……

拐了一个弯，“大憨侠”首先开腔：“他娘的，‘六魔煞’不要命了，竟敢劫走侯姑娘！”

“剑中宝”抹了一下额角，接口道：“但愿侯姑娘安然无恙。”

邵真心中的忧急是不用说了，他默默的，他只希望能尽快赶到三水镇救出侯爱凤，他暗暗祈祷着……

路开始崎岖起来了，两旁不再是平地，再拐一个弯，他们已经迈上一个小山丘。

山丘虽不高，但路却不好走，怪石鳞峋，蜿蜒曲折，而且两旁尽是森林怪石，幸好天也大半亮了，才不致于使他们感到吃力；深秋的早上带着严冬似的冷风刮着，但他们的鼻尖却隐隐现出汗珠儿。

眨眼越过了山丘，但继之而起的却是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山，使得他们暗暗叫苦。

山坡不仅陡而且长，而且山路又狭又崎岖，三人之中，除了邵真在金安药铺有小睡一下之外，“剑中宝”和“大憨侠”俱皆三日来无一刻小眠，而且还历尽奔波，厮杀打斗，真真苦死也！

正爬上了半山腰，三个人正想休息一会——

忽地前头传来一阵阴恻恻的嘿声：“朋友，我们弟兄在此等候多时了！”

心头又是一跳，三人立即停下身形。

只见前头三丈拐角处立着三条人影。喘了一下气，“剑中宝”正想开口喝问，忽觉身后有异，转首一望，林里正缓缓走出三人来。

说笨也不笨，“大憨侠”一看是六个人，连忙张口喝问：“是‘六魔煞’吗？”

“哈哈……！”

447

前头一人忽地仰首大笑！

“住口！”

本就是满肚子火，“剑中宝”哪堪他如此笑？

猛地大喝道：“笑你娘的头，老子敲掉你他娘的门牙，叫他妈的哼都哼不出来！”

停住笑声，前头的人缓缓走近约莫五尺地方停了下来；此时后方的人也在三四尺的地方停住，正好是前后包围。

“剑中宝”一看瞄头不对，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连忙叫“大憨侠”和邵真站开，成一防守式的小三角形。

“剑中宝”和“大憨侠”已可以很清楚的打量对方了——

但只见大胡子、大胖子、瘦排骨、死脸板和身缠长鞭的，更还有缺眼、欠耳、少鼻和无唇的人，当他们看到最后一名身负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蟒蛇时，他们已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他们便是自己要找的“六魔煞”了！

三人心中一阵快乐，正好找上，免得再麻烦跑来跑去。

“大憨侠”睁眼喝道：“你们这批牛鬼蛇神，正好自己送上门来，省得爷东跑西跳，太好了！”

一顿，“大憨侠”暴光一射，伸手指道：“侯姑娘你们拿她怎么了？”

“嘿嘿！”

冷冷一声，“神刀魔煞”显然是居中老大，方才笑的是他，现在开口的也是他，只见他捻了捻如猪毛的大胡子，皮笑肉不笑道：“还用说吗？早乐死了！”

其余五人仿佛应声虫似的，“神刀魔煞”话音刚落，他们便扬起一阵刺耳秽音脏笑！

早就一腔怒火燃烧，邵真哪能再忍受得了！

但见他满脸杀气，寒声道：“盗也有道的，有种的，交出人来，咱放手一拼生死！”

瞧了瞧他，“神力魔煞”身旁那胖胖的“胖魔煞”发现邵真果真是瞎子，惊异非常的道：“这位小哥，凭你这个瞎子就是干掉我朋友的人？”

咬了咬牙，邵真寒声道：“一点也不错，你阁下要是不信，少爷或许愿意使你阁下尊驾的脑袋搬家，证明给你看呢。”

“那太好了！”

搓手一笑，“胖魔煞”颊上那两团肉直晃不止，他眯眼道：“你尊驾若能交还我朋友来，在下自也还你公道，交你人。”

冷哼一声，邵真道：“冤有头，债有主，一切尽管冲着少爷来，欺负一个孤单弱女，也配在江湖上称魔道煞么？”

“好说，好说！”

站在“神刀魔煞”左边的老三“血鞭魔煞”嘿嘿一笑，道：“爷就是吊你这个冤大头出来。”

“你他妈的格老子！”

“大憨侠”一下火了，只见他暴然大喝，呛一声，长剑出鞘，剑尖一挑，对着一直逗他发火的“冷面魔煞”就是一剑！

老早就跃跃欲试的“剑中宝”一见“大憨侠”动手，哪敢怠慢——

只见他“呀喝”一声，一剑就朝“胖魔煞”胖嘟嘟的“肉包”劈去！

邵真自然是不能袖手旁观，双手一扬，拦腰斩向“血鞭魔煞”！

似是料不到对方会猝然采取主动的攻势，“六魔煞”忙不迭向旁纵去！哪能放松？

“大憨侠”和“剑中宝”得理不饶人，放身扑去，猛攻猛打，咄咄逼人！

“冷面魔煞”和“胖魔煞”自是非等闲之辈，在“剑中宝”和“大憨侠”的猛攻下，很快的站稳阵脚，从容反攻。

“血鞭魔煞”已在水镇领教过邵真的功力，深知邵真虽是个瞎子，却不是好惹人物！

邵真一出手，他便疾步跳开，解下腰间长鞭，猛抽邵真……

邵真心存战兢，眼不能视物，地形又生疏，不敢自恃武功高强，放手大开杀戒，只是在原地与“血鞭魔煞”周旋……

于是乎，“六魔煞”中的“三魔煞”——“胖魔煞”、“血鞭魔煞”、“冷面魔煞”便和邵真等人干开了；其余的“三魔煞”——“神刀魔煞”、“天残魔煞”和“驱蛇魔煞”在一旁虎视眈眈。

“六魔煞”虽然是有备而来，以逸待劳，但却不敢仗着人多势众，而掉以轻心，因为他们已知道邵真是名难缠的人物，更何况再加上“剑中宝”和“大憨侠”两名高手。

是以，“六魔煞”打的是稳扎稳打，看的是“稳扎稳看”，一点也不敢大意也。

“大憨侠”和“剑中宝”是怒极而攻，是以凭着他们那股狂劲却一直把名闻江湖的“胖魔煞”和“冷面魔煞”逼在下风……

“冷面魔煞”被逼得肝火大动，大喝道：“你他妈的是谁？”

长剑一挥，“大憨侠”差点把对方的肚皮开了一口洞，乐得哈哈大笑道：“你他妈的听着，大爷‘大憨侠’是也！”

“原来是你这个疯子！”

在旁的“胖魔煞”恍然大悟，也对“剑中宝”问道：“那你就是他妈的老疯‘剑中宝’啦？”

“一点也不错！”

“剑中宝”长剑一扬，把“胖魔煞”逼退了两步，咧嘴大笑道：“既知爷名，还不快受缚？”

扭身一旋，“胖魔煞”跳了开去，“血鞭魔煞”和“冷面魔煞”一见，也双双豁开，于是乎，打斗暂时停顿了下来……

“你是否愿交人？”

“大憨侠”得意忘形的道：“即知我‘大憨侠’、‘剑中宝’大名，快快放人出来，赔个不是，大爷或许会顾念上天好生之德，大发慈悲，对你们网开一面，饶你们不死！”

“嘿嘿！”

“胖魔煞”耸肩笑起来，笑得脸颊上那两团肉左右乱七八糟的晃动起来；他虽胖，但笑起来却一点也不让人家有慈祥可亲的感觉，只有阴险、奸诈和诡谲。

他眯了一下眼，挺着大肚子，笑里藏刀道：“老疯癫，咱弟兄一向不曾得罪你老人家，可说是河水不犯井水，这小子杀了我三位好友，俺为友报仇乃名言正顺，他是你的什么人，甘冒大不韪来开罪我兄弟们？犯不着嘛，对不对？”

“去你娘的，少动舌……”

“大憨侠”一边骂着，一边就要动手。

“慢着！”

“剑中宝”连忙拉住他，说他傻，却又是老谋深算。

他摸着下颌，沉吟道：“说得是，咱们无冤无仇，何苦来哉，拼个死活？”心中猛地一跳，邵真料不到“剑中宝”会说出这话……

“剑中主”接着道：“这样吧，你把人交出来，老子抽腿就走，两不相干，好不？”

“哈哈。”

一阵长笑，“神刀魔煞”跳了出来，双眼盯了“剑中宝”一眼，嘿声道：“老疯子，说你疯却不疯啊！你把我们弟兄，看成吃什么长大的？豆腐？馒头？把老子当三岁小孩童？”

说着又一阵笑……

“大憨侠”似乎顶讨厌人家这样笑，他大口一张，喝道：“笑，笑你家死了人！”

冷哼一声，“神刀魔煞”瞪了他一眼，隐隐露出一股子杀气。

他转向“剑中宝”道：“老头子，这样好了，待老子把小孩子干掉之后，才还你人，如何？”

怒哼一声，“剑中宝”断然地说道：“办不到！”

嘿笑一声，“胖魔煞”冷笑道：

“本来就是办不到的事，糟老头，老实对你说吧，不要把你自家的骨头秤得太重，凭你谈条件还太早哪，爷愿意让你有考虑的机会，实在是对你太

客气哟！”

说着转首，向“神刀魔煞”使了一个询问的眼色……

“神刀魔煞”嘴角含着一抹诡笑，点了一下头！

就在他一点头之际，“六魔煞”便突地蜂涌而上，同时发难！

这，便是“六魔煞”的一贯伎俩，每当他们发现对手太强时，便会来这招以众击寡，以多吃少和猝然发动攻击！

他们早有默契，两人一组吃上一个，但只见“神刀魔煞”和“天残魔煞”扑向邵真，“胖魔煞”和“驱蛇魔煞”扑向“大憨侠”，“冷面魔煞”和“血鞭魔煞”扑向“剑中宝”！

料不到说打就打，邵真、“大憨侠”和“剑中宝”竟也被逼得手忙脚乱！

“六魔煞”的联手威力竟也很大，而且个个也都已亮出了兵器，显示着诛死对方的决心！

在三水镇的时候，“六魔煞”不仅让邵真跑掉，而且还吃了邵真不少亏，是以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个个全力以赴，势在必得！

邵真和“大憨侠”、“剑中宝”只感压力陡地一重，而且很快的便被隔了开来，不能彼此互为呼应。

很显然的，他们已屈居下风。

第二十二章

邵真虽说武功高强，但种种的客观因素对他太不利，任他三头六臂如何了不得，也是莫可奈何！他在“神刀魔煞”和“天残魔煞”的夹击之下，也只能堪堪自保。“神刀魔煞”那把金刀舞得呼呼生响，有声有色，而“天残魔煞”那枝奇形怪状的拐杖刀，更是诡异绝伦，令人防不胜防。

两人的武功路子极为配合，一攻一守，一搭一牵，招招攻向邵真要害，不过一下子，竟也把邵真逼得团团转。“剑中宝”的情况也不会比他好到哪里去，他显然是太累了，顾着“冷面魔煞”，却又顾不了“血鞭魔煞”，顾头不能顾尾，看左不能看右，他简直是疲于突命……“大憨侠”显然是遭透了，单是“驱蛇魔煞”的那条大蟒蛇便把他迫得昏头转向，何况再加上一个“胖魔煞”？战局就这样持续下去，而邵真他们始终无法扭转大局，一直都处于挨打局面……

至少有六十招过去了。

已是到了极限，邵真、“剑中宝”和“大憨侠”已渐呈不支，险象环生……

“六魔煞”武功的高强、诡异，是超出了邵真他们原先的意料；事实上如果不是他们这几天来马不停蹄的奔波、厮杀，而致过份透支功力，鹿死谁手，尚难料知哩！

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大憨侠”看到苗头不妙，大势已去，疾声大喊道：

“好汉不吃眼前亏，老弟，咱们走为上策吧？”

匆匆闪开“血鞭魔煞”的鞭梢，“剑中宝”一抹汗水，也大声道：

“老弟，点子太硬了，咱不如先走以图后日！”

让过“神刀魔煞”的刀锋，邵真也大声回道：

“咱们走吧！”

邵真话语一落，“大憨侠”已应声飞起，跃向邵真。

显然他是想带邵真一块走……。

“说走就走，咱这又不是窑子馆，哪有这么容易呀！”

话落人起，“胖魔煞”眼明手快，似乎早就看透“大憨侠”的企图，他不等“大憨侠”靠近邵真，一声冷笑，已抢前拦住“大憨侠”的去路！短矛一顿，对准“大憨侠”的心窝狠狠的戳过去！

猛地一惊，“大憨侠”忙不迭单脚一旋，不管三七二十一，往旁寻了一个空隙，低着头便扑开去！

嘴角含着一抹打落水狗的诡笑，“驱蛇魔煞”冷哼一声，大蟒蛇当头一旋，刷一声，直卷向“大憨侠”的腰际，口中嘿嘿冷笑道：

“是时候了，该上路啦！”

又羞又怒，更惊更骇，“大憨侠”连第二个念头都不能有，他只能加足劲力，把扑去的身形更加快速的扑开！

饶是如此，他显然仍嫌慢了一点，但只见那颗斗大的蛇头，迅疾的噬向了他的后腰！

“哎唷！”

一声凄厉的惨叫自“大憨侠”的口中喊出，他急抛的身子喷起一道红艳艳的血光！

后腰那股如针似灸的灼痛，已使他无法控制自己踉跄的脚步，一个拿不稳，叭一声大响，“大憨侠”闷哼一声，已结结实实的摔跌了出去！

一咬牙，“大憨侠”奋力一挣，旋腰一挺，一个鲤跃龙门，把身子又站了起来！

“嗯哼！”

又是一声闷哼，“大憨侠”只觉腰脊那股疼痛如蚀骨般的蔓延开来，痛得他直哆嗦，直踉跄！

用力一甩头，“大憨侠”猛咬舌头，勉强的镇定下来……

他此刻看起来是太狼狈了！头发蓬松，满脸的汗水伴着大把的灰尘，一副灰头土脸；腰际已被血染红了一大片，蛇毒显然是太毒了，他痛苦难忍，他扭曲着脸孔，他抽搐着嘴角……

“剑中宝”首先发现他受伤倒地，一阵暴怒，“剑中宝”怒啸一声，长剑拼足力道向“冷面魔煞”抡过去！

“剑中宝”这招怒极而发，却也颇具威力，“冷面魔煞”被他摒退了两步，一见机不可失，“剑中宝”陡地单脚一点，蓦然飞向“大憨侠”！

显然他是想救“大憨侠”。

“嘿！朋友，您知道什么叫泥菩萨过河吗？”

一声冷笑，“血鞭魔煞”话起鞭落，已然卷向“剑中宝”在半空中的身子！

完全没有他躲闪的余地，待“剑中宝”惊觉之时，已感脚下一阵疼痛！

“哎哟！”

一声短喊，“剑中宝”在“血鞭魔煞”的用力一扯之下，整个身子失去了重心直飞了出去！

叭！又是一声大响，卷起一片尘土，“剑中宝”偌大的身驱着实摔得五脏移位！

他一咬牙，便想起身，可是“血鞭魔煞”那条要命的长鞭却死缠他的双脚！所以“剑中宝”刚一起来，“血鞭魔煞”冷笑一声，用力一扯鞭子，“剑中宝”猛又一个倒栽葱！

“哈哈……！”一阵长笑，“血鞭魔煞”那平庸的脸上泛起一股残酷、暴戾，他干脆就拖着“剑中宝”的身躯猛跑！

一阵皮肤的刺痛，使得“剑中宝”怒火燃烧！他猛睁着眼，提起手中的长剑就要射向“血鞭魔煞”！

“老疯子，有爷在哪！”

死白阴森的脸孔含着一抹奸笑，一旁的“冷面魔煞”一个箭步赶上，长剑狠狠一挥！

“哇啊——！”

一声凄厉的惨叫！

顿见刀光落处，“剑中宝”那只握着剑的右手已是血淋淋的喷飞而起！

“老家伙！”

正昏昏迷迷的“大憨侠”一见此景，目眦欲裂，肝胆猛缩，他暴叫一声，猛然扑向“冷面魔煞”！

“你也一块去吧！”

嘿嘿笑着，“驱蛇魔煞”一甩大蟒蛇，滋一声那条大蟒的利齿正好噬住“大憨侠”的喉咙！

“啊哇！——”

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吼骤地掀起！

“大憨侠”大张着嘴，也圆睁着眸子；整张嘴吐满了令人心惊的血水，两颗眼球突了出来，也几乎冒出了血，他猛然丢弃手中的剑，两手用力抓住蛇头……

显然他是想扳开蛇头，那噬痛太痛苦了！

然而那大蟒蛇却是硬不松口，那四只白森森的毒牙，深深的噬进他的喉咙里！

一切一切是太令人措手不及了！

邵真虽早知道“大憨侠”不妙，无奈被“神刀魔煞”和“天残魔煞”死死缠着，他自保已是很难了，哪能再给别人援手？

哀嚎渐渐低下来了，“大憨侠”无力的松下两手，他翻了翻眼，长叹一声跌仆地下！

“驱蛇魔煞”收回大蟒蛇，但只见“大憨侠”已咽过气去，全身乌黑而死！

不惟如此，他身上的血竟然已被大蟒蛇吸得一干二净，浑身干瘪瘪，惨不忍睹！

话说“剑中宝”已被“血鞭魔煞”拖得皮飞肉绽，血肉模糊，他已痛得要昏死过去……

“血鞭魔煞”带着猫戏老鼠的笑声，在方丈里打转，似乎拖得很起劲，他残忍的笑着，道：“老疯子，看你还疯不疯哟？”

痛苦中，“剑中宝”勉勉强强的睁开眼，他看到自己血流如注的右臂，他看到自己全身浴血……

“冷面魔煞”长剑归鞘，叉手站在一旁，笑谑道：“老疯子，叫声爹便饶了你。”

咬着牙，“剑中宝”迸出力气喊道：“老弟！快……快逃啊……记……记……住为……我们……报仇！”

仇字一落，“剑中宝”猛地张口自断舌根！

但见一股血箭自他嘴中激喷而出，“剑中宝”连哼也没哼，已解脱痛苦矣！

但他死不瞑目，两目圆睁，含有太多太多的不甘、不甘哪！

“老骨头却是挺硬的哪！”

一点怜恤也没有，“血鞭魔煞”收回长鞭，望着“剑中宝”的死状，耸了一下肩，淡淡的自语道，仿佛那人并不是他杀的。

邵真几乎要发狂了！他知道“大憨侠”和“剑中宝”已为他而死，他涨红了脸，那代表着愤怒！

他使劲的使着他的“大龙手”，他歇斯底里的喊着：“你们安心的去吧！我一定为你们报仇！报仇！”

“哈哈！报仇？算了吧！下辈子转世为你自己报仇吧！”“神刀魔煞”冷冷一笑，刀锋劈向邵真的腰眼，冷笑道。邵真几乎要失去了理智，他怒啸一声，单手探怀，一道暴光激射而出！

众人只觉眼前猛地一亮，不期然的闭了一下眼！“哎！他娘的！”

一声痛叫，“神刀魔煞”只感一闭眼当中，左肩一麻，一凉，已是一片血涔涔，惊得急忙抽身暴退！

邵真早就想亮出“眨眼剑”，但一直苦于没有出手的机会，现在一旦亮出“眨眼剑”，他哪甘就此罢休？他急急扑向猛退的“神刀魔煞”！

可是他不过一转身，背后倏地一阵麻痛！

“血鞭魔煞”已赏了他一鞭，但见这一鞭鞭得邵真皮血随着衣屑纷飞！

“六魔煞”早就对邵真存有戒心，他们惊骇邵真能空手敌住“神刀魔煞”和“天残魔煞”的联攻，所以一旦邵真亮出兵器，他们更加谨慎提防了！

而邵真能一剑刺中“神刀魔煞”的肩胛，也算是邵真走足运道，因为他们料不到邵真的兵器竟能使人“闭眼”。可是这样一来，反而更使“六魔煞”坚定加速杀死邵真的决心。

所以“血鞭魔煞”一看瞄头不太对，不管三七二十一，闷声不哼就是一鞭！

其余也双双加入了战圈……

“狗小子，你横竖是一死，何不自己了断，赚个干脆，省了麻烦！”“天残魔煞”一见老大负伤，怒不可遏，拐杖刀一旋，送出了半招，方开口搭话。

猛然一惊，邵真正想躲开，显是慢了一点，“天残魔煞”的刀锋已切去他左肋约莫两分少一点的一块肉，激起一小片血光！

邵真心知大势已去，恋战徒然赔上自己的生命，决不能有所作为，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

念头迅转，邵真傲啸一声，猛力一纵，拔身而去！

然而“胖魔煞”似乎早就洞穿他的心思，就在邵真一跃身之际，他也跟着跃起，他得意的笑道：“加上你，才算是一命抵一命哪！”

话落之际，那支锐利的短矛已刺进邵真的大股！

“哇！”

痛叫一声，邵真急飞的身子疾栽了下去，但他一落地，猛又是一弹，再度直跃而起！

可是他方向拿错，他竟往断崖扑去！

“哇——！”一声长长的哇叫，邵真整个身影已投入了深不见底的崖谷下！

“六魔煞”诸人赶忙立在崖边往下看，但只见一片浓雾迷漫，什么也看不到……

“这小子掉下万丈深谷，必死无疑，怕是尸首也找不到了！”捂着血涔涔的肩胛，“神刀魔煞”得意的笑着说。

“胖魔煞”撕下一块衣襟，为“神刀魔煞”包扎伤口，望着深谷道：“这毛头真是厉害，奇怪，江湖上怎没听说过有这瞎子？”

“驱蛇魔煞”拿出伤药敷在“神刀魔煞”的伤口上，也讶声道：“他空手只身便能抵住老大和老么的联手，不能说不厉害了！”

狠狠的一咬牙，“神刀魔煞”道：“他的兵器也真怪，亮得我睁不开眼，一不小心，我才被他伤着的哪！”

“血鞭魔煞”把长鞭缠在腰上，道：“幸亏已除去，否则终成大害。”

“胖魔煞”犹有余恨的道：“不见他死状，心有不甘！”

一拍他膀子，“神刀魔煞”道：“人都死了，有啥心不甘？”

此时天早大亮，可是秋天的太阳却迟迟不露出云端，大地依然一片阴霾、沉郁、闷燥及那浓浓的血腥……六条矫健的身影逐渐消失，“六魔煞”带着胜利的狞笑离去，遗留下“大憨侠”和“剑中宝”的尸体暴露着，他们依然瞪睁着眼——死不瞑目！

却说邵真——

邵真只觉得自己脚下一空，身子陡地失去重心，急急降下。

邵真知道自己是掉下山崖下去了，他无法控制自己急降的身子，他耳边只听到咻咻的响音，其余尽是一片茫然“完了！”

邵真心里升起悲哀的绝望，无助……但又心有不甘，他本能的挣扎着，他即刻运起“鬼哭神泣无上神罡”的护身气功，企图在掉落地面时能减低撞击的力量。

另外，他用劲的挥舞着手中的“眨眼剑”，企图能扎上树枝或什么的，以求自救！

“喀！”

一声轻响，邵真陡感手中的“眨眼剑”一震，落地急降的身子猛地一顿！

“谢天谢地！”心头捏了一把汗，邵真暗暗庆幸着。

显然他是成功了——他那把“眨眼剑”已刺进岩壁里！

重重的喘了一口气，邵真稳定了一下心神，可是他马上又大气也不敢抽一下，他深怕自己吊着的身子如果一阵摆动，而致使岩壁松落的话，那岂不是功亏一篑，重新坠入谷底？

他屏着气，一动也不敢动……

可是他立刻又焦急起来，这样吊着也不是办法呀！他知道他的力气总会用尽的，他能这样吊着一辈子吗？当然不能！那他只有死路一条哟。

“这，怎么办？”

邵真焦灼的急思着，他几乎要惶恐起来！

但他立刻镇定下来，他深知一切的着急、恐惧都无补于事，那只有加速死亡吧了，他极力思索如何逃生……

他用另一只手抚摸崖壁，想发现是否有一块凸出来或凹进去的地方，那么便可以坐立，不用如此费力的吊着了，可是他发现在他能摸索的范围里，只是一片冷冰平坦的崖壁，也就是说一片直的峭壁！

他仍不灰心，他小心翼翼的换手握剑，然后又用另外一只手摸索崖壁，但依然尽是湿漉滑腻而又平直的峭壁……

他沮丧的缩回手，这时他开始感到伤口的疼痛了——左肋及腰的地方阵阵刺痛，以及右大腿一阵抽痛！

他能感觉到两个伤口湿漉漉滑腻腻的，他真的担心流血过多，但他又无法止血！方才那阵绝望重新盘据他的意识里，他颤抖着自语道：“唉！天亡我矣！”

但他脑中突然灵光一闪，何不干脆就此跳下去？

他猜测或许离谷底不远，再运起“鬼哭神泣无上神罡”护住周身，说不定就能死里逃生，保住一条生命哪？

他兴奋的想着，这或许是个好办法？

可是他再想总觉有点不对劲，万一离谷底的距离不是自己所想像的那么近，反而更深更长的话，那还不是九九归零——死路一条么？这，怎么是好？

舍弃这个方法，还有什么好方法呢？

这时候的邵真已开始感到伤口的剧痛已几乎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不仅如此，他还感到一阵眩晕，而且眩晕的厉害！

他差点失手坠下谷底，他连忙用力一甩头，咬了一下舌尖，长吸一口气，紧紧握住剑柄……但，过了一会，那股子的晕眩又笼罩上来，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太累的缘故，还是伤口流血太多。

咬了一咬牙，顾不了那么多了，只好跳啦！意念打定，邵真强自丹田运起一股精纯之气……

“对了！何不如此？”突然他脑中灵光一亮，叫了一声，连忙气功散去。他喜悦自得的从怀里掏出亮光闪闪的“眨眼剑”剑鞘。

干什么用呢？

原来他发现自己既能靠“眨眼剑”插入崖壁而使不坠落谷里，那么假设再有一枝“眨眼剑”的话，不是可以利用它插入岩壁里，然后拔出原先的“眨眼剑”再往下插入崖壁，不就可以向下移动了吗？

“这真是一个绝妙方法！”

他为自己的想法而高兴。

当然他是不可能再拥有另外一只“眨眼剑”，可是“眨眼剑”的剑鞘也同样具有一样的功效啊，不是吗？

它也可以用来刺入崖壁，只是它不像“眨眼剑”那么锐利锋快吧了，但这只须费些劲运点气道就可以了！

一线生机使邵真既激动又兴奋。

他小心翼翼的把一股精湛的内功运足左手，然后小心翼翼的猛然一扎！

“噗！”

激起一片石屑碎岩，将近六寸长的剑鞘已插入四寸多。

然后邵真用劲拔出“眨眼剑”，往下方的岩壁一插，再抽出剑鞘猛刺下方的岩壁，如此周而复始，连续循环，邵真便慢慢的向下移动了……

每当他往下移动一寸半尺时，他的心便狂跳一下，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又充实了一点！

不过一会工夫，邵真往下移动的尺幅已有一丈多了！

正当他高兴，突然——

崖壁陡地来一个凹下去，邵真扎得一个不落实，引起崖壁的一阵松动崩落，邵真的整个身子便如断线般直栽而下！

“啊！完了！”

心头悸怖着，邵真发出绝望的哀鸣！

“叭！”

正当他惊魂未定，却感身子已碰落地面！

尽管这一摔摔得几乎晕死过去，但他一声哼也没哼，反而高兴得张嘴大叫！

“哈！天不绝我！天不绝我！”

但他仍以为是梦，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早知道离谷底这么近，就不必费尽如此心机了。

他伸手一阵摸索，当他摸触到手的是冷冰、崎岖不平而又带一点湿意的地面时，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气，喃喃的道：“我真死里逃生了！”

“眨眼剑”归鞘，揣回怀里，邵真开始包扎伤口……

他发现左肋那块伤口不甚打紧，不过擦伤了一点皮肉，虽然仍疼痛，但已不再流血了，主要的是右大腿那片伤口，“胖魔煞”的那支短矛安有倒钩，所以伤口很深，否则早就流血过多致死！

右大腿的伤口依然濡濡流血，而且痛得厉害，幸好邵真携带有侯爱凤的“回魂十三丹”创药。

他先将伤口包扎止血，然后敷上“回魂十三丹”……

包扎好伤口，邵真试行运气，看看有无其他伤势，还好，只有方才那摔跌的疼痛以及一身的疲倦而已。邵真定了心神，可是他感到很渴，一连串的奔波，惊险和受伤，使他此刻急需水喝！

他咬着牙，拖着疲倦的身子站起来，然后凝神倾听，想发现是否有水流声……

他听了半晌，突然他发现有人呼吸声！

他着实吃了一惊，但他以为是自己听错，绝谷之地怎会有人呢？他再次侧耳凝听……

没错！有人！就在右侧七尺左右处！

邵真一阵惊喜，有人那是太好了！

可是邵真随即警觉起来，他感到奇怪，那人为什么不开口呢？

莫非是“六魔煞”下来包抄自己？

一想到“六魔煞”，邵真全身血液都沸腾起来！他凝神警戒着……

过了好半晌——

邵真仍不见那人有动静……

他开始迷惑了……

他想可能不会是“六魔煞”吧，是的话是就杀自己了，再说听呼吸的声音也只有一个人而已，显然不可能是“六魔煞”。

可是，对方怎么不开腔呢？

他有着某种企图吗？

莫非是哑巴？……

邵真急速的思忖着，他简直猜不出对方是何意向。

467 突然一阵破空之声射来！

急急的，邵真一个箭步向右跃开去，堪堪躲过那飞来的不明物体！

一阵愤怒，邵真大声道：“阁下，何人？”

“哈哈……阁下真是好身手哪！”一阵朗声高笑，那家伙终于开腔了。

一听声音不是“六魔煞”之辈，邵真的心安了一半，可是对方的举动不得不使他仍具戒心。

他大声道：“恕在下看不到阁下的丰姿俊采，敢请领教尊姓高名？”

“哈哈……”

又是一阵长笑，那人笑声中气充足，洪亮非常，朗声道：“老夫也记不得自家是什么人了，你小子不妨称呼老夫为‘鬼谷子’好了。”

“鬼谷子？”

邵真问道：“您是这谷里的主人？”

那人回道：“可以这么说。”

邵真觉得对方好像对自己并没啥恶意，抱了一抱拳，道：“在下吴知，因受人围攻致坠落此谷，望前辈包涵是幸。”

“这老夫自然知道，看你这副狼狈样，老夫只需一猜，准是八九不离十。”那人一面回道，一面走向邵真。

下意识的，邵真往后退了一步……

“放心，老夫不会伤害你的。”那人停下脚步，笑着道。

他停了一下又道：“老夫因为看到你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竟然能死里脱生，感佩有加，故而忍不住也试试你阁下的功力，方才向你打去的不过是一块小石子罢了，你别太介意。”

“哦。”

邵真讶道：“您看到在下摔下来？”

那人道：“只是看到你吊在一丈多高的地方。”

“一丈多高而已？”邵真惊异道。

那人道：“你阁下是盲人吧，否则这点距离，你是用不着绞尽这么多脑汁的。”

接着又道：“你真是聪明绝顶。但是老夫相信你阁下如果没有那把锋利的兵器以及太多的幸运，你阁下仍难逃一死，一定的。”

舔了一下唇角，邵真问道：“这里离顶端有多高？”

“百来丈吧。”

“好险！”

一听，邵真情不自禁的叫了一声。

见他样子，那人似感到好笑，道：“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所以老夫非常欢迎您阁下莅临本谷。”

邵真心中对他所存的问题一直没有消失——从话中，那人既早在自己吊在崖壁之时便发现自己，为何不愿帮助自己下来？不是么，那只是张口之劳，他需告诉自己那“只有一丈多高”六个字就可。

当然，他是没有帮助自己的必要，所谓别人不帮助你是本份，帮助你则是情份。但见危救难，乃是义不容辞之事，难道说对方连一点“侧隐之心”也没有么？

挑了一下眉梢子，邵真道：“我在想，我是否该开口向您要水喝？噢，不！事实上只需劳您阁下告诉在下水在哪里就可以了。”

顿了一下，邵真又道：“您阁下愿意告诉我吗？”朗笑着，那人道：“老夫说欢迎你驾临本谷，自是非常乐意为您阁下效劳。”

稍稍一停，接着道：“喏，水就在你右侧方。”“右侧方？”

一阵疑惑，邵真道：“怎听不到水流的声音呢？”“你以为每一种水都在流动吗？”

笑了一声，那人道：“那是一小潭永不干涸的地下泉水。”

邵真恍然大悟道：“敢问多远？”

“九尺吧。”那人望一下那潭水道。一跃身子，邵真拿捏得很准，正好停在小小的水池边。那人赞道：“不凡！不凡！”

邵真爬下身子，俯首便饮，饮了一个痛快。

直到肚子发胀，邵真才停止他的牛饮，他把脸庞浸入水里洗濯了一下，顿觉清凉异常，吁了一声，揩干脸上的水渍，站起来朝那人道：“谢谢您阁下了。”

那人嘿笑一声，道：“别阁上阁下的，叫老夫‘鬼谷子’。”

愣了一下，邵真遂道：“谢谢您啦，‘鬼谷子’。”“鬼谷子”似乎很满意，他走到邵真眼前，笑道：“别太客气，老夫不喜欢这套。”

又一愣，邵真直觉得这人太怪了。

想了一下，邵真遂也不客气的道：“‘鬼谷子’，你告诉我如何离开此谷？”

像是吃了一惊，“鬼谷子”道：“离开？小子你是说离开这‘鬼谷子’？”大惊！

邵真急道：“怎么？不能离开吗？”

“鬼谷子”啧了一声道：“谁说你是聪明的？难道你不懂‘鬼谷’这意思吗？”

心胸猛跳，邵真骇道：“‘鬼谷’！难道这里没有出路吗？”

邵真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着忙又问：“没有出路离开这‘鬼谷’，那你又是如何进这‘鬼谷’的？难道你也是和我一样从上面掉下来的？”

见他一连追问，“鬼谷子”皱了眉头道：“我什么时候说没有出路？我什么时候说我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邵真被“鬼谷子”反驳得一窒，呐呐的道：“但是你说无法离开这个‘鬼谷’，不是吗？”

“鬼谷子”道：“有吗？我说无法吗？哦，不，我记得我只说不能，对不对？”

又是一怔，邵真简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

他满腹疑惑的道：“不能和无法，有什么区别吗？”

“这当然是有，而且是大大的有。”

“鬼谷子”望了望他，接道：“无法是指没有办法，是受先天环境所限，不能是指不能够，是人为所控制的。”

摇了摇头，邵真道：“‘鬼谷子’，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应该懂的。”

“鬼谷子”耐心的道：“前者是指没有出路，你无法离开‘鬼谷’，后者是指有出路，但你不能离开这‘鬼谷’。”

心中大喜，邵真道：“你是说有出路？”

点了一下头，“鬼谷子”道：“我是这样说，没错。”

一阵子的欢喜，随即又被他的咬文嚼字，奇腔怪调搅得变成一脑子的疑惑不解，邵真简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

也摇摇头道：“我，我实在是不能懂你的意思，既是有出路，我又为什么不能离开呢？”

面对那个莫名其妙的怪人，邵真接着苦笑道：“我承认我是不够聪明，而且很笨，就说我猪脑袋一个吧，聪明的‘鬼谷子’你阁下愿意为我在下再解释得清楚一点，好吗？”

“警告你那句阁下。”

嗤了一声，“鬼谷子”显然是耐不住了，微微不悦的道：“你出道江湖有多久？”

一愣，邵真道：“我，我不知道，这很重要吗？”

“不知道？”

一怔，“鬼谷子”道：“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耸着肩，搔着耳，邵真苦笑道：“我一直在很认真，真的！”

含着怒意，“鬼谷子”道：“你说你不知道自己出道江湖多久，你是故意拿老夫开心吗？”

“噢，骗你我是杀千刀的，我是真的不知道。”

邵真是忘记从前记忆的人，他怎知道自己出道江湖有多久呢，他想了一想，说道：“算他五天吧。”

一阵惊讶，“鬼谷子”道：“五天？你一直想使老夫吃惊是么？”

心里默算着离开侯爱凤家中的光阴，邵真肯定的道：“是五天没错。”

晃了一下脑袋，“鬼谷子”道：“你说‘算他’是什么意思？”

轻声笑起来，邵真道：“你也有不懂的了，是吧？”

“鬼谷子”愠声道：“老夫不喜欢你这样笑！”

猛地一怔，邵真忖道——真真一个老怪物啊！

耸了一下肩，邵真道：“那么请你告诉我，你喜欢我怎样呢？”

哼了一声，“鬼谷子”道：“问一句，答一句，照实的。”

“请吧。”懒洋洋的，邵真耸了一下肩道。

重重的哼了一声，“鬼谷子”又道：“老夫也不喜欢你这模样。”

心头一阵反感，这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邵真简直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他几乎要发火了，但他随即又想：和这种“怪物”计较干吗？当下平下火气，没好气的说道：“我不耸肩就是了。你还有什么不喜欢的，一起告诉我，免得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你自个注意就是了。”

“鬼谷子”望着他道：“你那‘算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胡扯？”

邵真本想告诉他自己是失却记忆的人，但又想和这种人说话，还真必须口嚼参片才行哩！

为使尽快离开这里，就得减少和他罗嗦，他道：“因为今天还没过去，实际上我出道不过四天多而已，但我不喜欢零头，算他五天，错了么？”

恍然大悟似的哦了一声，“鬼谷子”道：“以后讲话干脆一点，别拐弯抹角，含糊不清的，老夫不喜欢这样。”

——不喜欢！不喜欢！少爷生下来又不是让你喜欢的，你这老怪物自个说话莫名其妙不说，还偏偏鸡蛋里挑骨头，一味吹毛求疵，真他娘的活见鬼！

邵真真想张口大骂，但他还是忍下来了。

他实在希望赶快离开这个老怪物，否则真要活活被气死！他道：“现在换我问你了，我为什么不能离开这里呢？”

“你原来不过是方出道的小毛头，难怪就要不知道了。”

“鬼谷子”接着沉声道：“此谷之所以称之‘鬼谷’，顾名思义，就是说有进无出，进谷者死！”

“进谷者死？”

吃了一惊，邵真恍然大悟道：“你是说武林禁地？”

第二十三章

得意的嘿嘿两声，“鬼谷子”道：“你总算明白了。武林中人，谁人不晓得？只是你不过是刚出道毛头，老夫不怪你就是了。”

“原来是这档子事，早说不就得了吗？还什么他妈的‘无法’和‘不能’，兜了老半天，真是的！”

邵真笑着道。

接着，他又道：“你说我不能离开这里，意思是说你不准我离开哟？”

哈哈一笑，“鬼谷子”道：“这回你可学乖了，正是如此。”

脸色一变，邵真真想不到祸不单行，不过刚逃离“六魔煞”的魔掌，竟又进这老怪物的所谓他妈的“武林禁地”。

心高气傲的邵真自是不服气，哪愿乖乖受死？当即冷嗤一声，道：“你的意思是说我该死在这里？”

“噢，不不！老夫没打算杀死你。”

“鬼谷子”摇头道。

不禁愣了一下，邵真说道：“为什么？”

沉吟了一下，“鬼谷子”道：“老夫一时也想不出为什么。本来在你吊在崖壁之时，老夫发现的时候就想杀你，因为那时你已算是侵入老夫这个‘鬼谷’了。可是我突然又发现你是一个瞎子，这使老夫很惊异，竟然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不死！”

顿了一下，“鬼谷子”接着道：“当时我确实感到很惊异，而且我也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老夫认为不用杀你，你自己就会死亡。因为你几乎是全身浴血，而且两眼瞎盲，上不去下不来，终会流血过多而致死。但你却误打正撞的跌下来，捡了一条命……。”

邵真此时方明白何以那时候他不愿张开口告诉自己离谷底不远，他歪着头道：“所以现在你就不杀我了？”

“老夫一向很迷信。”

“鬼谷子”唔了一声，道：“一个该死而不死的人，表示他命大，后福无穷，老夫不愿忤逆天意而开杀戒的。”

心中一喜，邵真道：“如此说你就该让我走，你又为什么不愿意呢？”

摇了一下头，“鬼谷子”道：“让你走，便坏了‘鬼谷’的规矩啦，这怎么可以？”

愣了愣，邵真道：“那叫我怎么办？”

“鬼谷子”微笑道：“那当然是留下来哟，这还用说么？”

“留下来？”邵真大吃一惊！

“鬼谷子”见状，问道：“怎么？你不愿意么？”

用力一摆头，邵真斩钉截铁的道：“一百个不愿意！”

似乎很惊异，“鬼谷子”道：“老夫对你很有好感，你怎么不愿意留下来呢？”

这番话直叫邵真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啼笑皆非道：“你的心意在下心领了，我实在不愿意留下来，请你让我离开好吗？”

脸色陡地一沉，“鬼谷子”沉声道：“休想！老夫叫你留下来，你就留下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一阵火气，邵真也不客气的道：“我就是偏偏不留下来，你拿我怎么样？”

哧笑一声，“鬼谷子”道：“这，由得你么？”

“试试看吧！”

一般凌霄豪气激怒了邵真，他傲然说了一声便举步向前……

脸色一变，“鬼谷子”道：“你想找死么？”

冷嗤一声，邵真鄙夷道：“找死的是你，人家一而再忍让你，你道是怕你了么？”

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邵真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当下双手急抡暴扬，已旋出“大龙手”！

料不到邵真喊打便打，“鬼谷子”悚然一惊，急忙飘身退去！

邵真得理不饶人，腰身一旋，扑身而去！

“哎呀呀，好小子！”

“鬼谷子”大声叫着，他一连被逼退了好几步，大感脸上无光，当下火气冲天，反身猛扑，凌厉到极的踢出五腿，攻出八拳，口中嚷道：“不发点威给你小子瞧瞧，你还当老夫是条死猫呢！”

但只见拳影交加，邵真攻出的招式，俱被“鬼谷子”一一拆开。

心头吃惊，邵真连忙改攻为守。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邵真不敢对那“老怪物”存有轻视，他稳住阵脚，采取稳攻稳打的战略。

“鬼谷子”却不继续进攻，飘身一退，道：“小子，老夫虽不杀你，但你如再不自量力，逼老夫出手，拳头可不长眼睛哪，小心老夫伤着了。”

邵真方才一动身子，只感伤口疼痛，全身劳累酸痛，心知不是对方的对手，也乐得停下手来不打。

他喘了口气，故意卖乖道：“你算得什么英雄好汉？我如不是身受创伤，而且两眼失明，我就有办法把你称斤称两！”

“称斤称两？”

“鬼谷子”哈哈一笑道：“小子，你真大言不惭哪，不怕滑了嘴，闪了舌？非老夫夸言，放眼当今武林，有几个够资格和老夫较量的？”

心中一动，邵真顺口道：“‘六魔煞’能够。”

“六魔煞？”皱了皱一下眉，“鬼谷子”道：“‘六魔煞’是谁？老夫没听说过。事实上老夫已有十来年不在江湖上跑，谅是些后辈小卒吧？”

好大的口气，邵真问道：“你如此托大卖老，你到底多少年龄，和彭祖一样吗？”

打了一个哈哈，“鬼谷子”道：“至少可以当你祖父辈，你看来，不过二十来岁吧。”

心想，目前是走不成了，邵真干脆盘膝在地上坐了下来，说道：“我开始对你发生兴趣了，你愿意为我介绍你自己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呢？”

“鬼谷子”也就地坐下来，他显得很愉快的道：“好久没有和人这样交谈了，好吧，你想知道些什么？”

“你！”

邵真道。

想了一下，“鬼谷子”道：“一个老头子，七十，噢，八十了吧，我也记不太清楚，反正你记住我是一个很老的家伙就是了。”

“想不到这老怪物还蛮风趣的呢。”邵真想着，他静静的听着“鬼谷子”

的“自我介绍”。

“你如果能看清楚老夫的形貌，你该发现我和一般的老家伙没两样——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及胸的银胡。当然还微微的驼着背，佝着腰。我身上穿着一件看起来非常寒酸破旧的灰色布袍。小子，这够详细吗？”

“够了，够了。”

邵真笑着道：“你如此风趣，你在我的想像中，不，你在我的感觉上是多么慈祥，多么可亲啊。”

脸上焕发着光采，“鬼谷子”乐得合不拢口，他道：“小子，老夫之所以对你有好感，你这张讨人喜欢的小嘴有着很大的功劳。”

“原来你这个老怪物是喜欢被人拍马屁，这还不简单！”邵真暗暗笑道。

不过他还是由衷的道：“我并无意讨你的欢喜，我只是说出你给我的感受而已，我觉得你风趣，豪爽。但我不懂，你看来是位慈祥的老人，不是吗，一般有着白胡髭的老人通常是很慈祥的，而你，为什么呢？你杀过人，对不？”

“杀人？我当然杀人，你没杀过人吗？”

“鬼谷子”道：“江湖武林事实上就是一片刀锋剑尖所组成，杀人与被人杀这是一件很稀松的事情，你为什么感到奇怪？”

“当然，没有流血的江湖就不算江湖了。”

邵真道：“但你已非武林中人，不是么，刚才你说你已十来年不涉足江湖，你自个拥有这片安静的谷，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呢？”

“我为什么不？”

“鬼谷子”低叫起来：“这个谷是我的，闯进来的人，我杀了他，这是错了么？江湖上的禁地多得很哪，天底下又不止是老夫这块鬼谷而已。故意闯进来惹是生非的人，那当然是该杀。”

邵真道：“但对那些无意进来而不小心进来的人，你也照样杀吗？”

愣了一下，“鬼谷子”随即道：“这有什么不同？老夫在谷口明显的标着‘入谷者必死’，他既进了来，哪管他有意或无意的呢？那只算他倒霉，算他瞎了眼，算他命中注定该死。”

正说着，“鬼谷子”突然“哼哟”了一声，两手捧着小腹弯下腰去——

一惊，邵真脱口问道：“你是怎么了？”但只见“鬼谷子”似乎痛苦万分，他双手捂着小腹，他弯腰倾身，使得他本是盘坐的身子乍看下仿佛是仆倾在地上。

他嗯哼着，那两道稀白的眉头紧紧锁着，布满皱纹的嘴角抽搐得很厉害，显然他是痛苦极了。

惊疑不定，再次张口问道：“你怎么了？”

说着，他下意识的去扶他……

摇摇头，“鬼谷子”咬着牙道：“别，别管我，呆会就会好过来。”

邵真只得缩回手，蹲在他身旁道：“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额角上已沁出了汗珠，但“鬼谷子”依然道：“什么也用不着，马上就好了，哟哼……”

邵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搅得满头雾水，他两眼看不到，而“鬼谷子”又不愿意他帮点什么忙，他只好手足无措的蹲着，老实说，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但这不过是一下子罢了，“鬼谷子”的情形似乎有了好转，他呻吟的声

音逐渐小下来，终至停止。

“没事了吗？”扶着他的肩胛，邵真关注的道。

重重的呼了一口气，“鬼谷子”坐直身子，用袍袖拂去汗水，有气无力的道：“已经过去了。”

松了一口气，邵真问道：“怎么一回事，你这是病吗？”

“病？不，这不是病，这怎么会是病呢？”

摇了一下头，“鬼谷子”脸色黯然的说道：“我这是着了人家的道儿。”

“着了人家的道儿？”

一惊，邵真道：“你是说中了邪？”

点点头，“鬼谷子”即把黯然化成愤怒，他咬牙道：“是的，老夫中了人家的邪门！”

一股好奇心逼使邵真继续问下去：“我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吗？”

挺了挺腰，“鬼谷子”道：“为什么不呢？我已承认你是老夫的朋友，只是说来话长，你静静听老夫道来吧。”

邵真连忙正襟危坐，凝神聆听眼前这“老怪物”过去的历史……

原来“鬼谷子”就是十七年前曾经轰动武林，震撼江湖的杀人魔王——“梟霸”昂尚德。

他曾经在平静的江湖掀起滔天大浪的流血杀戮，他的武功几乎是盖世无敌，他嗜杀如命，死在他手上的武林豪杰不知几许。

有一度，他几乎断送了武林白道的命脉，但他却也不站在黑道，廿八年前，正当他名声日正当中，绝响一时之际，他单人匹马硬是夷平了武林所瞩目的黑道大贼窝——“四海帮”。

他武功高强，性情更是绝顶怪僻。

他从来不受任何约束，每当他想做一件事情之时，他喜怒无常，黑白不分，恣意妄为，他终于博得了代表恐怖，杀戮，流血，死亡的“梟霸”名号。

任何人听了他的名号也要哑噤无声，浑身打颤，即连三岁稚童也要魂不附体。江湖上，他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只有敌人，他永远只是一个人——一个象征着死亡的大魔头。

噢，“梟霸”，“梟霸”，真是骇人听闻啊！

但俗语说得好：宁可犯天条，不可犯众怒。

他的胡做非为终于引起了天下武林豪杰的反抗。黑白两道人士抛弃了彼此的成见，携手合作共同诛杀“梟霸”，即连久未问事武林的七大门派也先后派出高手，加入诛魔行动。

但他行踪神秘，忽东忽西，来如风，去也如风，他永远不让人知道他的去向。

是以武林人士虽倾力搜寻，一时却不能如愿，每每是空扑一场，白跑一趟。

他依然素行如故，一直逍遥法外，直至十七年前的一个夜晚，终在浙东的“生死坪”上与以少林派的首席护法“静默大师”为首的百余名英雄豪杰碰上了。

这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恶斗了。

双方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梟霸”武功的高强，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几乎是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了，他独自力拼百余人，竟然游刃有余，“静默大师”等高手不过在半天

之内，皆先后死在“梟霸”手下，而“梟霸”自己丝毫未受到一点伤害，他的武功太可怕了！

“静默大师”等虽死，但诛魔的武林豪杰却络绎不绝的涌向生死坪。

他们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全力扑杀围攻“梟霸”，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这场杀戮是武林史上永远没有出现过的，它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整整厮杀了九天九夜，真真风云为之变色，草木为之含悲！

先后死在“梟霸”手下的竟达几千人，“梟霸”已成了血魔，他双手，满脸，满身溅满了罪恶的血腥，他是武林史上有史以来最大，最可恶的杀人魔王。

但任“梟霸”如何的厉害，所谓千夫所指，莫不无疾而终，他终是敌不过如蚁成群的武林豪雄，他终于负伤了！

也许是他武功太强，也许是他命尚未该死，在负伤的情形下，他居然能在重重的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逃脱而去，留下满地满野的残肢断足在生死坪上……

这一役，计七大门派派出来的高手全军覆没，黑白两道亦死伤殆尽，武林精英几乎付之一炬，江湖的元气也几乎被断送！

幸好“梟霸”从此不再出现江湖，否则真无人能制服他，大家猜测他是死了……

不多几年之后，他便被人慢慢淡忘了，虽然人们对他仍“余悸犹存”，但那终将是成了“过去”……

缓缓的说到这里，“鬼谷子”便止口不言。

邵真听得心惊肉跳，他实在不太愿意相信眼前这“老怪物”竟会有如此不得了，了不得的“辉煌历史”。

他停了好半晌，才舔了舔唇角开口道：“你真的是大人物哪，小子失敬啦。”

“我知道你这是在损老夫。”

这“拍”却没使“鬼谷子”高兴，他现在似乎完全好了，没有方才的痛苦，他面无表情的道：“但是，有谁了解我呢？”

说着，一声沉重的浩叹，这叹声里显然存有很多的无奈，和相对的愤怒！

这更激起邵真的好奇心，照“鬼谷子”自己所述，他既然是一个病狂的刽子手，一个心理变态的杀人魔，可是眼前的他一点也不像，他仿佛是有含冤莫白的隐情，他那名“有谁了解我”不是说明了一切吗？

揉了揉鼻尖，邵真道：“经过那次生死坪战役，你就一直隐藏在这‘鬼谷’？”

点了点头，“鬼谷子”道：“是的，一步也没离开过。”

仰着脸庞，望着茫茫的穹苍，“鬼谷子”喃喃的道：“十七年，好长的一段日子，江湖上是怎样的一副样子呢？”

不解的挑了一下眉梢，邵真问：“你为什么要做天下的公敌呢？”

沉默了一会，“鬼谷子”道：“我只想以杀来泄我心中的怨恨！”

突然提高了声音，“鬼谷子”握紧双拳低叫道：“他们对我太不公平了，我要给他们颜色瞧，所以老夫要杀尽天下所有的人！”

“鬼谷子”说到末尾咬牙切齿，杀气迸出，害得邵真心中直跳！

定了定神，邵真道：“谁对你不公平？”

“你以为会是谁？”

“鬼谷子”恨恨道：“还不是那般自命清高的七大门派！”

“七大门派？”

着实吃了一惊，邵真道：“七大门派对你怎样了？”

努力的抑制着高涨的情绪，“鬼谷子”道：“六十年了吧，那已是很早很早的事情，但老夫永远不会忘记。那时老夫和你一样二十方出头，正雄心勃勃想在江湖上创出一番自己的事业，只身闯荡江湖，历练自己。

“当时我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毛头，但是我有抱负，我有理想。我深信能在江湖上有所作为，我会成功的。

“在那时候我最大的希望，也是唯一的心愿是想进入‘武林镖局’。我之所以想进‘武林镖局’理由有三：一、‘武林镖局’是武林白道包括‘七大门派’人士所组成的，是江湖上的第一大镖局，我如能进去，对我个人的事业前途有莫大的帮助。二、‘武林镖局’的总武师武功高强，我如进得去便能学得一身好武艺。三、这是最后一项也是我最主要的一项理由，我当时和总镖头‘铁掌雄风’庄丁串的唯一女儿庄绣惠偷偷相恋，我如进入‘武林镖局’，便能和自己心爱的人朝夕相处共事，以慰相思之苦。

“‘武林镖局’每年招揽新人，其方式是以武取人。当时我的武功在整个武林来说，当然是太不足道了，但如以二十岁的青年辈来论，虽非首屈一指，如何了不得，但却大有可为，自信能入‘武林镖局’，我夜以继日的盼望着。

“终于，我梦中盼望的日子来临了。我几乎是天还没亮，一大早便抵达‘武林镖局’的比武会场。

“那天到达参加比武来的约莫百来人左右，可说是盛况空前。我参加的当然是年轻辈的了，大概有十七八名的样子，都是各路各方的后起之秀。”

“除掉来观礼的来宾，另外还有约三十名的见证人，其中七大门派各派一人，德高望重的白道人士也十来人，黑道人士也有五六名来见证，其受注目的情形由此可知。依照惯例是年长辈的先，次以中年辈，再末便是年轻辈的了。比武以点到为止，胜者取用，败者淘汰。

“而其胜负的判决，便是靠那些见证人，如判胜者的便为胜利者，判输的即为败北……”

娓娓述说到这里，“鬼谷子”停顿了下来，苍老的枯脸上泛起一股苍白，那股苍白代表着愤怒。

听得津津有味，邵真迫不急待的问道：“结果你是赢了，还是输啦？”

缓缓的透了一口气，“鬼谷子”这才接着说下去：“结果很不幸我是输了，这是绝对想不到的事情。我一直认为我是胜利者。隐约记得当时的对手是少林派的寄名弟子，我承认他的武功和我是在伯仲之间，我相信彼此取胜的机会各占一半。我们竞争得很厉害，比划得很激烈，对拆了近百招，结果我撕下了他一块衣襟……”

从中插言，邵真忍不住问道：“这不就是你赢了吗，怎又会输了呢？”

那股愤怒、暴戾又泛上他满是鸡皮皱纹的老脸，“鬼谷子”恨声道：“可是正当我撕到对方的衣襟之时，我的另外一只袖管也同时被对方扯了下来。我之所以说是同时，是表示前后双方在时间上是相差无几。我虽志在必得，但相信还有‘输得起’的风度，但那时候我认为是我胜利了，我真确的认定——六十年前我这样想，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是这样的想，我比对方快一步撕下衣襟！

比划自然是停下来了，我怀着希望静待诸位见证人的裁定胜负。

宣布结果是我输，到现在我仍一直不敢想起当时我的吃惊样，我认为再坏也该是平手才对，更何况我撕的是对方的心脏八卦要害的衣襟，而我被扯去的不过是袖袍吧了，再怎么讲，我是不致于输才对！当时裁决我胜利的不过五人而已，判平手的六人，其余的尽皆认为我输了，而七大门派的都在内。

我虽然惊异，不甘，甚至愤怒，但我还是服从他们的判决，七大门派在武林上是德高望重，我相信他们是公正无私。

我像战败的公鸡沮丧的离开‘武林镖局’，我痛苦极了，我是一个失败者，噢！失败者！但我虽失望却不绝望，我准备再勤练苦学武功，以待来年获得胜利。

我唯一感到的是对不起庄绣惠，她对我的期望是如此的深，而我却辜负了她。

当时我便到了我们常相会的地方，我打算向她辞行，回老家闭门苦练武功，明年再卷土重来。

“她来得很晚，我几乎要等得不耐烦了，她方姗姗来迟，手里带着一个小包袱。

“我吃惊万分，她带包袱干什么呢？原来她是要和我一同私奔，我更是吃惊！

“但她还带来更令我吃惊的——比武大会有循私舞弊！”我静静的聆听她带着满脸泪痕的诉说。我听完心中的愤怒和我原先的吃惊一样大。事情是这样的，庄绣惠的父亲‘铁掌雄风’庄丁串到了今年他的总镖头任期已满，他极希望能继续干下去。而总镖头这一职务是由七大门派来决定或聘请任何人干，于是庄丁串竭力讨好七大门派，而我的对手是少林派的寄名弟子，庄丁串和他的父亲甚为友好，这种种关系使他收买了见证人。他表示如果我的对手获胜，便将庄绣惠嫁与他，自是少林派有了私心偏袒，少林派是七大门派之首，其余各派仿佛官场上的‘官官相护’，竟皆私心袒护，以媚好少林派。其余大半以上的见证人皆被庄丁串暗中以大量金铁收买住了。

“庄丁串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他收买见证人判我的对手是胜利，便将庄绣惠许配与他，少林派喜悦之下，定当止他再继续干总镖头的职位。他是做到了，而且也达到他的心愿，但庄绣惠，他的唯一女儿，却不在他的意料之中。

“她爱我，她对她的父亲不满，她愿意和我私奔。她表示和我一起流浪江湖，拜访名师奇人，以学得盖世武功，然后再回‘武林镖局’扬眉吐气，以震世人耳目。

“我爱她，她为我如此牺牲，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于是我们双双逃去，在深山躲了一阵子，便四出寻访名师，冀能学得盖世武功，经过两年多的奔波，终于在‘万邪岭’上碰到了‘邪神’……”

说到这里，“鬼谷子”一阵咬牙切齿，两眼发出一道逼人凶光，但他显然是在竭力的控制自己，稍顷，他重重的透了一口气，这才继续说下去……

“‘邪神’，从这个字眼里看，便知道它含有多少邪味儿了，他是魔头中的魔头，在当时的武林，他是首屈一指，无人可敌。他虽然是令人憎怕的魔头，可是我和庄绣惠在求艺心切的驱使下，不顾一切的苦苦哀求他收我俩为徒。

“他并不很坚持，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和庄绣惠欣喜万分。

“在此我愿意多花些口舌来描述‘邪神’。当时他年龄至少已上半百，将近花甲，但在外表看来让人以为顶多四十的中年汉子，这并不是他驻颜有术，这和他所练的武功有关。他的武功与一般的武学大不相同，一出拳，一踢腿都含有太多太多的怪，邪，所谓的旁门左道，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尽管武功怪异，但厉害却是事实，我哪管他邪不邪，学定就是了。”

“可是学不到五天，庄绣惠却不愿学了。她说‘邪神’怪怪的，令她很不舒服，而且她感到‘邪神’的武学太深、太怪、太诡、太邪了，她真学不起。”

“事实上即使她不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单就拿‘邪神’的外表来说吧，他相貌虽不难看，但总是死板板的，难得有表情，更不用说会有笑容了，给人的感觉总是冷冷的，怪怪的，天底下有如此的‘师父’恐怕就这么一个吧。”

“再次就是他所传授的武功，我们几乎学不进去。在当时我们觉得奇怪，后来我才知道他那种旁门左道的武功，必须具备像他那样的残酷，冷冰和邪心，方能学得起。换句话说，凡是学得他那种武功，决不是正人君子就是了。那时的我们对武学认识还不够深刻，不懂得‘正统’和‘旁门’这层道理，总认为‘邪神’的武功太博奥，太精深，所以我坚持留下来，庄绣惠见我如此，也只得跟我留下来……”

“可是，到了第十天的时候，庄绣惠却被‘邪神’强暴了！”

说到这里，“鬼谷子”两目隐隐含着泪光，他除了有满腔的愤怒、怨恨，也相对着有太多的哀伤、悲凄，他仰首凝望着天边滑过的一朵白云，他坠入了沉思……

见他不语，邵真这次却不敢再追问，他知道一个人讲述过去的痛心事，这必须要有很大的勇气的。

停顿了有半刻，“鬼谷子”两眼的焦点依然放在天边的远处，他喃喃似的，梦呓似的继续述说下去。

“她被强暴了，我为什么不早一些提防到这一点呢？原来‘邪神’那两颗冷冷的眼球对庄绣惠怪怪的凝视时，是存有太多的色念啊！”

“那天一大早，我便上山砍取木柴，庄绣惠在家炊食。到日上三竿，我背着满满的木柴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庄绣惠。”

“我并没有注意到她那和平日不同的表情，我总以为她是来接我的，并肩行走时她还是沉默着，我想她是想家或是什么的，可是走没两步路，她突然塞给我一本东西，转身一个箭步撞向拦腰可抱的参天古木！事情的转变，事情的发生，一切太突然，太急剧，太猝促了！当我惊叫一声时，庄绣惠已卧在血泊里……”

语尾成了哽咽，含有很多很多的悲凄，痛心和忆念，“鬼谷子”那张苍老的面容显现着柔肠寸断，满是皱纹的眼角已缓缓滑下一颗泪珠，晶晶的，莹莹的……

被这股浓重悲切的气氛感染着，邵真不自觉的想起自己凄迷坎坷的身世，两相比较，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股同病相怜的意念，使邵真觉得自己和“鬼谷子”接近了不少……

良久，还是邵真先打破这种沉闷的空气，他轻声道：“结果她是死了么？”

嘴角含着凄苦痛楚，“鬼谷子”颤声道：“是的，她死了，她死在我怀里，从那时起，我也跟着她死去，以及我的心。六十年来，我所活着的不过

是这具空洞的躯壳，以及一股至今仍然没有消失磨灭的复仇意识罢了。”邵真接着问道：“她死前向你说些什么话了吗？”

轻点了一下头，“鬼谷子”道：“她说：‘我爱你。’”

沉默了一会，邵真道：“那你是如何知道她的死因呢？”

眯了一下眼，“鬼谷子”舒了一口气道：“她死前塞给我的东西是一本武功秘籍，里头夹着一张遗书，她告诉了我一切。”

“武功秘籍？”

挑了挑眉角，邵真问道：“是不是‘邪神’的？”“鬼谷子”点头道：“是的，庄绣惠被凌辱之后，‘邪神’即下山离去，庄绣惠当时痛不欲生，她想自寻短见时，发现‘邪神’的这本秘籍，她希望我能学到秘籍上的武功，杀死‘邪神’为她报仇。”

接着，他又描述下去道：“这本秘籍不过是她临时发现的，事实上她并不知道这本秘籍上所载的武功实质如何，而将它给我不过是她寄望我为她报仇的下意识举动，”

邵真问道：“结果那本秘籍是否如她所愿？”

略一沉思，“鬼谷子”道：“那本秘籍记载的俱是上乘武功，当时我背着庄绣惠的尸体逃离‘万邪岭’，便匿隐起来，独自苦练那本秘籍上的武功。”

邵真接口问道：“于是你学得了秘籍上的武功，便重蹈江湖，寻找仇人报仇是么？”

咬牙点了一下头，“鬼谷子”道：“那本秘籍上的武功太深奥太难学了，后来我才知道‘邪神’的武功也尽是学习这本秘籍的，我凭着一股复仇的意志，驱使自己咬紧牙根独自钻研。可是我花了将近两年的功夫却连入门也没窥得，我沮丧极了，我几乎要灰下心来，那时我开始变得暴躁、暴横、憎怒起来，可是说也奇怪，就因为这样，我开始能看懂秘籍上的武功招式，而且慢慢的能领悟学会，我这才明白这邪门的武功是必须具有邪心的人才能学会。至此之后，我努力学习，而我整个人也慢慢转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暴横、怪僻有杀嗜的人。但秘籍上的武功确实太深奥，我整整花了三十年时间也不过学得一半而已……。”

第二十四章

吃了一惊，邵真道：“三十年？”

“是的，三十年，它使我由青壮年纪迈入了暮年。”

“鬼谷子”仰首长叹一声又道：“三十年，好长的一段日子，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呢？我当初本是下定决心学会秘籍的全部武功，才找‘邪神’报仇的，可是时间一晃，三十年仿佛就是一下子，我发现自己已长出白胡子时，一股恐怖意念包转住我，于是我顾不了这么多，便重出江湖……”

稍稍一停顿，“鬼谷子”接着道：“我因为并没有学会全部的武功秘籍，所以不敢找‘邪神’算账，深怕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把报仇的箭头指向‘武林镖局’，如果不是‘武林镖局’我也决不会有今天，我发誓要把‘武林镖局’摧毁夷平，只要我能够。”

邵真问道：“你要杀庄绣惠的父亲‘铁掌雄风’庄丁串么？”

摇了摇头，“鬼谷子”道：“不，他是庄绣惠的父亲，我怎能杀他？事实上我如要杀他也不可能，他早就死了，‘武林镖局’的总镖头也已换了好几任。”邵真道：“你成功了吗？”

眼眸闪过一丝喜悦之色，“鬼谷子”得意道，“成功了！整个‘武林镖局’被我杀得一干二净，夷成一片平地，一夜之间，我成了江湖上最轰动的人物。”

邵真道：“这么厉害？”

得意的笑出声来，“鬼谷子”道：“我自己也没想到秘籍上的武功是这样厉害，就像斩瓜切菜似的，一个个都不是对手，我好威风，我好高兴。之后我一连杀死了许多武林上的高手，而且我一见七大门派的人必杀，我马上成了‘梟霸’！”

邵真道：“那‘邪神’呢？”

提到“邪神”，“鬼谷子”得意的脸上马上转变成一片杀气，他咬牙道：“我登上‘万邪岭’他早不在了，后来我又在江湖上找了七八年，也没有他的下落，我以为他已死了，他几乎要上百了。一直到二十八年前，我终于听到他曾上‘四海帮’的消息，我赶去却不见人影，一怒之下，把‘四海帮’这黑道的大贼窝也踏成平地。”

邵真奇怪的问道：“‘邪神’是不是死了？”

“不，两年后我终于碰上他了。”

摇了摇头，“鬼谷子”道：“当时他已八十来岁了。仇人相见份外眼红，我今生今世就是为杀他而活，我还对他客气吗？”

邵真紧张道：“你杀了他吗？”

咬着牙，“鬼谷子”道：“一上手，我才知道他学的比我的还少，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可是我却没杀死他，让他跑了。”

“跑了？”邵真问道。

甚为可惜的啧了一声，“鬼谷子”道：“本来我两人的武功路子都是相同的，但另外他学了一种近似健身驻颜的武功，以致显得不纯——秘籍上的武功就是如此独霸，当我练成之时，我以前所学的武功便用不上了，所以‘邪神’虽比我早练秘籍的武功，但他要学另一种武功，而致分散了他很多功力。事实上他和我交手不过数十招，便溜之大吉，让他成了漏网之鱼，我猛追了几十年，总是不能得手，后来——也就是十七年前，我在浙东的生死坪和武

林的黑白两道联手厮杀了九天九夜，负伤而逃之时，‘邪神’出现了。”

听得紧张处，邵真紧追着问：“这次杀了他吗？”

吞了一口口水，“鬼谷子”不甘的道：“没有，我反而被他伤了。”

邵真惊讶道：“你反被他伤了？”

“是的。要不是我跑得快，我可能早就死在他手下了。”

不甘的神色渗入了愤怒，“鬼谷子”道：“你知道我厮杀了九天九夜，杀了无以数计的武林豪杰，我敢说天底下可能没有第二个了，我不死，实在该说我是命不该绝。而‘邪神’那家伙是太阴险了，他一直隐藏在群雄中，一见我败走，方现身拦截我，企图让我死于非命，试想那时的我只有力气可逃走，仓促间，一不小心我的小腹挨了他一掌，差点丧命，但我仍是咬紧牙根，落荒而逃。”

无形间，邵真也对“邪神”恨之入骨了，他咬牙道：“真太便宜那家伙了！”

顿了一下，接着问道：“那现在你到底杀死了‘邪神’没有？”

“没有！”

悲伤的摇了摇头，“鬼谷子”道：“自那次之后，我就一直隐藏在这里，没有离开一步。”

“为什么呢？”

邵真不解的问道：“难道你不想报仇？”

“不！我时时刻刻都在想！”

咬牙、睁眼、握拳，“鬼谷子”道：“只是我挨了他那一掌……”

恍然大悟似的，邵真插口道：“你说着了人家道儿，就是指那一掌是吗？”

悲凄的颌了一下首，“鬼谷子”拂着银髯道：“这一掌害我关在这‘鬼谷’已整整十七个年头了，唉……”

迷惑的搔了一下脑瓜子，邵真道：“这一掌这么厉害吗？”

凄然的闭了一下眼，“鬼谷子”道：“他这阴毒的一掌称做‘噬骨抽筋’。”

低声叫起来，邵真被这骇人的怪词慑住了，他道：“噬骨抽筋？听起来很恐怖哪。”

“鬼谷子”道：“事实上是很恐怖，这招是有死无生的，挨上的人不出七天必吐血而死！”

抽了一口气，邵真道：“七天？可是你在此已十七年了。”

“鬼谷子”道：“我之所以能拖到今天，是因为我本身也会这种招式，而‘邪神’所发出的威力不能超过我本身的功力，十七年来，我仗着本身强大的内功抑住‘噬骨抽筋’使之不蔓延发作，否则早就毙命，哪能残喘苟延至今？”

沉默了一会，邵真道：“难道没有医治的方法吗？”

“没有。”

摇着头，“鬼谷子”道：“秘籍上清楚的记载着被这种招式所伤是万死难医的，事实上，我能维持这么久不死已属含有太多的‘奇迹’成份了。”

邵真接着问道：“它对你有什么影响？使你痛苦吗？”

“那当然是了。”

“鬼谷子”痛苦地道：“它随时会逆冲发作，次数不一定，或一日三四次，或三四日一次；厉害的程度也不一定，有时真如噬骨抽筋般的痛，有时只是一般小痛；像方才的，算是中等的罢了。”

晃晃头，邵真道：“居然有这种怪事，真是邪门。”

顿了一下道：“难道你就这样窝在这里，全然不想办法吗？”

瞪了一下限，“鬼谷子”道：“我又不想死，我怎不想办法呢！事实上我天天在想，无时无刻不在想。”

“十七年了。”

邵真润了一下嘴唇，道：“你想出了什么办法？”

“没有。”

沮丧的摇了摇头，“鬼谷子”道：“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什么？”

邵真低呼道：“这不等于想死是什么呢？”

“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一点。”

猛然想起，“鬼谷子”道：“‘鬼谷’这里生长一种药草叫‘阴灵草’，它能帮助我压抑噬骨抽筋的发作，所以我不能离开这里。”

邵真讶然道：“难道说别的地方就没有吗？”

“鬼谷子”道：“有是有，但少的很，不好找。”

更奇怪了，邵真道：“那把它采集起来不就得了吗？”

“这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摇了摇头，“鬼谷子”道：“这‘阴灵草’可说是世间上顶怪的草，但也因为它如此怪才愈显的它弥足珍贵。目前‘鬼谷’所生长的‘阴灵草’，不多不少，正好三株……”

邵真惊讶的道：“只有三株？”

“三株已算是很多了。”

“鬼谷子”接着道：“它在白天和一般小草无二致，但到了晚间便会开绽一颗浅黄色的小花球，它的生命很短促，大都在午夜之后开绽，黎明前凋谢死亡。”

“有这种草？”

讶异不止，邵真道：“它对你非常重要是不？”

“我说过它对我的帮助很大。”

略略沉思，“鬼谷子”道：“当我被‘邪神’伤着之后，持续不断的逃了三天，迷糊间闯进这块‘鬼谷’，正当噬骨抽筋发作，无意间吞食了‘阴灵草’，而致舒畅；之后，我每夜都采来吃。然而它并没有像传说的仙丹神草还我无恙，它仅是一种罕见的药草，对我的创伤有帮助罢了。”稍一停，他接着道：“我说过我能苟延残喘于今，是有很多的‘奇迹’成份在内，而‘阴灵草’也是属于奇迹的一部分。”

皱皱眉，邵真凝思了一会道：“如此说来，你果真不能离开这里一步了。”

“可不是？”

一声轻叹，“鬼谷子”伤悲的道：“‘阴灵草’我不能随身携带，我如离开这里去寻找‘邪神’报仇，很可能就死在半路上；更何况经这漫长的十七年折磨，想我的武功可能早不及‘邪神’了。”

“鬼谷子”说着，又是一阵叹气：“唉，怎么办是好呢？”邵真一时也不能为他想出一个好办法，他默默不语……

突然，“鬼谷子”眼睛一亮，猛地一拍手叫道：“有了！”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邵真道：“瞧你，想出什么好法子？”

伸手一指，“鬼谷子”道：“你！”

“我？”

一愣，邵真道：“我怎么了？”

“鬼谷子”正色道：“你可以帮老夫报仇？”

“我帮你报仇？”

一愣，邵真诧异道：“你怎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行吗？”

目不转睛的凝视着邵真，“鬼谷子”苍老的脸上泛起一股错综复杂的表情——那仿佛是真情的流露，他激动的抖着他不大明显的喉结，他颤抖的伸出他那枝瘦骨如柴，皱纹满布的手掌，轻轻握住邵真的手……

邵真只觉他颤抖的手缓缓传来一股暖流——那是属于友善，友谊的洪流……

颤动着苍老而又微显泛白的唇角，“鬼谷子”缓缓道：“自从庄绣惠死后，我就隔绝自己，我连一个最起码的朋友也没有，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这么孤独，我也从来不知道我这么需要朋友，……”

握紧了一下邵真的手，“鬼谷子”露着微笑道：“可能是十七年来我的武功大退，我的魔性也退不少，而我的人性又成长出来，否则以前我怎么没想到我需要朋友呢？”

握紧了一下“鬼谷子”枯瘦的手，邵真微笑着由衷道：“很高兴你有这个转变，更高兴我有这个荣幸做你的朋友。”

高兴的合不拢口，“鬼谷子”拂着银髯放怀畅笑道：“幸好当初我没杀你，否则我怎有现在的快乐呢？到现在我仍不能具体的说出我为什么不杀你，可能是冥冥中天意给我的指示吧。”

稍稍一停，“鬼谷子”转回方才的话题，他道：“我方才的要求，你愿意答应我吗？”

“为朋友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乃是义不容辞之事。”邵真正色道：“只是，我怕我的能力不能达到你的付托呢。”

“会的，你会的。”

灼灼的凝着眼，“鬼谷子”振声道：“活了这大把年纪，老夫阅历太多了，看的人也太多了。不是我托大倚老卖老，真的我还懂得看相呢。”

轻笑了一下，邵真顺口说道：“那真是太好了，你老就帮我相相，我是属于横死？冤死？还是属于飞黄腾达，不得了了不得的人？”

被他引得一阵发笑。

“鬼谷子”随即又正色道：“当然老夫不敢说是万无一失包你准，但八九不离十，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依我看哪，你坚韧而刚强，相貌堂堂，乃腾发之辈也。”

邵真素不信命理，他淡淡道：“有那么一日，当不忘记你老。”

“鬼谷子”却又接着道：“只是我无法从你的双眼了解得更多，你为什么瞎盲呢？你一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吗？”

提到了他的伤心事儿，邵真心中不免一阵伤感，他轻叹了一口气，道：“说来话长，你听了自然就不会说我是腾发之辈了，我所受的崎岖坎坷，我想，可能也不会差你太多吧。”

甚为诧异，“鬼谷子”连忙道：“你也有不幸么？快说与我来听！”

邵真遂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向“鬼谷子”述说……

听完，“鬼谷子”仰天一阵长叹：“天底下不幸的人，并不止我一个啊！”

耸了一下肩，邵真苦笑道：“我们是同病相怜。”

凝望着他，“鬼谷子”以坚定的口气道：“不！你不该悲伤的，不是么，你还年轻，人不可能一辈子一帆风顺，受点打击挫折总是难免的，老夫深信你是腾发明达之辈，你一定能找回你自己的重见光明，只要你不气馁，不自暴自弃，坚持你现在的奋斗。”

想不到“鬼谷子”还会说出这番大道理，直说得邵真心中暗叫惭愧！

羞愧的红了一下脸，邵真道：“小子当不忘你老今番之金玉良言！”

“得了！得了！”

挥着袍袖，“鬼谷子”道：“哪来这么多的鬼名堂？告诉你，老夫书念得不多，标准的老土大老粗，别再对我酸溜溜的，老夫受不了！”

被他幽默得发笑，邵真道：“我真不相信你是个杀人魔。”

忽地一愣，“鬼谷子”面上泛上一股莫名的悲凄之色，他仰首默然不语……

大惑不解，邵真道：“我，我说错话了吗？”

“没有，朋友，你没有说错什么。”

缓缓的摇了一下头，“鬼谷子”苦涩的道：“不知怎么的，我心中突然涌上一股愧痛的感觉，这感觉很强烈。”

凝结了一下眉头，邵真问道：“你愧痛什么呢？”

“杀孽的血债，我想是的。”

痛苦的闭了一下眼，“鬼谷子”道：“我闻到了血腥味，很浓很烈，那是无以数计无辜的人流出的，他们无端的死在我手里。”

痛苦的伸出两只手掌，“鬼谷子”瞪大着眼凝视着，他突地把脸埋在两只手掌里头，他痛苦的叫道：“你闻到了我两只手的血腥味吗？我是个杀人魔王！”

默默的启动了一下眼皮，邵真沉声道：“对不起，我无意使你痛苦。”

“不，你没有理由责怪自己。”

用力摇了一下头，“鬼谷子”依然埋着脸道：“我迟早会有这种感觉的。”

心头一阵难过，邵真劝慰道：“你何必如此苛责自己？那并不完全是你的错，更何况那已是过去很多年的事情了，不是吗？”

“愈久，我的痛苦愈深，那是必然的。”

抬起头，“鬼谷子”依然那副痛苦表情，他沉声道：“血债，我是偿还不了的，但我必须偿还……沉默了一会，邵真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凝视他片刻，“鬼谷子”道：“你。”

一愣，邵真诧道：“我不懂。”

“我自个也不懂。”

仰天凝望着浮云，“鬼谷子”道：“你不是我的朋友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这种感觉，你洗刷了我的魔性。”“我，我……”

蠕了蠕嘴，邵真道：“我不知道我现在该说些什么，真的！”

握住他的肩胛，“鬼谷子”转颜笑道：“事实上你是无关的，难道你不认为冥冥之中有天道公理吗？我亏欠了天道公理，我自然是要偿还我所亏欠的。”

顿了顿，“鬼谷子”转口接道：“我遗憾我做为你的朋友而不能对你有所帮助，我只能说：你马上离开这里，去找‘玉大夫’治好你的双眼和你的脑瓜子，然后再去找使你掉来这里的‘六魔煞’——我实在该感谢他们，否则我就不会有你这个朋友了——报仇，救出什么侯爱凤的，你以为老夫的建议如何？”

喜出望外，邵真道：“你愿意我离开这里了吗？”

“何止是愿意，我简直是非常要你离开。”

紧紧的抓住他的肩胛，“鬼谷子”用力点头道：“难道说你也陪我窝在这里吗？噢，但愿我没有说要留你。”

强烈的感激布于形色，邵真道：“我愿意将我的感激留在我的心底，因为那样才不会被忘记。”

“你尽管留着好了。”

一挑双眉，“鬼谷子”拍手道：“事实上我也没给你什么，我有吗？”

说着，他缓缓站起来，邵真也跟着立起来。

拉起邵真的手掌，“鬼谷子”重重的握了一下道：“路不好走，让我送你。”

语毕，身形一跃，连带邵真被“扯”了去！

“鬼谷子”身手确是不凡，单看他这身轻功术，就敢说没有人能对敌的了。

邵真连气也没运，只觉自己像个风筝似的飞上了半空，暗暗咋舌不已。

不过瞬刻，两人已停立在谷口。

认真的凝视着他，“鬼谷子”显然也依依难舍，他弯身拾起一只竹竿，送到邵真手里，沙哑的道：“原谅我能做到的只是这些。”

“太多了。”

抑住心中的激动，邵真握着竹竿子，哑声道：“我会再来的，带着‘邪神’的脑袋。”

轻轻的点着头，“鬼谷子”竟然滑下一颗老泪来，他哽咽着道：“让我套句老话，后会有期！”

说毕，一转身投入谷里去……

心头一阵凄然，邵真直立不语，片刻，方轻叹一声，拿着竹竿子当拐杖，一步一步的缓缓离去，渐渐的，“鬼谷”已被他运抛而去……

走了约莫一个时辰了，邵真很吃力的在道路上走着，他的确走得很吃力，他还不会一个人这样走呢，他一面走一面想起侯爱凤，她生死如何了？他更想起了“剑中宝”和“大憨侠”，他们死得好惨啊！

他孤单的走着，使他更难抑止心中的悲恸，他一片茫然，他要去哪里呢？

当然是要找“玉大夫”啦，可是怎么个走法？他一直注意着有无过路的人，好问问金安药铺是不是如此走法，可是走了这么久，就偏是没半个行人。他心想着这里好偏僻啊，失望加上悲伤，使他几乎要崩溃，可是他一想起“鬼谷子”的“奋斗”他又挺起腰来了，他更意识到要救侯爱凤，以及为“鬼谷子”报仇，他又觉得自己责任重大，怎么可以气馁呢？

他胡乱的想着，也胡乱的走着……

突然，邵真停下了脚步，他侧耳倾听——他似乎听到远处隐隐有蹄声传来！

慢慢的，蹄声越来越清楚，愈来愈近，他欣喜若狂，停立以待……

邵真扬起手中的竹竿，便想拦住来骑，不想马上之人却先开口喊道：“吴少侠！”

话意一落，那快骑也及时刹在邵真跟前。

心头一阵狂喜！邵真激动地道：“是你，姑娘！”

身手矫健的跃下马鞍，来人正是“玉大夫”之女——琴姑娘。

但见她此刻一副风尘仆仆，香汗淋淋，显然急剧的奔波使她很疲劳，可是，疲惫的脸庞也流露出一股兴奋、欢悦的表情，她抹了下额角的汗珠，微喘着香气道：“吴少侠，我正在找你……”

美眸一转，瞥见他带血的伤口，惊叫道：“啊！你受伤了？”

柳眉一蹙，又紧着问：“怎不见‘剑中宝’和‘大憨侠’两位前辈？”

邵真此刻的心情真有如滔滔波浪，一波又一波。

他原本沮丧、哀伤，不想会遇到了琴姑娘，他何等的兴奋啊！

但琴姑娘一连串的发问重又把他压抑在哀伤里，他感到伤口在发痛，这他原本几乎已忘却，他更感到疲惫、饥饿。

他又哀伤“大憨侠”和“剑中宝”的死去，他悲恸侯爱凤的生死不明……

琴姑娘见他这等模样，心知不妙，她急急道：“侯姑娘呢？”

努力抑制着心中的哀伤，邵真摇了一下头，道：“没救出来。”

“没救出来？”

吃了一惊，琴姑娘道：“那两位前辈……？”

咬了一下牙，邵真悲愤道：“他两位被‘六魔煞’杀死了。”

“当真？”

这一惊非同小可，琴姑娘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轻叹一声，邵真接着把“大憨侠”和“剑中宝”的惨死，以及自己如何掉入“鬼谷”，如何获生而认识“鬼谷子”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与琴姑娘听……

琴姑娘听完，既哀痛“大憨侠”和“剑中宝”二人的死去，也欢喜庆幸邵真的大难不死，她娇叹一声，说道：“‘六魔煞’真如此厉害么？”

“他们六人的联手，威力的确很厉害。”

邵真唏嘘道：“我身手不方便，而且‘大憨侠’和‘剑中宝’两位前辈几天来一直为我奔波，早就累了，六魔煞以逸待劳，我们当不是他们的敌手。唉！我为什么如此冲动，当时不注意到这点呢？”

“这怎能怪你？”

琴姑娘慰藉着道：“我们终究会杀死‘六魔煞’的！”

邵真凄然道：“侯姑娘落入敌手，可能是凶多吉少。”

琴姑娘本想说现在立刻去救侯爱凤，但她深知那是不可能的，邵真和“大憨侠”、“剑中宝”都失败，难道自己会强过他们吗？

当然不会，那么自己去徒然是送死罢了。

琴姑娘只好安慰道：“吉人自有天相，侯姑娘会安然无恙的。”

邵真也明知现在哀伤是无济于事的，他转变话题道：“幸好遇见姑娘，否则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娇柔一声，紫衣少女道：“我见你们久去不回，便瞒着家母跑出来……”

诧异的哦了一声，邵真插口道：“令堂不知道姑娘出来？”

讪讪一笑，琴姑娘道：“她老人家在休息养伤，我不敢惊动她，只好偷偷跑出来了。”

邵真感激地道：“谢谢姑娘你的关怀。”

嫣然一笑，琴姑娘拂了一下乌黑秀发，娇声道：“少侠你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不能帮助你救出侯姑娘已是非常的歉疚的了……”

美眸流盼，琴姑娘又说道：“为今之计，少侠请你节制哀伤，待家母为你医愈创伤，再行为死去的两位前辈复仇，救出侯姑娘，你以为如何？”

轻轻一顿，目光瞥向邵真的伤口，关注地问道：“少侠，你这伤还挺得住吗？”

点点头，邵真暗咬牙道：“我已敷上药，想是不要紧。”

细细打量着，琴姑娘接道：“血流得不少，我们赶快回去，再为你查看伤势，好么？”

说着扯住缰绳，一顿脚尖便想跃上马，急又想起邵真此刻行动不便，不禁着实愣了下来……

她当然不能自己骑马让邵真走路，也不可能让他乘骑而自己赶路，势必是要两人共同一骑的了，虽说男女授受不亲，但江湖儿女也不十分拘泥这些，问题是邵真瞎盲而且是受伤之躯，自是不能骑马赶路的了，那只好靠紫衣少女来握缰策马，既如此，邵真不握缰骑马便得坐在前头——关键就在这里，紫衣少女一个女人家的身形当然比邵真一个大男人的身躯要小，这么邵真坐在前面，岂不让在后头握缰者的紫衣少女添上了无比的麻烦——它可能遮住或阻挡了她的视线！如果说邵真坐在后头，那他势必要搂住紫衣少女的腰肢，紫衣少女一个清白女儿身，她怎“敢”呢？但如果坐在前头的话，邵真就得“窝”在紫衣少女的怀里，那岂不更“糟”？

这怎生是好？

一时，紫衣少女粉颊泛上两片绯云，娇羞不住，却也无法抉择定夺，她踟蹰犹豫着……

虽说邵真因受到撞击而致失去记忆，但那也只是说他记不得从前的事情而已，并不指他的脑瓜子已失去作用，他依然能思考，而且很灵光，他实际上并没有费很大的力气，便也想到了琴姑娘的困窘情形……

他踟蹰了一会，道：“姑娘，我想我是挺得住的，我还走得动……”

“那怎么成？”

摇着头打断他的话，琴姑娘道：“你这等伤势加上饥乏，一般人早就倒了，你怎能再走……”

说着，一咬银牙，紫衣少女似已下定决心，她道：“到这种地步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们同是武林中人，江湖儿女，何避男女之嫌？少侠，你以为是怎么？”

心中暗暗欢喜，邵真知道琴姑娘决定与自己同骑。

说老实话，邵真此刻不仅感到伤口发痛，尤其是浑身的疲劳和腹中的饥饿，使得他像虚脱一样，几乎就要站不住脚，他不过是在咬牙硬撑罢了。

但他虽欢喜，口中却也不得不故作羞态状，道：“姑娘，你我……”

吹弹得破的艳颊倏又升起两朵红云，紫衣少女一咬下唇，抢着道：“少侠，你是正人君子，而且是奴家的救命恩人，今为救少侠你的伤势，共坐一骑，乃不得已之事。”

微微躬身，邵真恭谨的抱拳道：“只怕委屈了姑娘你。”

紫衣少女深吸了一口气，不再搭话，便红着脸去挽扶邵真……

似乎是很艰难，但总算邵真是上了马，琴姑娘也踏马蹬跃上马鞍——果然不错，邵真几乎遮去了她大半的视野，她简直看不见前头！

本是咚咚而跳的芳心更是加速度的跳了，琴姑娘羞红了整个秀娟的脸庞，她尽量抑住着急促的呼吸，她也尽量的使自己的娇躯不与邵真的身躯作太多或太紧密的接触，她更尽量的装成若无其事，她理了理微乱的鬓丝，但这动作只证明了她的急促，紧张和不安，她颤抖着唇角，细若蚊声的道：“少

侠，你，你低些身子，我看不清前面。”

事实上邵真的一颗心也怦怦的跳，这不能怪他，任何人也要这样的——那扑鼻的淡淡幽香，那微贴着背的暖烘烘的娇躯——哪个男人不感到心胸急跳，乃至于心猿意马呢？当然啦，邵真是绝不敢有一丝的邪念，这并不表示他如何圣人，只是他认为“发乎情，止于礼”，这种情形，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是应该具有的，尤其是在此时此地！

所以，尽管当他弯低下身子——那几乎像是躺在琴姑娘的怀里了——的时候，他更加认真和努力的控制自己，他竭尽所能使自己平静，安详……

绯红着脸蛋儿，琴姑娘轻咬着红润的下唇，长长一吸气，陡地娇喝一声，猛一扯缰绳，只见缰下之骑，一声长鸣，猛地四蹄并奔，如箭矢般射去，卷起滚滚尘埃……

马儿急奔着，也颠簸得厉害，这使得邵真的身子几乎是全躺在琴姑娘的怀里了，如此的耳鬓厮磨，确实使他们感到“不好受”，但他们只是默默无言，这样看起来可以表示“没什么”。

一个时辰多一点，终于回到了“金安药铺”。

娇滴滴的一仰身，琴姑娘在空中转了个漂亮的斤斗跃于地面，伸手扶下邵真之后，她一个箭步跨上门阶，轻轻敲着门环。

不过片刻，门被打开了，探出一个头来：“噢，姑娘，是您回来了。”

开门的丫鬟一见是琴姑娘，连忙笑着弯腰道：“夫人找得你好急呢。”

“哦，知道了。”

轻点额首，紫衣少女回过身轻拉着邵真进入屋里……

紫衣少女把邵真带至原先他睡过的厢房里，她吩咐丫鬟们为邵真洗擦伤口，自个儿去找她娘“玉大夫”去。

邵真的伤口很快的被洗擦好，而且被敷上药和包扎好，紧接着，丫鬟们也为他送上了一盘食物。

肚子差点没饿扁，邵真也着实不客气的狼吞虎咽一顿。

正独自吃着，琴姑娘回来了。

邵真吃得起劲，这也难怪他，他的的确确是饿过了头，竟没发现琴姑娘进来了。

在他对面的椅子坐下，琴姑娘也不吭声，凝着两眸，水汪汪的望着邵真的吃相，唇角儿含着一丝浅浅的甜笑，显然邵真的吃相使她感到有趣。

“噗哧！”

着实忍不住，琴姑娘掩唇轻笑。

猛发现有人，邵真差点没咽住了喉咙，他拉长颈子，用力吞下一口饭，伊唔着道：“谁？”

掩唇忍笑，琴姑娘道：“你尽管吃，不碍事。”

“是你，姑娘。”

放下碗筷，邵真想不到有人进来竟不知道，只顾埋着头与肚子拼命，想是自己方才那副馋相尽落人家眼底，一场丑是出尽了，不禁红了一下脸，讪讪抹了一下嘴角，难为情的道：“姑娘……”

语一出口，琴姑娘显然知道他在难为情，连忙帮他下台，轻笑着，打断他的话头道：“对不起，我没声没响的闯了进来，没吓着你吧？”

轻轻一顿，接着道：“我心中因为着着一宗事情，以致于进门忘了敲门，少侠你不见怪吧？”

微笑着摇头，邵真坐正身子，朗声问道：“大夫呢？”

面色凝重，琴姑娘轻拂发丝道：“我方才说想的一桩事情，便是指家母。”

微感诧异，邵真道：“怎么，大夫？怎么了吗？是否她的伤……”

微笑着打断他的话，琴姑娘道：“家母那点伤早就无关紧要了，我说的并不是指那个……”

扬了扬浓黑的剑眉，邵真道：“说得是，这等伤都挺得下，大夫那点伤自是没什么了。”

眨了眨眼，紫衣少女面露不解的道：“家母又采药去了。”

轻轻一愣，邵真显然不能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

琴姑娘似乎也发现自己那句话说得太没头绪，她赶忙接道：“方才我去家母房里，发现桌上留下一封信，她说她采药去，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回来。”

愣了一下，邵真道：“大夫采药要多少日子呢？”

轻摇额首，琴姑娘道：“通常都是好几个月。”

吃了一惊，邵真诧异道：“好几个月？那么久吗？”

琴姑娘轻吟道：“家母每年都要到深山荒谷去采集药草，最久曾经达半年才回来。”

轻轻一顿，柳眉蹙了蹙，琴姑娘显得很迷惑似的接道：“但是，今年已去过了，她老人家为什么又去了呢？”

愣了半晌，邵真嗫嚅着道：“那……那……”

瞟了他一眼，琴姑娘似乎知道邵真要说什么，她轻启红润的樱唇道：“关于少侠你的伤势问题，家母已在信上详细的交代我。”

轻捏手心，邵真微显紧张道：“大夫怎么说？”

美眸凝视着他，琴姑娘拂了一下乌溜溜的秀发，娇道：“家母嘱咐我为你治疗。”

轻怔，邵真旋抱拳道：“有劳姑娘，在下在此先向姑娘你致谢了。”

还了一礼，琴姑娘道：“少侠不该如此客气。只怕奴家的医术不及家母，而不能……”

邵真打断她的话语道：“姑娘你太谦虚了。”

轻露浅笑，琴姑娘道：“我说的是实话，我的医术与家母何啻是天壤之别？幸好家母将医治的秘方也一并在信上告诉了我，我将尽力而为……但是……”

话锋轻转，低说一声但是便停了下来。

轻扬眉毛，邵真蠕了蠕嘴没说话，他等待琴姑娘继续说下去。

一停之后，琴姑娘接着道：“但是，家母只提到少侠的眼睛，关于如何恢复你失去的记忆，却……”

诧异非常，邵真急道：“大夫如何说呢？”

琴姑娘道：“家母说待治愈你的眼睛之后，嘱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邵真道：“谁？”

琴姑娘眨了一下眼帘，道：“女华陀。”

“女华陀？”

一蹙剑眉，邵真轻念道：“‘女华陀’……‘女华陀’……”

邵真突然陷入沉思，口里依然喃喃念道：“‘女华陀’……我好像……哦，我想不想来！”

见他表情，琴姑娘问道：“你知道那人么？”

用力旋转了一下脑袋，邵真缓缓摇头道：“不知道。”

随又问道：“见她作啥？”

琴姑娘道：“家母说她能恢复你过去的记忆。”

大喜，邵真道：“那太好了！她人呢？”

琴姑娘说道：“家母说，她可能在洛阳。”

“洛阳？”

又是一怔，邵真轻声细语道：“洛阳，我仿佛对它很熟悉……但是……”

他用力甩了甩头，道：“我想得头痛了，我记不起来啦。”

盯视着他，琴姑娘安慰道：“别着急，待我为你治好双眼之后，再到洛阳找‘女华陀’恢复你的记忆，那时你一切都可以想起来了，不是么！”

“是的！”

一股浓浓的希望以及一股浓浓的喜悦填满邵真的心房，他在期待着，深切的期待着那天到来，噢，那将是多么令人高兴的日子啊！

他低着声，但却掩藏不住他的欢愉与兴奋，道：“那天的到来，我就是我了！”

白花花的雪片，像鹅毛，在空中飞舞着，乱飘着。

放眼大地一片无垠的银白，好漂亮好漂亮哦。

哦，已是隆冬了。

“光阴似箭啊！”

邵真如此叹息飞逝去的日子，好生的快，三个月的日子已成了昨日黄花。

邵真在雪中踌躇着。

他如此当然不是在欣赏雪景，事实上他的双眼还被一层白布包裹着，他只是午醒后感觉到万般无聊，到外头的庭院散散心罢了。

他嗅着冷冰冰的空气，这使他沉闷的心胸感到舒展，他静听雪片坠地的声响，这又使他觉得大地有生气。

他负着双手，踱着方步，看起来是那么一股子的洒脱味道。

可是，再仔细瞧瞧他依然滞留有些睡态的脸孔，却又是一片的肃穆、阴霾和沉闷。他在想着什么吗？

是的，他在想侯爱凤，“剑中宝”和“大憨侠”。

这些日子来，每当午夜梦醒，便要情不自禁勾起往日愁肠。

他料想侯爱凤是凶多吉少了，一旦落入“六魔煞”那般凶残之辈的手里，她不被凌辱而死吗？

每忆及此，邵真便怒发冲冠，悲愤填膺，痛不欲生。

他想起自己这条命是侯爱凤帮自己捡回来的，而自己却不能帮她挣脱魔掌，让她几番吃苦受难，终至落入歹人手里。

他无时无刻在痛恨自己的无能而自疚自己的疏忽。他总觉得要不是自己把她一个人撇在客栈里，她怎会被“六魔煞”那些鼠辈抓去！

他想起在茅屋的那段日子，有欢笑，有眼泪的日子，尤其一想起她那段甜蜜蜜的一吻，邵真真是心痛如绞，久久不能自己。

他也时常会想起他不曾看清他们的面孔，而却为他杀身殉命的“大憨侠”和“剑中宝”。

他和他俩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大憨侠”和“剑中宝”却对邵真推心置腹，以致于肝脑涂地，捐躯殒命，这债，何等的沉重啊！……

每每想到这里，邵真便要哀伤欲绝，痛不欲生！

正当邵真沦于愁绪万转，愁肠百结之时，身后传来了一声轻盈的娇喊：
“吴兄。”

轻哦一声，邵真转过了身子，道：“琴姑娘。”

“吴兄，你又在想什么了？我一连叫你好几次你都没听见哪！”

随着娇滴滴的声音传来，一名身裁窈窕，模样儿可人的姑娘走下了阶梯——正是小琴。

她的身后跟着一名年龄相仿的俏丫头，她提着药箱子。

拂去鼻尖雪花，邵真从容道：“我想，大概是我太用心听雪片坠地的声音了吧。”

仰起俏脸庞望望空中，小琴娇笑道：“雪片坠地的声音很轻微，你也喜欢听？”

耸了一下肩，邵真道：“我看不见，我只好用听的了，是不？”“可是……”

忍住笑，小琴道：“雪早就下不了呀。”

“噢……”

猛一愣，再细心听听果真雪停了，邵真不禁难为情，想不到自己搪塞之言不拆自穿，一时竟也接不上话来……

“这回你可赖不着了。”

小琴娇声笑着，显然她和邵真很熟络了，她睨着美眸，噘着小嘴道：“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莞尔一笑，邵真反问道：“你以为我在想什么呢？”

眨了眨眼帘，小琴娇笑道：“我猜哪，八成儿你又在想侯姐姐了，对不？”

脸色一黯，邵真道：“我想她是凶多吉少了。”

“吴兄，我已经和你说过很多次！”

小琴凝眸道：“家母曾为她相命，侯姐姐决不是凶死之辈，吉人自有天相哪，你何用耽心呢？”

摇了摇头，邵真苦涩的道：“相命术再准也不过是臆测之言，它究竟不是事实啊！”

跺一下脚，小琴似乎有些不高兴，她努着嘴儿道：“你怎么不相信家母的相命术呢？我跟你说过家母的相命术很准很准呢！”

不知道她是在有意在安慰他，还是当真坚持她娘的相命术。

邵真也不想去拂逆她，只是默默的垂下头，不发一言……似乎不忍看他那副模样，小琴走近他轻声道：“吴兄，侯姐姐被‘驱蛇魔煞’那么厉害的蛇咬着都没有死，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一定安然无恙的……”

一提起“驱蛇魔煞”，邵真禁不住浑身怒火中烧，他咬牙，他切齿，他紧握着双拳，怒不可遏的道：“‘六魔煞’，我会把他们的肉一块一块的撕下来！”

看到他那副神情，小琴轻声道：“吴兄，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六魔煞’迟早会偿命的。”

轻抚着环目的白布，邵真轻声叹息道：“只是这两只眼睛瞎苦了我，否则我早就……”

言下之意不胜悲切！

见他那副歉苦神情，小琴无限歉疚道：“吴兄，原谅我至今仍不能让你重见光明，我，我很抱歉！”

“不，琴姑娘，请你不要这样说，这样只有增加我心中的不安。”

邵真连忙道：“我给你添的麻烦太多了，而你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又是何其的多，你的自责只给我太多的不安，甚至于痛苦，要是我能够看见你的话，相信三个月前的你和今天的你一定消瘦了不少，我无法说出我心中对你的感激，我更不知如何的来报答你，真的，我……”

抬起头来打断他的话，小琴灼灼的逼视他道：“我们都不要再说这些好吗？”

邵真欲言又止，一声轻叹，俯首不语，他发现：他一直欠人家的债——人情债。

仰首望了一下穹苍，小琴扯紧了绣花衣领，柔声道：“外头有些冷，我们进去好么？我们必须换药了。”

说着，伸出纤纤玉手，带引邵真入房里去……

厢房里，邵真端坐着，小琴小心翼翼的为他解下眼上的白布，当白布被拿开之后，现出的是一层黑色药粉敷在邵真的双目上，婢女端上一碗清水，小琴用一块干净的白布沾湿了以后，然后轻轻擦拭邵真的两眼……

她显然是非常小心而且仔细，她全神贯注着一点也不敢分心，她显得很熟练但却很缓慢的轻擦那层薄薄的黑色药粉，每当她擦了两下，白布被沾黑以后，便把白布侵入碗里的清水，但只见那黑色药粉一浸入碗里的清水，立即化为乌有，显然那碗里的清水并不是单纯的白水而已。

小琴如此反复的擦拭着，但速度着实的缓慢，仿佛快了会弄痛邵真的眼睛。这工作看来一点也不繁重，而且简单极了，但它事实上是一项具有高度技巧与非常耐心的工作——那黑色药粉具有强烈的渗透作用，所以它虽敷在眼皮上，实则药力，深入眼睛内部里去，但如果不小心被弄散在面部上，也会渗入肌肤里去，那就造成了不对部位下药了，这不打紧，黑色药粉是主治眼疾，但一旦渗入其他肌肤里去的话，反使肌肤腐蚀糜烂，后果堪虞！

是以，小琴决不能大意，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在邵真那张俊美英挺的脸庞印上个疤，那才真糟！

当小琴擦净邵真的左眼时，几乎费了半个时辰，而她也累得香汗淋漓了。

丫鬟看得过意不去，张嘴道：“姑娘，让奴婢来为公子擦拭，你休息吧。”

掏出丝帕擦擦额上的汗，小琴摇头道：“不，还是我自个来。”

说着，继续她的工作……

将近一个时辰，小琴总算顺利的擦净那层粉末，她轻吁一口气道：“吴兄，好啦。”

俯下一直仰着的脸庞，邵真转动着颈项，轻笑道：“这次怎么比往日要久？天，我的脖子几乎要僵过去了哪。”

小琴和丫鬟不禁掩唇轻笑。

小琴喜形于色，道：“这是好现象，药粉不好擦表示药力深达眼睛内部里，这有助于吴兄早日恢复光明。”

心头一喜，邵真兴奋道：“我真希望现在我能睁开眼睛，以便能一睹佳人真面目。”

芳心一阵羞喜，小琴忸怩道：“瞧你也跟我嚼舌起来了。”

说着，蹲下娇躯，小琴接过丫鬟的另一块药布，细心的在邵真的眼帘上一阵轻拭之后，嘴里问道：“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挺了挺腰杆子，邵真说道：“怪怪的。”

蹙起了蛾眉，小琴神情倏地凝重起来。

她问道：“怎么怪法？”

轩了轩两眉，邵真沉声道：“我说不出来……嗯，不太舒服哩。”

第二十五章

芳心猛地一跳，小琴大为紧张起来了，她急急道：“会痛么？”

蹙起了额角，邵真道：“不像是痛，倒像是酸涩的感觉。”大为疑惑，小琴隐入了一片沉思，她口里喃喃的自语道：“奇怪……我弄错了么？我是依照娘开的药方配的呀……”

突然，邵真双手捂眼睛，痛声叫了起来：“哎唷！痛死我了！”

小琴花容失色的扶着他的肩胛，紧张问道：“吴兄，你忍受得了吗？”

说着，转首朝身旁也吓得脸色发白的丫头急促道：“快拿止痛药来！快！”

丫鬟慌忙翻药箱子去了……

邵真显然痛苦非常，他哼叫着，竟然捂着双眼在地上打滚！

他只觉得两眼像火在烧，针在刺，痛得他浑身打颤，冷汗直冒，不一会，他整个脸，倏忽地苍白起来！

小琴急得眼泪直流，她惊慌得手足无措，显然邵真的疼痛并非在她的意料中，她几乎是哭着道：

“吴兄你忍忍……”

这时丫鬟急忙的送上一瓶药水来，小琴用嘴咬开塞子，便要把药水洒在邵真的眼上，可是邵真打滚得很厉害，她洒出的药水不但不能洒在邵真的眼上，反而把邵真的棉袄弄湿了一大片！

丫鬟见状，上前去抓住邵真的两臂，企图不让邵真滚转。

但邵真似乎疼痛得失去了理智，他一味的打滚翻转，力大无穷，纤弱的丫鬟怎能制服，此刻看来像疯兽的邵真，一不小心，她反被邵真摔了出去，摔跌两尺之外！

那名丫鬟不知道是不懂武功，抑或是摔跌的劲道太大，只见她樱桃小嘴一张，嚤吟一声，倒在地下昏厥不起！

小琴见状叫了一声，跑前去想扶她起来，但邵真的大嚷大叫却使她两头无法兼顾，站在那儿，眼泪直流，恨不得此身能一分为二！

就在她十分为难不知所措当中，幸好来了四五名家丁，他们显然是听到邵真的叫喊声才来看个究竟的。

于是乎，两名家丁看顾昏迷的丫鬟，另外三名身强力壮的家丁七手八脚，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方把邵真滚翻的身子按捺住，让小琴能顺利的为邵真擦上止痛药水。

那止痛药水显然非常灵验，不过一下子，邵真便感不痛了，自然，他的喊叫也停止了。

而此刻那名丫鬟也悠悠醒过来，看来她没有什么碍事，只是受了些惊吓，两名家丁扶着她下去休息了。另外三名家丁小心的把邵真抬放在床上躺着，见已没事，也皆退下去。邵真静静的躺着，他看来是好受多了，只是仍有些微的喘息。

小琴泪痕未干，余悸犹存，一颗芳心仍怦怦的跳着，她搬了张椅子坐在邵真身旁，两眸眼也不眨的注视着邵真，生怕他又有什么变化，她蠕了蠕嘴，怯怯的叫了一声：“吴兄。”

“唔。”

邵真轻应了一声。

掏出丝帕轻拭着他的额角、脸颊，小琴关注道：“还痛不？”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邵真道：“一点儿也不痛了。”

美目眨了眨，倏然，泪水又簌簌的落了下来，小琴哽着声说道：“我，我感到抱歉……”

邵真连忙张口道：“琴姑娘，请你不要这样，你瞧，我不是不痛了吗？”

泪水成串的滴了下来，小琴泪汪汪道：“三个月了，这么长久的日子，我非但不能让你重见光明，今天反使你吃了这么大的苦。”

邵真支起上半身，想坐起来，但小琴按住他的肩胛，示意他躺回去，邵真只得依旧躺在床上。

他道：“琴姑娘，在下请求你不要再说这种话好么？你该知道你这样做，将给我太多的不安。”

轻轻一顿，语锋一转，邵真接道：“方才，我的失态，还请琴姑娘你不要见笑哪。”

“才不会的。”收束泪滴，小琴紧蹙蛾眉，接道：“奇怪，我完全依照家母告诉我的方法调理配药，怎会使你的眼睛疼痛呢？”

深思了一会，接着问道：“方才是怎么个痛法？”

面上露出余悸，邵真道：“起先是感觉怪怪的，慢慢的有酸痒的感觉，后来就疼痛起来，直至最后痛得我实在受不了，两颗眼珠子像针扎刺，如火在灼烧，现在想起来，我还有点怕哩。”

静静的听完，小琴凝思了半晌，又道：“那现在的感觉呢？”

皱皱眉角，耸动了一下眼皮，邵真说道：“现在有一股冰凉的感觉，但很舒适。”

面露惊喜，小琴连忙道：“你快睁开眼来看看，说不定就好了哪！”

邵真闻言，一骨碌的坐了起来，心中的狂喜自是不可言，他努力想睁开眼睛，但却硬是掀不开眼帘，大急道：“琴姑娘，我睁不开眼。”

“噢，我真傻！”

恍然大悟的叫了一声，小琴赶忙起身奔向药箱子，一阵翻倒，又拿了一瓶药水，急急跑前来道：“吴兄，我忘了你的眼皮涂着一种儿有强烈粘性的药膏，那是防止你在换药期间无意睁开来，而招致不干净的东西飞入眼里的……”

边说着，她要邵真重新躺回床上，然后和原先一样，拿了条净洁的白布，沾了沾瓶中的药水，便在邵真的眼帘睫毛的地方，轻轻的擦拭着……

这回可不像原先那么费时了，只不过片刻工夫，小琴便道：“吴兄，你现在试试看。”

邵真依言试着启动眼帘，他无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是如何的兴奋和如何紧张，他只不过轻轻一张，眼帘被掀开了一条小小的缝儿！

但，就这么一张而已，他突然又猛地闭上眼帘，一脸满是激动！激动！

被他这种怪样儿弄得芳心猛一跳，以为又有什么错，小琴紧张道：“怎么？”

显然是在竭力的抑制着如澎湃的激动情绪，邵真仿佛费着很大的劲，他颤着唇角，他抖着声音道：“琴姑娘，我看到了，看到了光……噢！那强烈的光使我害怕……”

“真的？”

娇呼一声，小琴激动的道：“你快睁开眼来，哦，不！慢慢的！慢慢的！”

缓缓的透了一口气，然后缓缓的启动眼睑，邵真只觉得一股强烈的光线

像箭似的直刺了进来，刺得他好生疼痛，但也刺得他好生高兴，他停顿了一会，直到那光线使他不再觉得那么刺痛，然后再缓缓的，慢慢的继续启动眼帘……

他是不敢一下子便完全睁开眼睛，他是受不了那一大把骤来的光线的，他分着好几次，每当他睁开到觉得刺痛的时候，便停住不再继续下去，然后，一直到能适应的程度之后，再慢慢的，缓缓的睁开眼睛……

如此反复着好几次，他终于完全睁开了眼睛！

起先，他只觉得映上的景物是一片模样，但渐渐的，那映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显！他终于看清楚了，那张脸庞——美俏而姣好的瓜子脸儿，如远山含笑的两道蛾眉底下，两颗水汪汪的眸子一眨也不眨的，如粉的腮颊未干的泪痕，娇红的樱桃小嘴微张着——它组合构成一幅美好的图案，太美了！而这美的图案此刻正洋溢着十分的欢愉意味。

闭下了眼，邵真此刻需要有很多的时间来证实这是真的，而不是梦，当他再次睁开眼时，那张美的图案已划起一痕幅度很大的微笑，而那两颗水汪汪的眸子也变成了泪汪汪，哦，那是喜极而泣，他知道，知道。

轻啜一声，小琴唇角的微笑一直在增大，而泪珠儿也像断线珍珠的制止不住了，她颤声道：“吴兄，我，我太高兴了，你终于重见光明……”

浓厚的兴奋里渗入了无比的激动，邵真艰涩的扯动喉结，但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可是他此刻想说的话，全写在他的脸上——那是感激，感激！无尽的感激！

突然！他一下跃下床沿，咚的一声，朝着小琴便跪拜下去！

似是料不到有此一着，一愣之后，小琴忙挣着力把他扶起来，口中急道：“吴兄，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折杀奴家吗？”

邵真的身子硬被拉了起来，他激动的道：“琴姑娘，你让我重见光明，脱离黑暗的痛苦，使得我黯淡坎坷的前途露出了无限光明与希望，此恩此德，恩同再造，难道我的一拜你也不接受吗？”

小琴挥衣袖轻轻擦去泪珠儿，脸上的欢着笑一直没有消失，她娇声道：“吴兄，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能了解，深深的。只是，把你那份感激置于心底，而我亦于心底真诚接受你心底的感激，不表于形式，你不觉得这样好吗？”

被说得一阵哑口无言，邵真的心，轻轻颤动着，满腔的感激又增添一份淡淡的敬慕与爱慕。

他感动莫名的道：“琴姑娘……”

但不过一开口，小琴便抢着道：“得了，我们何必站在这里嚼牙咬舌的呢？你既然可以看见东西了，何不到外头去欣赏雪景呢？你一定会喜欢的。”

说着，拉起邵真的手便往外走……当然，小琴如此用意自是可以说为邵真感到高兴，希望他到外头瞧瞧，重新拾回他失去已久的光明，但也可以说不让邵真再说些感恩言谢的话语。她是不是令人感到很直爽？

邵真步到外面，心头的喜悦，自是勿庸赘述，他认真的欣赏着一景一物，一树一石。

他几乎是四个月这么长久的时间没有这么高兴过了，他有着恍如隔世之感，他现在才深切的体会出大地是如此的美，他掬起一把雪，紧紧的握在手掌里，他拥有一股真实感……

像小鸟依人般的在他身畔，小琴一一的，一点也不烦厌的为他介绍院里

的红亭，假山，结冻的水池，屹立的松柏，然后又带着他穿过回廊，帮他介绍大厅，正堂，厢房，药铺，乃至厨房。

这当中，每遇到家丁或丫鬟之时，她便以万分愉悦的口吻告知他（她）们邵真重见光明的消息，很快的，整个金安药铺都洋溢着欢欣的气氛……

三日后，金安药铺的门口忽地热闹起来。

但只见门前阶下备着两头背挂金鞍，雄伟剽悍的骏马，马鞍上各坐着一男一女。

男的身材颀长而健壮，头扎逍遥白巾，身穿淡蓝绣龙夹袄，下着丝裤、丝鞋，面貌英挺俊帅，正是“鬼见愁”邵真。

女的自然是“玉大夫”之女小琴了，她一身装扮着实惹人着迷，如云的秀发扎着银光闪闪的金钗，头罩浅绿色风帽，帽正中镶嵌一枚拇指大的琉璃，流光闪烁，甚是美观，娇小而美妙的身躯被一袭紫色轻装裹着，另外上半身加穿上对钮，领上有白色绒毛的双层淡红丝袄。

脚下一双勾鞋也三五的分布着琉璃玻珠，细碎珠光，惑人眼眩，再且肩上披罩着一件与风帽同色的大披风，披风上绣刺着一对金色凤凰，栩栩如生，随风扑展，跃然欲飞，几可乱真。

他俩这身装扮，论气质，是可称人中之龙，人中之凤也，论气派，更可论万富千金，大家手法也，不像一般莽莽之江湖行走人。

金安药铺的所有男女老少都送行了。

小琴跨上马鞍之后，俯首朝着一名老家丁叮咛道：“老吴，我陪吴少侠去洛阳这段期间，家中大小琐事一切由您老照料，家母如先回家，就把这事禀告她，事情办好我便回来。”

老吴恭谨的道：“姑娘你此去须加谨戒慎惕，江湖上人心险恶，风诡波谲，防人之心不可无。快去快回，免得家中大小悬念。”

轻拂鬓发，小琴微笑道：“我记着就是。”

邵真也蹬上了马鞍，向从人一一拜别……

于是，两人便在众人的挥手之下，渐渐隐于道路尽头……

他俩此行当然是要去洛阳寻找“女华陀”恢复邵真从前的记忆。

不过，他们的第一站还是先到三水镇找“六魔煞”算总帐，当然，主要的是要救侯爱凤。

小琴对附近地理自是较熟悉，为了节省时间，所以他们舍弃大道不走，改走小路抄捷径，幸好这两天都没下雪，雪积得不很深，路虽小，却也不怎么难走，不过一个时辰多一点，便快到三水镇了。

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甚是欢愉。

尤其小琴像是只百灵鸟似的，银铃之声不绝于耳。

而邵真自从重见光明之后，他阴霾愁闷的心胸开朗了不少，是以他也怡然自得，话语频频，颇为畅爽。

话语间，邵真突然转变话题，他说：“琴姑娘，我有一件事情感到很疑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教你？”

眨眨眼，小琴微嗔道：“瞧你，恁生疏的，咱相处这么久了，有什么话不能直说的？”

微感难为情，邵真笑了一下，讪讪道：“其实这也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奇怪，令堂说她能让我恢复从前的记忆，为什么又要我们去洛阳找‘女华陀’呢？”

“吴兄，你问得好。”小琴轻蹙眉心，娇声道：“老实说，我对这问题早就觉得奇怪了。事实上，她老人家为什么要把医您眼疾的工作交给我，而迳自不告而别去采药？我都感到百思不解！”

“哦——”

长长的哦了一声，邵真见无头绪，遂又岔开话锋道：“我很遗憾，受了令堂这么大恩惠，而不能瞻仰她老人家慈颜，太遗憾了……”

“这还不容易么？”

小琴睨着眼眸，轻笑道：“家母采药一般是两三个月便回来，最长也不过半年，她老人家已去了三个月啦，相信也快回来了；总算再三个月才回来，那时我们把事情办完回来，便可以看到她老人家了，你说是吗？”轻轻一顿，小琴凝眸睇着他接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吴兄愿意再次光临寒舍的话。”

又是一顿，然后缓缓的道：“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了！”

邵真答道：“令堂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向她老人家面申谢意，于心何安？只要这回‘女华陀’治好我从前的记忆力，我自当陪同姑娘拜登府上，在令堂足前叩谢！”

欣欣的瞟了他一眼，小琴道：“吴兄，此话当真？”“这当然是真的了。”

显得没好气似的，邵真笑道：“这又不说笑，怎会是假？”

532

脉脉含情的，小琴凝睇着他道：“我只怕你骗我罢了。”

一接她眸光，心中不由自主的怦然一跳，邵真连忙扭过头去，故作爽朗道：“看你，居然如此不信任人。”

掩唇轻笑，小琴捉狭道：“没听老管家说么？防人之心不可无哪！”

一阵好笑，邵真道：“瞧，说哪去了？”

语毕，两人同声轻笑。

笑声中，他们已走完小路，接上大道了，三水镇已历历在目！

轻勒马缰，邵真眯了一眼道：“眼前的就是三水镇么？”

“是的。”

小琴也勒缰止马，转首道：“吴兄，我们如何找‘六魔煞’？”

微一沉思，邵真道：“我和‘六魔煞’是在一家酒楼干上的，自是去那酒楼探个究竟。”

小琴道：“那太好了，此镇只一家酒楼而已，不用我们太费周章，走吧！”于是两人驱马入镇。

他俩缓缓的在街道上走着。由于他俩的一身装扮金光耀眼，不同凡俗，而且是郎才女貌的外来客，尤其是小琴的天姿丽容，引起了路人的注目，乃至驻足观看。一些顽童甚至随尾跟行，指指点点，显然他们为这小镇带来了一点骚动，嗯，可能的话，或许也会带来一场杀劫流血也说不定呢！

拐了个街角，一张金字招牌——“万人酒楼”四字赫然入目！

邵真不期然的停骑观望，也发现这家酒楼焕然一新，而且由单楼变成了双楼，他转首向小琴道：“记得三个月以前，我和‘六魔煞’干开的时候，我被逼得往上窜，我一冲便冲上了屋顶，虽然我当时看不见这酒楼，但我敢肯定它那时是只有单层的，否则我不会那么容易便冲上了屋顶。可是，现在它却变成了两层楼哪。”

小琴一面打量着酒楼，一面回道：“依我看，可能是当时被你搅得太坏

了，而再翻新重盖的。”

眉宇间泛起一股阴霾，眼眸闪阖间隐隐透出一撮杀气，邵真冷笑一声道：“希望它不致于再翻修到三层楼去。”

说毕，策马前去。

小琴也扯缰随上。

他们不过刚到酒楼门前，已有一名头戴皮帽胖嘟嘟的伙计哈腰迎上，眉开眼笑的道：“公子爷，姑娘，请里面坐。”

一面说着，一面向内高声发话道：“来人哪！贵客到！”

话声刚落，店里响起一声洪喏，急忙跑出了两位伙计，分别为邵真和小琴拉缰扯马。

显然那正在滴滴达达敲着算盘的掌柜，也被邵真和小琴的气派所慑住，只见他扶着老花眼镜，老远的就像个驼子似的，哈着腰，佝偻迎來。

两人下马，也不搭话，迳自走向里头。

掌柜老头儿亲自在前迎接，又摆手，又打揖，满脸堆笑，露出满嘴金光闪闪得令人目眩的假牙，极尽谄媚之能事，口中不断道：“公子爷，姑奶奶，请楼上高座，请楼上高座。”但邵真却偏偏在楼下的一角检了个位置坐下，掌柜的连忙恭腰打揖道：“客官爷，这儿嘈杂，楼上清雅舒适，请两位楼上高座。”一抬眼，邵真道：“怎么，这儿不能坐么？”

“不，不，小的不是这个意思。”

掌柜老头连忙谄笑道：“小的是说，在楼上好侍侯公子您。”

一摆手，邵真不耐的道：“我就喜欢这儿！”

微一愣，掌柜的似想再说什么，但也只是唯唯喏喏，拱手而退。

拿下风帽，顺便也解下肩上的剑，一并搁在桌上，小琴美眸环转，略略打量了一下四周……

但只是此刻非进膳之时，食客不多，寥若晨星，不到三成，尽皆是屠夫小贩之流，是以人虽少，但此起彼落的猜拳酒令声，以及充盈于耳的嬉言笑语，汇成一股哄哄杂声。

尤其是他们见到一对穿着耀眼，气派非凡的外来客，更是哄然，而小琴的貌美更让那些走卒之辈一阵骚然……

双眉微锁，小琴道：“掌柜的说上头雅静，何不上楼？”

微微一笑，邵真故作神秘的道：“琴姑娘，你姑且莫问，瞧我演场戏给你看看。”

落话间，一名伙计哈着腰，满脸谄笑的送上两条香喷喷的热毛巾以及两杯热喷喷的香茗，殷勤的道：“公子爷，姑娘，您暖暖热。”

摆好毛巾，放好茶，伙计恭敬非常的问题道：“请问二位吃些什么？”

“唔——”长长的唔了一声，邵真仰首望着墙壁贴着的菜单，凝视良久，显然在考虑点些什么菜。

那名伙计在旁，垂手恭立，一动也不动……半晌，邵真终于开口：“两碗羊肉面。”

“羊肉面？”

状似大吃一惊，伙计以为是听错了，他问道：“客官爷，您吃羊肉面？”

似乎，那名伙计想不到邵真这身穿着竟会叫羊肉面，他不相信的眨眨眼，道：“您吃羊肉面吗？”

“嗯！”

嗯了一声，邵真点了一下头。兀自睁着眼，满脸疑惑的呆立当地，伙计竟似愣了过去……微一皱眉，邵真哼声道：“怎么？没有羊肉面？”“哦！有！有！”

如梦初醒，伙计翻着眼连道有，然后他转身退下去，口中大喊道：“羊肉面两碗！”

邵真接着道：“小的！”又是一愣，那名伙计转过身子，上下打量着邵真，然后又转身高叫道：“小的！”

伙计这一嚷，立即引起四座的讥笑，显然，邵真的羊肉面很不符合他的“身份”。

连连眨眼，小琴呐呐道：“吴兄。”

不等她说完，邵真笑着道：“琴姑娘，你不喜欢吃羊肉面？”

摇了一下螭首，小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摇手制止她说下去，邵真笑道：“琴姑娘，你静观下去就是了。”

小琴只好缄口不言，心中好生纳闷。

不一会，伙计端上两碗热气四溢的羊肉面。

这回，他脸上没那副笑容了，继之而起的是一脸鄙夷与轻慢，他毫不客气的，咚的一声，把面放在桌上，掉头便走！

这前恭后倨的奚落，使得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小琴心中好不是味道，但只见她气得粉脸煞白，似想发作……

邵真只是含笑自若，慢条斯理的端起两碗羊肉面，然后一放！

但闻一声“锵琅”，那两碗香喷喷的羊肉面已告报销，流溢于地。

顿时，惊动了整个酒楼！

那名伙计不过走了一半路，连忙气急败坏的转回来急急道：“怎么一回事？”

他连“客官爷”的称呼都省掉了。

“太烫了。”懒洋洋的，邵真哼了一句。

伙计显然不能了解他的意思，指着地下的残汁碎片，愣头愣脑的道：“怎么搅成这样子？”挑了一下眉梢，邵真道：“你别管，再端两碗来就是了！”虽仍莫名其妙，也只得瞪了一眼，伙计悻悻的离去。

第二十六章

另外来了一名在收拾地下的汤汁碗片，脸上是副不高兴的表情。

“吴兄，你肚子里卖啥药？”

搓着手，呵了一口气，邵真微笑道：“琴姑娘，你等着瞧就是。”

“不嘛？”

撅起了红“嘟嘟”的小嘴，小琴娇嗔道：“人家现在就想知道，你别卖关子嘛！”

邵真本想不说，但禁不住小琴的半撒娇半催促，只得道：“琴姑娘，你知不知道我和‘六魔煞’如何结下梁子的吗？”

轻颌螭首，小琴道：“知道，你曾告诉过我，你说是因为杀了他们的朋友，对不？”

邵真接着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杀他们的朋友吗？”摇了下螭首，小琴道：“这你就没告诉我了。”“好，我告诉你。”

邵真沉声道：“四个月前，我和爱凤为找寻杀她爷爷的仇人，而致来到这家酒楼，当时我和爱凤的穿着扮相虽不致于穷到叫化的地步，但也差不了多少，尤其和现在我们的衣衫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而当时我俩虽衣衫褴褛，但却叫了上好的酒席大吃大喝，不想引出了那牛鬼蛇神——风天霸、‘玉魔子’以及‘阴阳使者’的寻衅……”听得入神，小琴问道：“那为的什么呢？”

“你道是啥？”

笑了一声，邵真道：“他们笑我们土包子，不自量力的大吃大喝。”

“竟有这等事？”

美眸圆睁，小琴惊异道：“又不花他们的银子，关他们啥事呢？”

“这就是所谓的地头蛇作风了！”

邵真嘿笑道：“他们看我们土，吃定了我俩，先以秽言污语调戏爱凤，那时爱凤刚遭丧祖之痛，而我也备受创伤，彼此的心绪恶劣到没地方发泄……”

轻笑一声，小琴接着道：“所以你俩便下重手，痛宰了他们？”

“谁叫他们没长眼睛？”

冷哼一声，邵真道：“事实上，这等鱼肉良民的地头蛇是该杀，饶他不得，免得在地方上做恶为害！”

话落，伙计已重新端上两碗滚烫的羊肉面，往桌上一摆，掉头便走……

粉脸沉凝，小琴嗤道：“这伙计真气人！”

“知道为什么吗？”

邵真含笑道：“方才他们对我们是一副卑躬屈膝、摇头摆尾相向的狗！”

微睁眼眸，小琴不明白的道：“我正想不清楚，他们怎的前后两种面孔？”

邵真道：“这难怪，等你以后涉世更深，江湖上的事阅历多了，便晓得这便是人世间最丑恶的东西——势利现实！”

“势利？现实？”蹙起眉心，小琴轻轻念着。

“我和爱凤穿粗衣旧布坐上席，人家讥笑，你我金装却下座吃羊肉面，你看不出人家也在讥笑我们么？”

邵真边说着，边两手缓缓端起羊肉面，一手一碗，继续说道：“世俗人的眼光通常只看外表的，方才咱一到，连掌柜的都亲自出来迎接，以为是财

神爷降临了；但我们不愿到楼上去吃大菜，却在此啃羊肉面，连伙计都摆起架子来了。另外，旁边那些食客刚见到我们，投射过来的眼光是羡慕的；但及至我们吃羊肉面，发出的笑声却是讥嘲的。这前后不同的转变便是势利、现实。”

“哦……”

似有所悟的轻哦一声，小琴眨眨美目，正想发话，邵真忽地双手一放，但闻一声“乒乓”碎响，如同方才一样，那两碗面已报销矣！

这回可真惊动了整个酒楼，楼下之食客纷纷投来惊讶的眼光，即连楼上也有人探出头来看究竟。

而店中伙计更气急败坏的拥了上来，他们到邵真跟前，一个店伙计显然是发作了，他双手插腰，气势汹汹的道：“喂！你俩是想来找碴砸招牌的吗？”

缓缓的从怀里掏出了一锭雪花花的银子，然后砰的一声，用力放在桌上，邵真懒懒的道：“羊肉太老了，换过！”

眼睛猛地一亮，满脸的怒气立即换为谄笑，伙计抓起那锭银子在手中称了称，顿见他财迷心窍的嘻笑两声，又使出了他的“弹簧腰”，点头如捣蒜，口中连道：“谢公子爷赏赐，小的马上为您换过，马上为您换过！”

说着一面吩咐另外的伙计打扫地下的汤汁，一面退下去……美眸圆睁着，小琴望着伙计兴高采烈的模样，讶异的道了一声：“他……”

“琴姑娘，你生活在美好的环境里，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人情冷暖，以及对于‘人性’不能够有深透的了解……”

邵真微笑着道：“像这名伙计仁兄，只要给他银子，叫他一声龟儿子，恐怕他也唯唯喏喏！”

睁动着眼帘，小琴问道：“照你这么说，人都不是好东西哟？”

笑将过来，邵真道：“这太偏激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凡事有正亦必有反，我们人亦有善有恶。但能择善坚执，晓明大义，不屈于威武的人不多，一旦有了利益或是关系到自己危亡的时候，那些平时看来是好人的人，很可能便放弃他的立场，而去找寻他的利益去了。”

轻轻一顿，接道：“当然，能择善坚执，行仁行义的人也有，这种人便是仁者贤人，甚至于圣人；但这种人不多。”

小琴凝神的聆听着，她显然对邵真的一番话感到兴趣和讶异，她道：“怪不得老管家在我临走时，一直叮咛我‘防人之心不可无’，起先我还嫌他噜嗦，现在听了吴兄这番话，才使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微一停，含笑娇道：“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哪！还望吴兄今后不吝指教。”

被恭维得不好意思，邵真笑道：“你别挖苦人……”

正说着，那名伙计又端上两碗香喷喷，热溢溢的羊肉面。

这回他可不像上两次那般往桌上一摆转头便走了，只见他老远便哈腰点头，满脸堆笑的招呼着：“客官爷，羊肉面给您公子送来啦！”

小心翼翼的，轻轻的把面放在两人面前，然后垂手恭立，谄笑着问道：“嘿，公子爷，姑娘，您们还有什么地方要小的效劳的？”

扬扬手，邵真道：“你听着我的招呼便是了。”

“是，是。”

一连点了四五个头，伙计唯唯着道：“只要客官爷您随时吩咐，小的随时侍候……”

恶心的瞪了他一眼，小琴不耐的道：“好啦！好啦，你快下去吧！”

碰了个钉子，伙计讨个没趣，讪讪的退下去……

望了一下羊肉面，小琴好笑道：“是不是又要摔了？”

邵真也感到好笑，他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摇了摇头，小琴道：“我正想问你哪。”

轻颌了一下头，邵真道，“这里既是‘六魔煞’的地盘，我们只要在这里兴风作浪，一定能引出他们的喽罗爪牙，这样便能找到‘六魔煞’了。”

轩了一下柳叶眉，小琴颇不以为然的道：“‘六魔煞’既是盘据在这里的地头蛇，我们只消问问伙计，便可以得到一个消息，又何必转了这么大的弯呢？”

微笑了一下，邵真道：“大凡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尤其像‘六魔煞’那般人都是阴险狡诈，虚虚实实，欺欺诈诈，狡滑至极；尤其爱凤在他们手里生死不明，如果我们贸然找他们，不免会有投鼠忌器，他们要铤而走险，琴姑娘，你以为是吗？”

轻哦一声，小琴称赞道：“吴兄，你真精明，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是个老江湖。”

邵真打趣道：“幸好你没说我是个老狐狸。”

“瞧你！”

小琴佯嗔，接着眨眼问道：“如果引出了他们的人，又要怎么办呢？”

沉凝了一会，邵真答道：“这很难说，这必需要看是怎样的一个场面，事情的发展如何才能决定。”

一停之后，又补充道：“但有一个原则可循，兵不厌诈。”“兵不厌诈？”

凝眉皱鼻，小琴显然还不太懂他的意思，她道：“怎么个诈法呢？”

搓了搓手，邵真道：“你如果想尽快的知道，我便必须尽快的再把这两碗面摔出去。”

说着，缓缓的端起桌上的面条……

小琴连忙道：“如果再摔下去，还是没动静呢？”

“不会的。”

邵真微笑道：“第一次，他们以为是偶然发生的；第二次，便觉得不对头了，这次势必引起这座酒楼的骚动，只怕他们的人在这里，如有，何怕他们不出来？琴姑娘你何不拭目以待。”

说毕，两手一放，乒乓！一声大响！

果然，邵真的第三度摔碗，已使人意识到他是故意的了。

只见一片哗然骚动，楼下所有食客俱皆投目于他……

这当中，楼梯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还不见人下来，已听到了一阵粗暴的声音：“他娘的！怎么搞的？”

邵真神色自若，朝小琴微笑道：“瞧，不是来了吗？”

话声中，楼梯口已出现了四五条人影……

只见来人俱皆粗壮大汉，前后五人，他们劈里啪啦的下了楼，为首的一个壮汉当中一站，双手叉腰，猛地扯开喉咙大叫道：“伙计，怎么搞得丁零当郎的？扰了爷们喝酒的雅兴！”显然那些汉子并不知道是邵真摔碗，不过那发话的壮汉刚说完话，已发现到角落的邵真和小琴，他们显然感到很惊异……

大汉们正上下打量着邵真和小琴，掌柜的栖栖惶惶赶到他们面前，面如

土色的道：“柏，柏爷，是，是那位客官，不小心把碗摔在地下，小，小的在此代为向柏爷您致歉……请柏爷息怒。”

掌柜老头一面说话一面打颤，显然那些大汉使他感到骇惧……

“哦——？”长长的哦了一声，那叫柏爷的汉子便快步走向邵真……

邵真神色安然的端坐着，他也在打量着他们：只见那叫柏爷的汉子身材着实高大，一看上去就令人有孔武有力的感觉。

他头上戴着一顶貂皮帽子，但身上穿着的仅是单薄的黑色紧身装，仿佛在显露他强装的身体不怕寒冷，粗眉、粗鼻、大眼、大嘴，一派的粗线条。

其外尾随他身后的四名汉子，看来并不怎么起眼，只是个个脸上挂着地头蛇的狂傲，狐假虎威的摇着三角肩，踏着八字步，一派喽罗像，令人恶心至极！

这时，其他的食客相继离席而去，站在远远的一旁，似想看“擂台好戏”……

“这位小哥请了。”人虽长得粗，话声可细了，柏爷到了邵真面前，当胸横抱了一拳，发话道。

微一抬眼，邵真也回抱一拳，但仍坐着不起立，他深深的道：“这位仁兄有何指教？”

见他爱理不理模样，心中甚是恼火，当下嘿笑了两声，柏爷双手环抱胸前，左手轻扯着颌下的短须，睨着眼道：“两位是外地来的吗？”

龇了一下牙，邵真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声，大刺刺的点了一下头：“唔！”

“他娘的，这家伙还真神气得要死！”

柏爷身后一名汉子显然是看不惯，蓦地张口叱呵，便想欺身上前……

横臂挡住了那名汉子，柏爷深深吐了一口气，嘿笑道：“两位好气派，在下柏毓彪，人称柏爷，两位可愿道个名儿来充耳？”

撩眸瞥了他一眼，邵真懒懒的道：“我是你爹！”

不知是邵真咬字不清，还是柏毓彪耳根不净，竟把“你爹”听成了“李辉”，只见他神情一震，张口说道：“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青衫’李大侠？”

微一怔之后，邵真顺嘴胡诌道：“原来阁下认识我么？”连忙把横在胸前的手臂放下，柏毓彪收收他狂傲之态，恭谨的抱拳过顶，陪笑道：“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是李大侠您驾到，冒犯之处，请不要见怪。”

说着，转身向身后那几名汉子喝道：“还不快来见过李大侠！”

但见那些喽罗一阵洪喏，纷纷向邵真“李大爷”长，“李大爷”短……而邵真却只微微一点头，架子十足，看得小琴心中直笑。

柏毓彪满脸堆笑，奉承道：“在下常听老大他们提起李爷，今天能亲睹李爷之庐山真面目，真是三生有幸！”

轻轻一顿，低声问道：“李爷怎不到楼上坐去？小的为您设宴洗尘……”

邵真含笑道：“我之所以在这儿坐，为的是等待你们老大前来，你们老大告诉我，只要坐在这儿摔碗碟，自会有人来接我，难道你不知道么？”“哦——？”

翻着两眼，柏毓彪哦了一声笑道：“原来是这等暗号来联络，但老大一直没告诉我们呢，可能是忘了吧。”

说着，转身拍了一掌，叫道：“喂，伙计！楼上摆个全席！”

语毕，恭敬的一摆手，说道：“李爷，请！”

轻颌了一下头，邵真着实不客气的摇摆着身子，当先步上楼上去。

小琴跟在后头差点忍俊不禁的要喷笑出来……

但见楼上布置确实不同，富丽堂皇，优雅舒适，且每个桌席前后两副画有山水名画的的屏风环住，是以席上的谈话声不易听见，甚为宁谧。

落座之后，柏毓彪不知是被“李辉”的名头罩住，奉承不及，而致急略了小琴，这时才向小琴拱手问道：“请问姑娘怎么称呼？”

小琴正不知怎么作答，幸好邵真在旁及时解围，他瞥见她披风上的一对孔雀，灵光一闪，便道：“人称‘孔雀仙子’便是！”话落，唯恐柏毓彪不曾听过这名号而起疑，接着又道：“她是半月前才崛起江湖的，还请柏爷今后能多指教！”柏毓彪连忙道：“不，不！怎敢当，怎敢当！”

邵真看在眼里，心中不禁忖道——嘿，不想“你爹”成了“李辉”，算你瞎了狗眼。

只是不知这些狗爪子是否便是“六魔煞”的同路人，我不妨慢慢套他……

心念转定，正想发话，柏毓彪却已先开口：“李爷，您风尘仆仆的赶来，想来是和我们老大错过了头了？”

故装惊讶，邵真道：“怎么，你们老大不在么？”

柏毓彪点头道：“一个月前，李爷您差人送信来，通知我们老大到洛阳去‘摆场’，但我们老大那时有些要事没办妥，直到十天前才起程赴洛阳的，老大他们说要走水路，所以才会错了头。”

“那真糟！”

拍一下手，邵真跺脚道：“我就是因为等不及才亲自赶来的，想不到……唉，这真是……”

说着又跌足一顿，看得小琴连忙翻过头去，深怕忍不住要喷笑出来！

此时，伙计已陆续的上了菜，摆了酒，柏毓彪恭敬的为邵真和小琴斟上酒。双手举杯道：“小的敬李爷一杯。”

邵真大刺刺的端起杯子一仰而尽，那些喽罗们也争先向邵真敬酒，以示巴结，以示媚好……

吃了块蹄膀，邵真心中暗忖着——看他们那般孝顺恭敬，显然李辉名头很大哪，他说“老大他们”，显然老大不止一个，八成是“六魔煞”没错……

思忖间，柏毓彪又道：“老大他们不是有回书说要慢些日子去吗？”邵真道：“我知道，我就是因为等不及，才急忙赶来的，谁想到他们会走水路，我蛮以为会在路上碰头的，真是不巧得很……”

说着，又是一阵唉叹……

邵真没敢断定他们便是“六魔煞”的手下。

但他必需明确的知道，有意套他出来，当下眨了眨眸子，迟疑道：“咦……怎不见什么……“使者”呢？”

邵真不敢一下子说出“阴阳使者”来，深怕不对头而露出了马脚，故意以鼻音模糊的说了使者二字。

“噢，李爷你是说‘阴阳使者’姚兄他吗？”柏毓彪翻了下眼道。

邵真连忙点着道：“对，对，就是他。”

“原来李爷也和姚足认识？”柏毓彪微感讶异，旋即黯神伤道：“可是，他死了！”

“死了？”

佯吃一惊，邵真道：“如何死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晓得呢？”

“详细情形小的也不太清楚，我刚巧外出不在……”

喝了一口酒，柏毓彪接道：“四个月前，来了一男一女，姚兄和他两位朋友，不知怎么和他们起了冲突，就在这酒楼干开了，谁料到姚兄他们却不敌被杀！”

“竟有这等事？”

装出了满脸的惊愣，邵真口中如此说着，心中却万分高兴，很明显的，柏毓彪是“六魔煞”的手下无疑！

接着他又道：“那一男一女是谁呢？”柏毓彪道：“不知道，江湖上从来也没有这样的人物。”

故装惊讶，邵真道：“难道说让他们给跑了么？”

柏毓彪道：“姚兄他们和我们老大是莫逆之交，老大他们得报立刻赶来，不过却让他们跑了……”

从中插嘴，邵真佯态道：“这么说，你们老大连这点小人物也摆不下么？”言下之意，还带了些轻蔑。

柏毓彪干笑了一声道：“那两个点子确有一两手，不仅杀了姚兄我们三位好友，就连我们老大六人联手一时大意也给兔脱，而那个男的还是个瞎子！”砰一声，一巴掌拍在桌上，邵真佯怒道：“少爷不信他有三头六臂，我来会会他！”

堆起笑脸，柏毓彪巴结道：“勿劳李爷您出手了，三个月前，我们老大已把他宰了！”

“哦？”

哦了一声，邵真倾前身子盯着他道：“柏爷你讲话总这般不利落？一下说跑，一下又说宰了，到底怎么回事，我真弄不懂，你直截了当说吧，别再拐弯抹角了！”

“哦，哦，对不起，李爷，小的只是想给您说得详细点儿，所以从前头说起，请李爷别见怪……”

连连陪笑，柏毓彪连忙道：“那个瞎子和江湖上的‘剑中宝’、‘大憨侠’被我们老大骗出来，都宰了！”

这番话听得邵真怒火中烧，一想起“剑中宝”和“大憨侠”的惨死，他几乎就要发作，但一听他说“被骗出来”，心中好生奇怪，按捺住心头的怒火，邵真哼声问道：“怎么骗法？”

柏毓彪道：“我们老大追踪到邻镇，在一家客栈发现了那女的，但男的却不在，本想先杀那女的，不想却冒出个程咬金，被人救走了……”心头猛地狂跳，邵真一听侯爱凤被人救走，欣喜若狂。

他禁忍不住问道：“你说那女的被人救走了？”

“是的！”

点了一下头，柏毓彪道：“我们老大是深夜赶去的，正欲投宿一家客栈……”

显然邵真没那份心情听柏毓彪扯一大堆，他急欲知道是谁救走了侯爱凤，急急问道：“是谁救走你知道吗？”摇了一下头，柏毓彪道：“不知道，我们老大说是被一个全身连脸都用黑布包着的蒙面人救走。”

皱了下眉，邵真轻念了一声：“蒙面人？”柏毓彪接道：“那黑衣蒙面人很厉害，我们老大六人都拦不住他，但我们老大故意留了张字条，说女的被我们绑来了，便在路中埋伏，等候那瞎子来临……”

以后的事情，邵真是比他更清楚了，他此刻也听不下柏毓彪说什么，心中窃喜侯爱凤的被救，但他也奇怪侯爱凤为什么不到金安药铺来找自己，另外，那救她的黑衣蒙面人是谁？……邵真不禁沉思了起来……

柏毓彪滔滔讲完了一大堆，却见邵真压根儿没听，不禁一怔，小琴见状连忙用脚尖踢了他一下，邵真方才如梦乍醒般的哦了一声，道：“幸好那瞎子死了，只是可惜走了那个女的……”

匆匆搪塞过去，邵真想起了死去的侯大再，便又道：“柏爷，你知道这伙儿谁惯于用箭的么？”“用箭的？”唔了一声，柏毓彪问道：“李爷你是说咱兄弟里头么？”“是的。”凝着眼，邵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摇了一下头，柏毓彪道：“没有，我们这儿没一个惯于用箭。”

轻一顿，问道：“李爷，您问起这个……”

邵真连忙道：“哦，我只是想找个擅长用箭的弟兄帮我一同到洛阳去‘摆场子’罢了？”

邵真嘴中虽如此说，心念却狂转——他想既然侯爱凤被救走，已可暂时松一口气，他接着想探出是谁杀了侯大再，但他不能露骨的问，怕露出破绽，只是慢慢的套……

柏毓彪讨好的道：“李爷您武功高强，再加上我们老大六人，已是很稳当的了，为什么还要射箭的兄弟？”

这话可问到节骨眼里去了，邵真连忙端起酒杯一仰而尽，柏毓彪忙不迭奉承的为他斟酒，这空档，邵真已很快的想到了对话，他想柏毓彪既然这般畏惧自己，便着实不客气的挥了挥手，大刺刺的道：“这个，你别多问！”

“是，是。”果然，柏毓彪连声说是，一句话也不敢吭。

沉思了良久，邵真方又抬眼问道：“三个多月以前，这里有一个打猎的老头子被杀，柏毓彪可知道这档子事？”

扬了扬粗短的眉毛，柏毓彪思索了一下，沉声道，“那段期间，我适巧有事在外头混了一阵子，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发生！……”

“柏爷，我知道。”坐在柏毓彪身旁的花袍汉子急忙从中插嘴。

转首望向他，柏毓彪连忙说道，“哦，查元生，你知道这档子事？那赶快禀告李爷知道。”

邵真更是迫不及待，连催道：“快说，快说！”

正襟端坐，那叫查元生的汉子浮着谄笑，露出两只黑乌乌的门牙道：“差不多四个月以前……哦，对了，也就是‘阴阳使者’姚士城被害的前一天，那个老头子曾到镇上来兜售一头大熊，之后也曾到这儿来用膳……”

似是很不耐烦听他一大堆，邵真龇了一下牙，啧声道：“谁杀死了他？”

眨眨鼠眼，查元生道：“可能是过路的外客？”

猛一皱眉，邵真道：“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查元生道：“他是‘金鹰堂’的人，外号叫‘闪箭魂铃’。他和我们老大是好朋友，他在这里，停留不到三天，便走了！……”

不待他说完，邵真又沉不住气的道：“你那‘可能’是什么意思？”

被他咄咄逼问，显然很不自然，查元生呐呐的道：“这，这……这只是我们弟兄的猜想。”

睁了一下眼，邵真道：“这话怎么说？”

停了一下，查元生定了定神，才道：“因为我们听说‘闪箭魂铃’到这里来是要杀一个人的，而他来不到两天，便听到那打猎的老头被人用箭射死，

‘闪箭魂铃’也离开本镇，从这些迹象看来，很显然的那猎户老头便是‘闪箭魂铃’要杀的人，只因为我们没亲眼看到，而我们老大也没提这件事，所以我们不敢绝对肯定。”邵真问道：“依你们的看法，那个猎户老头，便是被‘闪箭魂铃’杀死的，没错么？”

点了一下头，查元生道：“我们的猜测是这样的。”

邵真又道：“你能知道‘闪箭魂铃’为什么要杀他吗？”

摇了一下头，查元生回道：“这我们便无从知道了。”

沉凝了一会，邵真本想问“金鹰堂”是怎么的一个帮派，但一想如果问出这句话可能会露出了马脚，不是么？

说不定“金鹰堂”在江湖上是顶顶有名的一个大帮派，如果自己说不知道，谁会相信他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玉面青衫”？想了想，还是不问的好，待以后慢慢再探查。

心念转定，邵真遂道：“你认识那打猎的老头子吗？”

查元生摇头道：“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古怪的猎户罢了，很少到镇上来，通常来是卖他的猎物，卖完便走，他看起来并不像武林中人，所以，我们压根儿也没注意他。”沉吟半晌，邵真抬眼道：“你如何知道那老头子被杀？”

查元生道：“起先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是因为那杀‘阴阳使者’姚土城的一男一女，曾经向掌柜问起这件事，我们是事后从他口里知道的。”

一顿之后，接着又道：“我们还知道那女的便是那老头的孙女，他们是来为报仇而来的。”

到此，邵真想大概也问不出什么来由了，便转头向柏毓彪道：“柏爷，水路现在能走吗？”

思索了一下，柏毓彪回道：“可能行不通了，我们这里雪虽下得小，但别的河段可能都已结冻成冰啦，我想我们老大虽早在十天前出发，可能也不能走完全程，必须换旱路呢！”

说完之后，柏毓彪沉凝了一会，张口问道：“李爷，您问起那打猎老头这档子事，是……”

邵真早料到会有这一问，当下未等他说完，便道：“你们老大在回书上曾提起这件事，我不过提出来问问罢了！”邵真这招确实很绝妙，他察颜观色知道这些人不过是些毛角色罢了，相信“六魔煞”给“玉面青衫”的回书，他们是够资格看的，所以故意抬出吓他们。

这一吓，倒也把柏毓彪吓住，只见他连忙堆笑道：“李爷，您还真……”

方不过一启口，话讲不到一半，忽见一妙龄少女突然出现在屏风口，杀气腾腾的道：“你们这些狗崽子！”众人皆感一震，纷纷抬眼望去——

但见那名少女看来不过双十之年，正是花当正开之时，模样儿之姣好，堪称绝世尤物，但美艳之容却蒙上一片冰霜，令人不寒而栗。

她当中一站，威风十足，尤其腰间两把金光闪闪的短刀，更加衬出了她几分的娇悍，邵真和她正好是打直线照面，是以他并不费力的便可清楚的看到她红色袄子的左胸上绣有一朵黄色的玫瑰花，这又添增了她几分娇秀之气……

众人一愣之后，柏毓彪首先站起来发话道，“姑娘，咱素不相识，你开口骂人可是为何？”

柏毓彪这话不愠不火，堪称有涵养，但不想那红袄妮子却咄咄逼人，但只见她瑶鼻一缩，冷哼一声，娇叱道：“骂了你们这些狗养鼠辈，还嫌脏了

姑娘的嘴呢！”

此语一出，即算泥菩萨也要受不了！

柏毓彪怒容满面，跨步上前喝道：“臭女娃，你是何方贱货到我们三水镇来撒野，何不探听探听此地容得了你如此狂吗？”

这一嚷一叫，已大大的震惊了整个酒楼，食客们纷纷围拢前来看好戏，但当他们一看到柏毓彪时，他们又速而走避，连掌柜的也不敢上前劝架，只在老远的一旁哭丧着脸，如丧考妣的一副可怜虫像，足见柏毓彪他们在这里是如何的作威作福！

乌黑的眸子猛地一瞪，红袄妮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道：“小小的一个三水镇尽出了你们这些杂碎，姑娘今天非把你们这些鼠辈杀尽不可了！”

红袄妮子左一声杂碎，右一声鼠辈，可把柏毓彪他们骂得怒火中烧，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的地盘上，居然有人——而且是一个小妮子，对他们公然叫嚣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只见查元生那家伙气得满脸通红，当下大喝一声：“贱人，你眼中还有人么？”

话出拳落，查元生一个箭步冲上，单拳一抡，直捣红袄妮子胸窝，去势之疾，堪称凌厉！

“本来嘛！姑奶奶眼中所看所见的尽些猪，狗，蛇，鼠之辈，哪来的人？”

不闪也不避，红袄妮子居然还开口骂人，真凶得可以，直至查元生的拳头快沾到她的衣襟之时，只见她单手一撩，一切，看起来是那般的轻描淡写，一点也不在意似的，可是就这么的一撩一切当中，查元生整个人已嚎叫着飞腾了出去！

“哇！”

砰一声，查元生偌大的身子扑倒了一片屏风，砸了个稀烂，而他老兄哇叫了一声，喷出了一道尺来长的血箭，溅红了屏上的墨画！……

“查元生！”一名汉子睹状，张口叫了一声，冲上前去！

“你们也懂得情义么？”当中站着红袄妮子冷冷一哼，也不见她怎么动，只是玉腿轻轻的一踢，可是这轻轻的一踢又是何其的快，只见腿影掠处，那冲向查元生的汉子正好吃上她这一脚！

“哎哇！”

又是一声嚎叫，那名汉子的身形飞得更高，然后正巧的叭一声，摔在查元生的身上，两人正好凑在一块，寂然不动，想是不死也该是半死，都差不多了！

这一去一来，不过是发生在极为短暂一刻间罢了，短暂得令柏毓彪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他直愣愣的，仿佛僵了过去似的，说句老实话，他何曾见过一个小小的女娃儿在举手投足间便致人于死命。

就连邵真也看得暗暗咋舌，他万想不到眼前的女娃儿居然身负绝学，武功之高，令人有高深莫测之感……

红袄女子武功的厉害固然使人吃惊，但她的心黑手辣，一照面便叫人呜呼哀哉，更是叫人心寒！

谁？她是谁？

众人的心里，不期然的都有了这个问号，柏毓彪打了个冷颤，像刚回过

神来似的眨了眨眼，他显然已失去了他原先的倨傲，他有点口吃而不自然的道：“你……你是谁？”

双手环抱，红袄妮子傲气冲天的盯着他，冷冷道：“是谁又怎么样？就算你知道了姑奶奶的名字，这又对你又有何补呢？这又能挽回你必死的命运吗？”这话，又狂，又傲，又讥，又辱，看来这红袄妮子不仅手上功夫厉害，即嘴舌也像力锋那般锐利呢！

但柏毓彪这回不敢再表示他的愤怒了，他的脸上已丝毫不能掩盖他心中的骇惧，他回过头望向邵真，显然他是求助于邵真了。

邵真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而他也当然不可能帮助柏毓彪的，说句不客气的话，他要杀他还来不及呢！只见邵真反而头一偏，装着没见到柏毓彪那投过来的求助的眼光！

这可把柏毓彪急得满头大汗，他低声道：“李爷……”

“怎么？你们都全死了不成？”

柏毓彪方不过一开口，那红袄妮子显然很不耐烦，只见她红樱小嘴一张，杏眼圆睁，威煞十足道：“你们这帮人在三水镇不是称魔称煞吗？怎地都成了龟孙儿子一个？”

这红袄妮子的骂语偏又那么不留余地，真谓骂得人家狗血喷头！

柏毓彪虽然骇惧，但好歹也要有个颜面，他着实气不过道：“臭女娃，你我素不相识，且近无冤，远无仇，怎地一再咄咄逼人，且出手伤我弟兄？”

扬了扬柳叶眉梢，红袄妮子冷叱一声，道：“哟，你们这帮人也讲道理么？算了吧！”

话锋一转，扬声道：“你不嫌太噜嗦了么？来啊！别尽站在那儿发愣发呆，嚼舌根子儿，你们为什么不暴跳如雷呢？为什么不怒发冲冠呢？你们平常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来啊，为什么不替你们的弟兄报仇？”从一开始到现在，红袄妮子就一直在撒播火药味，而她的骂语和出手都不留点儿情，显然她和柏毓彪他们有着深仇大恨似的，可是柏毓彪并不认识她，她是为何而来呢？

虽是愤怒，但柏毓彪还是很有忍耐性，不，与其说他有忍耐性，毋宁说他有自知之明，不是么，红袄妮子方才的一撩手，一抬腿，已深深显露出她武功的浩瀚、诡奥和可怖，柏毓彪再笨也该看出来自己万万不是她的对手，所以说他虽是愤怒，也只有忍耐之份啦！

柏毓彪不敢动，另外仅余的两名喽罗更不用说啦，脸都吓得发青发白，只差没发黑吧，而邵真和小琴依然端坐不动，邵真还甚至轻辍着杯中酒呢，仿佛眼前这事儿不关他事，事实上也和他不相干……

柏毓彪转首望向他，他总以为邵真会帮他忙的，可是邵真一直没动静，他可有些奇怪了，他呐呐道：“李爷，眼前这事儿，非您不可了！”

眼皮儿撩也不撩，邵真慢条斯理的端起酒杯，缓缓的在唇皮边磨擦着，哼了声道：“怎么？这点小事儿，也要劳驾我么？”

猛的一愣，显然柏毓彪是料不到邵真有此一答，他呆了呆，道：“李爷……”

不待他讲完，邵真懒懒的一挥手，道：“去去去，怎这般没骨气？好歹也得干他一下，待不行，有我，怕啥？”

这么一说，柏毓彪只得硬起头皮面向那红袄妮子，但他仍犹豫着……

红袄妮子始终站在那儿，她也不杀将过来，但却盛气凌人道：“快啊！”

别拖我时间，姑奶奶我一直等你们下手，这已是非常的礼让了……”

正说着，柏毓彪似乎已忍无可忍，猛地一声暴喝：“臭婆娘，你别他妈的欺人太甚！”

话声中，柏毓彪那庞大的身子已旋风般的疾射出去，半空中，他已凌厉至极的抡出五拳，扫出八腿！

但见一片手风脚影呼呼生响，直罩向红袄妮子……

依然卓立不动，红袄妮子确是一手好功夫，只见她纤纤柳腰微微一摆，飚风劲雨的五拳八腿尽皆落空，连她衣角也没沾着！

而柏毓彪疾射的身子擦着她身旁而过，也许他太用劲了，要不然就是她老兄太糟糕，只见他一个收束不住，一声砰响，踢烂了一大块屏风，而他壮硕的身子一个拿不稳，一连退了好几步，差点儿没一屁股坐下去！

“当心啊！别把屁股摔成两半哟！”

抿嘴笑，红袄妮子那张樱红小嘴能文能武，既能把人家骂得血脉愤张，也能损得人家浑身发烫。

脸上挂着罩不住的难堪，柏毓彪既羞，又怒，一个转身，猛地再次扑向红袄妮子，身形之快，有如饿虎扑羊般

而一直站在旁边发傻的两名大汉，此刻也同声一喝，不由分说齐齐冲将而出！

彼此间的距离太短了，是以不过一刹那间，三条疾射的身形有如激星电闪般的弹指即至红袄妮子面前……

说时迟，那时快，就当在千钧一发之际，红袄妮子陡地娇喝一声，喝声中，修纤的娇躯蓦地腾空一拔！

那声如出水吟龙般的喝声依然在空气里回荡震旋之时，她那看来是纤白细嫩的一双手倏然在左右开弓，也几乎是在同个时间里，她的一只勾鞋莲足夹着千钧之劲横扫而出……

顿见一片哀声血雨凄然掀起——

不折不扣的，两名汉子的喉颈吃住了她左右开弓的两掌，两道血箭带着嘶号声激射而出，而柏毓彪他老哥更惨，只见他个大坚实的胸膛上，正中结结实实的挨上了她要命的一脚！

于是，那三条原本是该会合在一点的身形，却忽地猛然互散而开，只闻叭的一声，三条身子几乎是不分先后的摔跌在地上……

躺在那儿寂然不动，个个满嘴、满脸全是鲜血，而柏毓彪两只大眼却仍圆睁着，显然他对自己莫名其妙的死是太不甘心啊！……但他又能怎样呢？

纤修的娇躯缓缓飘落于地，红袄妮子看也不看躺在地下的五条冤鬼，她依然站在原先的地方，自始至终都没离开她立足的地方，有吗？只有方才她腾身跃起来离开过，但当她飘回地上时仍是在那地方。而她这样，却使五条精壮大汉魂归于地，撇开其余的不说，单就她这一手不离原地而叫人殒命，就令人胆颤心栗！

红袄妮子的武功真厉害到家，每凡一出手便要人命，武林上的盖世高手也不过如此啊！

这叫那些旁观者直看得目瞪口呆，呆若木鸡，他们怎能相信女人是弱者这句话呢？

邵真看得心头一凛，暗暗吃惊，而小琴吃惊的程度则更不用说了……

脸不红，气不喘，红袄妮子若无其事的掠了掠耳边鬓发，瞪着邵真冷叱

道：“该你了，李辉！”

被她这一叫，邵真本能的一愣，道：“怎么你也叫我李辉？”

双手环胸，红袄妮子冷叱道：“难道要我叫你狗东西，你才感到舒服吗？”

邵真知道她误会自己的意思，连忙说道：“姑娘，你认错人了，我并不叫李辉。”

微微一怔，旋冷哼一声，红袄妮子鄙夷道：“原来名闻江湖的‘玉面青衫’也不过是贪生怕死之辈，‘玉面青衫’，你也不过如此罢了！”

说毕，又是一声冷哼，满嘴子的不屑和鄙夷……

邵真有点啼笑皆非，想不到自己当真被人认定了是那个“玉面青衫”李辉，真是百口莫辩，有话说不清，他认为柏毓彪把自己认错成李辉，是误听了“你爹”二字，才错得乱七八糟，但眼前这个红袄妮子怎地也把自己认成“玉面青衫”李辉？

邵真真要迷糊起来了，不过他马上猜测到一定是那女娃和柏毓彪一样都没见过“玉面青衫”李辉本人，而红袄妮子一定是听到了自己和柏毓彪的谈话，是以也才这般肯定自己是“玉面青衫”李辉……

邵真正在暗忖着，红袄妮子似是很不耐烦，她气呼呼道：“姓李的，想不到你竟如此瘪种！”

邵真几乎要被她激得怒火万丈，但一想自己既不是李辉，跟她干起来那才真冤枉，当下沉声道：“姑娘，你再看清楚点，我是李辉么？”

第二十七章

红袄妮子倒真感到有点奇怪了，她愣愣的望着邵真上下打量，随又道：“算了吧，李辉，对姑娘别来这一套，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

语声一顿，轻蔑的接口道：“其实，我本来也不想杀你，你我没冤也没仇，既然你如此认输害怕，也就算了，饶过你这遭。”

这番话说得邵真笑也不是，气也不是……

一扬螯首，红袄妮子接着又道：“不过我郑重警告你，如果我在洛阳找到了“六魔煞”，而你也在场的话，那姑奶奶我就饶你不得了，懂吗？”

说罢，一转娇躯，咚咚的，快速的迈向楼梯去……

下至楼梯口，传来她的声音：“掌柜老伯，这些银子算是我的赔偿，对不起了啊！”

接着响起掌柜千谢万谢的话语……紧接着，外头响起了一阵蹄声，渐去渐远，终至不见……

而邵真，却怅然若失的，兀立不动……

小琴用肘膀推了他一把，娇道：“吴兄，你发什么呆啊？”

邵真连忙道：“哦，我在想她的武功好生高强，不知道她是谁？”

盯了他一眼，小琴打趣道：“你不觉得她很美吗？”

两颊微微一烫，邵真连忙打趣道：“瞧你，尽挖苦人啊！”

一顿，接着笑道：“那妮子长得很美是不错，不过比起你琴姑娘来还差了那么一大截。”料不到他反唇相嬉，小琴红了红脸儿，娇嗔道：“去你的，倒占起我的便宜来了！”

这时候掌柜老头和几名伙计上了楼来，但他们显然对邵真和小琴感到骇惧，只是站在楼梯口，踌躇不前……

邵真见状，连忙上前道：“掌柜的，对不起，坏了你的生意……”

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锭十两重的银子塞在掌柜的手上……

欣喜若狂，掌柜连连点头称谢。

邵真在四个月以前虽曾在这闹得乌烟瘴气，这回重临此地，掌柜的却不认得他，这也难怪，那时邵真是戴着一顶大斗笠，遮去了大半的面孔，而且身着褴褛旧衣，与现在比较起来是判若两人，再者事隔百日之久，也不能怪掌柜健忘了。

这时，楼上是一片杂乱，桌椅屏风东倒西歪，杯盘狼藉，且地上横竖躺着五条血淋淋的死尸，再也没人有闲情呷酒了，邵真本想向掌柜的探问侯大再的死因，但一想他既非武林中人，就算他知道的再多也不会多过柏毓彪，再问也是无济于事，而掌柜和伙计也急于整顿楼上，邵真遂偕小琴下楼去……

下了楼梯，但见围满了一片好奇的人群，但他们一见邵真和小琴下了楼来，却又纷纷走避……

这使邵真和小琴感到甚窘，不觉加快了脚步，想快些儿离开这里……

正当他俩走到门口时，背后传来一阵叫声：“老弟，等等啊！”邵真和小琴不期然的停住脚步，齐齐向发声的地方望去——

但见靠里头角落有一人正对着他们含笑招手。

那人看来至少是上了半百的老头儿，但身上仅穿着单薄的粗布衣，在这大冷天里依然显得精神抖擞，红颜鹤发，独自一人在那儿独斟独饮，闲态幽闲至极……

邵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并不认识他，何以会呼唤自己？他不觉愣在那儿……

直到粗布老头再次朝他招手，邵真与小琴方移动脚步走前去。

及至，那名老者并不起立，只是龇牙一笑，露出满嘴参差不齐的老牙，摆手道：“两位请坐。”

邵真和小琴相互望了一眼，双双坐了下来！

那老者为两人各倒满了一杯酒，然后搔了搔蓬飞如乱草的头发，开腔说道：“这么冷天，喝他两盅，暖暖身子也不错，是么？”

这话倒叫邵真和小琴傻了一傻，叫自己来就是为了喝两杯么？但邵真以为对方或许认识自己，只是自己失去从前的记忆而不知道，遂拱手道：“请问老丈您尊姓大名，恕在下眼拙不认得老丈。”

迨自干了一杯酒，蓬发老人夹起一块羊肉，一边放入嘴里，一边唔声道：“你当然不认识老夫啊，因为老夫也不认识你。”

不禁一呆，邵真眨了眨眼，说道：“那请问老丈您招呼在下入座，敢问有何指教？”

拔长着颈子，用力吞下那块羊肉，老人瞪了一眼道：“喝酒嘛！”

说罢，又仰着干杯……

面面相觑，邵真和小琴以为是碰到了个老疯癫，邵真站起身子朝小琴道：“琴姑娘，咱们走吧。”

小琴也正想起身，但那老人却开了口道：“你为什么冒充‘玉面青衫’李辉？”

这话一出，邵真和小琴才知道对方也是武林中人。

事实上，他们早就该知道的，不是么，在这冰天寒地里，瞧他那身单薄布衣，仍精神健旺，非有武功之人哪能御此寒？再说酒楼里发生了一场血战格斗，众人皆走避一空，只他一人仍在此独斟自饮，如非武林中人对打杀司空见惯，他不也随众人走避而去么。

小琴方出道江湖，对江湖上的阅历只是一片空白，这不能怪她看走了眼，而邵真在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怎也疏忽了呢？当然，邵真在从前必定能一眼看出，只是自他跌下深崖，头部受到严重撞击，而致失去从前的记忆力，虽然他并不是完全丧失记忆力，自他被救起以后所发生的事他虽仍能记忆，但依然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脑力的思考，甚至也使他的武功打了大大的折扣……所以，这也不能怪他粗心大意把眼前的蓬发老人视为“老疯癫”。

“原来前辈也是武林中人，失敬了！”

坐回原位，邵真重新拱了拱手道：“晚辈吴知请教前辈高姓大名？”

“吴知？”

皱了皱稀疏的眉头，粗衣老者放下了唇边的酒杯，睁眼看两眼，满存疑惑的向邵真彻头彻尾的打量了一下，喃喃自语道：“江湖上没听闻过啊！”

说着，也不答邵真问话，反问道：“你为什么冒‘玉面青衫’的名头？”

邵真笑道：“非在下冒充‘玉面青衫’。事实上‘玉面青衫’何许人在下不得而知，只是他们认错了人吧？”

揉了一下红喷喷的酒槽鼻，蓬发老人哦了一声，翻了翻眼道：“真是一群猪脑袋，没吃过猪蹄子也该看过猪走路，为人喽罗，连主子的至好朋友也没见过，糊里糊涂的半路认了个爹，真是！”这番话显然是在讥讽柏毓彪，但邵真却拿捏不定对方是否也是“六魔煞”的同路人，当下戒心大起……

蓬发老人抬眼又道：“你和‘六魔煞’有仇吗？”

邵真灼灼的凝视着他，不答反问：“在下第二度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懒懒一挥手，乱发老人粗声道：“啊呀，你管老夫叫什么名字，叫我阿狗阿猫都可以！”

小琴忍不住掩唇轻笑，只觉得这老头子风趣得古怪，而且看起来还有几分的豪迈……

但邵真可不这般想法，在没有弄清楚对方的身份，是敌是友之前，丝毫不敢大意。

他凝声道：“阁下您招呼在下前来，是有事商谈对不？”

睁了一眼，乱发老人道：“这当然是了，难道你以为老夫是个呆瓜白请你们吃酒是么？”

“很好。”

点了一下头，邵真淡淡道：“在下拒绝回答阁下的问话，如果阁下依然坚持不表明身份的话。”

瞪睁两眼，乱发老人哼声道：“小子你敢？”

微微一笑，邵真平静的道：“有何不敢？”

愣了一愣，乱发老者两只睁大了的眼，骨碌骨碌的在邵真脸上打转……

邵真含笑自若，端坐依然……

“好！”

半晌，那古怪老头儿说了声好，猛地仰干了一杯酒，然后重新斟满一杯，这才龇牙咧嘴道：“想不到你小子名气没有，傲气倒不小啊！”

轻轻一笑，邵真道：“傲气不敢有，骨气不敢无，得罪之处，尚请……”

“算了，算了，一忽儿硬，一忽儿软，小子存心折磨我老头子这几把骨头么？”

摇了摇双手，老头儿皱着酒糟鼻道：“其实，我老头子一时也想不起自己叫啥，别人管老夫叫啥的老人，哦，对了，是‘酒痴’，如果你小子高兴，尽可这般叫，但老夫倒高兴你叫我酒桶，真的，我将喝下满满的一桶酒哪，只是喝下去要疯他三天三夜罢了……”

这一番话，引得邵真和小琴相视而笑。

瞪了一眼，他似乎很习惯如此，那叫“酒痴”的老头子哑声道：“怎么？知道了老夫的名头你们就高兴了么？其实你们知不知道，又有啥相干？难道知道老夫是谁，你们就浑身发光，不得了，了不得了么？嘿！”

邵真和小琴不禁喷笑了起来！

“酒痴”却气道：“呀呀，笑，笑，啥好笑的？现在小子你可以说你是否和‘六魔煞’有仇了吧？”

至此，邵真和小琴已可以很明白的知道对方是个不拘小节，豪迈爽朗，游戏人间的老前辈了。

邵真敛起笑容，抱拳道：“前辈……”

方一开口，“酒痴”又呀呀道：“年轻小伙子有几分傲气，老头子不反对，有骨气，那是最要得，但千万别来这种酸气，懂么？”

邵真耸了耸肩，只得改口道：“是的，我和‘六魔煞’有仇——深仇大恨的血仇！”

一顿，反问道：“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呢？”“酒痴”搔了搔耳根，才道：“因为你冒充‘玉面青衫’……”

不等他说完，邵真截口道：“我说过，是他们认错了！”

瞪了他一眼，“酒痴”道：“他们虽认错人，但你小子却不否认自己是‘玉面青衫’，而且和他们东扯西拉，说了一大堆，老夫猜测你小子可能在套他们的消息，但你小子先前莫名其妙的一连把完好的羊肉面摔在地下，你说这是和‘六魔煞’连络的暗号，瞧你那副样子，老夫真以为和‘六魔煞’是同路人。但前后比较，我猜你小子大概是来找‘六魔煞’报仇的，我之所以问你小子，只是要证明我老夫是个聪明人罢了！”

说毕，呵呵笑了两声，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

微微一吃惊，邵真道：“你怎么知道得这般清楚？”

搓了一下粗大的手掌，“酒痴”哼了一声道：“瞧你小子看来是蛮灵慧的，怎一副猥头像？这等事只消用屁股想也知道，何须张口问？”

这番话，引得邵真笑也不是，气也不是，而小琴却被他那声“屁股”绯红了脸……

夹了块蹄膀放入口中嚼了嚼，然后叹一声，把骨头吐了老远，“酒痴”这才又说道：“你们两个这身打扮，男的帅，女的俏，已够使人注目的了，何况再加上你小子疯子般的把好好的羊肉面一连摔在地上，老实说，那时老夫看得两眼冒火，正想揍你，幸好那些替死鬼出来，老夫乐得袖手旁观……”

邵真截口问道：“我们在楼上时，你在一旁偷听是么？”

“偷听？”

瞪大了眼，“酒痴”嗤声道：“是你们把话说的声音传到我老夫的耳里罢了，老夫没怪你们干扰我的耳根清静，已非常的不错了，你小子居然反说老夫偷听？”

邵真和小琴忍不住又相视而笑，他们觉得“酒痴”幽默得古怪。停住笑声，邵真道：“很显然，您也是为找‘六魔煞’而来的吧？”

“酒痴”摇头道：“找‘六魔煞’？老夫找他们干啥？”邵真道：“那你……听我们讲话作啥？”

邵真这回卖个乖，把“偷”字省掉了。

又是一瞪眼，“酒痴”道：“哟！你这人真奇怪，难道老夫听你们讲话犯了法了吗？老实告诉你，老夫生平最喜欢听人说‘小声话’了……”

一愣，邵真道：“小声话？”

龇了一下牙，露出疏落而又黄腻腻的老牙，“酒痴”喷道：“小声话也不懂？叽叽杂杂的，那般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样儿，准没好事儿，老夫最爱听了！事实上，老夫自称包打听，江湖琐事，武林大事哪样不知道？老夫就是喜欢这跑跑，那跳跳，专听你们这等人说‘小声话’也！”这番解释少不得又令邵真和小琴莞尔一笑，但几番话谈来，邵真和小琴也觉大致摸清了“酒痴”的怪僻脾气，也不怎么，邵真笑声道：“你这句‘你们这等人’……”

“酒痴”截口抢道：“你认为冤枉是么？”

耸了耸肩，邵真也不想和他多说，心中暗暗忖道：“这老家伙显然是风尘异人，何不向他打听些江湖事儿？”心念及此，遂张口道：“你自称江湖琐事，武林大事无所不晓是么？”

斜着眼，“酒痴”哼声道：“你小子不相信老夫是么？”“不不不！”

一连说了三个不字，邵真赶着忙道：“在下是想向您请教些事儿……”

眨眨眼，“酒痴”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你小子想问哪桩事？”

邵真正想开口，“酒痴”忽道：“慢，慢！”

一怔，邵真道：“怎么？”

提着空空如也的酒壶，“酒痴”列嘴道：“要老夫的消息很简单，只要你小子付这些菜钱，另外再来一壶白干，怎么样？”

原来是这，邵真莞尔一笑，道：“这不成问题，您老想喝尽管喝就是。”说着，击掌呼唤伙计……

但伙计们都在楼上整理去了，楼下空空如也，只他们三个人，这座酒楼实际已呈休业状态，邵真一连叫了两声伙计，却无人相应……

“没关系，老夫自己来。”

“酒痴”说了一声，便跑到掌柜桌旁，翻了翻，找到了放酒瓮的地方，然后灌满一壶酒，又匆匆回座……

邵真正又想开口，“酒痴”却道：“等等，先让老夫喂喂肚里的酒虫，只要他们不造反，老夫一舒服，啥事都告诉你小子！”

一边说着，一边倒酒，一连干了两杯，这才吁了一声，过瘾似的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的酒渍，这才道：“小子，你可以说了！”

把目光从他抹上层油光的袖子转走，邵真问道：“你既知道在下不是‘玉面青衫’李辉，可见您老一定认识这个人，您可以告诉在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吗？”

微微一颌首，“酒痴”道：“这小子在江湖上蛮有那么点名气，老夫耳闻他不少，也照过他几面，看见与你小子相仿，小白脸一个。平时喜着青色衣装，故江湖上给他个‘玉面青衫’雅号。但人与名虽雅，肚子里的名堂可就不太雅啦，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尤以赌，是赌中老手，以前时常四面跑，近一年来，便常在洛阳有名的‘金银帮’搅场子。他与‘六魔煞’，有臭气之交，这回他为了要搅个大场面，发柬请‘六魔煞’去帮忙。概括一句，此人非正人是也。”

邵真凝神倾听，心中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和“玉面青衫”年纪不相上下，又穿青蓝色袍子，再加上“你爹”和“你辉”之误，难怪柏毓彪要半路认爷了。

邵真知道到洛阳找“六魔煞”算帐，势必也要和“玉面青衫”碰头，不免想多了解他一些，遂又问道：“他的武功很厉害么？”

微点下头，“酒痴”龇着黄腻腻的板牙道：“不赖，尤其他那双‘袖剑’，令人防不胜防。”

微一蹙眉，邵真道：“袖剑？”

托着下巴，“酒痴”道：“连这也不懂？你小子可真嫩哪！所谓‘袖剑’，顾名思义，就是藏于袖中的短剑，不现之于外，要是与他交手而不知道他的玩意儿，很可能就要吃上闷亏！”

这么一说，邵真对“玉面青衫”李辉无形中有了一股戒慎之心，邵真接着问道：“方才那个凶巴巴的女娃是什么人物？”

“她呀？”

夹了块红辣椒伴着一块炖肉，一口吞了下去，然后赶忙又喝了口酒，“酒痴”才又接着道：“她是江湖上无人不知的‘黄蔷薇’柯月霜。”

点了点头，邵真想起了她胸前绣着一朵的黄蔷薇，他正想说话，不想“酒痴”噢噢两声，盯着他古怪的道：“小子，你是否在打她的念头呢？告诉你，这枝蔷薇多刺，不好惹哪，当心点哟！”

邵真料不到他会冒出这等话来，不禁愣了愣，讪讪的笑了笑，眼角却瞥见身旁的小琴翘高着小嘴儿，一脸的不高兴，邵真不禁又是一怔……

“酒痴”转首朝小琴咧嘴一笑，道：“小姑娘，你也要当心哟！”

俏脸猛地一红，小琴连忙别过头去，装着没听见……

尴尬万分，邵真忙岔开话题道：“有个叫‘闪箭魂铃’的人您老知道么？”

好像是故意似的，“酒痴”却答非所问道：“‘黄蔷薇’那女娃是‘百艳帮’总护法，她那身武功小子你看过了，厉害不厉害你自个知道。她比你早一步到这儿来，听说‘六魔煞’轮奸了一个‘百艳帮’的婢女，‘百艳帮’主盛怒之下，分别派出‘十二太妹’和‘黄蔷薇’各处找寻‘六魔煞’，为那名惨被奸杀的婢女报仇……”

辍了一口酒，接道：“‘十二太妹’各个武功高强，不在‘黄蔷薇’之下，都可独当一面，看来‘六魔煞’是罪恶满盈，该差不多了。”

一顿，望着邵真似笑非笑的道：“可是那妮子不杀你小子，就大大出乎老夫的意料了！”

耸了一下肩，邵真轻呷一口酒，淡淡的道：“如果您老知道她的目的只想杀‘六魔煞’，并非‘玉面青衫’李辉的话，这也没什么出奇之处了！我和那女娃扯不上恩怨，咱不说她也罢！”

说这话之时，邵真悄悄的用眼角瞄了一下小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种话，他只觉得不愿因谈“黄蔷薇”而引起她的不高兴——他想她是不高兴的，虽然他并不太清楚她为什么不高兴。

“不说就不说，老夫也不稀罕！”揉了一下鼻头子，“酒痴”哼声道。

邵真便又提出方才的问话：“您老知道‘闪箭魂铃’这个人吧？”

微一沉思，“酒痴”翻了翻眼皮道：“这人老夫没见过，不过并不陌生，概括一句，这人非等闲之辈，在江湖上是掷地叮当的人物，他是湖南‘金鹰堂’的主要人物……”

邵真截口问道：“‘金鹰堂’是怎么的一个东西？”

哦一声，“酒痴”道：“说起‘金鹰堂’话就长了，这势必说到武林全盘的事！”

邵真道：“您老是说‘金鹰堂’这帮派在武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么？”

龇了一下牙，“酒痴”沉下了声音道：“何止是举足轻重而已，它几乎是要主宰了整个武林的命运哪！”心中一惊，邵真为了要报侯大再之仇，势必与“金鹰堂”要有一番周折的，他未免急欲知道“金鹰堂”的来龙去脉，他倾前身子，低声道：“您老愿意为小子说明吗？”“当然了，老夫喝了你小子的酒，受了你小子的贿赂，所谓吃人东西嘴儿软，老夫怎能不说？”

做着古怪而有趣的鬼脸，“酒痴”瞪着他笑道：“只是说了声，便停住不语，被他这怪样儿引得心中好笑，邵真道：“只是什么？”两眼向上一翻，“酒痴”道：“欲细说武林中事，岂是区区一两语？只恐怕语未完酒已尽哟，这将打断老夫的兴头，多扫兴哪！”

这话引得邵真和小琴噗哧而笑，邵真连忙道：“您老请放一百万个心，绝不耽误您喝酒。”

“好，凭你小子这句话！”

端起酒杯一仰而干，“酒痴”这才慢条斯理道：“纵观目前的武林大势，可分为几个方面来讲……”

正说着，忽地闪进一条人影来，同时传来一阵骂声：“老不死的，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抬头一看，“酒痴”哇了一声，猛地一弹身子，破窗而出，口中哇哇叫道：“天哪！母老虎来了哟！”

话声中，整个身形已消失于窗外……

那来人也尾随跟上，一边叫道：“老头子，你插翅也难飞，上天下地老娘也要把你抓回来！”

不过一刹那的一刹那，两人都看不见了，只留下发着呆，仍不知怎么一回事儿的邵真和小琴……

这发生的过程，来的是如此突然，去的又是如此的促然，不过是在弹指间，邵真和小琴甚至连那来的人样子都没看清，只知是个手持拐杖的老妪罢了……

甩甩头，眨眨眼，邵真耸耸双肩，摊了一下手道：“怪人怪事。”

转了转乌溜溜的眸子，小琴说得更绝，她道：“也好，否则酒钱不知还要付多少呢。”

说罢，两人不禁相视而笑……

这时，楼上似乎已清理完毕，伙计们正抬着柏毓彪的尸体下楼来……

“琴姑娘，咱们走吧。”

掏出一锭银子摆在桌上，邵真说了一声，便与小琴离开酒楼……

第二十八章

冬天的晚上暗得很早也快，不过一下子，大地便沦于一片黑暗中。

幸好这只是一下子罢了，一勾下弦月露出了云端，月光清皎，如水银泻地般的，尤其道路上的积雪和四处的山峦，山腰乃至山谷的片片铺雪与银练月光回映成了一大片的淡淡清光，放眼望去，朦胧晃漾，有若置身于虚无缥缈间，让人有一股我欲乘“虚”归去之感……

也幸好有这些朦朦月光和淡淡雪光，给予这周遭光明，否则邵真和小琴真要寸步难行了，可是紧接着，一阵阵山风却开始迎面刮来！

那风，刮起了地上的雪花，吹落了树上的雪片，顿见满天的雪花儿随着呼啸如狼嚎般的风声在空中打转、飞舞和扬蹿。

邵真只觉这阵子的山风刮得很不是时候，令人憎厌，咒恨，崎岖不平的道路本来就非常的不好走了，何况再加上这阵要命的冷风刮得令人睁不开眼睛，尤其是那漫天乱飞的雪片，就是能睁得开眼，也未必能看得见路来走，更要命的是，这阵风不仅强，而且冷——冷得像冰刀子似的刮人皮痛。

幸好邵真与小琴都是有武功之人，且衣服也穿得不单薄，饶是如此，他俩仍觉得背脊间偶尔会有一阵子的隐隐冷意传上来，令他们打颤……

人儿是挺得住寒，马儿可就不同了，它一不懂武，二不穿衣，如此冰寒酷冷之天，要他们再继续支持下去，似是一件残酷和不太可能的事情。

只见那两匹马经过了一整天的奔波，跋涉和翻越，而且又误了它们进食的时候，它们低垂着头，四足有气无力的在“拖”着，口中不时传出嘶嘶哀鸣，股股热气不时自它们的鼻孔中冒出，但马上被那冰风寒霜冻为乌有了，它们只是在支持着，挣扎着……

扯紧了一下领口，把手遮在眉睫上，邵真转过头望向旁边的小琴——

但只见她把风帽拉得低低的，几乎要遮去了她的柳叶蛾眉，另外她把两只手都藏在披风里，一手持缰，一手顶住披风捂着小嘴和瑶鼻，乍看下去，就像个蒙面人似的，只露出两只眸子。

邵真看得心头一阵好笑，也一阵爱怜。

她觉得自己都要有挺不住的感觉。

她是个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像一朵生长在温室中的小花，不曾受过风吹雨打，又怎堪受如此之冰雪寒霜的摧击？

看着，看着，邵真忍不住开口问道：“琴姑娘，你受得住么？”

小琴回过头来朝他点了点头。

哈了一口气，邵真又道：“咱们必须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说着，邵真凝眸远眺，似想发现可栖身的地方，但四周看来看去，只是些荒山岩石和危岩枯林……

邵真自是一阵懊丧，但却故作乐观道：“还好，幸亏没下雪，要不然就成了暴风雪，就不妙矣，琴姑娘你说是吗？”

说这句话，无非在安慰她吧。

拿开捂着嘴儿的手，那张原本是红艳艳的嘴唇已惨白了，小琴打了个冷颤道：“勿需要暴风雪，单这阵子风就够我们不妙的了！”

说的也是实话，风再不停的话，他们可能就要冻死、饿死、累死！

心头开始沉重，邵真凝肃着脸，他发现这已经是很严重的问题了，他咳了咳，正想开口——

“哟！”忽地小琴叫了一声，连人带骑向前倾了下去！

幸好小琴反应得快，连忙拔身射起，才免倾跌于地。

邵真见状也飘身而下，扶住她的香肩，关切问道：“琴姑娘，没怎样吧！”

娇盈一笑，小琴摇首道：“没啥，我不是好端端的么？”

说着，移步走向马儿身旁，细瞧之下马儿也没怎样，端然无恙的，小琴撩眸瞥向邵真道：“也许绊着了什么吧，要不然是疲乏得要支持不住啦？”

挽住两头马的缰索，邵真道：“看来只好徒步走了。”

压了压风帽，小琴眯着眼睫，耸了耸肩，莫可奈何的道：“也只有如此了！”

拉着马走近她身边，邵真关切的道：“再忍耐一会，说不定前头就有遮身的地方。”

小琴浮着浅笑，朝他点了点头……

两人低着头默默的走了一阵子，风愈来愈猛烈，刮得震天价响，天上的月儿也不知什么时候隐入了云端，大地又回复了一片黑暗，这真叫他们寸步难行了！

似乎是熬不住了，小琴挨近邵真小声道：“吴兄，我有点冷……”

“忍耐些。”

邵真回头朝她温柔的说着，他把两条缰绳都握在右手，然后腾出左手握住小琴有点儿发冷的纤纤玉手。

他这样一可借此挽扶她，二可借此运功与她暖暖身子。

被他这一握，小琴的娇躯轻轻的颤栗了一下，脸蛋儿倏地泛红，幸好天暗风大，邵真也没注意到，小琴只觉他的手掌紧紧的握住自己的柔荑时，隐隐传来一股热流，使她感到一阵阵暖意，不自觉得也紧紧握住他的手，心头泛起了一股甜蜜蜜的感觉……

如此艰辛万难的走了一阵子，邵真只觉得真要走不下去了，心头正在暗暗叫苦，又幸好云上月儿及时露出来，给予了他们照明……

邵真不禁暗暗窃喜，可是当他勉强看周遭时，却是啊了一声，大吃一惊！

正闷着气的小琴闻声抬头一瞧，整个人也呆住了！

原来离眼前五尺不到的地方，正横着一条断崖！

他们走到崖边往下一瞧，只见漆黑一片，深不见底，心中连叫好险，要不是月儿再出云来，说不定他们闷着头走，就要闷到崖底里去了。

邵真面色凝重的道：“糟糕，我们迷路了。”

小琴默默不言，显然她也心头沉重，忽然，她面露喜色，伸手往左指道：“吴兄，瞧！那儿有丝灯光传来！”

邵真闻言转首望去——

果是不错，左侧传来一丝闪烁不定的灯光来！

心头大喜，邵真道：“那一定有住户人家，咱去避避风！”

于是两人转身向后走，摸索了一阵子，终于摸出一条小径来，便循着这条小径走去……

这条小径宽有二尺多，路面非常平坦，只是盖上了一层雪，看不见路面，邵真怀疑这条小径有加过工，这证明住有大户人家，心中窃喜非常……

走了一阵子，那一丝豆大灯光依然模糊遥远，显然还远得很，这时平坦的小径忽转成一阶一阶的石级了，似乎那住户人家是在山头上……

刚踏上石阶，小琴突然低声叫道：“噢，吴兄，瞧，那儿有块石碑！”

邵真连忙转首望去，只见右侧方正竖着一块与人同高的大石碑，那块大石碑呈长条形，似乎是刻得有字，但因被一层雪盖住了，看不太清楚，邵真把马缰交给小琴，走近前去用手抹去那层雪花，他终于看清了上面的字——正中央是“佛法无边”四个斗大的正楷字，另外左下角也有一行小字体：“万重山万重寺”。

这几个字都是刻勒的，然后再用朱砂填上去，但似乎是终于经过的年代已久，那些字体大部分都已剥落模糊。

邵真接回缰索，道：“看这样子，山顶上有座古寺。”

小琴握住他的手掌，轻声道：“太好了，咱快走吧！”

邵真忽道：“等等！”

抬眼望他，小琴问道：“怎么啦？”

邵真望着她，说道：“照这灯光看来，不知道还有多远，而且又是往上爬，还没到那，可能就要累倒了。不如把坐骑先搁在这儿，我们上去之后，我再把坐骑牵上去。”

邵真这般做，无非是顾虑到小琴，怕她支持不住，不如先带她到寺庙里去安歇……

小琴自己也明白邵真这番心意，芳心里头三分感激，七分甜蜜……

把两匹马安置在一株叶子都落光的树下，邵真和小琴便展开身形激射而上！

小琴的轻功显然是差了邵真一大截，总落在邵真之后，于是邵真便又拉住小琴的柔荑，助她一臂之力，使得小琴省了不少力气……

但只见两条身影快若激星，大鹏般的疾蹿而上，一闪即逝……

这山好高，两人奔驰了一阵子，越了至少好几千级的石阶了，方见那盏灯光逐渐前来，看清，这条石阶急儿直，忽儿斜，一忽儿又成了盘蛇环状，蜿蜒迤迳，洋洋洒洒，邵真和小琴只觉未见万重山，倒先见“万重阶”了。

再过一阵子，几要流汗了，他们这才跑完了这条漫长如蛇的石阶……

刚一停住身形，但只见一座庞然大寺耸立于前！

其实说大也不怎么大，只是说在深山里有这么一座不算小的寺院，在感觉上就大了不少。

邵真猜测得不错，果然是座古寺，这寺看来失修已久，似乎平日也没什么香客来，叫人有股荒凉的感觉……

此刻这座古寺两扇红门紧闭，门上的朱漆都脱落了，斑斑驳驳的，檐下一块木质匾额，上书“万重寺”三字，字体已模糊得看不清楚，要不是他们在山脚下已看到那块石碑，还真要认不出来呢，匾额上端挂有一盏灯笼，那只灯笼随着风摇荡得很厉害，忽明忽灭，真担心要熄掉或者着起火来，邵真与小琴在山脚下所见的闪烁不定的火光，显然就是这盏灯笼照射出来的……

两人踏上了石阶，邵真伸手在门上用力擂了两拳，口中叫道：“请开门呀？”

不过捶了两下门，叫了一声，门“伊呀”一声大响，被打开了来，门口现出一名和尚……

那名和尚身穿黑色佛衣，头顶上也戴着一顶黑色布帽，显然是太冷的缘故，他看起来有点畏缩的样子，他朝邵真和小琴，上下打量了一眼，双掌合什，宣了一声佛号，低声说道：“阿弥陀佛，两位施主……”

邵真连忙抱拳恭谨道：“大法师，在下因天寒风强而迷了路，想在贵寺

投宿一宿，暂避风雪，不知大师是否可行个方便？”

哦了一声，那名和尚垂下眼帘，轻声说道：“这——贫尼不能做主，两位施主请稍等一会，贫尼进去请示敝寺住持，再来回报两位施主。”

说着，施了一礼，便转身进去……

眨了眨眼，邵真道：“原来是尼姑庵，我还以为是和尚庙呢。”

挑了一下眉梢，接道：“庙嘛，讲慈悲为怀，我们来此暂住一宿，也要向住持请示么？”

拍去身上的雪片，泥尘，小琴道：“这难怪，有的尼姑庵虽也容八方之客，纳九流之人，但有的尼姑庵为了清修，却也不收男客哩。”

恍然大悟，邵真点头道：“原来如此。”

对话间，已见里头迈出二人，一名是原先开门的尼姑，另一名服饰相同，年纪却老大，双眉俱白的老尼姑，大概就是这“万重寺”的住持了。

她单掌打了个问讯，宣了声佛号，说道：“阿弥陀佛，两位施主如此风寒登临敝寺，不知……”

邵真赶忙上前一步，抱拳施礼道：“住持法师，在下迷路，想在贵寺打扰一宿，不知是否……”

住持老尼又宣一声佛号，说道：“施主困境，我佛慈悲，贫尼理该答应施主所求，只是本寺向来不留宿男施主的。”

心头暗暗叫苦，邵真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栖身地方，却又被摒拒于外，心中虽很不是滋味，但也不敢强人所难，当下欠身说道：“既是如此，在下也不敢坏了贵寺法规，但敝友是不是可以留宿贵地呢？”

住持老尼姑道：“这当然可以，这位女施主请进。”

小琴摇头道：“不，让吴兄自个在外面受寒受冻，我于心怎安？不，我不想进去。”

心由轻微一颤，邵真连忙道：“不，琴姑娘，我受得了的，你陪我活受罪于事何补？你还是进去歇息吧！”

小琴只是望着他一个劲的摇头，意态甚是坚决！

心头猛地泛起一股暖意，邵真凝视了她片刻，柔声道：“琴姑娘，凭我的武功修为，这风虽冷也决冷不倒我的，我只需要在墙角下或什么的，避避风头就可以了。”

小琴眨了下眼，转首向住持问道：“这位圣姑，敢问平时连一位男施主也不能入贵寺庙朝拜么？”

住持道：“进香当然是可以的，但敝寺确难留宿这位男施主。”

小琴道：“那么我们入贵寺拜佛，圣姑您是否也供些斋饭让我们充充饥呢？”

住持点头道：“这可以的，两位请入寺休息。”

说着，往旁挪步，让邵真与小琴迈入门里……

两人随着尼姑之后，循着回廊走到供佛祖的大殿上，这时有五六名尼姑显然刚做完了晚课，正陆续离开，似乎对邵真与小琴的驾临，有着一丝惊讶。

两人上了香，拜了佛，便在寺里用些素食，虽是淡斋素食，可对饥肠辘辘的他们而言，无异是山珍海味……

这座古寺似是香火不盛，寺的规模虽不算小，但里里外外都很古旧了，单从送上来那份素食便可以看出这座古寺很穷。

吃完斋饭，一名尼姑送上一盆热水让两人暖和身子，邵真怕山脚下的马

匹走失，遂又下了山来，牵着两匹马，一步一步的循着石阶走上……

上得山来，足足花去了半个时辰，只见邵真已累得满头大汗，这几趟路也真够他瞧的了……

小琴早在门口等他，见邵真上山来，便跃步前来，喜道：“吴兄，她答应让你住在里头了！”

似乎是料想不到，邵真愣了愣道：“怎么……”

看了他一眼，小琴娇道：“还不是我再三的向她求情。”

揩下了额角上的汗，邵真笑道：“还是你行。告诉我，你说了些什么，居然使她答应？”

喜悦自得的笑了笑，小琴却卖了个关子道：“你猜？”

邵真道：“你一定说了很多好话，对不？”

笑着摇头，小琴道：“才不是呢，我连一句话也没说。”

邵真眨眼道：“我不信你这般神通广大。”

耸了下香肩，小琴笑道：“其实也没什么，我只不过是给了她二十两的香油钱罢了。”

恍然大悟，邵真暗叫了声要得，口中却故意说道：“二十两！你真阔哪！”

小琴转了下乌黑的眸子道：“金银能使鬼推磨，不是么？”

摊了下手，邵真耸肩道：“方外人也不例外啊！”

这时他们已到了门阶，小琴转首道：“你也别高兴，她只答应让你睡在马厩。”

“马厩？”叫了一声，邵真显然很吃惊，但随即淡淡道：“这也没关系，总比餐风露宿强得多了，不是么？”

正说着，迎面走来一名尼姑，掖下夹着一床被子，她朝邵真稽首道：“施主，请往这儿走。”

她把邵真和小琴带到了寺院后面的一座小木屋，原来这小木屋和寺院严格说起来是隔离而不相连的，邵真还以为住持当真破例留宿。

这间马厩小得可怜，也破旧得可怜，一阵风刮起，整座屋呀呀价响，像是要塌了似的。

那名尼姑在屋角铺上一片干草，把被子放下，道：“施主，碍于本寺门规，只得委屈施主了。”

说着，拿了两束干草和一桶水给马儿吃。

马厩月有一头马在那儿，邵真上前去端详了一下，赞口道：“这是匹好马，是贵寺豢养的吗？”

尼姑道：“是另外一名女施主的，她比你们早了一个时辰到达。”

一顿，接口问道：“施主，还需要什么吗？”

邵真连忙抱拳道：“不，谢谢法师了。”

那名尼姑说了声“客气”，稽首宣佛便退出屋外。

美目扫了一下，小琴蹙眉道：“这种地方……”

邵真微笑道：“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哪！”

凝眸望着他，小琴道：“我真抱歉，我不知道她们的马厩是这个样子，否则我再多花二十两银子，说不定她们能腾出更好的房间来。”

邵真笑道：“小丫头，别用银子压死人。”

蹲下娇躯，小琴把干草弄平，把被子展开，说道：“要不是佛门圣地，我可真想陪你聊到天明呢。”

淡淡一笑，邵真道：“我的天，我可没你这么有劲呢！”

说着，掩嘴打了个呵欠……

小琴望着他道：“你看起来一点不像累的样子啊！”

避开她的眸光，邵真淡淡道：“难道要倒在地上才算累么？”

掩唇轻笑，小琴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叨扰你了。”

又打了个呵欠，邵真道：“不多聊一下吗？”

口中说着，却走到门边把门打开……

这明显的“下逐客令”，小琴怎会不明白，她走出门口临走前，又转过身子道：“希望你睡得好。”

邵真微笑道：“会的，明早我将告诉你在马厩睡觉的滋味。”

唇角露出甜甜的微笑，小琴凝视了他瞬刻，说了声明儿见，这才转身离去。

把门关上，邵真反身靠着门板，轻轻吁了口气，心中觉得乱乱的……

眯眼望着墙上挂着的油灯，那一豆灯芯摇晃不定的跳跃着，就像他的一颗心一样起伏不定——其实他一点也不累，他只是有点儿受不了她那双美眸的凝视，真的，那水汪汪的眸孔里，似乎包含着什么似的……

闭下了眼帘，他觉得见自己的心跳声，他觉得自己在恐惧她，为什么？他也不懂……

这时他忽然又想起了另外一张脸孔——那是侯爱凤的。

侯爱凤是坦率直爽的，她甚至给了自己一个甜甜的吻，小琴是隐隐含蓄的，尤其每当她凝睇自己时，仿佛就在告诉自己什么……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事实上，他并不能说出她们有什么不好，但一股强烈的潜在意识却一直在逼他怯懦，畏缩，甚至于拒绝……

为什么？

一片茫然……

一阵风吼，震断了他的思维，邵真眨眨眼，甩甩头一下躺在“铺”上，他竭力摒去思维，他不想再想什么，但两张艳丽娇媚的脸庞却一直压着他的脑海……

实在要压得他透不过气来，邵真一挺腰，跳站起来，索性到外头去吃吃风吧，说不定会好些。

可是当他走到门口，却又瞥见了那匹马，情不自禁走前云细细端详……

那匹马，确实好，通身雪白，一丁点儿杂色也没有，浑身散发淡淡的光泽，鬃毛蓬松而立，而加上它本身的肥壮硕大，看起来就是这般的雄伟傲悍，尤其配挂着的金鞍银蹬，红蓝相夹的丝缰，可又增添了几分的“帅劲”。

看着，邵真赞不绝口，禁不住的伸手云摸它颈上的美丽鬃毛……

那匹马像是在站着闭眼养神，可是一当邵真的手指触摸到它时，却猛然张口嘶鸣，竖身一站，挥舞着前蹄踢向邵真的头颅！

做梦也想不到有此一变，邵真矍然一惊，不容他有任何的念头，慌忙斜身一跃，正好跃过他的“踢”。

幸好那匹马没松缰，只是站在那儿瞪着眼，仿佛是在警告邵真似的……

透了一口气，邵真惊魂甫定的揩了一下吓出来的汗水，心中暗道：“幸好闪得快，换了旁人准脑瓜子被砸烂！想不到这畜牲还这般地凶啊！”

拍拍屁股，邵真走了出来，但他不敢再走前去，深怕那匹马再发狠，可

吃不了兜着走……

突然就在此时，门被一脚踢了开来，窜进来一条人影！

邵真定眼一瞧，可真睁大了眼，傻住了！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在三水镇一连宰了柏毓彪五个人的“百艳帮”总护法——“黄蔷薇”柯月霜！

她依然是那副娇悍样儿，俏脸凝煞，杏目含威。可是当她看清邵真时，却又泛上了一丝惊讶之色，但随即冷沉一哼，叱声道：“‘玉面青衫’原来是你呀！”

邵真料不到会在此碰上这泼辣妮子，委实有点儿诧异，心知她就是她匹马的主人，显然是听到了马儿的嘶鸣声而奔来看个究竟的……

果然不错，邵真正在思忖，尚不及搭话，“黄蔷薇”却又冷哼一声，怒声道：“那‘玉面青衫’，你是哑巴么？你怎这般落魄，成了个马贼了哪？”

有点儿啼笑皆非，邵真道：“那匹马是姑娘的？”

美眸圆睁，“黄蔷薇”冷声道：“你这不是废话么？”

一连的咄咄逼人，令他有点不是味道，邵真微微一笑，缓缓说道：“姑娘，你认错人了，在下不是‘玉面青衫’李辉，也不是偷马贼！”

双手环胸一抱，“黄蔷薇”盯着他冷声道：“那么你是啥？乌龟？王八羔子？”

一股气蹿了上来，但邵真委实好度量，他不愿把事情弄僵，他知道她只是误会自己，而且她她那身盖世武功决非好惹之辈，目前，在他还没有到达洛阳找到“女华陀”恢复记忆前，他实在不愿意树立这般强敌，更何况事情完全纯出误会。

心中迅快的衡量利害得失，邵真打了个哈哈，按捺住心头的怒气，笑脸道：“柯姑娘？”

“黄蔷薇”一愣，惊问道：“你怎么知道姑奶的姓名？”

洒脱一笑，邵真道：“姑娘大名，正如春风满天下，谁人不晓？”

扬扬眉梢子，“黄蔷薇”低叱道：“你胡说，在江湖上我从来没说出我的姓名！”

唇角微微翕动，邵真平心静气地说道：“姑娘姓柯，芳名两字月霜，在下说错了么？”

更加惊愣，“黄蔷薇”道：“我是问你如何知道的？”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起——何不戏耍她一番？邵真眨眨眼皮儿，啧啧声道：“姑娘，你想知道是谁告诉我是么？”

不耐的嗤了一声，“黄蔷薇”道：“少废话，你快说！”

淡淡一笑，邵真道：“是‘百艳帮’主告诉在下的。”

陡地一怔，“黄蔷薇”满脸惊异，愣了半晌，才眨了眨眼皮子，诧声道：“是帮主告诉你的？”

邵真含笑点头不语……

从头到脚，“黄蔷薇”圆睁杏眼重新把邵真打量了一番，只见眼前之人神态安详自若，而且唇角的那丝淡淡微笑，使他觉得潇洒异常……

半晌，她才轻声道：“你到底是谁？”

轻咳一声，邵真始终和颜悦色，一点儿也不动肝火，他温文儒雅的道：“不敢，在下单名单姓——吴知是也！”

“吴知？”

轻念一声，“黄蔷薇”道：“我完全没听说过，你不说假话么？”

邵真看在眼里，心知她已被自己唬住了，心中一阵好笑，唇角浮着一丝玩世不恭的笑意，他用手掌抚了抚下巴，缓缓说道：“在下也和姑娘一样，从来不在江湖上对人说出自己的姓名，所以姑娘对在下很陌生了。”

轻轻一顿，接着道：“不过有一点地方和姑娘不一样，姑娘你算是老江湖了，提起“黄蔷薇”这字号，无人不知，如雷贯耳，而在下素少涉足江湖与人争长短，论英雄，所以到今在下也没弄出啥名号来，论辈份，姑娘你算是前辈，在下不过是武林末流，无名小卒罢了！”

这番话，邵真一气说完，看不出有一丝儿假，“黄蔷薇”似乎有了几分相信，尤其邵真的话里带了些许的奉承，让“黄蔷薇”听来有点儿喜不自禁的样子……

微一转美眸，“黄蔷薇”道：“你认识我们的帮主？”

轻一颌首，邵真道：“这当然是了，贵帮主如不认识在下，怎会告诉在下姑娘美姓芳名呢？姑娘，你这话，岂不是问得太……”

邵真本想说你这话岂不问得太没头脑，但一想眼前之人泼辣如悍妇，不要激怒了她，反把事情弄僵了，那才糟，于是硬把“没头脑”吞回嘴里，所谓话到口中留半句，点到为止吧。

瞧“黄蔷薇”那样儿精灵十足，自然不会毫无感觉，事实上，当他话一出口，便发现那句话说得太没学问了，但她两片吹弹得破的粉腮儿，倏地一红，忒感不好意思似的……

她这一害羞，倒把她原先那股娇悍，泼辣之味冲得一干二净，显得娇羞万状，驯如小猫……

伸出如削笋般的玉指，轻轻的在鬓发上拂了两下，借以掩饰她的窘态，“黄蔷薇”轻启樱唇，娇声道：“你和我们的帮主是什么关系？我怎不曾见过你到我们那儿？”

这回，她可没那般的冰冷叱语了，这一细，一柔间，真可谓娇娇细语有如黄莺出谷，玉珠儿滚盘，是这般的轻柔悦耳，听来叫人浑身酥酥的……

这转变，让邵真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忖道：“所谓老江湖也不过如此吧！”

心中虽这般想，口中却不敢这么说，邵真双手负后，优雅至极的踱了个方步，这才缓缓说道：“柯姑娘，你为‘百艳帮’的总护法，可谓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而姑娘你不认识在下，显然是帮主不愿意或者是认为没有必要把她和在下的关系告知姑娘，我想，在下还是保留不说吧。”

轻轻一顿，接着又道：“但姑娘如果定想知道不妨回去之后请问贵帮主就是。”

这瞎说胡扯带着浓重的神秘味道，邵真不仅故弄玄虚，而且卖了个关子，摆了个架子。

愣愣的发了下呆，“黄蔷薇”怔怔的望着邵真，似乎她是想看出邵真是否在撒谎，但摆在她眼前的邵真形色从容，态度安详，哪看得出一丝儿的破绽？她半信半疑的犹豫了片刻，张口道：“你在酒楼的时候，我明明听见你说你自己叫李辉，难道我听错了不成？”

摇了一下头，邵真道：“不，你没听错，我是这样说过。”

更加奇怪，“黄蔷薇”说了一声：“那这又是怎……？”

邵真连忙道：“那是因为柏毓彪错把在下当成李辉，在下为了要探听他

们的消息，就将假做假，把自己当成李辉，我想姑娘你大概没见过李辉本人，否则也不会有这个误会了，对不？”

轻哦一声，“黄蔷薇”道：“那当时你为什么不表明身份呢？”

轻轻一笑，邵真道：“柯姑娘，你太会说笑了，当时在下向你说明我不是‘玉面青衫’李辉，姑娘你不相信，指着我的鼻尖大骂狗东西，乌龟孙子，然后一走了之，姑娘，你叫我如何向你解释呢？”

邵真虽说解释，又何尝不是在讽刺她？“黄蔷薇”如粉桃腮又是一红，她垂下玉颈，然后抬起脸庞，挂着一丝歉意的笑容，怯怯道：“这么说来，是我错怪吴公子了？”

这声娇嫩嫩的“吴公子”叫得邵真一慌，连忙嘿声含笑道：“误会在所难免的……”“黄蔷薇”双拳抱胸，一弯柳腰，微红着俏脸，娇声道：“贱妾唐突冒失之罪，尚请吴公子不予见怪！”似是料不到有此大转变，邵真连忙一回礼，连忙说道：“误会既已冰释，但盼柯姑娘别将此事横亘于心。”嘴唇边含着一丝隐隐笑意，增添了好几分妩媚娇丽，“黄蔷薇”转了转两只透了水似的眸子，轻盈问道：“吴公子，你睡在这儿？”

说着，眼角抛向墙角的草垫被子……

搓了搓手，邵真微笑道：“是的，在下因风雪大，迷了路，错过了宿头，幸好摸上了这座古寺，否则真不知怎办才好，但这座庙寺不留宿男施主，在下只好将就睡在这儿了。”

一顿，又道：“在下睡在这儿发现了姑娘的马儿漂亮非凡的，情不自禁的想去抚摸它，想不到它精灵非常，嘶鸣扬蹄，在下差点就被踢个正着！”

“这畜牲对生人一向凶悍非常。”

转首瞥了一下马匹，“黄蔷薇”娇声道：“没伤了吴公子吧？”

邵真含笑道：“伤倒没有，却是吃了一惊。”

瞟了他一眼，“黄蔷薇”道：“那真抱歉了。”这般谦虚，倒叫邵真有些儿不知所措，连忙道：“柯姑娘这番话，在下可真受不住哪！”

美目流盼，“黄蔷薇”此刻娇柔非常，和先前的那股泼悍样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判若两人。

她微扬蛾眉，轻声道：“吴公子，你也和‘六魔煞’有仇怨么？”

一股怨气泛上眉宇，邵真冷涩一笑，缓缓的透了一口气，这才道：“他们杀死了我两个朋友！”

“黄蔷薇”也切齿道：“‘六魔煞’这般人在江湖上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令人不齿，叫人得而诛之才甘心！”

缓和了一下心绪，邵真道：“‘六魔煞’辱杀贵帮一名婢女，真是一般禽兽畜牲不如的狗东西！”

甚感讶异，“黄蔷薇”望着邵真道：“吴公子怎么也知道这事儿？”

眨了眨眼，邵真故作神秘道：“你以为是谁告诉我呢？”

怔怔的望着他，“黄蔷薇”说道：“帮主吗？”

只是笑了笑，邵真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她以为他是默认下来，越发相信了他，“黄蔷薇”像是喃喃自语道：“我真不明白，帮主什么事情曾经满过我？”

邵真深怕她想下去而会起疑，连忙岔开话题道：“柯姑娘，你怎么也到这古寺来呢，也和在下一样迷路了吗？”

微摇螭首，“黄蔷薇”含笑道：“不，我和这庙的住持很熟，路过这里，

顺便看看她老人家罢了。”

轻哦一声，邵真道：“这么说来，住持法师也是武林中人吗？”

“黄蔷薇”道：“偶而云游四方，走走江湖罢了，人称‘璇玑神尼’就是她老人家。”

说着，似是想起了什么，又道：“吴公子不是和一位姑娘同行的吗？对了，她是‘孔雀仙子’吧！”

邵真心中好笑道——人是真的，“孔雀仙子”是天晓得！

但口中却应道：“是的，她在寺里，可能早就睡了呢。”

“想是我一直在房里，所以才没碰面。”“黄蔷薇”道，“麻烦吴公子把我的歉意传达与她，好不？”

邵真连忙道：“柯姑娘，你太客气了。”

这时，外面的风已停了，一弯新月斜斜照进来，“黄蔷薇”望了望门外，抱拳道：“夜深了，不便再打扰吴公子了。”

说着转身步出门外，邵真连忙跨步送出门外，也抱拳道：“柯姑娘请慢走。”

“黄蔷薇”又抱了一拳，莲足轻弹，柳腰微旋，嗖一声，平身射入寺院里……

“好俊的轻功！”目送着她消失的纤纤娇影，邵真不自觉的张口说了一声。

蓦地，他一转身喝道：“谁？”

“是我！”

娇声响起，左侧马厩旁的一棵柏树上射下一条人影来！

定睛一瞧，邵真讶道：“噢！是你，琴姑娘！”

来人正是小琴，只见她神情怪样的望着邵真默默不语……

第二十九章

在皎洁的月光掩照下，邵真似乎也发现了她有点不对劲，连忙问道：“琴姑娘，你怎在这儿？”

小琴仰脸道：“怎么，你不欢迎吗？”

大大一愣。

邵真不解的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一抬眼，小琴瞪着他道：“你想把我当柏毓彪一样糊弄吗？”确确实实的愣住了，这没来由的话头，搅得邵真莫名其妙，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脑瓜子……

正当邵真发愣发呆，满腔疑惑之时，忽地传来一声轻唤；“琴儿。”

扭头一望，小琴惊喜至极的叫道：“啊！娘，是您！”邵真也转身瞧去，只见五尺外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人，细看下，竟然是“玉大夫”！

邵真着实吃惊，想不到这时候“玉大夫”居然会出现，忙不迭举步前去。

小琴早就一个箭步跨了前去，欣喜万分的道：“娘，您怎么也来了？”

恭谨的作了一揖，邵真恭声道：“大夫。”

“玉大夫”一身素罗淡裙，外罩浅灰色披风，头罩白色红缨帽，脸上神色却有些儿灰涩，她迅速的扫了一下邵真和小琴一眼，这才缓沉道：“你们俩刚走，我便回家了，家中却发生了事，所以急急赶来，总算找到了你们……”

小琴吃惊道：“娘，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缓缓的点了一下头，“玉大夫”平静的道：“是的，出了一件大事，琴儿，你得马上跟娘一道儿回家。”

“回家？”

惊愣非常，小琴急急道：“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您快说嘛，急死人了！”

面无表情的瞥了她一眼，“玉大夫”淡淡道：“你别多问，先把马儿牵到山下去，娘的马匹也在那里，你在那儿等我，娘和吴少侠交待两句话，随后便去。”

跨前一步，邵真一抱拳，说道：“大夫……”

淡淡的扫视了他一下，“玉大夫”沉声道：“吴少侠，你先别说话。”

邵真只好住口不言，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使得他和小琴不仅诧异，而且茫然不知所措，小琴蠕了蠕嘴，张口说了一声：“娘……”

一挥手，“玉大夫”短捷的说了一声：“快去！”

小琴果然不敢违抗母命，她望了望“玉大夫”，又望了望邵真，才迈步走向了马厩……

但邵真已先她一步进马厩，把马匹牵出来……

两眼怪异的望着邵真，“玉大夫”近似冰冷的道：“吴小侠，你留在这儿，让小女自个儿下去。”

邵真本想坚持送小琴到山下去，但一见“玉大夫”表情严肃，只得依言把马缰交给小琴，小琴牵着马，张了张嘴，似想说什么，但又见“玉大夫”近似冷峻般的不言不语，也只得闭上了嘴。

她转而凝视着邵真，面露不舍之情，美眸浮上一层浅浅的泪光，那晶莹的泪水里似乎包含着一般无尽的情意，看得邵真心中为之一颤，连忙垂下目光。

轻扯嘴角，小琴微颤着声音道：“吴兄，你到洛阳办完事情会不会来看我？”

邵真用力的点了一下头，含笑回道：“会的，一定会！”

悲凄的脸上浮上一丝笑容，小琴哀怨的望了他一眼，这才牵着坐骑，缓缓抬步走去可是，每走几步路，她便回过头来望邵真一次，直到下了阶梯，才见她转身弹泪，没去身影心头怪难受的，邵真目送着她远去的身影，心中有一股若有所失的情绪……

“玉大夫”始终不发一言，见邵真和小琴的依依不舍样，面上表情千变万化，阴晴不定……

邵真仍兀立着，他不自觉的在想，小琴方才说些令他莫明其妙的语，显然是在生自己什么气似的，可是一旦分别时，离愁别绪却溢于言表，两相对照，令他奇怪不解……

凝视着邵真，“玉大夫”突然开口道：“吴少侠，你是不是爱上小女？”

猛的一愣，邵真显是料不到会有这一问，但他马上一摇头，淡淡道：“没有。”

像是要看穿他的心底，“玉大夫”凝住了他片刻，又道：“你说实话。”

邵真凝了一会，平静的道：“琴姑娘丽质天生，娇柔妩媚，在下荣幸和她相处了有百来日之久，时间是情感的培育良剂，再且琴姑娘对在下有治病之恩，恁心而论，在下多少有点……”

神情一动，“玉大夫”截口道：“这么说来，你是爱上小琴她了？”

“不，在下对琴姑娘只是有敬慕之心罢了。”

缓缓的摇摇头，邵真道。

脸上流露着不解之色，“玉大夫”道：“这有什么不同呢？”

邵真缓缓的说道：“琴姑娘医我眼疾，三个多月来，废寝忘食，对在下悉心治疗，无微不至，在下感激她，在下与她相处三月之久，人孰无情？如果说在下对琴姑娘没有一丝爱慕之心，那未免太矫情了！”

一停顿，接着又道：“在下不愿做假的说，我是爱琴姑娘……”

神色一变，“玉大夫”脱口道：“你当真爱她？”

“是的，我爱她。”

轻点了一下首，邵真缓沉的道：“但那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并非男女间的爱，她有恩与我，所以我爱她，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爱她。总之，我对琴姑娘的爱，不是占有，更不是情欲！人与人之间本来就该互爱，不是吗？”

定定的望着他，“玉大夫”停了有片刻，才缓声道：“你是成熟的。”

抱了一拳，邵真倾前身子，恭谨道：“敢问大夫，您要说的就是指这么？”

“可以这么说。”

轻点螭首，“玉大夫”仰望着明月，像是喃喃的自语道：“时间是感情的培育良剂，我怎么疏忽了这点呢？”

邵真有点茫然，事实上，打从他见到“玉大夫”的时候，便觉得有很多的事情令他迷惑不解，他觉得“玉大夫”很神秘，尤其她突然出现在这里命小琴回去，又对自己说了这些话，更令邵真感到不明白，他隐隐觉得，“玉大夫”是专程为着某种事情而来的！

“玉大夫”抬眼道：“可是，终究是太慢了，小琴她对你却动了真情！”

一震，邵真忙道：“没有这事，我和琴姑娘之间是纯洁的！”

苦涩的笑了笑，“玉大夫”道：“知女莫若母，吴少侠，自你们离家后，我就一直跟着你们，小琴的一举一动，我看得清清楚楚……”

大感诧异，邵真道：“大夫，您一直跟着我们？这是为什么？”

微微叹了口气，“玉大夫”缓缓说道：“我不该让她医你的双眼的，那么你们就不会有这样接近的机会，可是当我想到这点时，匆匆赶回来，你们已离家出发，我随即追踪你们，本想立即叫小琴回来的，但我忽然又想，何不暗地里看看你们是否真发生了感情……”

邵真怔怔的望着她，他对“玉大夫”更加的不了解了，面上露着怪异的神色，玉大夫接着道：“果真，小琴爱上你了，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邵真连忙截口否认道：“没有！琴姑娘根本没说过爱我！”

苦涩一笑，“玉大夫”有些迷惘的摇了摇头，说道：“爱，有时候是不需要用语言表达的。你看不出她对你凝视时的眼神，说话时的神情么？那在说明了她对你的爱！”

轻颤了一下身子，邵真垂下了头，眯着眼。

他不能否认她说的是事实，他虽然感觉到，但一直不愿意去承认它，想不到“玉大夫”却为他直说出来了！

抬起脸庞，“玉大夫”仰望着穹苍，声调迷惘的道：“自小就娇纵了她，才养成今日她强傲，和近似怪僻的性情，她占有欲强，凡是她要的，一定要得到，既然她爱你，就决不死心！唉……苍天，你又在玩弄人了吗？”

迷惑的望着她，邵真用力的闭了闭眼，他压根儿不明白“玉大夫”在说些什么，怯怯的，他道：“大夫，说真的，我有很多不了解……”

“你会了解的！”

凄苦的一笑，“玉大夫”望着邵真道：“只是不是现在罢了。”

俯首沉思了半晌，一丝讶异掠过了邵真的眉宇，他抬眼道：“大夫，您跟着我们一日之久，显然，您说家中发生事情，这……”

“这当然不是真的。”

“玉大夫”接口道：“这只不过是使小琴离开你的权宜之计罢了，免得使她愈陷愈深，终至不能自拔，否则日后的后果就不是你所想的了！不是吗！”

轻哦一声，眉宇间的那丝讶异逐渐变成了迷惘，眯着眼，邵真抖了一下喉结，低声道：“我依旧不太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大夫，您为什么不再多观察些时日呢？”

迅速的瞥了他一眼，“玉大夫”淡淡的道：“你这番话，恐怕是言不由衷吧！”

仰首凝视着远处，接着道：“知女莫若母，我的观察是八九不离十，决没有错！方才我如果不及时现身，可能就把事情弄得很糟了……”

微扬眉梢，邵真截口说道：“怎么讲？”

转首望着他片刻，“玉大夫”缓慢的说道：“方才‘黄蔷薇’与你说话，她一直躲隐在树上，待‘黄蔷薇’走后，她已经向你表示了她的高兴，不是吗？”

神情一震，邵真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小琴对自己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儿，那就是“吃醋”哩！

邵真微张着嘴，他感到吃惊，但也感到好笑，小琴她想到哪儿去了？

“玉大夫”一直注视着他的表情，她停了片刻，才又道：“我说过，她

占有欲强，她已很明显的要向你表示她的不高兴，她的嫉妒，我如果不出现，你岂非要感到难堪吗？”

这是实话，邵真知道小琴已对自己动情，而自己也曾为这迷惘，彷徨过，但总觉得那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还用不着去劳神费思，他总以为小琴对自己的情意不过是在“萌芽阶段”罢了，又怎么想到她是如此的强烈呢？

轻轻喟叹一声，“玉大夫”流露着痛苦不堪的神色，她颤哑道：“这不能怪她，是我养成了她这种性情，我应当及早想到的，我应当防范你们的接近，唉！我……”

垂眼思索了一会，眼神里含着不解，邵真低声道：“大夫，我有一句话可以问么？”

望着他，轻点了一下螭首，“玉大夫”没开口。

用舌尖润了一下冻干的唇角，邵真沉声道：“大夫，您是不愿意琴姑娘和在下接近是么？我是说假如我也爱琴姑娘的话。”

眯了一下眼角，“玉大夫”的脸上漾起了一阵令人难以察觉的神色，她用力的一点头，道：“是的！我反对你们之间有任何的感情发生！”

心头浮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邵真垂下眉睫低声道：“是的，在下不过是个身世如谜，前途茫茫，无所定向的人，自是不敢有高攀琴姑娘的妄想……”

抬起眼光，邵真又道：“方才在下对大夫所说的话，句句属实，在下对琴姑娘决没有有动一丝非份之心，请大夫相信在下。”

凝视着他好半晌，“玉大夫”令人难以发觉的叹息一声，简短的说了一声：“我知道。”

旋即接道：“但你千万别误会，并不是我对你有所轻视……”

轻轻一叹，“玉大夫”黯然神伤的又道：“反正，日后你或许会知道的。”

这话，又浇了邵真满头雾水，他总觉得她有时候所说的话并不能使他了解，他用疑惑的眼神，望了望了“玉大夫”，张口欲言……

“玉大夫”却淡淡一笑，先他开口道：“吴少侠，看来你的眼睛已完全没有问题了吧？”

双手抱拳，邵真连忙恭敬施礼道：“这都是大夫您的恩典，在下毕生难忘，请受一拜。”

微一回礼，“玉大夫”平静的说道：“我感到抱歉，我本来答应帮你恢复记忆的……”

眨眨眼，邵真截口道：“大夫不是说到洛阳去找‘女华陀’就可以了么？”

“是的。”

脸上漾起一阵怪异之色，“玉大夫”眼望他处，徐徐说道：“事实上，据老身的观察判断，你如果想要恢复你从前的记忆，只要此去洛阳，必能碰见你昔时的朋友，便能使你想起从前的事儿来了，这并不需要用药物来治疗。”

神情一震，邵真大喜，道：“真的么？”

轻点螭首，“玉大夫”平淡的道：“我想是不会错的。”

邵真紧接着道：“如此说，‘女华陀’就是我的朋友了？”

“这……”

脸色忽地一变，“玉大夫”张口吐了一声便停顿下来，但旋即淡淡一笑，平静的道：“不，我是说如果你找到了你昔日的朋友，而仍然不能恢复记忆

的话，你最后再去找‘女华陀’。”

凝神听着，邵真问道：“‘女华陀’一定能使在下恢复么？”

面无表情的点了下头，“玉大夫”道：“我想是的。”

转了一下眸子，邵真面露不解的神色道：“大夫您说只要碰见我从前的朋友，便能恢复记忆，不需要用药物治疗，那‘女华陀’既不是我的朋友，又不用药物治疗，那她如何使我恢复记忆呢？”

一窒，“玉大夫”唔了两声，似答不上话来，但随即道：“这你勿庸操心，到时你便知道。”

轻轻一顿，岔开话题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邵真想了一下道：“我如何找到我的朋友呢？即使我找到了我的朋友，我丧失记忆又怎么知道谁是我的朋友呢？”

沉默了半晌，“玉大夫”才徐徐道：“我的意思是说，只要遇到你从前所认识的人，当然啦，这你认识的人不是泛泛的认识，而是有很深刻的知交，你一见到他，自然而然的会使你想起从前的事了。”

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邵真摇了一下头，轻声道：“大夫，我……”

不等他说完，“玉大夫”截口道：“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邵真连忙道：“大夫，你是不是认识在下的朋友？”

一怔，“玉大夫”道：“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说的？”

邵真道：“那您怎么知道我的朋友在洛阳呢？”

一窒，“玉大夫”哦哦了两声，才道：“依我的观察，你的举止，口语的一切，都充分显露了你是江湖上跑得很久的人，而洛阳是中原首善之区，更也是武林人物荟萃之地，你此行前往洛阳，相信能碰上你从前的朋友，要不然，你也可以在洛阳找到‘女华陀’，不是么？”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邵真恍然大悟道。

“玉大夫”道：“我们谈得不少的时候了，小琴可能早就等得不耐烦啦，我想就此和吴少侠别过！”

说着微微一欠身子。

邵真连忙躬身回礼，恭谨道：“恕在下不能远送大夫。”

一抬头，已见“玉大夫”的身影，直飘而去……

远处，隐隐传来她的话声：“你勿须再来看小琴，我们回去后立刻搬离……”

语声渐去渐远，终至不闻……

第三十章

北风呼呼，寒气袭人，邵真孤单的站在那儿，嗒然若有所失……

良久……一阵冷风刮起……忽然打了个寒噤，邵真如梦初醒的甩了甩头，拍了拍肩上的雪花，怅然步入了马厩……

连衣带鞋躺在草铺上，双手垫在脑勺后，邵真的嘴里含着一根草枝，无意识的转动着，他此刻看起来一点睡意也没有，尽管夜已是这般的深沉。

墙上的那只如豆灯芯，在他微眯着的瞳孔里跳耀着，晃着，闪着……

他思绪起伏，澎湃如潮……

他想着——不仅是今夜“玉大夫”的谈话，打从他带着侯爱凤向“玉大夫”求治开始，他在细细忖想……

尤其今夜他终于一睹“玉大夫”的庐山真面目——以往他双目失明，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使他不期然的想见这对他有“转变性”的名医，如今他见着了，但“玉大夫”却给他一连串的惊讶和不解，以致于疏忽见到了“玉大夫”的那份应有的感觉……

现在，他细细的回忆着，他总觉得她很神秘，他不太看清楚她，一来是在夜间的缘故，二来是他被她提出的问题吸引住了，而忘了仔细打量她。

不过，他仍可以知道她是个美丽的中年妇人，事实上，只要瞧上一眼小琴那美俏的模样，便该知道她长的不俗了。

令邵真感到诧异的是“玉大夫”不仅止是一名大夫，她看来像是经历了人世间的无数风霜，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似的，与其说她让人有一种冷漠、淡泊的感觉，勿宁说她令人觉得有着淡淡的悲郁、隐伤、浅忧……

邵真又想到了小琴，一想到她，他莫名其妙的感到心中一阵怪味，他并不吃惊她爱自己，只是她爱自己爱的那般强烈，倒使他感到意外……

他想起了侯爱凤，他惦挂她，不知怎么样了，他想起了她的吻，那甜蜜蜜的吻……

他觉得侯爱凤生长在荒野山郊，纯粹是个乡下姑娘，有一股淳朴、敦厚和善良的气质，也许她见的世面不多，看起来令人有点弱的感觉。

可是她虽出生乡下，却没乡下人的那股鄙陋俗气，相反的，处处的显露出有教养，知书达理的良好修养来。

她仿佛像是生长在深山幽谷里的一朵百合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气质上显得雅、美。

而小琴又是不同的一个典型。

她虽生长在千金万富之家，但却也十足的养尊处优，娇生惯养，一派的豪富千金作风；她像是生长在温室里的一朵玫瑰花，看起来，虽是那般的孤傲，但却又并非真正的坚韧，只消一阵狂风暴雨，也够使她摇摇欲坠……

约略讲来，他们两人有很明显的分野；侯爱凤是较倾向于内向型的易于羞涩、较保守、含蓄；小琴则属于外向型的，开放、豁达、活泼。

论外貌，所谓少女无丑妇，她俩是各有千秋，十分姿色里具有七八分，不能倾国，也足以倾城。

如果说真让邵真去选择的话，他将会犹豫，正所谓鱼与熊掌，难予取舍！

正当想着，突然邵真的脑海里又涌上另一张脸孔，来得很突然而且强烈，但却异常的模糊，只隐隐的一个轮廓而已。

可是这却使邵真大大的颤栗了一下，他竭力的想去捕捉那张脸孔，可是

却很快地消失了……

邵真此刻的脑海顿时变成了一片混沌，他觉得额角隐隐作痛，痛得他不敢再去思索，他连忙努力使自己趋于平静……

他感到非常惊异，怎么会有那么一张脸庞非常孰稔，但当他认真去追忆时，却又感到那般陌生，只是一片模糊、混沌、茫然，紧接着只有一片空虚了……

用力的闭上了眼，邵真几乎要承受不住脑海的压力，一刹时，他觉得耳鸣嗡嗡，头痛得厉害，连忙透了口气，用两指轻揉太阳穴，停止了思维的转动……

这样经过好半晌，他方感到好过了一点。

不自由主的，他又去捕捉那张脸孔；可是，任他怎么样，他却再也想不起来。

说也奇怪，他此刻再也不会去想小琴或是侯爱凤了，他直觉的那张脸庞使他颤栗、兴奋；当然，也一阵茫然……

此时，尽管夜已是这般的深沉，可是他再怎么也睡不着，一夜里，他就这般的翻来复去，辗转反侧……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他被一阵沉浊的脚步声惊动！

他连忙侧耳倾听，只听得那些步履声不仅沉而重，且杂而乱，显示着人数众多。

邵真感到奇怪，现在什么时候了，居然会有这么多人出现……

正当疑惑，耳中忽又听到一阵急如雷雨的擂门声……

“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

一连串的敲门声中，响起了一阵粗暴的噪音：

“ 喂！快开门哪开门哟！ ”

“ 咚咚…… ”

擂门声一直没有停，仿佛有十万火急事情似的。

再也沉不住气，一股强烈的好奇心驱使邵真走出屋外看个究竟……

身形如夜猫般的轻轻一跃，邵真一下跃到了寺院后面的墙角，然后悄悄的探头望去——寺院的正门离墙角虽有四五丈远，但借月光照射，且邵真运足目力，却也不须怎么费力便瞧清了眼前之景——

但只见约莫有十来人的光景站在门口，俱皆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身着清一色的黑色紧身夜行装，即头上也包着黑巾，且腰间挂着鬼头刀。

夜虽冷，但他们却皆风尘仆仆，似乎经过了一番的波腾、冲刺。

邵真再细看之下，发现五六人肩上扛着一个长方形的铁箱子，那箱子显然很沉重，把他们的腰干都压得弯弯的。

打量间，显然那阵急雷骤雨的擂门声已惊醒了尼姑，但只见门呀一声被打开了，走出一名年轻的尼姑来！

开门的尼姑一看是十几个粗壮大汉，本能的一惊，圆睁着惺忪的睡眼，退了一步，惊诧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 ”

说话间，寺里急急的又跑了四五名尼姑来，显然已惊动了整个寺庙。

她们一看眼前情景，也齐齐一惊……

这时站在前头的一名虎目、鹰钩鼻的汉子，开拳当胸一抱，粗声道：“ 我们弟兄想向贵寺讨个方便，不知…… ”

话落一半，忽见那五六名尼姑向两边分开，当中正缓缓走出一名老尼姑

来——

正是“万重寺”的住持，“璇玑神尼”。

抬了抬倦眼白眉，“璇玑神尼”扫了眼前众人一眼，单掌竖胸，宣了声佛号，稽首顶礼道：“阿弥陀佛，诸位施主如许深夜登临敝寺，敢问……”

话没说完，方才那发话的汉子大声截口道：“我们想向法师要点吃的，以及要个地方歇息歇息，请大师你高抬贵手。”

嗓子虽大，喉头虽粗，措词还蛮有那么的样子有礼。

微一点头，“璇玑神尼”徐徐道：“吃的是没问题但敝寺却无法容纳施主这么多人，而且敝寺有个陋规，夜晚当中，佛门净地不留男施主，还请诸位施主见谅。”

虎目汉子微微一愣，随即大声道：“我们弟兄又饿、又累、又冷，难道大师不能行个方便，做件好事吗？”

“阿弥陀佛，施主言重了。”“璇玑神尼”垂下目光，连忙说道，“我佛慈悲，普渡众生，施主有困难，贫尼等自当鼎力相助，此乃份内之事；只是碍于清规，恕贫尼无法延请施主入内，但敝寺愿意供给诸位施主一些淡斋素菜，聊以充饥。”

一挑眉梢，虎目汉子脸上泛起一丝怒色，哼声道：“难道大师就叫我们在这大寒天之下啃东西吗？”

缓缓抬起眼光，“璇玑神尼”徐徐道：“诸位施主如果愿意屈就委屈，敝寺后面有一马厩，但恐也容纳不了诸位……”

语声未毕，虎目汉子已额上青筋直跳，陡的一声粗喝道：“放你娘的狗屁！你他妈的居然叫我们大爷到你的臭马厩去！爷看你们是出家人才这般客气，否则哪跟你噜哩噜嗦的！庙嘛，乃四方善男信女朝拜之地，谁人不能进？哼！”

一声冷哼，虎目汉子气冲冲的一跨步，硬是要闯将进去……

这副样子，直把那些尼姑吓得猛向后退！

兀立不动，“璇玑神尼”不动声色的朗声宣了声佛号，缓声道：“施主显然是武林中好汉，难道也和贫尼这等人无争的方外人家计较吗？”

这时藏在暗角的邵真心中一阵冲动，但一想“璇玑神尼”人家也是有武功的，非普通的出家人，况且寺里还有那“黄蔷薇”柯月霜妮子，何不静观变化？

心念转定，邵真也按兵不动……

虎目汉子似乎也只是想吓唬的样子，他一跨上门阶，见那些尼姑惊慌失色，也就止步不前，不再逼进；稍微缓和了一下脸色，说道：“大法师，老实说，我们就是因为看在你们是出家人的份上，才这般客气，否则老早就动粗了！讲明白点也没关系，咱弟兄都是在刀尖上讨生活的人，性子不太好，你休惹了我们弟兄，不如让我们弟兄进得寺里去歇歇，香油钱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璇玑神尼”面无表情，接口道：“这位施主请平心静气听贫尼道来；我们非常愿意帮助施主，我们愿意为诸位施主暖菜热汤；至于请诸位施主屈就马厩，实碍于本寺寺规，决非有意轻侮诸位，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大尺度了，还请施主明鉴是幸！”

说毕，单掌轻顶一礼。

虎目汉子脸色倏地又一变，轻嗤一声，阴冷的道：“好！你他妈的是敬

酒不吃吃罚酒，我‘海煞星’柳某人跑遍大江南北，就不信这个邪，堂堂正正的佛庙圣地，竟也拒人于千里之外，难道是怕我们强奸了你们老秃驴不成？”

这污言秽语使得“璇玑神尼”平静的脸泛上了一丝怒意，她低首宣了声佛号，低低说道：“阿弥陀佛，施主说话请放尊重些，别污蔑了清明圣地。”

磔磔一笑，虎目汉子“海煞星”粗眉一挑，冷声道：“好个清明圣地，爷就叫你成了修罗屠场也罢！”

说着，昂首迈步前去……

这架势，显然是动粗了……

“慢着！”

蓦地一声娇叱扬空传来！

众人俱是一愣，只觉一条娇小身影唰一声，自寺里翻过了院墙，急窜而出！

“慢着！”那声冷叱还在诸人耳膜中激荡，只见一条身影已霍然伫立于地！

不用说那自然是“黄蔷薇”柯月霜那妮子了。

她迅速的扫视了众人一眼，然后向“璇玑神尼”一抱拳道：“师太，原谅我来迟了，没怎么样吧？”

凝霜的脸上展起一抹和祥可亲的笑容，“璇玑神尼”显然是很高兴“黄蔷薇”的来到，她展颜笑道：

“小霜，吵醒了你是么？其实也没什么，这几位施主想借住敝寺罢了。”

两人对答之间，“海煞星”已有很充裕的时间来打量“黄蔷薇”。

他的脸上泛起一丝惊异之色——如不是惊异“黄蔷薇”那俊俏的轻功，便是惊异“黄蔷薇”的绝世姿容了；不过他马上又恢复了他的狂傲之色，显然，“黄蔷薇”一个女人家并不能使他放在眼里。

他转过身子，迈下石阶，面对着“黄蔷薇”，一阵嘿笑，轻浮道：“想不到如此荒山古寺，竟有这般好货，莫怪老秃驴要闭门拒客，啧！”

冷冷一瞪眼，“黄蔷薇”瞧了瞧“海煞星”，然后抛眼环扫了一下那些黑衣汉子，唇角勾起一丝冷笑，似乎将对方的身分与来路十分摸了五六分；她并不回答“海煞星”，转首向“璇玑神尼”道：“师太，很明显的，他们想用硬的是不？”

“璇玑神尼”朝她微微一笑，轻轻的一点头……

泰然一笑，“黄蔷薇”平静的道：“想不到我一来，便逢到这等事，真是躬逢盛会，三生有幸呐！师太，动拳脚的事儿，不劳你们方外人家，还请师太安歇去，别耽误了晨间早课，你说是么？”

微微一犹豫，但随即点了一下头，“璇玑神尼”道：“我佛慈悲，能化干戈为玉帛最好不过；要不然手脚放轻点，别伤了人才是。”

轻启樱唇，“黄蔷薇”答道：“这当然是了，佛门净地怎能涂上一片血腥！”

“璇玑神尼”凝声道：“他们人多，须加几分小心。”

说吧，转身走入寺里去，自然那几名尼姑也随着进去；然后门呀的一声，关了起来。

很显然的，“黄蔷薇”与“璇玑神尼”压根儿没把“海煞星”这十几条汉子看在眼里，他们的谈话，打发“海煞星”这般人似乎是件轻而易举……

这怎么受得了？狂傲的脸上又加添了几分震怒，“海煞星”只觉得有一股被侮辱的感觉，他怒极长笑，蓦地伸手一指，喝道：“好！这太好了！姑娘的豪言壮语，简直把我‘海煞星’柳某人当成了四脚爬蛇！想来姑娘必有一番不得了了不得的武功，在下请教啦！”

“黄蔷薇”毫不动容的望着他，轻展贝齿道：“好说！好说！阁下高抬我姑娘了，不得了了不得是不敢，不过本姑娘自信打发你们是绰绰有余！”

好个狂言，直气得“海煞星”直跳脚，他额上暴着青筋道：“当今武林中能如此对大爷说话的人还不多，姑娘，你可真是了不起啊！你愿意我知道你是谁么？”

“黄蔷薇”一眨星眸道：“说出来也无妨，说不定你们听了本姑娘的大名会乖乖的离开呢！”

一顿，一斜眼，接着道：“听着，‘黄蔷薇’就是你家姑奶奶！”

“黄蔷薇！”神情猛一震，“海煞星”脱口道，“你就是‘百艳帮’的‘黄蔷薇’吗？”

一睨眼珠子，“黄蔷薇”道：“怎么，难道江湖上还有第二个‘黄蔷薇’不成？”

“海煞星”一震之后，很快的恢复神情，但却不见原先的那股傲态；他有点不相信似的重新的细细的打量了“黄蔷薇”一番，说道：“怪不得你丫头敢这般猖狂的对大爷说话，‘黄蔷薇’，在江湖上，别人可能怕你，但我‘海煞星’柳自华，可不把你放在眼里哪！”

冷冷一笑，“黄蔷薇”道：“姓柳的，在江湖上你也算得上个人物，姑娘与你无冤无仇，如果你执迷不悟，硬是要为了小事而大动干戈，以致毁了你好不容易挣来的一点小名气，划算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冷声一喝，“海煞星”道，“大爷就不相信你区区一个丫头，有什么通天本领，大爷就会让你见识见识！”

说着身形一动，似想动手，忽又道：“但你丫头如果愿意改变主意，让我们兄弟进寺里，本大爷愿意不与你计较，放你丫头一马！”

俏脸蒙上了一层冰霜，“黄蔷薇”似已动怒，缓沉的道：“‘海煞星’，你既知姑娘名号，便该知道本姑奶奶向来脾气不好，你居然还敢如此蛮横不讲理，该杀！”

一停之后，徐徐接道：“本姑娘之所以仁慈，若不是‘璇玑神尼’嘱咐不得在此开杀戒，早就毙了你！”

“璇玑神尼？”

又一震，“海煞星”张口道：“她，她就是‘璇玑神尼’？”

“黄蔷薇”冷冷一哼道：“枉你‘海煞星’在江湖上成名已久，可惜也只是个睁眼瞎子罢了！”

“璇玑神尼”似乎在江湖上名头很响亮，只见那十余条汉子个个面露惊惶之色。

“海煞星”愣了半晌，转首望了这座古老的寺庙，脸上忽又浮上了不相信的表情，他强作镇静道：“‘黄蔷薇’，你别拿别人家的名号来吓人！我虽然没见过‘璇玑神尼’，但却不相信会住在这等破旧之庙，你还是算了吧！”

懒懒一抬眼，“黄蔷薇”道：“所以说这就是聪明人和笨瓜的不同处了，你以为‘璇玑神尼’这等淡泊名利的出家人会住在高堂大厦里吗？”

顿一顿，转口道：“算了吧，信不信由你，事实上本姑娘压根儿不用扯

出‘璇玑神尼’她老人家，杀鸡焉用牛刀，你能闯过本姑娘这关再说别的吧！”

“哈哈……”

“黄蔷薇”这番话显然是激怒了“海煞星”，但见他仰首长笑，怒不可遏的道：“好！‘黄蔷薇’，就凭你这番话大爷就想和你比划比划！”

“黄蔷薇”耸耸肩，淡淡的一笑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这般的狂傲，直把“海煞星”气得青筋直暴，陡地一声大喝，宛如平地起了一个焦雷，震人耳膜嗡嗡！

喝声未完，只见“海煞星”硕壮的身子蓦地凭空拔起，直扑“黄蔷薇”！

“海煞星”是怒极而发，这一扑的威力是非同小可；只是不过一弹指，他已直扑“黄蔷薇”的面门……

他显然是想一开始就给“黄蔷薇”来个下马威，但见他拳脚交加，扑身的当中，已令人匪夷所思的捣出五拳十六腿！

但只见拳脚掠处虎虎生风，端的是厉害！

“黄蔷薇”显然是早有戒备，也不见她有怎么大幅度的闪避动作，只是柳腰微旋，运足轻点，唰一声，已电掣般的急跃去！

顿见“海煞星”一连串的猛烈攻势扑了个空……

躲在暗角的邵真见两人终于干了起来，想抽身而出；但一想“黄蔷薇”和“海煞星”与自己非敌非友，毫无关系，自己又何必强插一脚，硬找麻烦？不如隔山观虎斗，落得个清闲……

但旋又想，看“海煞星”那般人个个横眉竖眼，面露凶相，想必也不是怎么个正派人物；虽然事不关己，但“海煞星”耍赖硬强要闯入尼姑庵，这就不对了，万一“黄蔷薇”不敌的话，在情理方面讲，自己还是该助“黄蔷薇”一臂之力才对的……

但他又马上推翻了自己的想法——“黄蔷薇”的武功他是看过，似乎用不着他的帮忙……

但只见“海煞星”一声暴喝之后，只闻锵一声，划起一道弧光，已亮出了腰间的鬼头刀！

显然是因为他一连串的全力猛攻不能伤到“黄蔷薇”一根寒毛，而萌杀机！

“黄蔷薇”似乎料不到对方这么快便扯出家伙，心知对方已动杀机。

她虽是自忖自己武功高强，但对方决不是三两下子便可打发之辈，也不敢掉以轻心，深怕犯了兵家轻敌大忌，招致大意失荆州之祸。

更何况自己不过是第一次和“海煞星”交手，并不能知道对方武功的全部虚实；再说一旁还有十余条虎视眈眈的凶巴巴汉子呢！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黄蔷薇”面露谨慎戒惧之色，全师应敌，但她却一直不亮出腰间的一对短刀……

但只见两条身影你来我往，快逾流星，令人眨不过眼来，战况甚称激烈，扣人心弦，紧张万分……

“海煞星”柳自华，果真有点来路，身手端的是不凡，尤其是一刀在手，更是显得如虎添翼，猛不可当！一踢腿、一横刀，招招式式有板有眼，俱不容忽视！

“这厮还真有那么两下子啊！”一角的邵真看得出神，暗暗念道。

只是“海煞星”那阵如狂风暴雨的一连串的攻势，顿使“黄蔷薇”看来

岌岌可危，那急翻激飞的片片刀光，仿佛随时有喷起血光的样子……

倒真令人替“黄蔷薇”捏了一把冷汗。

“黄蔷薇”始终只闪不攻，她的轻功好的不得了，身轻如燕，快捷如猫。

是以“海煞星”的攻势虽也凌厉，却也不能斩“黄蔷薇”于地；而“黄蔷薇”看来是那么险的穿织于“海煞星”的刀缝之间……

正当此时，一旁的十余条汉子中，忽有一人发话道：“唉呀，呆在这儿又冷又饿，可真不好受，咱闯进去，弄点吃的好不？”

有一人回答道：“这怎么可以？你没看到老大正和人交手吗？”

原先发话的人又道：“这有什么打紧，我们让李三和陈五进去，咱大伙儿依然在这儿掠阵，不是一样吗？”

他这话语引起了另外一人的附议，接口道：“对对，赵八说得对；咱他娘的和姓林的小子周旋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摆平了他们一票人，弄得了今个又累又饿又他妈的冷，再不吃点东西，可真回不了老家了！寒二爷，赵八说得好，不妨让李三和陈五进尼姑庵里去弄些吃的东西来，而我们在这帮老大的阵，这不是很好么？”

那叫寒二爷的微微一犹豫，说道：“可是胡七你没听那‘黄蔷薇’的臭妮子说里头的老尼姑就是‘璇玑神尼’吗？这如何惹得了她！”

最先发话姓赵的又开腔道：“唉呀，管他妈的神尼鬼尼，咱闯进去就是，这有什么大不得了的事儿！”

脸色沉凝的一摇头，寒二爷说道：“这不能视同儿戏，那老尼姑可是当今武林人物太字辈的，决不是你我能够惹得起的……”

话没说完，那叫胡七的急急接口道：“寒二爷，你没听到老大说‘黄蔷薇’说的是假的吗？老尼姑那个瘟鬼像才不会是什么神尼鬼尼的；就算他妈的是，咱也要闯他一闯，否则咱们在这干啥？倒不如掉头就走，也省得惹了‘黄蔷薇’那丫头，寒二爷，你说是吗？”

一旁的赵八，也紧着接腔道：“是嘛，胡八可说得真是，寒二爷，咱们还怕他妈什么？”

那叫寒二爷的中年汉子俯首沉思，显然是在考虑取舍；脸上的表情，似乎是禁不住胡七和赵八的怂恿催促……

“黄蔷薇”此刻虽和“海煞星”缠斗，可是赵八他们的对话却也依稀落到她耳中，她不禁有点发急，万一他们真的闯进寺里去，她知道自己必定无法摆脱“海煞星”而去拦截他们，这样一来，“璇玑神尼”势必受到干扰，这是她很不愿意的事情……

她这一分神，差点儿没吃着了“海煞星”的当胸一剑，横腰一腿，急得她连忙狂躲暴闪……

这当中，显然寒二爷同意了胡七和赵八的建议——但只见两名汉子飞身翻入院墙里去！

“黄蔷薇”睹状，情急的娇喝一声道：“狗贼！站住！”说着，娇躯一扭，疾弹射去！

“嘿嘿！丫头，爷还没和你玩够呢！”

一阵奸笑转来，“海煞星”也眼明手快的拦住她的去路，不由分说的，唰唰两剑，劈得“黄蔷薇”连退五步……这一来，可真激怒“黄蔷薇”，但见她脸蛋蒙霜，一咬银牙，怒道：“姓柳的！老娘不发威，还当真被你看成了病猫！”

说着，双手一按腰间剑柄，显然她已动了杀意，就要亮出她的家伙了……
但就在此时，忽见那越进墙里的两名汉子，陡地哇叫一声，双双被抛了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可真使在场诸人齐齐一愣！但只见院墙上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名俏生生的美男子。

显然，不用说那两名汉子就是被这家伙摔出来的了。“黄蔷薇”抬眼一看，惊呼道：“吴公子，是你！”墙上之人正是邵真。

原来他一看有人翻墙闯寺，忍无可忍，便也急忙跃进墙里，把李三和赵五赶了出来。

但只见他双手环胸一抱，傲然站在墙顶上，有如鹤立鸡群般的，令人有一般高不可攀的感觉，他微笑着和“黄蔷薇”招呼道：“柯姑娘，你不怪我多管闲事吧？”“黄蔷薇”喜道：“哪里，吴公子，谢谢你帮了我这个忙。”这时，那叫寒二爷的站了出来，伸手一指，冷道：“好啊！居然还冒出了这么个大男人，原来也不过是班男盗女娼的狗东西，竟然也大言不惭地口口声声什么佛门净地，呸！”

淡淡一笑，邵真回道：“这位仁兄，在下可不住在寺里头，阁下要不相信，请尽管到寺后的马厩，那儿摆着在下的被褥草垫。”

细目打量着邵真，寒二爷移动了一下他稍显得臃肿的身子，冷冷一笑，道：“鬼话，你小子明明是在庙里冒出来！不是么？”

耸了一下肩，邵真道：“这位老哥，话我讲明了，相信不相信，那就是你的事了，莫不成要我掏心挖肝给你看吗？”

这话真气人，寒二爷一声也不吭，嗖地射出身子，猛地扑向邵真！

寒二爷出手不打招呼，倒真令人感到意外，只一弹指间，他已扑到邵真胸前了……

他快，邵真比他更快，只见邵真也不搭腔，冷不提防的就是一脚！

他这一脚看似平淡无奇，一点儿也不起眼，寒二爷冷哼一声，单手速扬，猛地五指箕张，扣向邵真送前来的脚踝……

但邵真好像只是有意吊吊他，忽地把踢出的脚猛缩了回来，寒二爷显然料不到有此一着，一把抓了个空！

正在惊疑，耳中忽觉一阵强劲的破空之声扫来，寒二爷脸色蓦地一变，不用说他已知道邵真又踢出他另外的一脚了，心中直呼上当！

这回邵真可带着劲了，其速度之快，一忽已达寒二爷的面前了！惊惧中，寒二爷匆忙的一抬手横臂挡去……破！一声轻响，拳脚对了个正着，谁也不吃亏，但寒二爷急飞的身形却因此一顿，无法迈向墙顶，飘落于地。

换句话说，在另一个角度讲，寒二爷不能沾上墙顶，这回合该算是他落败。

但见寒二爷满脸羞怒，正想发作，忽觉自己挡住邵真的脚掌的那支胳膊一阵隐痛，心中大诧，暗道：“仅仅一脚便这般沉猛刚强，这小子厉害啊！……”

寒二爷正惊诧间，邵真懒懒的一伸腰干儿，发话道：“其实这也是别人放屁，我在上风头，不关我的事，你老兄别找我，正主儿在那，要过了她的关，便可进这庙。”

一扬粗短眉毛，寒二爷道：“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既不关你的事，那你管哪门子的闲事来着？”

一抬眼，邵真淡淡道：“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是这般吧。人

家的寺庙不让你进，你就别进，这不是挺简单的吗？今儿个对换个立场，如果你老兄的家，别人硬要强闯你又作何感想不呢？”

寒二爷大怒道：“放狗屁！”

做了个鬼脸，邵真道：“好，好，你就当我放屁，你狗屁就是了。”

“黄蔷薇”听得掩唇轻笑一声……

寒二爷却羞怒万分，大骂一声：“狗小子！”

身形一动，便要扑身而上……

邵真伸手一摆，道：“慢着！”

按住身形，寒二爷抬眼看：“怎么，怕了？”

耸了下肩，邵真道：“猛虎对羊群，何惧之有？”

寒二爷一听，气得咬牙切齿，邵真没理他迳自接着道：“我说过，这不关我的事，其实我也不过是个过客而已，咱犯不上拼个你死我活，打得鼻青脸肿，那可划不来啊。你要我不管事可以，只要你们光明正大的打败那位姑娘，在下决不敢拦阻。”

一直往邵真瞪眼瞧的“海煞星”突然道：“好！老二，你退下去，待我摆下眼前这妮子再说。”

寒二爷闻言退下，但仍恶狠狠的朝邵真瞪了一眼，似是心有不甘。

邵真朝他龇了下牙，古怪的笑了笑，依然站在院墙上……

一晃刀锋，“海煞星”两目一睁，道：“‘黄蔷薇’，亮出你的家伙，刀上见高下！”

倏扬柳眉，妙目一瞪，“黄蔷薇”哼声道：“‘海煞星’，别把自己抬得太高，姑娘是看在佛爷的面上不想杀你，否则姑奶奶亮出兵器来，你早就没命了。”

一挫牙，“海煞星”熊腰猛旋，蓦地扑向前去，口中大喝道：“臭妮子！看你狂妄到什么时候？”

话声中，人已扑近了“黄蔷薇”，刀锋一转，急切而下！

“狂妄的是你！”

“黄蔷薇”张嘴之时，人已滴溜溜的滑开出去，但倏又反扑前去，但见她猛地一抬脚，竟然踢向“海煞星”冷森森的鬼头刀！

这确实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海煞星”一愣之后，随即加速加劲劈下，口中冷笑着道：“找死！”

但他话没说完，“黄蔷薇”踢出的一脚，招到半式倏又一变，蓦往旁一拐，一蹬！

这一拐，让过了锐利的刀锋，一蹬，正中踢着了刀面。

“呀呀呀，小骚货！”皱眉怒叫，“海煞星”只觉刀上一重，差点没掉落于地，人也噤噤地退了两步……

“小妮子，端的是好功夫呵！”邵真居高临下自是看得一清二楚，对“黄蔷薇”的空脚入白刃，暗暗心折不已。

一脸的罩不住，“海煞星”羞怒至极，大喝一声，再次扑向“黄蔷薇”！人扑起的当中，卷起了漫天刀影，光耀刺眼，呼呼生响，刀气凌人！

这一扑比上回有过而无不及，厉害！

但“黄蔷薇”这回却也不再闪避，她妙目圆睁，贝齿轻咬唇皮儿，轻巧的翻腾着……

只见“海煞星”的招式虽也凌厉，不知是否被“黄蔷薇”已摸透，抑或

是“黄蔷薇”全神应敌之故，“海煞星”一串的猛攻非但不能伤“黄蔷薇”之一角，即连逼退她也不能！

“海煞星”的一招一式都叫“黄蔷薇”躲过去，她看起来是那么惊险的，又似乎是这般轻描淡写的穿梭游移于刀缝中……

“海煞星”愈打愈寒，他想不到“黄蔷薇”武功的高强超出他的预料这般的多，他可以说是用尽全力了，即连她的皮毛也没摸着，而对方既不亮兵器，也没有用力，就这样的与自己周旋，而自己不仅没占一点便宜，还隐隐居于劣风下势哩！

心念既定，“海煞星”毫不犹豫地抽身滑开去……

微感一愣，“黄蔷薇”睨眼道：“怎么，不行了？”

抬手拭去额上隐隐汗珠，“海煞星”透了一口气，说道：“‘黄蔷薇’，爷还有要紧事情办，今天，算你行，改天，再好好整整你！”

大感意外，“黄蔷薇”随即道：“‘海煞星’，你很识时务。”

狠狠一瞪眼，“海煞星”哼道：“你别得意，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就是了！”

淡淡一笑，“黄蔷薇”不屑道：“随时随地，姑娘领教你姓柳的。”

大刀回鞘，“海煞星”忽又抬头向邵真道：“这位朋友可否留下万儿，以期日后回报！”

一连挥手，邵真道：“免了，免了，冤有头债有主，这档子事不关我事，别把我扯进去，行个好，好吗？”

邵真装模作样引得“黄蔷薇”轻声嗤笑，却使“海煞星”难堪非常，也怨毒的道：“朋友，你够意思，我记住你就是了！”

说吧，又瞪了邵真一眼，才飞身离去，自然，那些汉子也随后逝去……

第三十一章

望着他们消失在远处，邵真这才轻灵的跃下墙来。

他堆笑朝“黄蔷薇”微微一抱拳，道：“柯姑娘，好功夫啊。”

“黄蔷薇”轻盈的走近来，也朝邵真抱了一拳，娇声道：“哪里，多亏吴公子帮了忙。”

“举手之劳吧。”淡淡一笑，邵真转口道，“‘海煞星’那家伙真蛮横的狠，是怎么个来路的人物？”

盈盈一笑，“黄蔷薇”道：“瞧他们那种扮相，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在黑道上他还算很活跃哩。”

微微一停，转了一下眸子接道：“吴公子不曾听说过他们吗？”

邵真摇了摇头，正想说话，忽听寺里传来阵阵钟声，声音沉缓清脆，紧接着升起一片的诵声和木鱼声。

刹时，这隆冬的早晨显得非常的庄严，肃穆而祥和，方才的一股子杀伐味被扫得一干二净……

邵真只觉自己充满困惑、疲乏和沉闷的心胸也刹时像是开朗起来。

他不自觉的沉浸在那轻扬柔和的念经声，和轻快而有节奏的木鱼声里……

他忽然觉得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好像在哪里也听过这种声音……

忽然，他轻轻的颤栗了一下！

那张模糊的脸庞又浮上了脑际！

一下子，他深深的感觉到那张脸庞好熟悉好熟悉啊！

“吴公子。”突然一阵娇滴滴的声音惊醒了他。

他哦了一声，他觉得好扫兴，他抬眼向“黄蔷薇”望去，投以询问的眼光，并不开口……

“黄蔷薇”显然没有发现他的不悦，她欢愉满脸的道：“吴公子，我发现你很像一个人。”

一怔，邵真道：“你说我像谁？”

掠了一下鬓发，“黄蔷薇”道：“我奇怪我怎么会想到这，其实哪，你比那人要斯文多了……”

心中如鼓般跳，邵真截口道：“柯姑娘，那人是谁？”

见邵真一副紧张的样子，“黄蔷薇”掩嘴轻笑道：“我不过是说着玩的，你别这么紧张嘛！其实我说像你的那个人我也没正面看过他，只不过是惊鸿一瞥，看过他的背影侧面罢了。”

邵真当真的紧张起来了，他迫不及待的道：“请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好吗？”

“黄蔷薇”见他这样子，心中不免感到奇怪，她瞧了瞧他，不解的道：

“吴公子，我不过说着好玩的，您好像……”正说着，门忽地被打开，“璇玑神尼”缓步走出来。两人不自在的中断谈话，“黄蔷薇”飞快的走到她跟前含笑：“师太，那些贼人已走了。”

慈祥一笑，“璇玑神尼”道：“这是意料中之事，有小霜你在，他们胆敢不走吗？”撒娇似的摇了摇头，“黄蔷薇”娇道：“多亏这位吴公子帮了忙，我才没这么大本领呢。”

“哦？”轻哦一声，“璇玑神尼”撩眼望去，单掌一竖，稽首道：“多

谢这位檀越了。”

邵真还礼道：“法师言重了。”

张望了一下，“璇玑神尼”噫一声道：“怎不见另外一位女施主呢？”

邵真忙道：“噢，她，她临时有紧急的事先走了，来不及向法师您说一声，冒昧之罪，在下谨此代为致意。”“璇玑神尼”说了声“哪里”，道：“施主请入内奉茶。”仰首望了望天色已大白的天际，邵真道：“多谢法师，天已现曙，在下俗事缠身，不便打扰，请容在下就此告别。”说吧，双拳一抱。

“璇玑神尼”挽留道：“施主请用过早膳再上路吧。”邵真心系洛阳，不想再多耽搁，当下便道：“不了，在下就此即刻赶路，留宿大恩，容后再报。”

杏眼微凝，“黄蔷薇”抿嘴道：“吴公子，此行是否到洛阳？”

一怔，邵真道：“姑娘怎知道？”盈盈一笑，“黄蔷薇”道：“你不是要找‘六魔煞’么？而他们人在洛阳，难道你不去洛阳吗？”

邵真笑道：“姑娘心挺细的哪。”

“黄蔷薇”道：“不，这是因为我也要找‘六魔煞’的啊。”轻拍了一下额角，邵真道：“我差点给忘了。”

“黄蔷薇”笑道：“我们目标一致，何不同行？”邵真受宠若惊似的忙道：“那太好了，有姑娘同行，在下就不怕半路有盗贼了！”

白了他一眼，“黄蔷薇”娇笑道：“得了，吴公子别挖苦人好不好？”

邵真故作正经道：“在下说错了么？姑娘一身绝世武功，与姑娘同行，在下自然感到安心的了。”

微鼓两颊，“黄蔷薇”佯嗔道：“算了，我虽没见过公子大显身手，但方才的牛刀小试，可瞒不了我的眼睛，吴公子，你是真人不露相哪！”

打了声哈哈，邵真道：“姑娘过奖了。”

“璇玑神尼”从旁道：“施主既愿与小霜同行，就请入寺用膳后再启程吧。”

邵真这时忽然想到还没问清自己像谁，说不定她说的那个人真的就是自己呢！于是他便答应了下来。

……天光大白，风已停了，雪也没下，只是寒冷依然。

万重山脚下出现两骑，一男一女正是邵真和“黄蔷薇”柯月霜。

他俩在“万重寺”用过早斋，使告别了有仙风道骨的“璇玑神尼”。

“黄蔷薇”看来精神显得相当好，虽然她经过了一场说小也不很小的格斗。

只见她大红袄，浅红紧裤和红统靴，一身红，显得青春艳丽，尤其是胸前左襟绣有一株栩栩如生的黄色蔷薇，更添娇媚。

但邵真看来却不怎么好，面色晦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这也难怪他，他的际遇也实在够他烦，够他愁的了。

“黄蔷薇”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见邵真没有接腔，侧首望向他，微感到困惑的道：“吴公子，你好像心中有事？”

邵真强笑道：“没有，我只是在忆念我那两位被‘六魔煞’杀死的朋友。”

“哦。”

轻哦一声，“黄蔷薇”接着道：“你那两位朋友是谁？是怎么被‘六魔煞’杀死的？”

邵真原本不过是想敷衍她几句，事实上他所想的何止是那些！

本来邵真和“黄蔷薇”是完全扯不上关系，既非亲也非友（如不是邵真信口戏弄她称自己是“百绝帮”主的“朋友”，“黄蔷薇”不砸烂他的头才怪哩！），所以他不能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她。

邵真只是把“剑中宝”和“大憨侠”的死简略的讲了讲。

“黄蔷薇”听完，嫣然一笑，安慰着他道：“人死不能复生，吴公子您也别太过悲伤，到了洛阳，把‘六魔煞’一个个给宰了，那不是一项大快人心的事吗？”

邵真向她感激地笑笑，随即道：“柯姑娘，你说我像谁？”

掀动着眼帘，“黄蔷薇”道：“你还念念不忘我那句话？”神色略为紧张，邵真道：“我只是好奇罢了，我不相信我和谁长得很相像。”

娇笑一声，“黄蔷薇”掠了一下鬓发道：“其实那人我也不认识，我说过我只是看到那人的侧影背面。”

哦了一声，邵真脸现失望之色……

“黄蔷薇”忽又道：“如果你是那人的话，那我就对你的怀疑更加深了。”

邵真神情一震，随即装出一副茫然不解的神色道：“柯姑娘，我不懂你的意思……”

“黄蔷薇”扬扬柳眉道：“那人我虽不认识，但在武林上名声并不怎么好，如果你是他，我决不相信你是帮主的朋友了。”

恍然大悟的哦了一声，邵真接着又道：“你怀疑我不是令帮主的朋友？”

娇笑一声，“黄蔷薇”瞟了他一眼道：“当然了，我必须怀疑你，我怎能全相信你呢？”

侧头望他，邵真有趣的道：“为什么？”

“黄蔷薇”淡淡的道：“很简单，如果你不是帮主的朋友，那我就没有被你骗去，万一是，也表示我保有警觉心，不是一个傻瓜。”

说完，回首望他，娇俏的道：“你说么？”

邵真感到好笑，但心中也佩服她精灵老练，他道：“说的也是，在江湖上跑么，防人一点总是好的。”

顿了一下，接着问道：“柯姑娘，你既然不相信我，为什么要和我同行呢？”

“黄蔷薇”笑了笑：“我没说不相信你，我只是怀疑你啊，怀疑多少含有点相信的意味，是不？”

抚了抚冻得发麻的手背，邵真呵了一口气道：“那你是在调查我喽？”

“黄蔷薇”不否认的道：“当心别露出马脚啊！”

邵真感到很有兴趣，他望着她道：“你既然怀疑我，又为什么要告诉我呢？暗着来调查不是比较好么？”

耸一下肩，“黄蔷薇”转动了下眼珠子道：“我不在乎，如果你是说谎，我总是要知道的，纸包不住火，对不？”

邵真笑道：“如果我真是骗你，你怎么办？”

歪首睨了他一眼，“黄蔷薇”道：“你说呢？”

邵真想了一下，含笑道：“总不会杀我吧？”

噙了一下红红的嘴唇，“黄蔷薇”道：“那很难说哪，你以为我不会这么做吗？”一席话谈下来，使邵真对她不得不重新估价，使他觉得“黄蔷薇”这妮子不仅武功厉害，人美，而且更精！他不敢再小看她了，无形中他有了

一股戒慎之心……

“我想你该不会这么做吧？”邵真心中虽如此想，口中仍继续说道。

“哦？”“黄蔷薇”轻哦一声，似是感到很惊异，她斜着螭首，凝视着邵真道：“何以见得？”

邵真避过她的视线，只觉她的眼神利快如箭。

邵真望着前方，漫不经心的道：“就算我骗了你，也算不了什么深仇大恨啊！”

“黄蔷薇”一直瞪视着他，仿佛是要看穿他的心底似的，她停了好一下子，才慢吞吞的道：“被骗，对我来说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邵真道：“我最好现在离开你。”

一怔，“黄蔷薇”道：“怎么？这么说来你当真的是在骗我了？”邵真摇头道：“我不喜欢人家这样怀疑我。”

“黄蔷薇”道：“如果你是真的，又何必怕人怀疑？”眨了眨眼，接着又道：“当然啦，你要离开我是不能拦阻你，请便！反正你说的话我迟早会证实的。”

邵真笑了笑，岔开话题道：“我们不说这，还是回到原先的话题吧，你说像我的那个人你不认识，你又怎知道他的名声不太好呢？”

“黄蔷薇”道：“是旁人告诉我的。”

心中猛地一紧，邵真脱口道：“他叫什么？”

“黄蔷薇”道：“他叫……”

方一开口，忽地胯下坐骑扬蹄嘶鸣！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黄蔷薇”与邵真大吃一惊！

“黄蔷薇”猛一抬头，忽见眼前路当中横躺着一人！

那人面向地的蜷曲着，一动也不动，一层厚厚的雪花罩住了他玄青色的大袍。

邵真和“黄蔷薇”见状，不由分说双双跃下马来，邵真走近前去把那人的头翻过来用手扶住他的颈子……

那人看来满脸老像，至少有半百以上了，邵真拂去他脸上的雪泥，只觉手上触着是一片冰冷，邵真怀疑他是否死去了，赶忙探手摸摸他的心口，但感觉不出有什么跳动……“黄蔷薇”蹲下娇躯，望了望青袍老人的面孔，忽低叫道：“啊！他是洛阳‘龙虎镖局’的二当家‘虎形剑’段少华！”“你认识这人？”邵真问了一句，手上并没有停止，一颗一颗解开他的胸前的衣扣……

“黄蔷薇”是女儿家，连忙把娇躯转过去，口中说道：“是的，这人我曾见过几次面。提起‘龙虎镖局’，那真是鼎鼎大名，无人不晓，尤其是他哥哥大当家的‘龙形剑’段仲尧，更是名满天下……”

这时邵真把耳朵附在青袍老人——“虎形剑”段少华被敞开的胸口上，他凝神了一阵子，忽道：“心脉还有些微的跳动，试试看。”

说着，仰首把他的衣服扣上，朝“黄蔷薇”问道：“柯姑娘，你身上有没有创药什么的？”

“黄蔷薇”转过身来，颌了一下螭首道：“有，有，但你确定他是受伤吗？可外表看不出有伤口，也可能是冻倒或饿倒也说不定呢？”

邵真脸色凝重道：“是内伤，严重的内伤。”

641641

轻哦一声，“黄蔷薇”连忙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铜盒子，取开盖子倒出了两颗黑色药丸，“黄蔷薇”递给邵真道：“捏开他的牙关，给他吞下去就行了。”邵真照着她的话做，把药丸让“虎形剑”吞下后，便开始在他身上用力推拿。

邵真的双掌凝聚着功力，在“虎形剑”的要穴推拿，借使药力加速见效。

邵真很卖劲的推搓，但过了片刻之后，只见他宽阔的额角也沁出了些微的汗珠，却不见“虎形剑”醒过来，即连一点苏醒的样子也没有！

邵真不禁有些儿气馁，他转首向“黄蔷薇”道：“柯姑娘，你的药丸有效吗？”

“黄蔷薇”一脸凝重，她道：“只要五脏不离位，当是有效的，你该知道‘复神丸’是我们‘百艳帮’最好的一种伤药，要真不行，那也没办法了。”

一顿，接着又道：“我希望能救活他，这不仅是因为‘龙虎镖局’和我们‘百艳帮’一向处得很好，最主要是他们兄弟俩是当今武林出了名的重义气的好汉，这种好人怎能让他死去？”

轻一摇头，邵真道：“我看八成不行了，方才我听他的心脉时，似乎已有断裂的样子。”

“黄蔷薇”闻言啊一声，道：“这就没救了！”

紧跟着又说道：“再试试看，说不定有奇迹出现呢。”

邵真已经满头大汗了，他苦笑道：“那你赶快祷告神明吧。”

“黄蔷薇”闻言，竟当真朝天一跪，双手合什祷告起来，只听得她口中轻念道：“苍天有灵，高高在上，贱女柯月霜向您祈求让‘虎形剑’段少华这位好人活起来……”

邵真觉得好笑，可是正当“黄蔷薇”口里念念有词之时，手中忽觉一动，他喜道：“啊！他动啦！”

“真的？”“黄蔷薇”闻言大喜，连忙停止祷告，转过身来急道：“吴公子，段老前辈活过来了吗？”邵真更加紧，更用劲的在“虎形剑”周身各要穴推拿，只见他双掌快速游移，掌影如飞，撩人眼花。

邵真抖动了一下喉结，低声道：“我想大概是……”

正说着，忽闻昏迷的“虎形剑”哇了一声，吐出了一滩血！

邵真一个躲避不及，竟被吐了个满头满脸！

“真个要命！”邵真捂着脸站起来，苦着脸嘟哝了一句，只觉浓烈的血腥味使得他也想吐。

“黄蔷薇”却脸色一变，脱口道：“啊！完了，这是回光返照哪！”

邵真掏出一条丝巾，用力擦净脸上粘腻的血渍，然后蹲下身子望了望“虎形剑”，凝声道：“不错，这显示他的内脏已破裂，我们的力量只能到此为止，柯姑娘，他可能马上就醒来，但也就只那么一下子，你把握住时间问问他是谁干的。”

“黄蔷薇”悲戚的点点头。

就在这时，“虎形剑”忽地轻轻的哼了一声，紧闭的眼帘抬动了一下……

“黄蔷薇”连忙俯近身道：“老前辈！老前辈！”又哼了一声，“虎形剑”终于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但两眸无神，空洞虚泛，直愣愣的……

“黄蔷薇”悲戚的道：“段老前辈，我是‘百艳帮’的总护法‘黄蔷薇’，是谁干的？”

“虎形剑”的身子猛烈的抽搐了一阵子，微张的嘴忽地吐出了大量的血！

“黄蔷薇”抑住心中的悲愤，双手猛摇他的肩胛，大声道：“段老前辈，快说啊，到底是谁干的？”经过这么一摇，“虎形剑”似乎是清醒了一点，他痛苦万状的哦了一声，艰辛的抬起右手，巍颤颤的向前指去，张了张口，吐了一个字：“超……！”

突然猛地咳了一声，大口的血喷嘴而出，“虎形剑”的脸孔痛苦的抽搐了一阵子，翻了翻眼，头腾地往旁一偏……

“段老前辈，段老前辈……”“黄蔷薇”见状，用力摇他的身体，大叫着。

可是“老形剑”却寂然不动。

邵真把视线移向他处，淡淡的道：“柯姑娘，他死了。”

“死了？”“黄蔷薇”凝视了“虎形剑”一阵子，才缓缓站了起来，喃喃自语道：“死了？这等好人居然死得这么惨？”邵真的表情显得很淡，很静，似乎生与死他已看得很透了，何况眼前的人和他毫无关系。

他一言不语的抱起“虎形剑”的尸首往林里一放，蹲下身子，五指箕张，猛地戳入地下，但只见腕脉以下之掌俱没于地！

“黄蔷薇”跟上来见状，讶道：“吴公子，你这是做啥？”

邵真用力一扳手，地下现出了一个小窟窿，但只见他那双手完好如昔，像双铁铲似的，他不理“黄蔷薇”，把另外的一只也插进地里去，一掘又是一个窟窿出现！

“黄蔷薇”看傻了眼，连道：“好功夫！好功夫！”

忽又道：“吴公子，不用埋葬了……”

一愣，邵真停止挖掘，侧首道：“柯姑娘莫非要让他暴尸荒野？”

“黄蔷薇”摇了摇头，含悲道：“不，我要把段老前辈的尸体带回洛阳，交给他哥哥‘龙形剑’老前辈安葬。”

邵真惊讶道：“洛阳离此有数日路程，恐姑娘未至尸体已发臭矣！”

一顿，俏脸露出坚毅之色，继道：“纵算尸臭，我亦不怕，我怎忍段老前辈埋骨异地？”

“黄蔷薇”仰脸道：“你如果了解段老前辈的整个为人，你就会觉得我这般做实在算不得什么，再说‘龙虎镖局’与本帮素来修好，且常加惠于本帮，我今日不见则罢，既已看见，怎敢置身于事外？万万不能！”

走出树林，“黄蔷薇”一下跃上马鞍，邵真急问道：“姑娘做啥？”

“黄蔷薇”道：“这就赶赴洛阳！”

邵真道：“段老前辈临死时指了指前面，似想说什么，姑娘不去看个究竟？”

“黄蔷薇”噢了一声道：“噢！要不是你提醒，我真给忘了呢！”

邵真跨上马背，指道：“他指的是前方。”

两人驱马前去，不一会，发现左旁林中有一镖车，上前一看，只见约莫十来具尸体东倒西歪的横躺着，俱皆中箭而死。

邵真和“黄蔷薇”下马察看，但见诸人皆死去多时，尸体已冰硬。

镖车初看是一辆，近看却又发现两辆翻覆于地，都已破损，每辆镖车两匹拉马，也皆中箭而亡。

两人翻看镖车已空空如也，只于地下寻得一镖旗，上写“龙虎镖局”四字。

“黄蔷薇”悲愤道：“这是劫镖！”

邵真道：“劫镖者显然不是一两个人，他们先以暗箭偷袭，射杀众人，后围殴段老前辈，但被段老前辈负伤脱走。”

“黄蔷薇”接道：“不错！这显然不是仇杀，他们并不是追杀段老前辈，只抢了东西便去！”

邵真低首望了望四周，低沉道：“劫镖者似乎没留下一点痕迹。”

“黄蔷薇”也望了望凌乱的现场，道：“手法干净利落，明明是高手，何况段老前辈勇冠寰宇，这绝非是普通人干的案子！”

一停，接着道：“我必需火速到洛阳告知‘龙形剑’！”

邵真忽道：“柯姑娘，你这就去吧！这里交给我好了。”

一愣，“黄蔷薇”讶道：“吴公子，你不一道去吗？”

摇摇头，邵真笑笑道：“不了，沿途我还有些事必须料理，再说这等事我这局外人如插上一脚，总是多余的。”“黄蔷薇”张了张口，似想说什么，忽又改口道：“既如此，这就告别了。”

说着，粉拳一抱，即策马驰去！

待邵真抱拳说声请时，“黄蔷薇”娇美的身影已没在一片黄尘里了……

眨眨眼，邵真说了声：“急性子啊！”

遂转身将众人掘了个大坑埋妥，这一耽搁已近晌午了。因为人多，当然坑就大了，邵真当然不愿用手挖，掏出“一刹刃”可就省事多了。

一切事毕，邵真略事休息一会，即在一棵树底下食用“万重寺”“璇玑神尼”为他准备的冷斋。

他一面吃，一面自思……

老实说“虎形剑”等人之死，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没有必要与“黄蔷薇”赶赴“龙虎镖局”，硬管上这档子事为自己添上烦恼，“找回自己”是他首要目标，在这之前，他决不管任何闲事！

但他忽然后悔没和“黄蔷薇”同行，因为他究竟还没问出像自己的那人是谁，是不是就是自己？

他真有点懊恼了！

可是回头一想，和她分手也是好的，万一“黄蔷薇”知道自己不是“百艳帮”主的朋友，准是要吃不了兜着走……正当他吃着，想着，忽然一阵缓缓的蹄声传来……邵真本能的抬头望去……

只见眼前好几丈远处缓缓走来单人一骑。

邵真忽然看得目不转睛！

眼珠里的瞳孔倏地睁大！

他张大着嘴，他停止了所有的动作——呆若木鸡。

可是他的脑海里却汹涌澎湃，激荡起伏！额角，鼻尖已出现了汗珠，斗大的！

忽然，那人啊一声，勒住坐骑，木愣愣的瞪来！

邵真那睁大了的眸孔一直没有缩小，他把那人完全的捕捉于眼底——瘦瘦高高的身形，马脸般的长脸，八字儿眉毛，深黑的眼眶，鹰钩鼻子，以及厚黑的唇皮儿——这一张算起来该是很丑的脸孔，如针如刺般的送到他波涛滚滚的脑海里！

那人愣一愣，忽地一转马首，便想驰去……

蓦地！邵真暴喝一声：“站住！”

那人猛地一惊，似是骇惧非常，缓缓的又转过了头来，他看来是顶多四

十的中年人，身上穿着一袭华丽锦袍，但脑瓜子上却戴着一顶很不相称的貂皮瓜帽，以致令人有股古怪滑稽的感觉。

他脸上此刻的表情只是惊与骇！

邵真忽然缓缓站起身来，他仰天用力的透了一口气，唇角牵起了一个带着颤抖的笑容，他阴悔而迷茫的两眸倏地射出一股神光，那股神光强而有力，清而明！浑沌噩然的脑海里也激腾得刹时开明起来！

他，终于知道自己叫邵真了——他终于恢复从前的记忆了！

哦？这又为什么呢？

拂袖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惯有的微笑又浮在唇角，邵真向那人招呼道：“老友，多时不见，不想叙叙么？”一骨碌滚下马，那人朝邵真诚惶诚恐的打揖到地，浮笑道：“小邵，想不到在这里会碰着你。”

邵真神采飞扬的一轩眉，轻笑道：“那当然是了，如果让你想到的话，咱们碰不成面了，你说对不，老友？”

邵真左一句老友，右一句老友，叫得怪亲热的，可是那人却一脸的不自在，打了一声干哈哈，咳声道：“小邵，我们是老朋友一场了，你怎么说这般话来啊？说真个的，我一直在找你哪！”

邵真哈一声道：“真的？”

那人连忙道：“当然是真的了，小邵，你不相信我么？”

邵真啧了一声，龇龇牙道：“噢，不，不，我怎会不相信老朋友呢？”

一顿，怪异的睨着他接道：“只是不知道老友有何贵干哪？”那人走上前来，一面摇摆着双手道：“小，小邵，我知道你还记得上次‘牧家堡’那件事，其实那次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并非我不够意思，实在是我手头紧了些，老妍头又催着要，我只好多拿了点，小，小邵，你不见怪吧？”

邵真缓缓摇了摇头，微笑道：“这是什么话？老友，你把我看成这般小气么？其实我有今天，还不是蒙老友开窍指教，所谓饮水思源，老友多拿了些，这是理所当然哪！”

那人喜形于色，连道：“小邵，我真没看错人，当初我决定把我的‘祖传秘诀’传授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最够意思的人了。”

扯动了一下嘴角，邵真睨了他一眼，淡淡道：“只是，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那次老友你又为什么不告而别呢？”

那人脸色一变，支吾了两声，随即浮上一层老奸巨猾的笑容，他哈哈一声道：“小，小邵，你是知道我那个老妍头是个十足的母老虎，我最怕她不过了，她限时要我送银子去，我实在是来不及向你说不，所以我就先离开牧家堡了……”

说着，两目上下一转，改口道：“小邵，上次我们一共赢了五万多两，你知道我输了一些，是四五千两吧，扣除起来是五万平平，拆帐起来，你我各均分二万五！贴回你的五千，你是该得三万两。”

口中说着，从怀里拿出了一大叠的飞钱，那人低头数了数，抽出四五张来，递给邵真道：“哪，这是你的，小邵你收下吧。”

邵真接过去，翻看了一下，笑道：“唷，老友挺得意的嘛。”

那人笑道：“老样子，老样子罢了。”

邵真突然把那些飞钱递回去，道：“拿去。”

猛然一愣，那人道：“小邵，你，你这是……”

轻嗤了一声，邵真皮笑肉不笑道“我说过我无所谓……”

那人呐呐道：“小邵，这是你该得的份啊？”

淡淡一笑，邵真把飞钱塞到他手里，道：“算是你当初教我的拜师金吧。”

“这，这……”那人似是猜不透邵真的心意，一连“这”了几声，不知如何是好。

此刻，邵真的脸色突然一沉，阴鸷怖人，他转过身去，背向那人冷沉发话道：“在‘金银帮’里，你出卖明姑娘的事情又怎么讲？”

邵真此语一出，那人神情猛的一震，啊的一声，张口结舌说不上话来！

邵真依然背着身，声音渐渐转寒：“‘毒心郎中’，我的老友，怎么，不好解释是么？”

“毒心郎中”？原来那人就是“毒心郎中”邵肇赓？

这就怪不得了，邵真怎么忽地能够恢复记忆，原来就是碰着了“毒心郎中”啊！

“毒心郎中”——当今武林道行最高的赌徒，他身怀“绝技”——偷天换日，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的高超诈赌绝技。

他是无赌不精，无赌不诈，无赌不赢也！

在赌圈里，他是太出名了，是以只要赌徒门一闻“毒心郎中”，泰半裹足不前，不敢与之聚赌。

所以，当他名头最顺的时候，也是他最潦倒落魄的时候，何以故？盖没人愿意和他共赌也。

三年前吧，“毒心郎中”不幸碰到了一班“吃红”的地头蛇——这实在是因为他阁下的武功太糟糕的缘故，他被地痞流氓“吃红”是很通常的事，但那次没有人愿意和他赌，没赢钱，“红”照吃，又正逢他老兄最潦倒之际，哪来“红”呢？

幸好适时邵真和明毓秀为他解了这个围，在那个时候，邵真和明毓秀两人的“鬼见愁”和“艳屠煞”已颇有名气，打发那般毛头角色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自是，“毒心郎中”对邵真明毓秀的援手感激万分。

他忽然觉得自己必需要有武力做后盾，而且要有“合伙人”。

这也是他所谓的“人穷智通”吧，他发现邵真和明毓秀在江湖上是那般的有名气，他假如和他们合伙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可以免去被吃红吃黑的敲竹杠；二，把赌技教给他们俩，一同下去赌，他可以不必赢，甚至可以大输特输，当然邵真和明毓秀是必需赢的，然后“坐地分赃”，如此，只要他不再常常赢，人家便敢和他赌了。

这也可以算是“毒心郎中”报邵真和明毓秀的援手之恩，也可以说是为了他本身的利益，他破例把诈赌传授给邵真和明毓秀。

这便是邵真和明毓秀赌徒生涯的开始，也许他俩本身也具有赌徒的料子，没多久，他俩是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个中技巧反凌驾“毒心郎中”之上。

他们三人一伙，算是合作得天衣无缝，元宝滚滚而来。

但“毒心郎中”有个坏毛病，手脚有点儿不干净，时常或多或少会多“拿”了点。

邵真和明毓秀也不太计较，只要“毒心郎中”不“拿”得太凶的话，反正窍门是他教的，两人假装不知。

可是有一次在“牧家堡”豪赌时，“毒心郎中”卷款而逃，至此三人便

算是拆了伙。

之后，邵真和明毓秀也分手，独自到西疆去。

明毓秀到“金银帮”大赌大赢时，不想“毒心郎中”一看便眼红。暗地里摆她一道，害得明毓秀几乎命丧黄泉，幸赖邵真救走……

邵真和“毒心郎中”“合伙”的日子，算算大概有两年多，两年多，七八百个日子，这不能说很短，他对邵真而言称得上是一个很“知交”的朋友。

不想，在此时此地两人竟会碰头，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这次重逢，对邵真而言是太重要了——它启开了邵真的记忆之门！

当邵真乍见“毒心郎中”时，他第一个感觉便是眼熟，忽然整个脑海在翻腾，激荡，冲击……就仿佛要炸裂了开来似的！

他觉得头痛非常，痛得汗珠直沁，就当他觉得受不了的当儿，他仿佛听到嗡然一声，整个脑海忽然平静清明下来，他马上想起来人就是“毒心郎中”邵肇赓！

就这样，仿佛是不费吹灰之力似的，邵真终于恢复了他所丧失的记忆！

所以，虽怪“毒心郎中”见到邵真竟然呆住了，而且想掉头便跑，实在是他做贼心虚哪……

“小，小邵……”

“毒心郎中”语塞了一阵子，吞吞吐吐道：“我，我怎敢出卖姑娘呢？你大概是误会了吧……”

邵真倏地一转身，满脸怒气腾腾的瞪视着他！

“毒心郎中”吓得脸都发白了！

冷冷一哼，邵真道：“姓邵的！顾念你赌术上算得上是我师父，但三万两已断绝了我们之间的恩义！从今以后，我们算是陌生人，你不要再惹恼了我，否则叫你好看了！”

脸色转青，“毒心郎中”嘴唇打着颤，一句话儿也说不出……

邵真透了一口气，接道：“至于你阁下出卖了明姑娘的事，我想当她遇见你时，你会知道她会怎么办的。”

一顿，声音忽地转沉，叱道：“现在，你给我滚！”

“毒心郎中”连忙转身跑去，跳到马鞍上，蹄声得得，一溜烟的跑了！

当邵真目送着他远离的时候，忽然两眉紧皱抱头蹲在树底下……

他一刹那觉得往事一幕一幕在他脑海里回旋，激荡

第三十二章

武安镇南州里外的姑龙山上，隐隐走下来两人。

那两人脚程很快，身轻如飞，一忽儿便下了山来。

但见两人皆是身形高大而雄壮的汉子，而且长像很惹人笑——一个头顶上秃秃的，连根毛也没有，亮得有如一盏大油灯，面貌奇丑无比，扁塌鼻，大阔嘴，再加上一对大得像牛眼般的眼睛。

另一个更怪，头虽不秃，但也差不多，只差顶上还有几根黄稀稀的乱发罢了，而且头大如瓜，一字黑眉，大眼，眼眶深陷，使得他的额角显得宽而有凸，尤其是那双鼻子显得很突出——挺直，高而且大，这不像是汉人的鼻子。

嘴巴也尤其大，面孔也尤其黑，更令人叫绝的是他的裤子像万国旗似的，东补一块，西钉一片，各颜各色都有。

足下的鞋子“空前绝后”，露出十只乌黑黑的脚趾和后脚跟，“纳凉通风”是也！

单瞧这样子，不用说就是“龙虎会”的会主“铁牛”陀敏寿和塞外“拉干族”人格劳滋麻可巴智——自名为“大牛”的蛮人也！

但见两人脸色一片沉肃，像是赶着办什么事似的，下得山脚来，马不停蹄的望着镇上急走……

一路上，两人都没开腔，正走着，天上忽地飘下大雪来，而且愈来愈大……

缩了一下颈子，陀敏寿拍了拍头顶上的雪花，但一会儿又堆了满头，他不禁诅咒道：“妈的，什么时候不好下，偏偏就在咱哥俩下山的时候下，老天真瞎了眼哟！”

张口一呼，把在空中的雪片吹得斜飞飘去，大牛粗声接道：“可不是，上半月一连下了十几天，把路积得几乎要不能走了，好不容易前些天不下了，现在又他妈的……”

眯了一下眼，陀敏寿伸手指道：“大牛，雪下得大，咱到前头那间茶楼歇歇，等雪小了再进城如何？”

大牛龇牙道：“秃头，我正想说呢。”

于是两人进入路旁的茶楼。

两人要了杯茶，和七八两的五香瓜子。

陀敏寿啜了口滚热的茶，啧了一声道：“哇，方一溜嘴，便满口生津，真好茶！但这种天，来壶白干，那更棒，浑身热滚滚的。”

一声轻响，大牛捏破瓜壳，舌尖一卷，把瓜肉卷入了嘴里，这才喝了一口茶，他道：“瞧你，又想他妈的喝酒啦？咱在寨里还喝不够吗？别忘记，是出来办正经事的，雪一停，就得继续赶路！”

瞪了他一眼，陀敏寿道：“哟，我说啊大牛，你他妈的板起哪门子的脸来啦？我也只不过说说而已，其实哪，你的酒瘾才比我大呢！”

忽地一停，低着声又道：“喂，大牛，依你看，‘海煞星’那班人可靠不可靠？”

大牛一扬粗粗的眉头，扫了他一眼道：“嘿！我说秃头你啊，你他妈的倒问我来啦，你明明是想气死我大牛老爷，你他妈的又不是不知道我素来都是单枪匹马一个人闯江湖，我又不跑帮会，对交易买卖全是外行，你问我‘海煞星’可不可靠，我又要去问谁哪？”

“哎哟，看你这样子，又不是叫你上刀山，下油锅的，真是！”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陀敏寿懒懒的道：“我是说你在江湖上跑了二三十年来，是个顶呱呱的老江湖啦，对‘海煞星’这个人你大爷是否还看得过去？”

大牛咧着嘴道：“你这人真怪，我不是老早就对你说了吗，大爷入你们中原来混饭吃的时候，‘海煞星’不过是个鸭子屎一个，这般无名脚色，大爷连他鼻子是圆或扁的都不知道，叫我对他从何看起啊？”

眨了眨大牛眼，陀敏寿道：“那你就他妈的真太没见识啦，‘海煞星’姓柳的家伙虽然算不了什么，可是近些年来，他盘踞着‘落雁江’，干得颇为有点声色，却也不能等闲视之哪！”

低头啜了一口，大牛道：“那当然啦，他阁下要是没两下子，岂不饿扁肚皮？但毛头小道，再跳也跳不了三尺高，秃头，你放一百万个心好啦，谅他也不敢耍啥花招的！”

微微一顿，皱了皱浓黑的眉头，压着声接道：“说真的，老陀，咱非卖那玩意不成？”

掠了他一眼，陀敏寿耸肩道：“难道你大牛有更好的办法不成？”

大牛沉声道：“我总觉得卖了太可惜了，‘震天剑’乃绝代名器，削铁如泥，见血封喉，且具有驱邪避毒的作用，这等宝剑，乃无价之宝，怎能轻易卖掉！”

吞了一口口水，望了望陀敏寿，接着道：“更何况‘震天剑’乃‘龙虎会’镇会之宝，一旦把它卖了，这不等于‘龙虎会’整个垮了？”

脸色凝重的叹了一口气，陀敏寿沉声道：“大牛，你难道还不懂我的意思吗？”

黯然的垂下头，大牛悲声道：“我知道，我怎会不知呢？自从上次失败后，我们五百弟兄折剩百多不到，我们彻底的失败了！尽管我们已流落深山，在武安的势力完全瓦解，而我们又不能落草为寇，打家劫舍……”

咬咬牙，陀敏寿笑道：“我们虽然失败，但也成功了，汉贼子黑旋风那般狗崽子不能如愿以偿，由于我们事件的爆发，武林中人已密切注视‘血旗盟’的‘亡命客’和三千骑的那些‘拉干族’，蛮狗连夜逃回塞外老窝去了！我们虽死去四百来名的弟兄，但‘金鹰堂’那些狗崽子却折去了千来名，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勾结外贼了！弟兄的血没有白流的！”

狠狠一挫牙，接着道：“恨只恨拉干族那些蛮人逃得太快，要不然那夜我们不失败的话，杀了或者活捉‘亡命客’，我们就有足够的证据使武林人士相信‘金鹰堂’和‘血旗盟’的阴谋！”

握紧了一下拳头，大牛怒道：“狗屎的‘金鹰堂’装得若无其事，既不吭也不他妈的叫，我们大声揭发他们的阴谋，有人不仅不相信，竟还他娘的认为我们诽谤中伤哩！我有时想起来真恨不得‘金鹰堂’和‘血旗盟’当真席卷整个中原武林，让他们去额手称庆吧！”

苦笑了一下，陀敏寿道：“这也难怪，‘金鹰堂’的帮主‘血斧’当然算不上是德高望重，但在武林人士眼中仍不失为正派人物，我们‘龙虎会’不过微不足道罢了，最主要的是咱们一点证据也没有，换了你我也不可能相信呢，对不？”

大牛愠声道：“‘金鹰堂’阴险的是，把剩下三四百名的喽罗，分成无数小撮人马，暗暗潜回湘境，使武林人士看不出与‘金鹰堂’有任何关连，而且凭空造谣言，说你秃头几年前和‘血斧’有过梁子，使人误认你故意中

伤咬他一口，狗娘养的！”

一挫牙，又道：“最操他娘的是‘金鹰堂’表面不理不睬，一副半夜鬼敲门心不惊的样子，暗地里却派出高手在武安一带潜伏，企图连我们的根都拔了！”

越说越气，额角上青筋直冒，大牛咬牙切齿又道：“幸好我们藏身的姑乳山林茂崖陡，不易搜寻，否则真他妈的……”

苦涩的扯了一下唇角，陀敏寿摸着光秃秃的头顶道：“虽然我们一直没被发现，但那总是迟早的问题。就算‘金鹰堂’永远找不到我们的藏身地，我们也不能永远藏在姑乳山，百来名的弟兄，包括你大牛和我都是活生生有着七情六欲，和一般常人一样的血肉之躯，我们无法永远藏在深山野林里，不能。”

沮丧的低下头，大牛道：“所以秃头你才决定把兄弟的镇会之宝‘震天剑’——这在实质上和精神上都有着不可衡量的价值的宝物——卖给‘海煞星’，以度不济之急。可是，老陀，你忘了一点……”

大牛抬起头，抓住他的手道：“老实说坐吃山空，虽然我们能搅个好价钱，但粥少僧多，总有吃完的一天，那时我们‘龙虎会’再卖裤子吗？”

抽回手，懒懒的耸了一下肩，陀敏寿淡淡的睨着他，平缓的道：“大牛，你以为我们该怎么办呢？杀人？放火？抢劫？收买路线？”

一阵语塞，大牛摊了一下双手……

喝一大口茶，陀敏寿吐出一片茶叶，接道：“就算我们愿意干这勾当，不是让‘金鹰堂’正好有下手的机会？我们不仅成了狗熊，他们反而成了他妈的英雄哩！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呲了一下牙，大牛搔了搔耳根道：“卖剑的银子吃完之后，咱又咋办？‘龙虎会’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我们跳河去吗？还是上吊？”

忽然，陀敏寿抬眼望住大牛，简短的道：“拆伙！”

“拆伙？”仿佛是被蚊子叮了一口，大牛两眼猛可睁大了起来，他脱口道：“秃头，你阁下是说解散‘龙虎会’，咱们各走各的路？”

依然那副神情，陀敏寿道：“除此之外，大牛阁下，你请告诉我秃头陀敏寿在下，有啥更好的办法？有么？”

大牛睁眼道：“你陀敏寿在下当然知道我大牛阁下没有更好的他妈的办法，但散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淡淡一笑，陀敏寿掠了他一眼，道：“哪点说不过去？要等到弟兄们成了饿死鬼？吊死鬼？或是‘金鹰堂’的刀下鬼？那样才说得过去吗？”

急得搔耳后根，大牛道：“我是说‘龙虎会’辛苦成立，一旦散伙，是有点他妈的可惜哪！”

陀敏寿冷冷说道：“话这样说是没错的，但我们不能不衡量事实，与其这样呆下去自取灭亡，不如趁早大家散伙各谋生路。”

扫了大牛一眼，陀敏寿接着又说道：“‘龙虎会’成立的目的，是阻止‘金鹰堂’出卖武林……”

大牛截口道：“是呀！但‘金鹰堂’还没垮，咱怎能……”

陀敏寿淡淡的道：“目前，‘金鹰堂’是没办法了大牛插嘴又道：“以后呢？”

陀敏寿翻翻牛眼，道：“短时间‘金鹰堂’是不敢有丝毫的蠢动的，武林人士虽然是不相信，但或多或少有人在注意了，我们虽然没有消灭‘金鹰

堂’那般狗屎，但却也拯救了武林一次浩劫，在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是成功的！”

微微一停，接道：“我们解散‘龙虎会’，是迫于形势，我们常说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现在就是我们该放下了！至于以后‘金鹰堂’会不会再勾结‘血旗盟’，那毕竟是以后的事情，我们无法逆料，何况天下这么大，当真除了‘龙虎会’就没有人能拯救武林吗？”欲言又止，大牛张了张口，忽又低下头去……

唇角微微的抽搐了一下，陀敏寿的大牛眼里射出一股难言的痛苦，他伸出了粗厚的手掌，颤巍巍的按住他的肩头，微颤着声道：“老家伙，我知道你不愿意，但你该知道我比你更不愿意！”

强吸了口气，陀敏寿努力的抑制自己，颤声道：“‘龙虎会’，是我亲后创立的，而我就要亲手把它散伙……”

大牛猛一抬头，见陀敏寿那两颗大眼阴泛泪光，喉中不觉一梗，哽声道：“秃头，俺大牛了解你，真的！”

用力眨了眨眼皮，陀敏寿强颜道：“那当然啦，咱是把兄弟，你这做老大的不了解我这老二，那还成话嘛？”

用力的握住他的手掌，大牛灼灼的凝望着他，徐徐说道：“秃头，你比我想像的还坚强。”

故装若无其事的龇了下牙，陀敏寿道：“咱把银子拿手后，交给众兄弟，各自谋生……”

大牛讶异道：“怎么？卖了剑就散伙么？”

瞪了他一眼，陀敏寿道：“当然啦，说散就散，还有假的么？”

大牛连忙道：“但我们有了那笔银子，还可以支持一阵子啊，不是么？”

陀敏寿用力摇了两下大光头，道：“是可以再支持一阵子，但以后叫弟兄们光着屁股走路么？”

怔怔的望了他好一下，大牛叹道：“‘震天剑’是你自家的传家之宝，而拿来当镇会之宝，竟愿意卖了给弟兄当路费，秃头，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加诸你身上是当之无愧！”

撩眼望向窗外，陀敏寿道：“雪似乎不下了，咱不能再耽搁了，何宝一人在镇上等不着人，可会急哪，再说让‘海煞星’人家等我们那才不好意思呢。”

“说得是，咱这就走吧。”大牛说着，屁股已离开了板凳。

陀敏寿往桌上放了几个铜板，正欲启身……

忽然隔座的一名身穿白袍，手持羽毛扇的俊美少年迎而走来，只见他在陀敏寿和大牛身前从容施了一礼，道：“末学花明见过两位前辈。”

大牛和陀敏寿一脸愕然，互望了一眼，陀敏寿微一抱拳道：“这位老弟，恕老夫眼拙……”

俊美少年含笑道：“敢问前辈是否就是‘龙虎会’会主？”

满脸疑惑的朝他上下打量，陀敏寿道：“你是什么人？”

俊美少年道：“在下适才无意间听见两位前辈的片断谈话，才知道前辈是顶顶大名的‘龙虎会’会主……”

冷冷的睨视着他，陀敏寿截口道：“阁下大概是‘金鹰堂’的狗爪子吧？”

俊美少年连忙道：“噢，不不，在下是‘鬼见愁’邵少侠的朋友……”

话未完，陀敏寿和大牛大吃一惊！

忽地，大牛勃然大怒，吼道：“你他妈的就是那小子的同路人？滚！滚！再不滚当心大爷打断你他娘的狗腿！”

陀敏寿一脸急色，冲着他道：“大牛，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怎么不能？”

深沉的眼眶里射出一股不可遏止的愤怒，大牛咬牙切齿的怒瞪着那个愣愣发呆的俊美少年，他叫道：“小子，大爷讲的汉语不够标准吗？叫你他妈的滚你听不懂吗？滚！”

大牛这一串子的疾言厉色，顿时引起了整个茶楼的骚动，陀敏寿一看不大对头，连忙向那名俊美少年急施眼色！

俊美少年经过一阵发呆后，似乎有点愤怒，一见整个茶楼的人都在看自己，又见陀敏寿示意自己离开，这才咬了咬牙，转头离去，忽又转身向陀敏寿道：“在下在城里‘心悦客栈’落脚。”

陀敏寿朝他用力点了点头，一面用手拦遮住怒气冲天的大牛……

俊美少年疑惑地望了大牛一眼，这才离去。

陀敏寿等他差不多走远了，这才拉着大牛离开茶楼。

路上。

两人沉默着……

大牛的脸上怒气未息……

陀敏寿则满脸沉凝……

半晌——

陀敏寿用力踢翻了一块雪块，这才道：“大牛，我以前给你讲了这么多，你完全不相信？”

猛哼一声，大牛两眼翻天，嗤道：“你要我相信什么？相信那小子是个义气君子？相信他没有出卖我们？狗屁！”

缓缓的透了一口气，陀敏寿道：“你还是凭你那套狗屁理由，坚持认为他出卖我们吗？”

大牛愤怒道：“嘴上一把蜜，心中一撮毒，‘鬼见愁’，呸！他够资格用大爷的尊嘴来谈他吗？”

转眼望住陀敏寿，转口道：“好！我们来说，四五个月来，我们派了这么多的弟兄去找他，有下落吗？我不明白你怎么他妈的死心眼，非要你亲眼见到‘金鹰堂’的寨子里他抱着小红那臭女人作乐，你才相信？”

一顿，冷笑一声，接着道：“快了，只要‘金鹰堂’行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打先锋……”

想了一下，急着又道：“这个不说，算他小子没出卖我们，我的好秃头，请你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好吗？你仍然认为‘亡命客’杀死了他吗……”

“不！”陀敏寿沉声打断他的话，道：“‘亡命客’乃塞外有名的高手，他没有可能负伤逃走吗？或许他伤得很重，他现在一定在某一个地方疗伤……”

“狗屁！狗屁！”大牛忽地大吼了两声，他几乎克制不住似的咆哮着道：“纯粹是狗屁不通，秃头，我愿意再告诉你，俺大爷是塞外的蛮人，比你更清楚‘亡命客’，不错，他们的武功是高强，我们就算不相信传言，但我亲眼看见他徒手挣断‘死环’五合铁，就凭这一手内功‘亡命客’能够摆平他吗？……”

大牛似乎说得很激动，他喘了一口气，才又道：“好吧，就算那小子打

不过‘亡命客’，但也绝不可能负伤！再退一步，算他负伤了吧，我敢说，那也决不是三五招之内可使他受伤的，‘亡命客’那五条狗不伤要用尽全力，而且非过一百招不可！”

紧握了拳头，大牛瞪视着陀敏寿切齿道：“可是，秃头，你告诉我！那晚，照原定计划，我们五百弟兄用火箭、硝石、给‘金鹰堂’那些狗腿子一个出其不意的火攻，这是万无一失的，我们可以完全消灭那一千五百只狗腿子的，但我们没有！没有！”

说到末后，大牛已激动的紫胀了脸，但他不想就此停止，他依然口沫横飞的怒道：“正当我们干得正顺手，‘金鹰堂’的那些狗腿子被我们弟兄杀得措手不及，人仰马翻之时，‘亡命客’，婊子养的无命人，像五条饿狼般及时的扑进来——他们使惊慌丧胆的‘金鹰堂’的狗爪子镇定下来，从而从容应战，他们使我们招架不住，节节败走，终至溃散！”

抹了一下嘴角的唾沫，大牛寒声接道：“当‘亡命客’冲杀进来之时，个个凶加恶虎，猛如豺狼，哪有经过一场厮杀的样子？”

陀敏寿默默的听着，良久，他才说了一声：“除非我见到真正的事实，我决不相信我们被出卖！”

满脸鄙夷的神色，大牛不屑的嗤道：“枉费我大牛跑遍关里关外，大江南北，竟瞎了眼和这等人义结金兰，呸！真他妈的狗屎！”

狠狠的呸了一声，忽又无限感慨的叹了一口气，说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谁说不是？”

沉默了一阵子，陀敏寿道：“方才你又何必对那个年青人发这么大的火？”

怒哼一声，大牛道：“这已经够客气了，大爷还没动手揍他呢！”

眨眨眼，陀敏寿忽道：“大牛，咱们和小邵的关系，外人素所不知，那人找我们干啥？而他又怎知道咱们认识小邵呢？”

正说着，忽见前头路当中，昂立着一人。

那人高大身材，一身黑装，背着一口大弓，站着一动也不动……

陀敏寿和大牛已走近前来了，但那黑衣人一点也没让路的样子……

两人不由自主的停下来了，互望了一眼，凭他们丰富的阅历，他们很快的肯定眼前的“朋友”是来找碴的！

摸了一下光秃秃的头顶，陀敏寿龇了一下牙，咧嘴道：“朋友，收买路钱吗？”

黑衣人缓缓抬起面孔，不笑也不说，一脸阴沉，他冷冷的瞅了两人一眼，这才森冷的道：“不错。”

大牛哇了一声道：“好哇，大爷的气正没处发，你他妈的！”

叫着，一拳就捣了过去！

黑衣人微一闪腰，大牛那斗大的拳头便没下没落了矣——兜了大空！

再一抡拳，大牛又要砸去，陀敏寿已看出来者不善，当下拉住大牛，低声道：“大牛，慢慢来。”

说着，转首向黑衣人道：“朋友尊姓大名？”

冷森森的一笑，黑衣人不搭话，只是挪动了一下身上那张大弓，但闻一串铃铛声响起！

面色猛地一变，陀敏寿脱口道：“闪箭魂铃！”

黑衣人嘿嘿笑了两声，笑声冷沉而阴森，如发自鬼魅口里似的，他睁了

睁眼眸，冷冷的一哼，道：“秃头，算你有见闻。”

大牛愣了一下，随即大吼道：“‘闪箭魂铃’，原来是‘金鹰堂’的狗腿子，我操你娘个！”

像毒蛇般的眼光狠狠的扫了他一下，“闪箭魂铃”皮笑肉不笑的问了一声：“你就是塞外的蛮狗，大牛？”

大咧咧的点了一下头，大牛哼道：“对，正是你爹。”

怪异的笑了两声，“闪箭魂铃”盯住陀敏寿道：“秃头，我还以为你上天入地去了哪，嘿嘿，今个儿你插翅也难逃……”

话没完，大牛已暴跳如雷，只闻一声大吼，人已扑去！

冷冷一抬眼，“闪箭魂铃”忽地一招手，但见两旁倏地冲出几条人影来！

大牛见状，连忙煞住身形……

但只见眼前又多了五六个人，个个凶如恶煞，头扎紫巾，身着黑装，肩背大刀……

陀敏寿见状不妙，连忙附在大牛的耳朵道：“大牛，你往城里干买卖去，这些点子交给我……”

不过说着话，一撮刀光已迎面劈来！

怒嗤一声，陀敏寿一把抓住了那人的手腕，反手一拍，正着胸中八卦！

那名黑衣人嗥叫一声，仰跌了过去！

但立刻又一名汉子如旋风般的扑来，刀风虎虎，快若激星！

一个闪身，让了过去，陀敏寿陡地舌绽春雷，大喝一声，凭空掠向“闪箭魂铃”！

猛是一怔，“闪箭魂铃”显然是料不到此着，忙不迭往旁一纵！

陀敏寿扑空落地，却不回头，再一个纵身，直飞林中去……

“好家伙，你胆敢如此？”

一咬牙，“闪箭魂铃”扑身追去……

大牛一见陀敏寿的调虎离山计已成功，心头大喜，当下猛一提丹田之气，人已扑向另外一边树林！

那些汉子见状，忙不迭腾空追去……

大牛掉头一看，熬忍不住，忽又转过头来，照头就是一拳，把当先追来的汉子打翻了过去！

六名黑衣大汉躺了两名，其余的四名一见不太对劲，当下互施了眼色，齐齐一扑而上！

大吼一声，大牛他倏地抽出腰间的打狗棒，照准一棒，一名汉子狂叫一声，一滩血溅红了雪地！

大牛此刻杀性大起，毒招迭出，棒起人落，不过片刻工夫，黑衣汉子们尽皆命丧黄泉，一命呜呼了矣！

“哼，这等料子也敢来？”

大牛好不得意，当下喃喃自语道：“这些狗腿子除掉了，何不回头去干‘闪箭魂铃’？那家伙虽然厉害，不见得就能胜过大爷和秃头的联和啊？”

说着，一跃身形，掠空而起！

但忽的又停了下来，他皱皱眉头，又道：“算了，‘闪箭魂铃’不是省油灯，绝非两下子可弄平，弄不好可要误了正事哪！老陀虽然打不过他，但他的两条腿跑起来蛮灵光的哩！”

却说陀敏寿——

他刚不过扑进林里，“闪箭魂铃”已随后赶来，心头一阵骇然，惊忖道

——
妈的，想不到这家伙的轻功比大爷的还行！

正思忖着，“闪箭魂铃”已自他头顶赶了过去，陀敏寿只得停下身形……

“闪箭魂铃”挡住了他的去路，嘴角浮着一丝得意的微笑，嘿笑道：“人说你秃头脚下功夫不错，但碰着本爷，也不过像孙猴子跑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吧？秃头，你原来这般没种，我太高估你了！”

一顿，鄙夷的一哼，道：“秃头，你要保住老命也不难，只要说出你们藏身的地方。”

“休想！”

呸了一声，陀敏寿不管三七二十一，照面就给了他两拳！

“闪箭魂铃”不闪不避，单手一格，即见陀敏寿噤噤的直退四五步！

心头骇然，陀敏寿想不到“闪箭魂铃”的武功比自己所估计的还要高，他心知自己万万不是对手，心中已敲起退堂鼓……

“闪箭魂铃”正想欺身，忽见道路上失去大牛的人影，不禁一愣……

陀敏寿见状，检了这个空档，当下长吸一口气，脚下猛力一点，如怒矢般的疾飞驰去！

“闪箭魂铃”一愣之后，已不见陀敏寿身影，不禁咬牙骂道：“妈的，想不到一时大意，竟上了这两个土蛋的当，好！跑了蛮狗，却不叫你秃头飞上天去！”

两脚一弹，“闪箭魂铃”也如离弦之箭，狂掠而去！

虽是在树林里，但树叶都落光了，“闪箭魂铃”老远就看到了前头的陀敏寿……

“闪箭魂铃”愈想愈气，心中直磨牙道：“非好好侍候这个秃头不可！”

须臾，两人已出了树林，“闪箭魂铃”忽地停下身子，但见他拿下背上大弓，拈上了一只利箭，猛地一放，铃铛声一响，那只利箭已如飞蝗般的射去！

陀敏寿正全力展开身形，忽听背后一阵铃声，心中大惊，连忙往左闪去！

饶是如此，已是太慢矣，但闻他哎唷一声，便栽倒地上！左臂已着实中箭，贯穿而过！

陀敏寿掩住血涔涔的伤口，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闪箭魂铃”已带着一丝狞笑纵到他面前。

陀敏寿一挫牙，啪一声，把箭折断，拔出矢头，但见一股鲜血直喷而出！

熬住痛，陀敏寿撕下衣服下摆，包住伤口……

“闪箭魂铃”只是站在那，唇角上着一抹残酷的冷笑，他等陀敏寿包扎好伤口以后，这才嘿嘿的笑了两声，阴沉沉的道：“包好了？但这又有啥用？能免去你一死吗？哈！”

“格老子！”怒骂一声，陀敏寿一个劈手飞了过去！

嘿嘿一笑，“闪箭魂铃”似乎根本很喜欢这听起来令人深身不舒服的笑，只见他一探手，挡住了陀敏寿的劈手，忽地反手一掌，啪的一声，把陀敏寿打个正着！

一个四脚朝天，陀敏寿仰了过去，半天爬不起来……

口中怒骂着，陀敏寿挣扎着起来，从怀中掏出一把亮森的利刃，一招“黑虎偷心”，照着“闪箭魂铃”的胸脯戳去！

不闪也不避，“闪箭魂铃”嗤笑着抬脚，叭一声，看来是那般轻松的把陀敏寿又踢得仰了过去！

“闪箭魂铃”那一脚，似乎踢得很实在，只闻陀敏寿闷哼一声，中口吐出一道血箭，老半天才站了起来。

甫一站稳，陀敏寿的小腹又重重的挨上了两脚。

他已完全落败，他全然不是“闪箭魂铃”的对手。

光亮的头顶已冒出了斗大的汗珠，陀敏寿细微的呻吟着……“闪箭魂铃”着一丝猫戏耗子的诡笑，他似乎不愿意给陀敏寿一个“痛快”……

蓦地，陀敏寿大喝一声，鼓起余勇倏的掷出手中的利刃。

“闪箭魂铃”显然早料到有此着，两指一探，稳稳的夹住了迎面飞来的利刃……

可是，就当他接住飞刀的时候，陀敏寿那颗光秃秃的脑瓜子已急冲而来，离他小腹不过几寸许。

心中大惊，“闪箭魂铃”毫不考虑的猛抬右脚，狠狠的对准陀敏寿的秃头踢去！

“闪箭魂铃”这一脚可说是雷霆万钧，重逾千斤，可是踢在陀敏寿的脑瓜子上，就好像蹴上了一个铁球！

嗯哼一声，“闪箭魂铃”整个人被撞飞了出去！

一个旋拐，“闪箭魂铃”安全的飘落于地，只觉右足疼痛难当，心中猛忖着——天，这是啥子的头？

惊愣之时，陀敏寿又顶着那个大秃头猛撞前来，“闪箭魂铃”已吃了一次苦头，心知陀敏寿的秃头非一般之头可比，当下再不敢硬碰硬，连忙拐闪让过，忽又猛一踢脚！

这一脚却不再是踢头了，而是往陀敏寿的肩胛踢去，只见陀敏寿哇了一声，整个身子横飞出五尺外去！

叭！一阵雪泥卷起，陀敏寿摔了个结实，似乎再也爬不起来，躺在地上直喘气，还低低的呻吟着……

“闪箭魂铃”飞身射前去，停在陀敏寿身旁，眼露凶光，一举手中的利刃，就要戳下，忽又暗道：“慢着，何不留着这秃顶，引诱其他的残党，前来救驾，来个一网打尽？”

停了一停，又想道：“算了，还是给他个痛快，免得夜长梦多，只要宰了秃头，其余的喽罗谅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心念打定，“闪箭魂铃”的唇角浮起一丝狞笑，对准陀敏寿的颈子一刀刺下……

第三十三章

说时迟，那时快——

眼见陀敏寿就将血溅五步，忽闻一声大吼：

“慢着！刀下留情！”

“闪箭魂铃”本能的一怔忡，这当中，树林里蓦地射出一条人影来！

来人快若激星，急扑向“闪箭魂铃”！

容不得“闪箭魂铃”有第二个意念，猛一提气，拔起了五丈来高，堪堪让过来袭的人……

半空中，他矫捷的打了个跟斗，顺手一抖，手中的利刃已划起一道寒芒，脱手而出！

“闪箭魂铃”这手硬是要得，可是那来人更硬是要得——他稳稳地把它接在手里！

徒手接刀，事实上并没什么不得了，不得了的是那人猛扑过来，“闪箭魂铃”猛跳开去，在半空里既不打话，也没事先动作，顺着身子转翻的劲突然打出飞刀，这算是阴狠毒辣的偷袭，而那人方甫不过两脚沾地，竟能从容接下飞刀，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闪箭魂铃”在五六丈落地后，心中着实吃了一惊，不禁凝眼朝来人暗暗端详……

但只见来人不过是个年在二十的后生小辈，五官不凡，淡蓝绣龙夹袄合身而悦眼……最令人气结的是，他把接到的利刃，在手上抛了抛，便插在腰间，迳自蹲身俯望陀敏寿伤势，面对“闪箭魂铃”，看也不看……

气怒万分，“闪箭魂铃”喝叱道：“小子！你是什么东西，太爷的事你管得着吗？”

那人一声也不吭，把陀敏寿放在肩上扛着，凝视着“闪箭魂铃”，冷声说道：“朋友，不管你是谁，尊驾头上那颗脑袋，在下‘鬼见愁’要走了！”

说完，忽地一长身，像道轻烟般的消失了！

“闪箭魂铃”大惊失色，大叫一声慢走，腾身追赶时，只见一个黑点逐渐在他睁大的瞳孔里消失不见……

他惊惶的停下来，不期然的自语道：“是‘鬼见愁’那小魔头！他不是失踪了么？噢，那一身轻功，本帮不能高枕无忧了……”

蓦地，林里又射出几条人影！

“闪箭魂铃”心中一惊，转声喝道：“什么人？”

“左卫主，是我刁护法。”

话落，一名娇艳女子和五名彪形黑衣大汉落在“闪箭魂铃”身前。

“闪箭魂铃”心中一喜，道：“原来是刁护法。”

那叫刁护法的美艳女子正是“女煞星”刁艳红，只见她妩媚依旧，光彩迷人，一身大红色劲装，露出丰腴的美妙曲线……只见她娇声说道：“左卫主，是不是发现了点

子？”

“闪箭魂铃”讶异道：“刁护法，你怎知道？”

眨了下媚眼，刁艳红道：“路当中死了一名弟兄，那边林里躺了五名，是不是秃头？”

咬了一下牙，“闪箭魂铃”道：“还有那条蛮狗！”

睁大了一下眼，刁艳红道：“怎么，一下子两人都露脸了？我还以为他们遁到地下去了呢！”

张望了一下四周，望见地下一滩血，惊异的又道：“让他们跑了？”

深沉的两眸，射出一股不甘的怨色，“闪箭魂铃”说道：“一时的大意，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让大牛那蛮狗，先给跑了……”

疑惑的皱了一下柳眉，刁艳红望着地下血渍旁的断箭，不解的道：“秃头的手脚比蛮狗要差多啦，难道他中了你一箭，还能飞吗？”

沮丧的低下了头，“闪箭魂铃”低声道：“眼看给他一刀丧命，不想节骨眼里冒出个人救走了！”

伸出纤纤玉指掠了一下云发，刁艳红惊疑的道：“是谁能在左卫主手里安然逸去？”

紧眨了一下眼，“闪箭魂铃”道：“‘鬼见愁’！”

“刁艳红”猛可地啊了一声，忽地张口结舌，竟呆得说不上话来！

半晌，刁艳红打了个哆嗦，喃喃自语道：“他，终又出现了！”

眨了一下眼，“闪箭魂铃”哼了一声，道：“‘鬼见愁’，哼，也不过是个小毛头罢了，本卫主就不相信他如何了不得！我不过是一时大意……”

沉默了片刻，刁艳红的一张俏脸依然余悸犹存，她凝声道：“有他作梗，我们的任务就难上万倍了！我们必须马上禀告帮主……”

“闪箭魂铃”冷冷拦嘴道：“何必小题大作？久闻‘鬼见愁’艺高胆大，心黑手更辣，纵横江湖，人畏三分，我就不相信这个邪！”

张了张小嘴，刁艳红呐呐的道：“左卫主，那你打算如何？”

嘿嘿一笑，“闪箭魂铃”睁眼道：“决一雌雄！”

轻轻吐了一口气，刁艳红摇了摇头道：“左卫主，并非我有意长他人威风，灭自个儿的志气，依我看，最好禀告帮主，再派右卫主前来……”

哼了一声，“闪箭魂铃”不悦的说道：“刁护法，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鬼见愁’的对手？”

刁艳红点了一下头道：“说了请左卫主别见怪，左卫主的武功当然属武林高手之列，在本帮来说，除了帮主和右卫主，你算是第一把交椅，但‘鬼见愁’那小子我已亲身领教过，压根儿不是他的对手，依我看他的武功恐怕要凌驾帮主之上……”

面现怒容，“闪箭魂铃”截口道：“刁护法，请你别说这种泄气话！”

笑了一下，刁艳红继续说道：“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并非危言耸听，我只是以敌我之情形，据实向左卫主……”

正说着，“闪箭魂铃”忽地嘿嘿了两声，他打断了刁艳红的话语道：“刁护法，你不要说了，本卫主心意已决！”

转首正视着刁艳红，接着又道：“但本卫主不反对刁护法去向帮主复命，你只消把这儿情势禀报就好了，别说派援手来……”

刁艳红诧异道：“左卫主，你要留下来？”

傲悍的点了一下头，“闪箭魂铃”嗤声道：“是的，不斩‘鬼见愁’，誓不为人！”

说着，轻轻一挥手道：“刁护法，你这就去吧。”

刁艳红忽凝声道：“我有件事要告诉左卫主。”

“闪箭魂铃”连忙说道：“刁护法，请快说。”

刁艳红道：“适才在镇上发现有不寻常的迹象，有陆陆续续的带刀汉子，

分批集向‘悦心客栈’，我本想请左卫主一同去看个究竟。”

“闪箭魂铃”轻轻点头，说道：“好，我去看吧。”

刁艳红道：“左卫主，你的六名属下都被那蛮狗大牛杀死了，这里五名弟兄，左卫主你留着听用好了。”

摇了一下头，“闪箭魂铃”道：“不，刁护法，你我虽都效命于“金鹰堂”，但你是‘东护阁’的护法，我是‘左卫堂’的卫主，职权有分，我怎好用你的弟兄呢？”

冷漠一笑，接着道：“刁护法好意，本卫主心领了。”

说毕，拱了拱手，便飞身离去……

刁艳红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愣了愣，哼了一声，道：“哼，干个卫主又有啥了不起，老娘好心给狗吃，还道老娘贪生怕死呢！在帮里你可以趾高气昂，遇上‘鬼见愁’那小魔头，哼！死无葬身之地！”

说着，玉手一招，和那五名大汉腾空掠去，径回湘境复命去了……

却说邵真救走了陀敏寿之后——

他在一间小土地公庙里，为陀敏寿治疗伤势。

他首先重新为陀敏寿左臂的伤口敷上伤药，用心包扎好，再把两粒药丸纳入陀敏寿口里，接着在他周身大穴推拿……陀敏寿的伤势显然不重，只不过片刻，便悠悠醒来……他甫一睁眼，便觉眼前的人好生眼熟，凝眼细瞧，忽地啊了一声，坐了起来，惊疑道：“噢！小邵！是你？”邵真见陀敏寿醒来，喜形于色，连声叫道：“老陀，老陀，没怎样吧？”

伸出右手紧抓住他的肩胛，陀敏寿瞪大了眼，怔怔的望着邵真，半晌没说话，两只大眼忽地蒙上一层泪光！他微笑着，带着些些的颤抖，激动的道：“不，不会是在作梦吧？”

用力握住他粗厚的手背，邵真说笑道：“是真的，老陀，这不是梦！”

熬忍不住的闭下眼，一颗圆滚滚的热泪滑下他脸腮，陀敏寿抖着喉结，哽声道：“我，我太高兴了！”

心中陡然一阵翻腾，邵真颤声道：“我，我也是……”望了望四周，陀敏寿讶道：“小邵，是你救了我秃头？”笑着点头，邵真道：“是的，再慢一点，老陀，你的秃头，就要变成了断头啦！”

大声一笑，陀敏寿问道：“好小子，你干掉了那家伙？”

邵真摇头道：“没有，我怕你的伤过重，只和那家伙浅浅的交了一下手，就背着你秃头到这个地方来了。”

一顿，笑着接道：“不过，请放心，小子会为你出气的，我已吩咐那家伙准备棺木，以便归天成佛！”

陀敏寿惋惜轻吁道：“好可惜，没杀了他！”

眨了一下眼，邵真拦嘴道：“那家伙是谁？”

“你不知道？”陀敏寿讶问了一声，才回道：“他就是‘金鹰堂’的左卫主，‘闪箭魂铃’！”

忽地一睁眼，邵真大惊道：“什么？他就是‘闪箭魂铃’？”

猛地用力拍了一下大腿，邵真顿足道：“我真该死！”

见他这副神情，陀敏寿不解的说了一声：“你是怎么了？”

邵真肃容道：“踏破铁鞋无觅处，我和他有笔帐正要算算呢！早知道是他，哼……”

陀敏寿忍不住插嘴，问道：“是什么烂帐？”

邵真透了一口气，咬牙道：“‘闪箭魂铃’，除非你上天入地，多两只腿给你也跑不了！”

摇了摇他，陀敏寿急道：“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梁子？”

邵真哦了一声，这才道：“说来话长，老陀，你先带我去见大牛，哦，大牛还和你在一块吗？弟兄们呢？”

猛然想起了什么，陀敏寿突然睁大着双眼道：“啊呀！不好！小邵，你快到镇上去！”

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邵真愣道：“是怎么了？”

陀敏寿急着道：“大牛现在镇上卖‘震天剑’，我们现在赶去可能还来得及……”

说着就要站起来，忽又拖着左臂，唉哼一声……

邵真连忙扶住他道：“当心弄裂了伤口，‘闪箭魂铃’的箭矢幸好没涂上剧毒，虽然射穿了手臂，但万幸没有伤着筋骨，四五天之内不能乱跳乱动。”

陀敏寿急道：“可是我们必须到镇里去叫大牛别卖剑！”

邵真说道：“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儿？”

陀敏寿道：“‘震天剑’是本会镇会之剑，乃无价之宝，本来我和大牛是要到镇上卖了它，所得之银交给弟兄们，大家散伙，不想叫‘闪箭魂铃’给拦截了，为了好让大牛到镇上去，我诱开‘闪箭魂铃’……如今小邵你既然回来了，咱‘龙虎会’就用不着拆伙了！但大牛可能把剑卖了，所以我们必须去阻止他们。”

眨了下眼，邵真道：“你身负创伤，我去就好了，事情办好，回头再来找你，可别乱跑。”

陀敏寿点头道：“事已燃眉，你这就快去。”

邵真点了下头，正想动身，忙又问道：“慢，你还没告诉我在哪里？”

拍了下光头，陀敏寿笑道：“真该死，是在‘悦心客栈’里头……”

一说到悦心客栈，陀敏寿忽睁了下眼，改口道：“哦，对了，小邵，我忘记告诉你一件事。”邵真诧异道：“啥事来着？”

陀敏寿道：“我在茶楼里遇见你的朋友。”“是谁？”

“花明？”

轻念了一声，邵真摇头道：“没有啊，我的朋友没有叫花明的……”

陀敏寿说道：“是一个年青英俊的俊美书生。”想了一想，邵真疑惑道：“我不认识这个人。”

陀敏寿催道：“他也在悦心客栈里头，你去了自然明白！”

邵真点点头，正待动身……

陀敏寿急又招手道：“慢，慢！还有件事儿！”愣了一愣，邵真讶道：“又是哪门子事啦？”

陀敏寿望着他凝声道：“大牛那家伙一直认为你出卖了我们……”

此语一出，邵真骇然大惊，啊了一声，瞪愣于地，兀自说不上话来！

半晌，他轻叹一声，说道：“大牛和我义结金兰，竟如此不相信我，更何况是你……”

陀敏寿打了声哈哈，道：“我不喜欢拘泥形式，小子你还是叫咱秃头来得自然些，就像你我叫大哥为大牛，那样子不是比较顺口吗？”一顿，接道：“我们江湖中人，义结金兰，万重于‘义’，又岂在于称谓？免了，免了！”又是一串子的哈哈，显得豪迈无比！

邵真素不拘小节，也不坚持，转口道：“那夜，我贻误大事，累得兄弟们落魄如此，这不能怪大牛……”

陀敏寿插嘴道：“小子，别说这了，纵然你不解释，我秃头也决对相信你小子，我有个固执的死牛脾气——我相信我秃头的一对大牛眼。”

激动的抖喉结，邵真凝注着陀敏寿好一会，这才微笑道：“放心，我会使大牛相信我的，只要这档子事办完，我自会向大牛和你秃头表明原因。”

用力击了一下他的肩膀，陀敏寿豪笑道：“快去快回！”

邵真笑着点头，腰身一旋，人已疾飞出去……

官道上，一名清秀而俊美的书生不急不徐的走着……

只见他一扇在手，意态悠闲，状似闲雅，然英朗的眉宇间却显露着一抹淡淡的，若有似有的忧愁……

他漫无目的的浏览着周遭的雪景，忽觉身后一阵沉重的马蹄声传来……

那匹马好快，不过转眼，飞也似的掠过了那名俊秀书生！

俊秀书生抬眼望去，只觉马上之黑衣人，披肩散发，背后背着一把利斧，好生眼熟，不自觉噫了一声，正想招手呼叫，而那急驰而过的快骑，忽地一停，勒转回来……

噢！原来马上之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黑鹰”，只见他也招手道：“花兄！”

语落，黑鹰已到了俊秀书生花明跟前。

他看来一点儿也没变，一身黑劲装，披肩长发，英挺非凡，他坐在马鞍上，微微一笑，两颊露出一对酒窝儿，他道：“原来是花兄，怪不得我觉得这般眼熟，我差点错过了！”

俊美书生花明长揖到地，道：“‘黑鹰’，别来可好？”

“黑鹰”轻健的翻下马背，两拳一抱，笑道：“这年头，刀尖上跳的人似乎好不到哪儿去，但总算我‘黑鹰’脑瓜子没落地，所以说起来，也不算不好。”

花明张羽扇，摇了两下，掠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道：“‘黑鹰’你太谦虚了，在下虽不过一名文弱书生，非武林中人，但你‘黑鹰’这名号却如雷贯耳，妇孺皆知，谁胆敢使你‘黑鹰’人头落地？这才是天大笑话哪！”

话音一顿，神情一凝，改口道：“可有‘鬼见愁’的消息？”

“黑鹰”掸了掸身上的雪泥，耸了下肩道：“花兄也没有他的下落么？”

花明神情凝重的摇了摇头……

“黑鹰”扬了扬剑眉，张口道：“我猜八成他是堕下岩底死啦。”

脸色一变，花明大惊道：“难道他是自杀了？”

“黑鹰”笑声道：“笑话！‘鬼见愁’何许人？他如果真自杀了，那才是天下第一大笑话！”

微一怔，花明道：“那你是说他失足坠岩？”

点了一下头，“黑鹰”沉声道：“我想是的。”

不以为然的笑了一声，花明道：“‘黑鹰’，恕在下不能同意你兄台的看法。”

哦了一声，“黑鹰”侧首问道：“愿闻高见。”

唰一声，收起手中羽扇，花明把扇柄轻敲手心，道：“在下虽一介书生，然亦早闻‘鬼见愁’乃当今武林顶尖高手，他再如何的不小心，终不可能到失足坠岩的地步扬了扬眉，“黑鹰”截口道：“这花兄你就只知其一，不知

其二了。”

花明面漾微笑，欠身道：“在下愿洗耳恭听，聆听高见。”

“黑鹰”笑了笑，道：“花兄，你说你是‘艳屠煞’明毓秀明姑娘义弟，是么？”

花明点头道：“是的。”

旋不解问道：“‘黑鹰’，你问这……”

“黑鹰”连忙道：“哦，花兄，在我说出‘鬼见愁’坠崖的理由前，你必须据实回答我几个问题，不知花兄你……”

花明沉吟了一下，抬眼道：“‘黑鹰’你请问。”

拂了一下肩后散发，“黑鹰”踱了个方步，道：“久闻‘鬼见愁’与‘艳屠煞’双飞双宿，忽告分手，一离就半载，江湖传言他俩是闹翻了，花兄，你是‘艳屠煞’的义弟，大概清楚他们之间的感情纠纷吧？”

摇了一下头，花明耸肩道：“这个，在下就知道了。”

微一怔，“黑鹰”诧道：“花兄不知？”

花明点了点，道：“在下虽是‘艳屠煞’的义弟，但她一直和‘鬼见愁’行走江湖，而小弟一个人云游四方，并不在一块，在下对他俩的纠纷，实在一无所知。”

诧异非常的望着他，“黑鹰”讶道：“但是，在洛阳酒楼那次，你不是说，‘艳屠煞’故意地和你假装亲热，而气走了‘鬼见愁’的么？”

花明拂了一下逍遥帽的飘带，道：“那次实在是无巧不成书，我甫一到洛阳酒楼，便遇上了义姐‘艳屠煞’，她似乎酒后方醒，一见我，就拉着我说：‘帮义姐出气，哼！他有什么了不起！’说着，硬把我拉到她的房门口，结果‘鬼见愁’一气之下便跑了……”

沉默了半晌，花明才黯然接道：“但是义姐她却晕绝了。整整两个时辰之后，她才醒过来……”

“黑鹰”接口说道：“于是，你们姐弟俩，便要去找他，正好在楼下碰到了我，是不？”

花明看着他，说道：“是的，多亏你兄台的仗义帮助，那时义姐她已陷入半神智不清了，要不是兄台你帮忙我，我一个人要照顾义姐，哪可能在龙虎会里找到他？”

轻叹一声，接着又说道：“但万想不到‘鬼见愁’竟仍一跑了之，义姐疯狂追去，那时，忽地暴风雨袭来，等我赶去之时，只见义姐她又昏绝于地，却不见了‘鬼见愁’的人影……”

“黑鹰”听完，沉思半晌，这才道：“这就是了，照我猜测，‘鬼见愁’不愿见‘艳屠煞’，心中受了打击，失去理性，在暴风雨里狂奔，而致失足坠岩，‘艳屠煞’因赶不上他，伤心欲绝，而昏迷过去。”

花明低首沉思了一会，道：“照你这样推测有可能，一个人心灵受到打击，而致理性散失，而又在暴风雨中，失足坠崖不是不可能……”

神情转为悲伤，花明叹声道：“可怜义姐她现在已爱成痴迷了……”

“黑鹰”问道：“‘艳屠煞’现在怎么了？”

花明不胜悲伤道：“她成天不说不笑，只呆睁着两只眼睛，她瘦得几乎不像人形，唉！”

“黑鹰”忽地脸上涌起一片歉疚之色，他低声道：“说来这也该怪我。”

话落花明大惊，不解的望着他，问道：“这话从何说起？”

“黑鹰”苦笑道：“花兄，当初你并没有把这个情形告诉我，我见‘艳屠煞’那副凄苦的模样，只以为是‘鬼见愁’用了她，所以当我们打听到他被‘龙虎会’掳去的时候，我们正想去营救，不想刚摸进‘龙虎会’，即见他进入一座楼阁去，那时我便也潜进去，‘艳屠煞’停在楼阁的一棵榕树上……”

他吞了一口口水，接着道：“我方一进去，便见他正在调戏一个女人，我当时怒气万分，便用话激他……”

说到这，他忽改口道：“哦，对了，花兄您大概不知道我和‘鬼见愁’之间的关系吧？”

花明诧异的摇摇头……

眯了下星眸，“黑鹰”道：“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说是朋友，却曾交过手，仇人嘛，也谈不上，没深仇也没大恨。但我们之间一旦相逢时，却常冷言相讽，每次都想动手，但鉴于一没深仇大恨，二来彼此武功相伯仲，一旦动起干戈，而致失却英名，那才划不来，所以每次我俩之间总是不了了之，关系十分奇怪而微妙……”

说到此处，他忽然望着花明道：“花兄，我突然明白了，我想大概‘名’在作祟吧，老实说，我非常不服气‘鬼见愁’的名头比我响亮，而花兄你，不过一个文弱书生，我对你却颇有好感，只是因为您在江湖上名不见经传罢了。”

花明诧异万分的望着他，良久，才缓缓说道：“‘黑鹰’，恕小弟说句逆耳话，兄台这是嫉妒‘鬼见愁’，未免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猛一愣，似是料不到对方有此一言，但“黑鹰”随即哈哈一声道：“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花兄言之有理，但不管如何说，只要‘鬼见愁’有生的一天，我‘黑鹰’和他较量高下的决心便一天不灭！”

脸色微微一变，花明道：“那您为何愿意帮助他们团圆？”

“黑鹰”笑道：“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所谓桥归桥，路归路，这是两码子事，怎能扯在一起呢？帮助他和‘艳屠煞’重修旧好，所谓君子应成人之美，我‘黑鹰’理应当之，义不容辞；找他较量，是我‘黑鹰’一生中最大的愿望，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花明不以为然的摇摇头，道：“那又何苦来哉？”

接着，转口道：“这撇开不说，你到底用什么话激他？”

“黑鹰”停了一停，沉声道：“我说‘艳屠煞’是我的女人……”

“你……”惊呼一声，花明怒声道：“‘黑鹰’，你是什么意思？”

耸一下肩，“黑鹰”苦笑道：“其实我也没什么坏意，我只是看到他在调戏一个女人，想到我们辛辛苦苦找他，却见他这副模样，心中着实气不过，便不择言的说了这句话。”

花明怒瞪他道：“难怪他突然跑走了，你并没有告诉他义姐是来找他解释，当时你如果说了，他又怎会跑走呢？”

一顿，咬牙道：“‘黑鹰’，你必须负全部的责任！”

摊了一双手，黑鹰道：“这也不能全怪我啊，说起来，倒应该怪您花兄才对呢？”

一愣，花明讶道：“这话又是怎么说？”

“黑鹰”沉声道：“因为我不知道‘鬼见愁’和‘艳屠煞’之间的误会，我不过想气气他，万想不到他会相信，要是花兄当初把真象告诉我，那我再

小人，也不致加油添醋乱开玩笑了，花兄，你说是不？”

想了一想，花明叹道：“当时你我不认识，加之我见义姐模样，心急如焚，只想赶紧找到‘鬼见愁’，好加以解释，哪料到这么多呢？”

“黑鹰”凝声道：“当然，我是避不了责任的，我‘黑鹰’素来敢做敢当，决不缩尾，我将尽我的全力寻找‘鬼见愁’的下落，交给‘艳屠煞’！”

花明悲伤道：“万一‘鬼见愁’真的坠崖死了？”

浑身猛一震，“黑鹰”道：“这也不过是推测而已，‘鬼见愁’横扫江湖群雄，睥睨武林，几番出入生死，皆化险为夷，哪能这般容易就死去呢？”

一顿，接口道：“要是‘鬼见愁’真的死了，那就是天忌英才，我‘黑鹰’也将抱憾终身！”

沉默半晌，花明摇首道：“事到如今，也只有尽力而为了，只是，可怜了我的义姐……”

眨眨眼，“黑鹰”说道：“素闻‘鬼见愁’吃喝嫖赌，样样皆精，我想‘艳屠煞’，是恨他常到花街柳巷，拈花惹草，才闹感情纠纷的。”

花明接口道：“小弟也是这般想，要不然，义姐那次就不会故意拉我来气他了。”

“黑鹰”耸了下肩道：“‘艳屠煞’乃一绝色侠女，‘鬼见愁’未免太不知足了啊！”

花明说道：“想想，我倒有点恨他了。”

“黑鹰”侧了一下首，问道：“我倒觉得奇怪，‘鬼见愁’和‘艳屠煞’在一起，已有好些年功夫，他怎不知道，‘艳屠煞’有个义弟呢？”

花明笑道：“在下和义姐都是孤儿，从小就在一块，后来她练武，我从文，从此就分开了，一直没见面，就那次在洛阳楼正巧碰见的，就算‘鬼见愁’知道‘艳屠煞’有个义弟，但不曾相见，他又怎么知道是我呢？”

“原来如此，这就难怪了。”“黑鹰”恍然的说了声，接着问道：“花兄，你怎么也到武安来了？”

花明道：“我是来找‘铁牛’陀敏寿的。”

“黑鹰”眨眼道：“那不是‘龙虎会’的会主吗？花明有事找他？听说那夜我们离开武安的时候，发生了变乱，结果‘龙虎会’一夜间垮台了，花兄怎么还找他？”

花明道：“听说他们一帮人藏在姑乳山里，所以我就到这里来找他探听‘鬼见愁’逃出来后的下落。”

“黑鹰”惊异道：“‘鬼见愁’不是中了‘龙虎会’的美人计吗？那夜‘鬼见愁’找‘女煞星’刁艳红报复，正巧我们赶到，他才跑的，‘龙虎会’算是‘鬼见愁’的对头啦，花兄去向他们问人，岂不缘木求鱼，反受其害吗？”

花明笑了笑道：“这小弟已调查得很清楚。”

一顿，转口问道：“‘黑鹰’，您是江湖豪杰，当然知道‘龙虎会’那晚所发生的变乱为何了？”

“黑鹰”道：“江湖传言不一，有说‘龙虎会’自己窝里反，有说‘龙虎会’受到‘金鹰堂’控制，陀敏寿起而抗之，又有说‘龙虎会’实质是‘金鹰堂’的一部，因暗谋与塞外的‘血旗盟’入侵中原，瓜分武林，‘龙虎会’怒而起变……传说纷坛，莫衷一是。”

花明道：“依您兄台的想法呢？”

“黑鹰”想了一下，道：“有人说‘金鹰堂’帮主‘血斧’和陀敏寿有

过节，陀敏寿故意中伤他，我想这比较有可能性。”

一顿，笑道：“老实说，我也不敢肯定，我之所以到武安来，就是想探个究竟的。”

稍稍一停，反问道：“花兄，您的看法又如何呢？”

花明笑道：“在下的看法和兄台就不一样了，依在下所调查的结果，‘金鹰堂’确实想谋略武林！”

此语一出，“黑鹰”猛的一震，问道：“花兄，您是如何调查得来的？”

“这姑且不言。”花明晃了晃手中的羽扇，道：“陀敏寿因不满‘金鹰堂’吃里扒外，联络外人攻打中原武林，所以早就处心积虑生变，因感于本身武功平平，乃暗地网罗高手……”

“黑鹰”不待他说完，截口道：“花兄，您是说‘鬼见愁’并非被抓去，而是被请去帮忙的？”

点点头，花明沉声道：“是的，只因为那时我们赶了去，‘鬼见愁’受到打击，而下落不明，致使他们的计划没配合好，方致功亏一篑。”

“黑鹰”啊了一声，眨眸道：“这么说来，‘女煞星’是‘金鹰堂’的人，‘亡命客’和‘血旗盟’三千人马陆续入关，这些都是真有其事？”

花明道：“不错，刁艳红早就是‘金鹰堂’的东护法，她是‘龙虎会’的监视人，‘亡命客’早就潜到‘龙虎会’了，‘血旗盟’也派出三千人马，化整为零，暗地要与‘龙虎会’会合，事情突变后，刁艳红和三四百名‘金鹰堂’的人分批潜回湘境‘金鹰堂’本部，而‘亡命客’和‘血旗盟’的三千人马也急急回到塞外，由于他们的行动保密，迅速，所以才瞒过了武林人士的耳目。”

“黑鹰”道：“这么说来，要不是陀敏寿那秃头，武林就要遭到一次空前浩劫了？”

花明道：“是的，就因为他毅然挥竿起义，使江湖躲过一次血劫，但他自己本身的‘龙虎会’却垮了！‘金鹰堂’为了要混淆是非，故意散布谣言和陀敏寿有仇，使人误以为陀敏寿是中伤‘金鹰堂’，不相信陀敏寿所说‘金鹰堂’阴谋中原，‘金鹰堂’装得清白，故意不予辩解，使得陀敏寿变成无的放矢。”

微一顿，接道：“但‘金鹰堂’的计划被破坏，恨死了‘龙虎会’的余党，乃暗地派东护法‘女煞星’刁艳红和左卫主‘闪箭魂铃’到此，欲暗地杀尽‘龙虎会’中的残党。”

“黑鹰”吃惊道：“花兄，您所说的都是真的？”

用力点了一下头，花明道：“有一字虚假，天诛地灭！”

“黑鹰”良久都说不出话来，眨眼扬眉瞪着花明，问道：“花兄，您到底是什么人？”

花明似乎料不到“黑鹰”会有此一问，猛然愣住……

突然，“黑鹰”蓦地转身向一座松林里张口喝道：“什么人？出来！”

“阿弥陀佛！”

一声洪亮的佛号扬起，接着走出一名身着袈裟，手捏念珠，胡眉皆白的老和尚……

第三十四章

那名老和尚一提身子，竟然两脚不沾地，瞬间便飘到“黑鹰”身前……心头一震，“黑鹰”脱口道：“这不是少林寺的‘虚莲步’么？”

白眉和尚哈哈一声朗笑，中气实足，只见他单手拂了拂颌下及胸白须，发声道：“施主果是不凡，竟一眼识出本佛门的‘虚莲步’，老衲百戒心服矣！”

“黑鹰”瞥了他一眼，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寺‘百戒大师’，真是失敬了。”

“好说，好说！”百戒大师沉声道，“老衲久蛰佛门，但施主‘黑鹰’之名如日中天，方外之人也是久仰大名，今见之，果人中之龙，老衲何其有幸呵！”

睨了他一眼，‘黑鹰’侧首道：“少林寺乃当今武林七大门派之首，怎也暗地里偷听人说话啊？”

长眉下的两眼倏地一睁，一道锐利的寒芒一闪而逝，“百戒大师”不动声色道：“久闻施主厌憎七大门派，今见如是，敢问何故？”

“黑鹰”傲然道：“七大门派尽皆方外之人，理当长伴青灯，修心念佛，与世无急，却久持武林之牛耳，怀葛江湖之是非，这岂又是出家人所应为？正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惹人烦！”

花明惶然道：“兄台怎可对圣僧这般无理？”

“百戒大师”托起单掌，宣了声佛号，脸上一片穆然，沉声道：“阿弥陀佛，施主此言差矣！我七大门派乃武林之名门正派，虽为方外之人，但却奉着我佛之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吾等为武林主持正义，消弭杀劫，施主竟反诬干涉武林，此言又有何说？”

冷峻的撇了一下嘴角，“黑鹰”道：“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出家人应安分守己，专心修法念佛，怎也跟我们一般俗人一样动刀弄枪的？”

“当然啦，施主之言未尝没有道理。”不以为意的颌了一下首，“百戒大师”满脸肃穆的说道：“只要有那么一天，武林平静，江湖无事，我等自当绝迹江湖，还用施主说么？”

挑了挑剑眉，“黑鹰”反嘴问道：“这个不说，大师您暗中听我两人讲话，这又算哪门意思？”

呵呵笑了两声，“百戒大师”轻拂银发，道：“贫僧早就在林里头歇息，是两位施主没发现罢了，而两位施主说话的声音没放小，我听见没错，但怎能怪老衲偷听呢？”

一窒，“黑鹰”没话可说，但仍厌恶道：“大师，那您现在出来有何贵干？”

“百戒大师”望向花明说道：“有几个问题，老衲想问这位施主请教。”

花明连忙抱拳道：“不敢，圣僧有话请说。”

“多谢施主了。”百戒大师稽首施礼，便说道：“方才施主所言之事，可是当真？”

花明眨眨眼道：“圣僧可说是‘金鹰堂’之事？”

“百戒大师”点头道：“正是这桩子事。老衲这番下山来，便要查明真象，如‘金鹰堂’真胆敢串通外族夺我中原武林，少林寺当与其他六大门派起而攻之。”

花明颌首道：“圣僧，在下所言千真万确之事！”

“黑鹰”忽地插口道：“花兄，你到底是什么人？”

花明愣道：“兄台，在下不明白您的意思。”

“黑鹰”凝眼道：“花兄，‘金鹰堂’之事，当今武林可说没人知道这事的真象，花兄乃一介读书人，怎调查得这般清楚，这不能怪我‘黑鹰’怀疑您了……”

一顿，睨眼道：“难道说，花兄您是真人不露相么？”

轻轻一笑，花明道：“兄台多虑矣！在下乃真的是读书人，不懂武事，不是什么真人假人；其实调查‘金鹰堂’这事不难，问题是肯不去做而已。”

“百戒大师”道：“老衲就是想问施主是如何调查的，是否有确实证据，须知此事非同小可，决不能凭施主一言两语便可下决断的。”

花明笑着道：“其实说穿了也没啥，在下一个月前无意碰到了‘龙虎会’的残党，他因为失去了一只脚，而脱离‘龙虎会’安家落户的，他告诉了我这些内幕……”

“黑鹰”拦阻道：“花兄，您敢断定其中没有假么？”

花明望着他道：“在下非武林中人，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虫罢了，他如是骗我，于事又何补？再说他已残废，也非武林中人了，他又何必说假话呢？”

轻轻一顿，郑重接道：“我们读书人最重要的便是言而有信，无信无以立于天地间，在下与‘金鹰堂’也没仇，与‘龙虎会’也无恩，决不会无聊得去杜撰一个害人不利己的故事的。”

微一蹙眉头，“黑鹰”道：“这般说来，花兄您只不过是听到一个人所讲的话而已，但您敢保证一定是真的么？”

“百戒大师”也道：“如此说来，施主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喽？”

“哈哈……”

忽地，花明仰首哈哈大笑了一阵子，笑得“黑鹰”和“百戒大师”莫名其妙。

半晌，花明这才扫了两人一眼，沉声道：“这实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算我花某人这番话白讲了！”

“百戒大师”抬眼一哦，道：“施主此话怎说？”

晃了晃手中折扇儿，花明道：“两位皆是武林中人，在下不过书虫一条而已，武林大事，两位是责无旁贷；而今我花某人一个酸儒生为两位可说是点开了门窍，已是非常不容易了！其中堂奥，难道说还要我这酸儒生……”

说到此，故意睨了两人一眼，哼声不语……

“施主言重了，言重了！”

“百戒大师”连忙道：“武林兴亡，匹夫有责。施主虽非武林中人，但基于人道方面，施主又怎能置身事外？当然啦，老衲非常感激施主所点的窍，既然施主并不知堂奥，老衲又怎敢相逼？”

花明微笑道：“‘金鹰堂’之事已隔百来日矣，一切都事过境迁，要证据，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了……”

稍一停，两眼凝向“百戒大师”，正色接道：“在下以为七大门派乃江湖中的中流砥柱，区区有一建议，但人微言轻，不知圣僧可愿采纳否？”

“百戒大师”连忙稽首宣佛，肃容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赐良言，老衲定当鼎力相从。”

花明沉声道：“为今之计，切不可操之过急，而致打草惊蛇，反坏了事。我以为不如暂且放弃明查暗访的工作，而派人暗中注意‘金鹰堂’的动静，如有可能，最好七大门派也差人潜赴塞外西疆，对‘血旗盟’加以监视，要不然最起码也该在各处关口使人留驻。若然，只要‘金鹰堂’与‘血旗盟’胆敢造次，便可迎头痛击！”

掠了一眼，接着道：“‘金鹰堂’开山立柜的时日虽不过几年工夫而已，但‘金鹰堂’的帮主‘血斧’极具城府，更有谋略，年来极力延揽四方豪杰，礼遇八面贤人，一时武林高手如云，智囊如林，业务蒸蒸日上，事实上，整个湖南已直接间接的被它所控制了！其兵精粮足，潜力雄厚，早有称霸武林之野心，只碍七大门派屹立于中，且还有白道上的‘飞鹤帮’、‘牧家堡’、‘洪家庄’、‘皇家圈’、‘百艳帮’和黑道上的‘金银帮’、‘飘风令’、‘五义寨’、‘百煞派’等等各大帮派，使得‘金鹰堂’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暗中与塞外的‘血旗盟’勾搭……”

微一顿，接着又道：“‘血旗盟’乃塞外第一大帮派，也早有并吞塞外的野心。原则上，‘血旗盟’发动兵马助‘金鹰堂’夺取中原武林之后，‘金鹰堂’再发兵帮‘血旗盟’谋略塞外江湖，彼此互惠互利而已……”

略一停，花明口若悬河接道：“事实上，以‘金鹰堂’目前的实力，各大帮派若不联手，以一对一，决不是他的对手！其所顾忌的是各帮派联合，尤其是七大门派素同出入，犹如一体，更使他不敢蠢动。由此观之，‘金鹰堂’如因与‘血旗盟’那次失败之后，欲改变政策的话，必当分化离间各帮派的关系，然后予以各个击破，以达到其统合武林的野心……”

眨了眨眼，跟着又说道：“因之，圣僧除了暗中注视‘金鹰堂’与‘血旗盟’之动态之外，还当加强黑、白两道上各帮派提高警觉。”

说完，咽了一口口水，道：“圣僧，区区之言，愿否接纳？”

但只见“百戒大师”和“黑鹰”两人像是傻瞪着眼似的，一脸的诧异与惊奇。

“百戒大师”转动了一下念珠，歉声说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岂可貌相？智又岂能用斗量呵……”

花明见他自个念念有声，答非所问，讶道：“圣僧，您说啥？”

哦了一声，“百戒大师”连忙改口道：“老衲是说对施主的见解叹为观止，佩服得五体投地，施主乃天下难得一见的奇材，独具慧眼，见微知著，思虑缜密，且深藏而不露，贫僧何其有幸能亲睹异颜，面受机宜，请容贫僧代天下苍生向施主拜谢金言良语之恩！”

语毕，“百戒大师”朝花明深深稽首致礼……

花明连忙旁让，口中说道：“圣僧如此屈尊降礼，折杀在下矣！区区之见，犹如井底之蛙罢了，圣僧言重了，言重了！”

“百戒大师”振声说道：“老衲即刻便要赶回少林寺，禀报掌门，从施主之金言而行事。”

花明拱手拜谢道：“若此，或可免去生灵涂炭，苍生为异族铁蹄蹂躏之浩劫矣！”

“百戒大师”颌首佛礼道：“老衲就此告别，花施主有兴至少林寺，老衲定当开山门，响十二佛钟，倒履亲迎！”

花明仓惶回揖道：“这般大礼，万万不敢。”

“百戒大师”转向“黑鹰”稽首道：“施主，贫僧告别了，后会有期。”

“黑鹰”双拳一抱，简短的说了声：“大师请！”

只见“百戒大师”轻一点足，身形已如箭射去……

望着他远去的身影，“黑鹰”鄙夷的哼了一声：“爱管闲事的秃驴，哼！”

花明笑道：“‘黑鹰’，人家并不得罪你，何况七大门派身系武林安危……”

“黑鹰”不等他说完，插口道：“我才不相信，武林没有这些老秃驴，就要翻了？沉了？”

说到一半，故意不语，“黑鹰”瞪着眼怪异的望着他……

眨眨眼，花明不解道：“在下怎么了？”

“黑鹰”笑道：“这老秃驴赞您为天下奇人……”

花明截口道：“兄台，您别挖苦人，好不？”

“黑鹰”道：“花兄，您不是一个普通人，武林经纬了若指掌，满腹兵韬谋略。花兄，我‘黑鹰’敢断定您决不是一个单纯纯的‘酸儒士’……”

话没说完，“黑鹰”忽地大喝道：“看招！”

“黑鹰”这出其不意的一手，竟使花明啊了一声，呆立于地，不知闪避……

眼看就要打了个正着，“黑鹰”忽又轻吁一声，硬生生的收回招式……

花明已吓得面无人色，呆了半晌，惊惶道：“‘黑……鹰’，您……您这是什么意思？”

“黑鹰”满脸惊讶，疑惑道：“花兄，您当真不懂武功？”

恍然大悟的哦了一声，花明道：“原来您是试探我！”

随即不悦道：“‘黑鹰’，您未免太不信任在下了！”

“黑鹰”注视着他，片刻才缓缓说道：“尽管如此，花兄，我‘黑鹰’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您能瞒过我一时，决骗不了一世！”

话落，双拳一抱，洪声道：“花兄唐突之罪，容后谢拜，在下就此告别……”

花明拦嘴说道：“‘黑鹰’，你今番何去？”

“黑鹰”道：“本欲到镇上查探‘金鹰堂’之事，今花兄已指点迷津，在下不想再查证了，反正老秃驴们已经出面干涉，用不着我操心，我还是到洛阳去查看，有无‘鬼见愁’的下落，另外，我还有一桩要紧的事情待办……”

花明含笑说道：“愿说与小弟听听么？”

“黑鹰”笑道：“花兄，您倒像是个包打听，怪不得武林中细小诸事，了如指掌。”

一顿，旋正色道：“听说最近洛阳的‘龙虎镖局’失镖，且二镖主‘虎形剑’身遭横死。你大概也知道‘龙虎镖局’兄弟二人，待人忠厚，仁至义重，昔前我受伤之时，曾蒙大镖主‘龙形剑’赠药之情，今其有变，于情于理，我‘黑鹰’理当前去助其一臂之力。”

花明点点头道：“这事在下也听说过……”

“黑鹰”诧道：“花兄也知道这档事？你消息真灵哪，我昨儿才知道的呢！”

花明笑了笑，道：“兄台别忘了我在下是个包打听哪！”

“黑鹰”笑叹道：“我‘黑鹰’，自叹不如！”

花明连忙道：“得了，就凭兄台‘黑鹰’两个字，我这酸儒丁再十个也担待不起啊！”

“黑鹰”凝眼道：“花兄，这档子事，您知道的又有多少？”

花明反问道：“兄台，您呢？”

摊了一下双手，“黑鹰”耸耸肩道：“说来真惭愧，就是那么一点点！”

摇了摇手中折扇，花明道：“其实在下知道的也不多，兄台如不厌其烦的话，在下愿意说给兄台您听听，如何？”

“黑鹰”连声说道：“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花明轻颌了下首，便道：“半个月前，洛阳首富禹子明以十万两纹银委托‘龙虎镖局’保一趟镖到关外……”

“黑鹰”截口诤道：“十万两纹银？这么高昂的保镖费，到底禹子明押什么东西到关外去？”花明道：“两辆镖车，共二十箱的纯净翡翠，价值连城，如以数计，当在十万黄金以上！”

睁大了眼，“黑鹰”低呼道：“我的天，早知道，我也去劫镖呢！”

花明打趣道：“可不是，这笔数目，叫你‘黑鹰’十辈子也吃不完。”

“黑鹰”眨眨眼道：“人说禹子明是洛阳首富，到底他阁下有多少财产？”

花明笑了笑，道：“田陌万里，一个月走不完，楼阁百栋，一眼望之不尽，钱庄百家，行号数不清，岂能以数计？无量耳！”

“黑鹰”叹声道：“听了叫人眼红，什么时候我‘黑鹰’潦倒落魄之时，狠起心肠来抢他一抢！”

说着，自己感觉好笑起来，转口道：“君子不拿无义之财，鸟为食亡，大丈夫不为财死，不仁无义之事，我‘黑鹰’不为也！”

话锋一转，问道：“禹子明把这庞大得惊人的翡翠，押运到关外做啥？交给何人？”

花明微一摇头，凝眸道：“在下也感奇怪，但禹子明并没有说明交给何人，他只要‘龙虎镖局’押到关口，然后等人去取，仅此而已……”

扬了扬眉，接道：“‘龙虎镖局’非常重视这趟生意，特地派了二当家‘虎形剑’亲自押镖，但不想刚过了太行山麓而已，便人死镖失，无一生还！”

“黑鹰”咬牙道：“妈的！到底是何方人物做的手脚？”

花明沉色道：“这确实令人费解，‘龙虎镖局’创立江湖少说有三十来载，从未失过镖，这除了‘龙虎镖局’两位当家的兄弟和局里的大小镖师武功高强，使江湖宵小不敢觊觎之外，尤其是他们两兄弟平易近人，没有一丁点的老江湖架子，对人对事，以仁以义，决不占人便宜，是以江湖中三派九教，无论是黑是白两道人士，俱皆对其崇仰万分，尊为泰斗，视为仁义，谁也没有劫‘龙虎镖局’的镖的念头……”

“黑鹰”插嘴道：“依花兄的看法，谁会去劫这趟镖呢？”

花明笑道：“这当然不能凭空猜测，不过……”

顿了一下，接道：“我敢断定这不可能是单纯的劫镖！”

望了望他，“黑鹰”道：“你是说有江湖恩怨的性质？”

花明点头道：“我想是的。”

摇了一下头，“黑鹰”不以为然的笑了笑，道：“这不太可能吧，‘虎形剑’和‘龙形剑’哥俩，与人只有恩，没有怨，他们哪有仇人呢？”

花明沉声道：“常话说：树大招风，猪肥挨杀，再圣再贤的人都会有仇人，何况他们也不过一个凡人而已？而且所谓仇人并不一定要有仇恨……”

“黑鹰”拦嘴道：“花兄，我不懂您的意思。”

花明道：“比方说有人憎恨‘龙虎镖局’，这就算是仇人了，虽然‘龙虎镖局’并不知道那人仇视他们，像是有人不服气或嫉妒他们的声望，或是同行镖局妒恨他们的生意好等等，这都属于‘龙虎镖局’本身料不到的无形仇人

轻咳了一声，接着道：“如果劫镖者与‘龙虎镖局’没有恩怨，不太可能劫镖的，而且劫镖者显然有周密的计划，而且也决非一二人所为，这明显的是有预谋。”

“黑鹰”挤挤眉头，道：“这么巧，‘龙虎镖局’所失的镖偏偏这般庞大，难道说劫镖者事先知道了镖货么？”

花明道：“在下也这么想。劫镖者的目的可能贪图那票镖货的昂贵，劫之据为己有，而且顺便可弄垮‘龙虎镖局’，您知道‘龙虎镖局’素喜布施，施舍于人，虽为天下第一大镖局，但却不怎么富有。所以‘龙虎镖局’丢了这趟镖货，赔上二十万两黄金，已完完全全的垮台了矣！”

稍稍一停，接着又说了下去道：“只是有一点令人不明白，照说‘龙虎镖局’保了这档大镖，理应谨慎保密，怎会让人知道呢？”

“黑鹰”击了一下手掌，顿足说道：“漫藏诲盗，这就怪‘龙虎镖局’办事太粗心大意了！”

缓缓的摇了一下头，花明道：“这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龙虎镖局’是资格最老的一个，已整整有三十来年了，他们经验丰富，从没有差错，何况他们保的这趟镖，是他们所保过的镖中最大的一票，他们再怎么粗心，怎么大意，决不会连保密——这是吃镖局这行饭的人最起码的常识——都做不好的……”

转了一下眸珠子，“黑鹰”若有所悟的说道：“哦，花兄，您是说‘龙虎镖局’里头有内奸？”

花明点头道：“兄台以为然否？”

“黑鹰”低首沉思，轻轻道：“不错，这大有可能！”

双手负背，花明垂首踱了个方步，道：“‘龙虎镖局’失镖的事，已震动了整个江湖，再过些时日，可能是人人皆知了，由于他们兄弟俩素来为人所称善，所以前往悼祭者，一时车水马龙，数以千计，‘虎形剑’已被隆重的下葬，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各帮各派也纷纷解囊相助，而禹子明也声明免要赔偿，不予追究……”

缓缓抬首，顿了顿，接道：“但这些都已被‘龙形剑’谢绝婉拒了，他决心自己在三个月以内寻出劫镖者，追回二十箱翡翠，以便偿还禹子明。”

“黑鹰”颌首道：“有志气！”

花明凝眼道：“所以说您想去帮助他，他也未必肯答应哩！”

“黑鹰”眯了下眼道：“不管怎么样，我是必须去吊丧的，如段老前辈也谢绝我对他的帮助的话，我依然可以一个人调查劫镖的人，花兄，您说是不？”

花明点头道：“兄台真个是义气君子！”

“黑鹰”沉声道：“彼以义待我，我当以义还之。”

一顿，接道：“我这就赶去洛阳！”

忽又道：“哦，对了，花兄，如果您在‘龙虎会’里也问不出‘鬼见愁’的下落，又将何往？”

花明用羽扇敲了敲额角，想了一下，道：“那我将暂时放弃寻找，回去陪义姐，帮她设法忘却此事。”

黑鹰笑道：“麻烦花兄代我‘黑鹰’向她问好。”

话落，躬腰包拳道：“花兄，后会有期了。”

花明打揖道：“恕不远送。”“黑鹰”转身一跃，跨上马鞍，一抖缰绳，

得得几声，像风般的消失于道路尽端。
花明望着卷起的雪泥，一阵出神！

第三十五章

话说邵真别过陀敏寿之后，便急急往镇上赶，希冀使大牛别卖出去“龙虎会”的“震天剑”……

一路上，他的思维如滚如沸的在翻腾着——

当他有点神奇性和戏剧性的恢复了记忆之后，便立刻赶来武安。

他想起了那夜，自己本是和“龙虎会”共同举事的，不想在紧要关头，却冒出了“黑鹰”和“艳屠煞”，使他受到了无比的刺激，拔腿狂奔，以致坠崖……

他痛责自己为了一个女子，而落得如此狼狈落魄。

由于他的变故，没有如期杀死“女煞星”刁艳红和“血旗盟”的“亡命客”，他以为“龙虎会”全军覆没了，那他抱憾终身！

如今，“龙虎会”依然存在，虽然是这般的，困窘，潦倒和狼狈，但这都是由于他坏了事的关系！

他自责，歉疚，深深的。

他又庆幸自己的赶来，而救了陀敏寿一命，而且“龙虎会”目前已濒临生死存亡的局面，他也庆幸自己适时赶回来，没有造成万劫不复的局面……他感谢陀敏寿对自己的信任，他也惶恐大牛对自己的误会！

但，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不好，他有责任扶持“龙虎会”，他发誓使“龙虎会”永远屹立于武林中！邵真脑海虽在杂乱的想着，但脚下功夫却一点儿也不马虎，他把一身高超绝顶轻功展到极境，宛如脱缰之马般的急驰着……

盍茶功夫，已到了近郊，这才放慢身形……

武安这个地方，邵真来过多次，所以一点儿也不费力，便找到了“悦心客栈”。

入了门，邵真只见店里头冷清清的，只一个伙计上前来哈腰招呼道：“公子爷，请里面坐。”

邵真没理他，径个儿走到柜台旁。

掌柜的正在打盹，邵真在柜台上轻敲了两下，他才猛然醒过来，一见有客人，自是满心欢喜，掌柜的揉揉睡眼，堆笑问道：“客官爷，您……”

邵真没待他说完，拦嘴道：“掌柜的，我想向你问个人。”掌柜的连声应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邵真道：“我有个朋友，个子高大，大鼻子，他是塞外的人，是不是来过这儿？”

掌柜的翻了翻眼，笑眯眯道：“我知道客官爷说谁，我就猜他不是我们汉人，是不是穿着一件像万花旗的裤子，说话的声音大得像雷轰的那位？”

邵真忙不迭道：“正是，请问他人呢？”

掌柜的搓了搓手道：“很不巧，那位官爷没多久前便离去了。”

邵真失望的哦了一声，接着又道：“请问有没有一位书生住在这儿？”

掌柜的点头道：“有，有一位年轻书生在这儿住了几天了，但他从早上出去，一直到现在还没回来。”

邵真懊恼的抓了抓耳根，正想再问话，这时里头忽地迈出两个人来。

邵真下意识的瞟了一眼，心中不禁一愣！

只见其中一人正是他半月前在万重山“万重寺”碰过面的“海煞星”。

“海煞星”自然也看到他了，但他似乎不太认得邵真，只是噫了一声，好像觉得眼熟似的……

倒是他身旁的那名汉子——大概四十来岁了吧，浓眉黑脸，一副凶相，邵真瞧了两眼，方认出是和自己交过手的寒二爷——一眼认出是邵真，他拉住“海煞星”，指住邵真诧道：“老天，哪！那家伙，不是咱在破庙里吃过他的亏吗？”

“海煞星”这才猛然想起，粗声道：“怪不得这般眼熟，老二，经你这么一说，我终于想起来啦，他就是替‘黄蔷薇’那臭女人提裤裆的龟孙？”

“哈哈……！”

寒二爷拊掌大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真他妈的不费工夫！”

“海煞星”更是得意，他哼了两声，抬步走近邵真，斜眼睨着他，狂傲的道：“小子，别来可好？”

嗤了一声，邵真笑道：“托福，托福。”

寒二爷冷冷的瞅着他，阴恻恻的说道：“上次咱兄弟多蒙阁下照顾，多谢，多谢！”

蓦然，邵真发现“海煞星”的腰间除了挂上一把大刀之外，还多了一支剑，不禁脱口道：“原来买‘震天剑’的就是你们？”

微微一怔，“海煞星”讶道：“咦，小子，你怎知道？”

大喜过望，邵真笑了一声，道：“这你别管，两位大爷，咱来谈一笔交易如何？”

寒二爷叱道：“去你娘的！我们之间有什么交易好谈？妈的，上次你小子扯了我们一个后腿你家寒二爷非教训教训你不可，否则难消我心中之气。”

一顿，睨眼道：“走，咱到外头去，别在这坏人生意！”

邵真含笑自若，说道：“奉陪，奉陪。”

“海煞星”抚着颌下短髭，冷森森的笑了声，便与寒二爷走了出去……

邵真轻笑一声，亦快步跟上……

出了城廓，到了一片荒地上……

“好，好，就这儿，四下无人，再好也不过了！”“海煞星”与寒二爷停住身形，两人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约而同道。

邵真依然是那副神情——一脸的不在乎，他耸了耸肩，道：“风水绝佳，太棒了。”

“说的是。”寒二爷嘿嘿笑了起来，“小子，今儿个咱哥俩要报拉一腿之仇，顺便让我们刚买来的宝剑开个利市！”

邵真眨眼道：“‘海煞星’，你知道我是谁么？”

怒哼一声，“海煞星”道：“狗小子，上次大爷叫你留下姓名来，却吭也不吭，现在你他妈的是什么意思呀？”

邵真扬眉道：“‘海煞星’，咱近无冤，远没仇，素无纠葛，我不想杀你，但你必须把‘震天剑’还给我们‘龙虎会’……”

猛一愣，“海煞星”道：“什么？小子，你是‘龙虎会’的人？”

点了下头，邵真傲然道：“我就是‘龙虎会’会主‘铁牛’陀敏寿的结拜兄弟！”

“海煞星”与寒二爷呆了呆，狐疑的打量了邵真一下，寒二爷睁眼喝道：“狗屁！谁相信你？”

邵真搓了下手，咧嘴道：“放狗屁，是你寒二爷尊屁股的事情，相信不

相信，也是你寒二爷脑瓜子的事，反正我把话摆明了就是！”

“海煞星”嘿嘿笑了声，道：“好，好，就算你是‘龙虎会’的人……”

一顿，话锋一转，呸道：“这又怎么样，想求大爷饶你一死么？告诉你，小子，大爷向来一是一，二是二，虽然‘龙虎会’与大爷刚做了笔买卖，但银货两讫，谁也不欠谁，算不了什么交情，你小子不用想拉出‘龙虎会’来，事实上‘龙虎会’也不过是个拖死狗了，吓不倒人的，大爷照样要杀你的！”

“就凭你污辱我‘龙虎会’，本人已开始有挖你阁下眼珠的念头了，当心！”

眯了下眼，眉宇间滑过一丝杀机，邵真透了一口气，接道：“阁下显然没把话听清楚，我不是要以‘龙虎会’来求你不要杀我，我是说这把‘震天剑’还给我们‘龙虎会’”

哇叫一声，寒二爷怒道：“笑话，这简直是放狗屁！‘震天剑’是我们花了白花花银子买来的，凭你他妈的什么道理还给你？”

“海煞星”忽地阴阴笑了两声，沉沉说道：“我知道了，‘龙虎会’居然耍这招，既把银子拿了，又叫你这种脚色来‘拿’回去么？”

说着，仰天一阵暴笑，半晌，才又道：“这实在太可笑了，我们当初也想来个黑扒黑——截回银子，要烂帐，只怜恤你们‘龙虎会’已是拖死狗一条了，常言道：盗亦有道，也就算了，不想你他奶奶的竟来这一手，真臊！”

“别急，我有话还没说完，你阁下就这般穷嘶嚷嚷的，也真是的。”冷漠的撇了下唇角，邵真继续说道：“当然，我们不会让你们白还的，除了原金奉还之外，按照江湖上的规矩，我们愿意再另外赔偿五成……”

寒二爷拦口道：“笑话，你简直他妈的放狗屁，‘震天剑’我们付了三万两银子，外加赔偿五成，你得给我们四万五千两，‘龙虎会’如果还得起，当初就用不着卖剑了！笑话，简直是笑话，狗屁，简直是放狗屁！”

皱了皱眉头，邵真冷冷的眯着眼缓缓说道：“这位寒二爷，你的狗屁笑话，实在引不起人发笑，请别再放狗屁好不好？”

骤然暴起，寒二爷变色道：“我操！狗小子！”

身形一动，便想欺身前去……

“老二，别急！”一伸手，“海煞星”拦住寒二爷道：“咱先看看他有没有四万五千两银子！”

邵真傲然的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一个羊皮袋，解开袋口，抓起一把飞钱在他俩眼前晃了一晃，淡淡说道：“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望着邵真手里羊皮袋子，“海煞星”和寒二爷吃惊的瞪大了眼，两人互望了一眼，随即一阵轻声嘿笑，脸上露出了股贪婪之色……

冷眼旁观，邵真哧哧笑道：“如何？在下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吧！”

寒二爷表情阴险的磔笑两声，他挪动一下臃肿的身子，舔了舔唇角，道：“不假，不假，只是不知你这袋里总共共有多少银子呀？”

说着，又是一阵阴笑……

邵真笑嘻嘻道：“寒二爷，不瞒您说，这儿总共有廿万两。”

“哇！廿万两，嘻嘻！”

“海煞星”瞪大了眼，叫了起来，他转向寒二爷笑咪咪的道：“老二，咱遇上一条肥猪哪！”

寒二爷更是乐得两眼只眯成了一条线，他缓缓走向邵真身前，口中一面磔磔笑道：“好吧，咱哥俩愿意和你做一笔交易。”

邵真提着羊皮袋子，在他的鼻尖上一阵荡晃，害得寒二爷两只贼眼跟着骨碌骨碌的转……忽地，邵真把羊皮袋子揣回怀里，寒二爷赶忙用双手去抓，却抓了个空……

这时，“海煞星”也逼近前来，只见他一脸贪婪的发话道：“我们的交易是：留下袋子，然后走路，嘿嘿……”

懒懒的打了个哈欠，邵真道：“‘震天剑’呢？”

寒二爷倏地一沉脸，大喝道：

“不知死活的小子，留着两条腿让你走路，已是太客气了！”

话落之前，人已如恶虎扑食般的冲向邵真！

他快，邵真比他更快，猛地一吸气，硬生生的往左滑开两丈外去……

寒二爷差点没跌了个狗吃屎，羞怒非常，狂吼一声，正想再动手，忽然耳中传来一阵铜铃声！

他愣了愣，只见老远好几丈外的地方，一条身影如激星电石般的朝这个方向飞来！

那人的轻功好棒，不过眨眼，铜铃声一停，那人已如风般的来到了跟前！

邵真一望来人，表情一愣！

“海煞星”和寒二爷却是面色一变！

原来来人正是“闪箭魂铃”是也！

“闪箭魂铃”的名头显然使“海煞星”和寒二爷哼不出声来，两人趋步向前，小心翼翼的抱拳过顶，道：“原来是前辈驾到，晚辈这厢有礼。”

“闪箭魂铃”微一颌首，道：“柳大侠和寒大侠两位也在这儿？”

“海煞星”巴结道：“这小子就是中伤贵帮的‘龙虎会’余党，在下正要收拾他。”

望了望邵真，“闪箭魂铃”惊讶道：“你们两位要收拾他？”

“是的。”寒二爷恭谨道：“但前辈如果要亲手解决这小子的话，咱哥俩愿意留给前辈。”

邵真踏前一步，朝“闪箭魂铃”发话道：“‘闪箭魂铃’，你暂且先让开如何？”

想了一下，“闪箭魂铃”点头道：“好，‘鬼见愁’，我等你就是了。”

“什么？”“海煞星”和寒二爷忽地遭蛇噬般的震栗了一下，脱口道：“你，你是‘鬼见愁’？”

邵真朝他俩古怪的笑了笑，道：“本想和你们多玩一会，既然有人在等少爷侍候，只好先侍候两位玩玩。”

“海煞星”似乎还不相信事实，他颤声道：“你，你真是‘鬼见愁’？”

微笑如昔，邵真道：“是不是，等会两位就知道啦！”

语音一顿，望着“海煞星”和寒二爷发白的脸，有趣的歪着头，道：“好一阵子了，少爷没见着这种倩影啦！”

邵真这话，“海煞星”和寒二爷当然是听不懂啦。

说真的，邵真自从失去记忆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每当人家问他是谁，他无法回答实在痛苦，现在他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人家问他，他更不愿意说了，无他——怕吓坏人也！

现在，他又看见别人对他的股票他好快活，“鬼见愁”就是代表威权啊！

“海煞星”和寒二爷此刻仿佛僵硬了过去似的，方才的那股可爱的狂傲，竟不知跑哪儿去了！

这实在不能怪他们窝囊，他们在江湖上，平时算得上是个人物，但在“鬼见愁”面前，可怜，连“东西”也要称不上哪……

一旁的“闪箭魂铃”见状，大惑不解道：“两位是怎么了？”

寒二爷强吸了一口气，苦丧着脸道：“我，我们不知道他，他就是‘鬼见愁’。”

“闪箭魂铃”感到一阵好笑，道：“我正奇怪你们是吃了熊心豹胆呢，原来是瞎了眼，亏你俩在江湖上有头有脸呢！”

说着，似乎不忍看他们那副可怜相，朝邵真发话道：“‘鬼见愁’，看他们这副样子，如果没什么深仇大恨，倒不如放了干脆。”

邵真含笑道：“本来嘛，啥屁事也没有，既然有阁下这句话，我‘鬼见愁’再放手的话，未免就不够大方了。”“海煞星”和寒二爷一听，面露喜色……

邵真朝他俩怪异的一笑，又道：“‘海煞星’，寒二爷，咱的交易还干不干？”

“干！干！”一个劲的点头，“海煞星”解下腰间的“震天剑”，丢过给邵真。

邵真接过“震天剑”，也插在腰间，从怀里拿出羊皮袋子，数了四万五千两的飞钱递给“海煞星”，说道：“真想赖帐哩！”

“海煞星”见邵真如数赔五成，喜出望外，不觉脱口道：“呀，你真的贴出一万五，我还以为你连本钱都不给……”

话到一半，忽然煞口不语，“海煞星”这才发觉漏了嘴，深怕触怒邵真，吓得脸都白了！

邵真望着他笑笑，淡淡道：“放心，我‘鬼见愁’虽穷，这点钱还是不想赖哩。”

“海煞星”这才透了一口气，连声道：“对不起，失言失言。”

他一面说着，一面观察邵真的神色，发觉邵真没有如自己想像中的生起气来，不觉胆子一壮，道：“咱，咱是否可以再做笔交易？”

一愣，邵真好奇的说道：“当然可以。”

于是“海煞星”朝寒二爷道：“老二，把货色拿给邵公子看看。”

寒二爷似乎还在发抖中，“海煞星”再催了他一下，这才哦了一声，从怀里掏出一个皮囊，颤颤栗栗的交给邵真。

邵真接过皮囊，解开囊口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块巴掌大小的未经琢磨的纯净翡翠……

“海煞星”笑脸道：“邵公子，你富有人家，可能需要这种东西。”

邵真拿在手中把玩着，心想道：“难得有这纯净翡翠，把它雕成如意送给小珍，她一定高兴死了……”

心念打定，邵真决定买下，便道：“你喊个价。”

“海煞星”奸笑道：“今儿个，咱兄弟俩不小心开罪了邵公子，只要半价五百两，算是向你公子赔罪！”

“那真谢了。”邵真大喜，忙给了他五百两，于是这笔交易又做成了。

“海煞星”和寒二爷不过转个手，便捞了一大笔，心中着实快活，两人恭恭敬敬的朝邵真和“闪箭魂铃”抱拳过头，诚惶道谢这才飞也似的离去……

“闪箭魂铃”待“海煞星”和寒二爷走远之后，这才说道：“‘鬼见愁’，现在该是咱俩了。”

邵真凝视耸肩道：“原来阁下就是‘闪箭魂铃’，我正找你呢。”

一顿，凝声道：“有个问题想请教阁下，可以么？”

冷漠的点了下头，“闪箭魂铃”道：“请讲。”

扭动了一下脖子，邵真道：“一个叫侯大再的老人，是否被阁下射死了？”

一震，“闪箭魂铃”诧异地道：“你怎知道？”

扫了他一眼，邵真说道：“是？不是？”

阴沉的笑了笑，“闪箭魂铃”道：“告诉你也无妨，正是！”

双眸倏睁，邵真道：“为什么？”

张了一下手，“闪箭魂铃”含笑道：“无可奉告。”

邵真眯了下眼，一撮寒芒急闪，压着嗓子道：“你不怕？”

嘿嘿的笑了起来，“闪箭魂铃”鄙夷道：“阁下错了，‘闪箭魂铃’从来不懂怕这个字眼。”

吁了一口气，邵真睨眼道：“你不敢说，不是怕是啥？”

缓缓闭下眼皮，然后又张开，“闪箭魂铃”没好气道：“我说过无可奉告，阁下的尊耳聋了么？”

抚了一下下巴，邵真沉思了一下，道：“你是说不知情，而只是贵帮主‘血斧’命令阁下杀死侯大再？”

“闪箭魂铃”点了点头，仍没开腔，旋又道：“阁下还有问题么？”

眨了眨眼眸，邵真俯首想了一下，道：“我不想杀你，留给侯大再的孙子侯爱凤亲手报仇好了，另外，想麻烦阁下的尊口，转告贵帮主‘龙虎会’将会站起来，直接向贵帮挑战，好么？”

阴阴的嘿嘿两声，“闪箭魂铃”道：“只要阁下打败我。”

朝他怪异的笑笑，龇龇牙，邵真道：“那当然！”

挪动了一下身子，“闪箭魂铃”身后大弓弦发出一串细碎的叮当声音，他瞪着邵真道：“人说‘鬼见愁’狂傲无敌，不错，十足的狂傲……”

邵真笑了一声，接口道：“当然，也十足的无敌，你会相信的。”

“闪箭魂铃”抬眼道：“这样好，‘鬼见愁’，你若能躲过我的‘追魂十八箭’，我便认输如何？”

想也不想的，邵真傲然点头道：“好，一句话！”

于是“闪箭魂铃”拿下大弓弦，搭上一只箭，但闻一阵铜铃响，已拉满了弦，他对准邵真道：“阁下当心了。”

话落，忽见远处一群黑压压的人影往这儿挤来，邵真和“闪箭魂铃”不禁停下对峙……

约莫是十来人左右，很快的便到达了两人的近处，邵真看清前面两人竟是大牛和陀敏寿，心中大喜……

“闪箭魂铃”放下弓，道：“你们的人来了，是一齐上，还是……”

邵真打断他的话道：“放心，刚才的话依然有效。”

说话时，大牛和陀敏寿已来到了邵真跟前，陀敏寿劈头便道：“小邵，我放心不下，没听你的话跑出来，路上正碰上大牛，于是掉过头来找你……”

邵真把“震天剑”交给他，道：“二哥，请弟兄们暂且先退一旁，我先看看“闪箭魂铃”的‘追魂十八箭’，到底有多厉害！”

陀敏寿闻言，便和大牛及十来名的弟兄们退到一旁去“闪箭魂铃”重新拈箭拉弓，铃声叮当。

邵真立于丈外处，凝神相待……

场中气氛倏地凝肃起来！

蓦然，铜铃声陡地一阵剧烈颤动，叮当声刺入耳膜，乱人心神，就在这当中，那只箭已如飞蝗般的急蹿而出！

只不过一刹那中的一刹那，那只急如星火的火箭已飞抵邵真的面前！

眼看——

叭一声，说时迟，那时快，邵真一个探手，硬是惊险万分的接住了它！

啪啦一声邵真双手一折，把箭丢掷于地，透了一口气道：“还有十七只。”

发箭，接箭，折箭，这三个动作的过程仅能以“快若激星”四字来形容，只看得一旁的大牛和陀敏寿等人目瞪口呆，喘不过气来……

“闪箭魂铃”面无表情，一片冷漠，森然和阴沉，他不声不响又拈上两只箭，他慢慢的拉起弓弦，慢慢的，而在拉弓的时候，挂在弓角的铜铃，也跟着轻轻的晃，晃……叮当叮当……铃声响得很轻，它听起来应该算是很悦耳的。

可是它使人的感觉是紧张，窒息，压迫！它像是死神手中摇响的铃声——令人呼吸急促，叫一颗心猛跳到胸口，使人头皮发炸，让人背脊发麻，使人两股发软，逼人神经崩溃！

蓦地，铃声煞住——弓弦拉满了，一动也不动！

大牛睁大了眼，粗大的喉结不停的一下一下的抖动着……陀敏寿紧咬着下唇，亮光光的秃顶已隐隐冒出几颗汗珠……其余的汉子俱是屏气住息，一丝大气也不敢透……

“闪箭魂铃”眯下右眼，动也不动，像个石头人似的……

邵真瞬也不瞬的注视着他，他似乎感到口干舌燥，用舌尖微微的扫了一下唇角……铃声不过停了一下子，忽又慢慢的响了来，慢慢的，愈来愈快，愈来愈响！夺人心魄！扣人心弦！

铜铃急剧的跳动着，铃声已变得混浊了，它倒像一只无形的箭，直刺入心房戳入神经……

眼皮跳动了一下，邵真丝毫不敢大意，他只觉“闪箭魂铃”那串铜铃跳得他心神荡漾，几乎要瘫痪下来！他大惊！连忙运气沉着，才把一颗心给安定了下来——他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的昂立着……

突然！急响的铜铃声中震起一丝破空之声——“闪箭魂铃”总算放弦了！

但老实说，一弦放两箭实在没啥了不起，怪的是“闪箭魂铃”虽按两只箭，却只放了一矢！而且在放矢的一刹那，他忽地暴射拔空而起！就在他腾空的同时，剩下的一支箭矢这才急射而出！

他这障眼法实在很高明——首先简简单单的放一只箭，然后搭上两只，却老半天不放，一阵子的叮叮当当，叫人要沉不住气，总算放了箭，却只一支，另外一支却又在他射身而起的时候才放出，这，绝让人料不到的！

邵真一抬手，只接着一只箭，心头大骇，忽的吐气开声，一弹身上，慌忙的打了个跟斗！只见他两脚刚离开，另外一只箭已着实插在他的足迹上！

好险！邵真暗叫了一声，抬眼一瞧，忽地啊了一声面色倏变！

但只见“闪箭魂铃”蹿起身子，像游龙苍鹰般的在空中回旋、斜掠、激转！就在他回旋的当中，一排密密麻麻的——竟有七支之多的箭羽，如排山倒海般的压来，紧接着，他斜掠的时候，用快得不能再快的手法又搭上了七只箭，而且快得令人眨不过眼，喘不过气的怒奔而出！

噢！这太令人丧胆了！能在空中发箭已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了，而他——“闪箭魂铃”竟能连续的，叫人万万不敢相信的射出十四只箭！

但只见漫天而来的飞蝗，像天罗地网般的直罩向邵真，罩得密密的，网的紧紧的，似乎连一丝空气也不能透进去！

陡地，邵真暴喝一声，“鬼哭神泣无上神罡”已应声运起！但见一层薄薄的，淡淡的，似有若无的虚蒙罡气环绕周身，压根儿没时间让他犹疑彷徨的了，双手暴伸、猛抡、翻臂——噢，空手入白刃的“大龙手”已出笼矣！

骤见那疾扑而至的十四支飞箭，甫撞到邵真的罡气之时，奇怪的顿了一下，速度大大的减低了下来！于是让邵真能够惊险的，堪堪的，和令人不相信的把那些箭羽全部劈断和躲开！

当他劈断最后一只箭之时，“闪箭魂铃”飘空的身子正要落地，蓦地倏然一个激转，一串铜铃声暴响——他的第十八只箭划起一滴寒芒激射而出！

这实在仅能以“太快了”三个字来形容，邵真不过想换口气透透之时，那只箭连让他吃惊的念头也没有，已隆重的射入了的腰间矣！

他哼了一声，翻身便倒！

第三十六章

大牛大叫一声：“小牛！”

人已扑上前去！

陀敏寿狂吼一声：“老三！”

人也冲了出去！

“闪箭魂铃”虽气息咻咻，显得万分疲惫的样子，但阴郁死气的脸上却挂起一丝微笑——胜利的微笑……

但，他那抹微笑不过方才漾起，倏地凝住！继之而来的是大惊失色！

只见大牛和陀敏寿还没到邵真跟前，邵真忽然一个“鲤鱼打挺”，一个倒蹦，硬生生的跳立了起来。

而腰间的那只箭并没有射中他，他不过是接住了它，佯死倒下去罢了！

邵真叭的一声，折断了那支箭，向扶住他的大牛和陀敏寿，一面喘气，一面道：“两位哥哥，别紧张，我没事。”

大牛似乎已吓得面无人色，他紧捏着邵真肩胛的那只手，不住的颤抖，他兴奋得大口的抽着气道：“陀敏寿！我的心脏，我的心脏……”

陀敏寿却冒着汗道：“小子，我的秃头，我的秃头”

“闪箭魂铃”缓缓走前来，离邵真三尺外地方站住，脸上一片愧色和丧气，他注视邵真良久，缓沉道：“一般人，决避不过我第三只箭，武林高手，也用不着我发出最后一只，顶尖高手，更不敢空手当靶子，避闪我的‘追魂十八箭’……”

目光一抬，接道：“‘鬼见愁’，你是第一个，我认输！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决不还手！”

“让老子来！”

大牛身影一动，便想扑去……

“大牛，别这样！”

邵真急急揪住他，道：“我说过不杀他……”

瞪大了眼，大牛惊道：“为什么？”

邵真道：“我要留给一个人亲手杀他。”

说着，转向“闪箭魂铃”道：“你听着：转告贵帮主，别再派人来了，‘龙虎会’将不会避闪，一年以内，将举兵亲临湖南，直接向贵帮挑战！挑战书将即刻差人送与贵帮主，并昭告武林天下！”

“闪箭魂铃”点头道：“你不杀我，我日后杀你，可别怪我……”

邵真截口道：“敢放屁，就不怕虎咬！”

“好，后会有期！”双拳一抱，“闪箭魂铃”说了一声，双脚一弹，绝尘而去……

望着“闪箭魂铃”消失在远处，大牛从怀里掏出一只小葫芦，粗声道：“小牛，先解解渴。”

邵真凑上嘴唇，仰首咕咕猛饮……

大牛龇牙咧嘴道：“小牛，方才你装死的时候，老子的心脏差点跳了出来，你他妈的何苦这么折磨人？”

陀敏寿摸着秃顶道：“说的是，看你小子倒了下去，俺这颗秃头差点没炸了开来！”

邵真饮了个痛快，这才擦擦嘴角的酒渍，道：“你们错了，其实我是真

的中了他一箭。”

大牛和陀敏寿不禁怔住……

邵真闭了闭眼，道：“妈的，‘闪箭魂铃’也够阴狠，像他这种鬼箭法谁有办法躲避？早知道我才不愿和他这样蛮干呢，倒愿意和他交手硬拼……”

大牛抢嘴道：“小子，你说你中了他的箭，怎……”

不等他说完，邵真道：“是这个救了我。”

说着从腰间掏出一把利刃……

陀敏寿拿过利刃一看，惊呼：“噢，这把刀是我的哪，怎跑到你的手里？”

“原来是秃头你的？”邵真诧异的说了一声，接着笑起来道：“这真是鬼使神差，注定少爷命不该绝了。这把刀是我救你的时候，‘闪箭魂铃’照着我的头打来的，我接到顺手插在腰间，不想却救了我一命。”

陀敏寿吃惊道：“你是说射到了这把刀上？”

邵真点头道：“是的，‘闪箭魂铃’的‘追魂十八箭’果然要命，我能避开他十七箭已是手忙脚乱了，第十八箭我连看都没看到，等我用手去抓的时候，已射到我的腰了，我本能的啊了一声倒下去，可是觉得奇怪，怎不痛？也没血？这才知道，我的腰间挂着那把利刃，死了一次啦！”

大牛捏了一把汗道：“死里逃生，你小子命真大哪！”

陀敏寿把利刃揣回怀里，笑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翻翻眼，大牛粗着嗓子道：“‘闪箭魂铃’果然名不虚传，连你小子都闪不过他那招‘追魂十八箭’，这么厉害的人物，刚才怎不杀了他？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哟！”

邵真笑道：“他虽厉害，仍然不是少爷的对手。”

大牛嗤了一声，道：“今天你不是差点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邵真笑着说道：“今天这不同，是他动手我避，下次碰见他时，我根本不会让他有使‘追魂十八箭’的机会了。”

一顿，转开话题道：“大牛，我一路上怎没碰到你？”

大牛握住他的手，凝视着他道：“我卖了剑，便走小路，所以咱没碰头，倒是碰着了秃头，他说小子你回来了，我死也不肯相信呢……”

说到这，邵真发现他的手微微抖着，声音也轻轻的颤着，更看到他的眼里泛上一层淡淡的泪光，邵真的心湖不自主的一阵激烈翻腾，他用力抖动了一下喉结吞声道：“大牛，我害苦了你们……”

粗糙的脸上泛起一丝纯挚的笑容，大牛颤声道：“小牛，不要说了，我对我自己说过决不原谅你，我甚至认为你卖友求荣，但你回来了，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并没有骗我们……”

轻轻一顿，揽住他的肩头，柔声道：“五个多月了，好么？”

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邵真闭上了两眼，平静了心中的情绪，然后才缓缓说出那夜自己为什么突然失踪，以及坠崖被救……，直到自己碰到了“毒心郎中”恢复记忆等等……

大牛和陀敏寿环住他，静听邵真讲述经过，当邵真讲完之时，几乎要费去一个时辰。

邵真歉疚道：“我惭愧，为了一个女人，我误了大事，我不配做个男人！”

陀敏寿笑着安慰他道：“小子，事情早就过去了，咱把它丢入海里吧！”

翻了翻眼，大牛故意岔开话题道：“小子‘震山剑’如何要回来的？”

邵真道：“照江湖上的老规矩，赔他五成？”

大牛道：“五成？天，咱白白损失了一万五千两哪！”

邵真不以为然的道：“钱是小事，咱不能让人家背后骂我们‘龙虎会’不讲信义啊。”

陀敏寿突然想起道：“小子，你找到那叫花什么的书生了吗？”

邵真摇头道：“他不在客栈里。”

这时，大牛突然伸手指道：“嘿，说鬼鬼到，那不就是他么？”

邵真转头一看，果真一个人朝这儿急驰而来，可是当他看清那人的脸孔之后，他的脸色倏然大变……

邵真的心在抽搐着，他的脑海倏地映上那令他椎心泣血的一幕——在洛阳酒楼“艳屠煞”明毓秀被一个俊美少年搂着，就是他！

那人忽一晃便到了眼前，正是花明。

他一见邵真，喜形于色，连忙施礼道：“邵公子，在下找您找得好苦哦！”

邵真说不出此刻心中是什么滋味，但他总算使自己平静下来，略为一抱拳，若无其事的含笑道：“花公子，久违了。”一顿，问道：“花公子，您找在下，有事？”

花明点头道：“是的，在下想向公子解释一桩误会。”

故作诧异，邵真道：“在下记不得与公子有啥误会，有么？”

花明笑道：“是关于明姐姐……”

不等他说完，邵真心中猛地一跳，一股莫名的暴躁使他粗声喝道：“姓花的！少爷不认识你，请别谈明毓秀的事！”

大大的一愣，花明呆了半晌，道：“邵公子，你听在下慢慢说……”

邵真听也不听，转向大牛和陀敏寿招手道：“咱走吧！”

花明大惊，连忙上前拉住邵真道：“邵公子，你听在下几句话！”

透了一口气，邵真平静的道：“花公子，在下和‘艳屠煞’早就恩断义绝，原谅我对你的谈话不感兴趣，抱歉失陪了。”

说着，身子一长，已激射而去！

陀敏寿和“龙虎会”的汉子见状，也展开身形跟上去！花明想要拦阻，早就不见邵真的影子，……

倒是大牛他，身形跃了起来，忽又停下来，走近花明，打量了他一阵子，问道：“小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叹了一口气，花明垂头丧气道：“这事情必须亲自和他说才有用的……”

“那可说不定哟！”大牛截口道，“小子，你谈‘艳屠煞’干嘛？他可被那贱女人害惨了呀，他没发脾气揍你，算是不错的了！”

花明惊异道：“这话怎么说？”

大牛瞪着他道：“那小子为了‘艳屠煞’使得他坏了‘龙虎会’的大事，几乎就要灭帮，而他也几乎成了‘龙虎会’的罪人！他坠崖，失去了记忆，瞎了两只眼，吃尽了千辛万苦，只差点没翘辫子，你小子跑来找他谈那骚女人，不是存心找打吗？真他的妈！”

花明吃惊道：“怪不得他不愿意听我解释了。”

两手环胸，大牛睨着他道：“小子，大爷实在不明白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低头想了一下，花明像是自言自语的道：“不，我必须亲自向他解释。”

大牛哇哇叫道：“哟！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俺是他大哥，他的事就是大爷的事，你他娘的为什么不和我说？”

大喜，花明道：“原来前辈和邵公子拜把？”

大咧咧的点了下头，大牛不可一世的唔了一声，哼道：“不错，我们和秃头都是穿同一条裤子的。”

花明点头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把事情告诉前辈，然后，请前辈再转告邵公子。”翌日。

武安镇北郊十余里外的地方——那是五个月以前“龙虎会”的地方，它已变成了一片平地，满目荒凉……

一早，它忽然热闹了起来，来了百来个人。

不是谁，正是邵真，大牛，秃头陀敏寿和“龙虎会”死士。

陀敏寿望着这片荒芜得可怕的荒地，触景生情，不禁悲从中来，感慨道：“想不到，真想不到，居然还有回来的的一天。”

邵真心头更是悲痛，他认为自己是罪人，他忽然跪在陀敏寿面前，激动道：“二哥，都是我！害得兄弟们连个立足安身的地方也没有……”

陀敏寿大吃一惊，不等他说，一把把他给揪了起来，吼道：“小子，你欠揍！”

一旁的大牛也扯开嗓子叫道：“好啦，好啦！我的好兄弟，你就别他妈的这样子好不？事情早就他妈的过去了，还嚷嚷个屁！”一顿，瞪着他道：

“现在小子，你需做的是如何使‘龙虎会’在武林上重新站起来，逐鹿江湖！”

邵真握拳道：“是的，我将全力使‘龙虎会’做立江湖，雄霸武林！会的！我发誓！”

搂着他的肩，陀敏寿摸着光秃秃的头顶，龇牙道：“我们该如何做起？”

咬了一下牙，邵真显出无比的毅力和决心，道：“我们从头做起！”

翻了一下眼，大牛大声道：“笑话，我们不从头做起，难道还从肚子干起啊？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做，从何着手？”

邵真瞪了他一眼，道：“这少爷昨晚已想了一整夜了。”

陀敏寿连忙道：“小子，你就快点给我们他妈的说吧！”

颌了一下首，邵真道：“当然啦，第一步不用说便是重建我们‘龙虎会’的立足地……”

大牛从中插嘴道：“说得好，这玩意儿呢？”

说着，伸出右手，食指和姆指绕成一个小圈子，向邵真比了比。

邵真会意道：“这别担心，半个月内有办法筹得三百万……”

“三百万！”

话没说完，大牛和陀敏寿不约而同的惊呼起来；大牛瞪大了眼吼道：“你是说三百万钱，还是三百万两？”

哼了一声，邵真朝他扮了个鬼脸，嗤鼻道：“当然是三百万两银子啦，这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有千万两黄金的人多的是哪！”

陀敏寿也睁圆了眼，道：“小子，你不是拿我秃头开心吧？”

邵真好笑道：“真乡巴佬一条，其实我说三百万两，还算是保守的估计，可能的话更多也说不定哪！”

大牛溜着两眼，往邵真上下瞧了个够，见邵真不像在开玩笑，突然双手捧胸，哼声道：“哎唷，我的心脏，我的心脏……”

哦的一声，邵真笑了出来，捶了他一下，笑道：“得了，吓死你大牛，少爷也就罪孽不轻哪！”

随即话锋一转，正色道：“有了银子才好办事，目前我身上仅剩三万多，

另外昨儿‘海煞星’那三万，这六万两支持半个月绝没问题；今天开始就购买材料木石，动手开工，兄弟们辛苦了一点，如能在六个月以内建工完毕最好不过了……”

眨眨牛眼儿，陀敏寿截口道：“可是我们只有这些人啊？”

邵真望着他道：“咱们可以招兵买马呀，大量的，无限制的招收人马，最好能在万人左右，这才能够与‘金鹰堂’比一比声势……”

大牛呀了声，从中道：“这么说，我们要扩建了？”

邵真点头道：“是的，要干就干得轰轰烈烈！依照以前的蓝本，或是重新改建都可以，反正扩大十倍以上就是了。”

眉飞色舞，陀敏寿禁不住插嘴道：“这可以交给我秃头包办，包管弄个富丽堂皇、气派宏伟的名堂来。”

想了一下，邵真道：“我们可以厚饷招徕武林豪雄加入本会，决不可强迫，而且入会前，必须告诉他们‘龙虎会’要和‘金鹰堂’决一死战，让他们心理上有个准备；至于条件，当然为非作歹，素行不正，恶迹昭彰的人，我们不取，只要手脚健全，不论武功高低都行，我会请名师来教练，使他们成为精锐之师……”

说到这里，低头又想了一下，才道：“我想原则大致是这样了，其余细节慢慢商量；等我把银子弄到手以后，我们必须在武安设下烟、赌、娼三馆，另外油坊、茶酒楼、客栈、绸缎庄，最好也该有个武馆和镖局，这些，可以同时着手，最好能把‘龙虎会’总会先搞好，然后营利所得，就够开销……”

陀敏寿忍不住道：“这我秃头就外行了，看看大牛行不行？”

大牛猛摇头，苦笑道：“嘿，别说了，说到做生意这玩意儿，俺的脑袋瓜子就一个两个他妈的大了！”

“两只饭桶。”邵真笑说了一声，接着道：“没有关系，我有一个朋友擅长这一门，我可以请他来帮忙……哦，对了，我另外还会请许多朋友来加盟或帮忙我们，届时，持有我的书信的来人，你们切不可轻慢了人家……”

陀敏寿截口道：“小子，你将请些什么人来？”

邵真歪了一下头道：“目前很难说，兵可缺，将不能少，我能看上的，决不是三流脚色，都是雄才大略，武功高强的文武将材。”

陀敏寿拊掌大喜道：“这太棒了，这样我们‘龙虎会’的实力就更加雄厚了，太棒了！太棒了！”

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邵真拍了一下手道：“哦，对了！千万别忘了差人送上一份挑战书给‘金鹰堂’，另外还要派人通知七大门派，以及黑白道上各帮各派……”

没等他说完，大牛张手道：“可是我们一切都还没搞好啊！”

“你真猪脑袋。”邵真指了一下他的大鼻头道，“我们在挑战书上说明一年内，又不是现在。我们依照江湖上规矩，发帖让天下人知道‘龙虎会’和‘金鹰堂’挑战，这样除非我们到一年满没有向‘金鹰堂’挑战，‘金鹰掌’是不敢来侵犯我们的，而让天下人耻笑，所以我们有足够时间来准备一切。”

陀敏寿翻眼道：“话是不错，但万一‘金鹰堂’不接受挑战，而仍暗中派人来狙杀我们呢？”

摇了一下头，邵真笑道：“不会的，‘金鹰堂’既然有并吞武林的野心，他巴不得有人向他挑战呢，怎会拒绝？除非‘血斧’是龟儿子！”

两个时辰过去了，已要正午了，他们才好像有了个结果。

“好啦，大概没啥问题了吧？”

邵真环顾了陀敏寿和大牛一眼，接道：“那么我们就照着计划去干，秃头，你负责重建‘龙虎会’，大牛负责招募英雄豪杰，少爷即刻便去筹款以及请吾友来相助。”

“等一等，小子，我有句话说。”陀敏寿忽然正色道：“你记得当初我秃头邀请你和大牛入‘龙虎会’的时候，我对你说了些什么吗？”

茫然的摇了一下头，邵真道：“我记不得啦！”

揉了一下大鼻子，大牛道：“俺大牛可记得清清楚楚哟。”

瞪了他一眼，邵真道：“那你就快他妈的说呀！”

大牛转向陀敏寿道：“秃头，是不是叫这小子当会主？”

用力的击了一下掌，陀敏寿大声说道：“对！大牛，你真是我秃头肚子里的蛔虫哪！”

大牛睁眼道：“去娘的，你才是俺大牛肚子中的十二指虫哪！”

邵真连忙道：“不，秃头……”

不等他说完，陀敏寿指着他抢道：“小子，秃头严重警告你，你如敢说一个他妈的不字，咱就拉倒，我秃头不干啦！”

大牛也帮他一腔道：“对，小子你如不干会主，俺大牛也不愿他妈的干啦！”

翕动一下嘴唇，邵真正想开口，陀敏寿已握住他的双手，灼热的凝视着他，满脸诚挚道：“我秃头四两杓子除去，还剩几斤重自己知道，你不当会主，没有你‘鬼见愁’来号召，谁愿意来归附投效……”

仿佛和陀敏寿一鼻孔出气似的，大牛接着道：“是呀，假使是秃头或俺大牛来当会主，来附的武士豪杰见我俩这副不中用的半吊子，怎会心服？你小子乃当今一世枭雄怪杰，只有你小子当会主领导‘龙虎会’，‘龙虎会’才有武林大放光明的一天！”

大牛话刚一说完，邵真正欲启口，陀敏寿忽地转身高举双臂，向百余名弟兄高呼道：“弟兄们，我们的‘龙虎会’就要坚强的站起来了……”

“‘龙虎会’万岁……”

陀敏寿话没完，百余弟兄已狂声欢呼，兴奋雀跃！

摇了一下双手，陀敏寿示意他们停止，接着大声道：“从现在起，他——‘鬼见愁’，就是我们的新会主！弟兄们以帮中大礼叩见会主！”

说着，一转身单膝跪下，双拳过头，洪声道：“属下拜见会主！”陀敏寿身后的弟兄也皆单膝抵地，抱拳过头，齐声道：“属下叩见会主！”

“这……”

邵真忽然呆愣了一下，不知所措，正想向大牛求援，但见大牛不知什么时候也矮了半截，跪在地下了；只见他偷偷的抬起半截脸来，向邵真挤了一下眼，扮了个鬼脸，弄得邵真哭笑不得。

“别这样，快快起来！”邵真连忙去搀扶陀敏寿，急声道。

秃头陀敏寿一动也不动，抬起半截脸来龇牙道：“小子，除非答应做我们的会主，否则你将永远看到我秃头窝在这儿！”

说毕，俯头又跪着……

苦笑了一下，邵真道：“秃头，少爷认了就是啦，起来吧！”

陀敏寿这才站起身来，朝邵真嬉皮笑脸道：

“还怕你小子不认哪！”

邵真急忙道：“快叫弟兄们站起来啊！”

陀敏寿瞪了他一眼，道：“笑话，会主不叫他们起来，他们怎敢起来？”

回瞪了他一眼，邵真只得扬声叫道：“弟兄们请起！”“谢会主！”

一声洪诺，百余弟兄这才立身起来。

陀敏寿突然扬臂高呼道：“‘龙虎会’万岁，会主万岁！”“万岁！‘龙虎会’万岁！会主万岁，万万岁！”百余名弟兄紧跟着振臂欢呼万岁，响彻云霄，历久不歇……

邵真转头一看，大牛依然跪在那儿，不禁一愣，诧异道：“大牛，你这在干什么？”

大牛抬脸龇牙咧嘴道：“会主没有请属下起来，属下怎敢……”

“杀千刀的！”

不等他说完，邵真照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

“哎唷！”

第三十七章

大雪纷飞，北风呼号……

官道上，一骑冒雪急奔！

那不是谁，正是邵真，但见他头上戴着一顶斗笠，低着头一个劲快马加鞭……昨儿，他和陀敏寿大牛诸事商量好了之后，便告别了他们，向洛阳进发；临走的时候，大牛独自送了他一程，在路上，他告诉了他一件使他吃惊万分的事——属于“艳屠煞”明毓秀的事！

明毓秀并没有背叛自己！噢，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到现在他也不敢相信会是事实哩！

他不知自己是应该高兴，还是愤怒。

高兴的是，明毓秀并没有投进别人的怀里；愤怒的是她欺骗、戏弄自己，使邵真受尽折磨，差点成了“龙虎会”的罪人！

可是，昨夜他想了一整个晚上——虽然他逼着自己不去想，但他还是想了，彻头彻尾的想了，他认为自己不应该高兴，也不能愤怒，什么也不是！

而且，更不能怪明毓秀，假使换了自己是她的话，可能要动刀杀人哩，她够坚强的了！

目前，邵真要办的事情太多了，他本来决心撇开明毓秀不去想她的，可是他一想到她已成了痴迷，他就心痛如绞！

邵真是爱她的，他本来就爱她的，只是……

不管这么多了！他终于下定决心——去看她！

雪下着……

风吹着……

马跑着……

鞭响着……

邵真仰头望去，已见不远处隐隐有屋宇出现，他下意识的勒停马，喃喃自语道：“安阳，到了！奇怪，我怎么畏惧起来了？哦，我应该来么？”

脸上透出一股犹疑之色，好半晌，邵真才猛挫了下牙，马鞭倏扬急冲而去！

这时，风雪忽地愈来愈大，刮得邵真几乎要看不到路来走，他勉强的支持住，总算到了镇上，幸好近处就有家客栈，邵真下了马，便敲门进去……

坐定之后，邵真脱下斗笠，不禁一愣，原来开门的居然是个女伙计，邵真跑了大半江湖，还算是第一遭，抬头一看，掌柜的也是女的！

他着实愣住了，只觉掌柜的好生漂亮，正背对着他，再看两眼，只觉苗条背影哪儿见过……

这时，女伙计已端上茶来，也不过十七八岁而已，美丽十分，她娇声道：“公子，您吃些什么？”

掸去身上的雪片，邵真微笑道：“随便，来壶酒好了，另外加几样小菜，我只不过是避避风雪，等风小点，我马上就走。”

那女伙计不知是招徕生意的缘故，还是见邵真长得帅，朝他飞了个媚眼，娇滴滴道：“哟，公子，这么风雪天，你还赶路呀……”

她话没说完，正低头敲着算盘的女掌柜，忽地咚咚敲了一下桌子，转过身来道：“阿珠，瞧你！客人一来就有完没了的，咱这又不是娼馆，你这贱骨头，非要我把你调回去喂猪是吗？”

女伙计吓得脸色发青，连忙低着头退下去……

邵真一听声音，连忙抬头看去，这一看，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女掌柜的骂完之后，又闷着头劈里啪啦一个劲敲算盘，忽然，她敲了一半又停下来，转身向邵真望去，一阵低呼：

“是你，邵公子？”

朝她点了下头，邵真微笑道：“久违了，‘黄蔷薇’。”

噢，原来女掌柜是“黄蔷薇”柯月霜，她推开算盘，离开柜台，到邵真的前面坐了下来，道：“你怎到这儿来？”

邵真向她打量了一下，娇艳如昔，不，好像比以前更漂亮了，他道：“柯姑娘，你什么时候改行了？”

杏眼圆睁，“黄蔷薇”讶道：“改行？你说谁改行了？”

邵真含笑道：“柯姑娘乃当今‘百艳帮’的总护法，现在居然高坐在柜台上敲算盘，不是改行是啥？”

恍然大悟的哦了一声，“黄蔷薇”娇笑道：“这是敝帮所辖的客栈。”

拍了一下脑勺，邵真笑道：“我真糊涂哪！怪不得这儿都是女的！”

睨了他一眼，“黄蔷薇”道：“这有啥好奇怪的，男人能干的，我们女人就不能干呀？笑话！”

邵真连忙陪笑道：“那当然了，贵帮乃江湖上知名大帮，当然各种生意也经营；只是在下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请男人做事呢？像这种事儿，我们男人干起来比较稳当是不？”

“得了，你们男人也不见得比我们女人强，笨得像猪的男人多得是哪！”白了他一眼，“黄蔷薇”哼道：“再说，敝帮之所以称为‘百艳帮’，是因为清一色是女的，哪来的野男人？”

遭她一顿抢白，邵真觉得没啥意思，转开话题道：“柯姑娘，你在这里当掌柜，是不是表示贬职了？”

娇俏的笑了一声，“黄蔷薇”道：“下个月就要过年啦，我是来对帐的。”

邵真一连问个不对劲，自讨没趣的笑了笑，又道：“贵帮在镇上就这以一家客栈啊？”

一睁杏眼，“黄蔷薇”嗔道：“邵公子，你未免太小看本帮了，在安阳镇上，单就客栈，我们的客栈就有五家之多！哼！除了那些贱骨头常去的娼馆外，别人有的，我们都有，而且比人多！”

愣了一下，邵真忖道：“这丫头好像找我吵架似的！”

眨了一下眼皮，“黄蔷薇”怪异的瞪着他，忽然道：“邵公子，你可记得你对我说过什么吗？”

想了一下，邵真忽然笑起来道：“哦，你是说以前我对你说过我是贵帮主的朋友这句话，是不？”

邵真见她满脸怒气，连忙堆笑道：“其实这我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柯姑娘，请你别见怪才好。”

“黄蔷薇”不说话，这时女伙计已端上酒菜来，“黄蔷薇”挥了一下手，伙计莫名其妙的呆了一下又端回去……

邵真尴尬非常，说道：“当时姑娘把在下错认为‘玉面青衫’李辉，在下向你解释，姑娘硬是不相信，在下一时情急，只好假说是贵帮主的朋友，姑娘，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呀。”

“鬼见愁”邵真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儿——

嗤了一声，“黄蔷薇”道：“事后你怎不把事情说清楚？你这不是存心耍我么？”

邵真低声道：“柯姑娘，我老实对你说，你别怪我，姑娘很凶，我怕。”

用力击了一下桌面，“黄蔷薇”叱道：“你别死癞蛤蟆！在对‘海煞星’的时候，你看来是有那么一点样子，现在摆出这副龟儿子样，你把姑奶奶当成什么样的人？”

一顿，冷冷逼视着他，叱道：“不管怎么说，姑奶奶就是不相信你，说！老实说你到底是谁？”

这么一来，邵真实在不能再嘻皮笑脸了，他简直有些懊恼，对方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他潇洒的笑了笑，望着她正色道：“好吧！姓柯的，少爷也不再向你做戏了，我不叫吴知……”

说到这里，故意停了一停，古怪的龇了一下牙，慢吞吞的接着道：“至于我是谁，凭你‘黄蔷薇’想知道，似乎差那么一点点的资格！”

粉脸含煞，“黄蔷薇”怒笑道：“好！你总算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听也没听，邵真把斗笠戴上，站起来便想走……

“黄蔷薇”叱道：“你想走？”

把斗笠绳系在下巴上，邵真懒懒道：“贵店既然不卖我东西，我不走难道饿死在这里？”

“黄蔷薇”傲笑道：“入得安阳镇上来，可是来时容易去时难喽！”

邵真没理她，走到了大门口，正想开门，忽地“嗖嗖”两声，两只筷子急如飞蝗的朝他背后射来！

似早已料到，邵真只轻轻的往旁一跨，“唰唰”两声，那两根筷子，一半以上没进门板里去……

粉脸微微一变，“黄蔷薇”随即冷哼一声，道：“早料到你有一两手了，外面风雪大，今儿敝栈也没啥客人上门，咱就在这儿比划比划吧，反正损坏了东西，不用你阁下赔。”

两指一夹，轻轻的把门板上的两根筷子拔了出来，邵真把它放在手中抛了抛，笑了起来说道：“我好像进入了黑店似的……”

“的”字不过在空气中溜滚，蓦地，邵真猛然一个转身，就在他转过身子的当中，几乎看不出先后，一根筷子已如怒矢般的飞向“黄蔷薇”！

轻嗤一声，“黄蔷薇”似早就胸有成竹，玉掌一探，轻描淡写的接住了它……

可是就当她一接手之后，陡见邵真像怒鹰般的攀上横梁，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二只筷子已从他手中急抖而出！

噢，他这一手显然是抄袭“闪箭魂铃”的“追魂十八箭”的前面部分——似乎有“武抄公”之嫌！

只见“黄蔷薇”粉脸登时大变，根本不容她有转念的余地，她仓促的，惊惶的甚至是狼狈的娇躯猛力斜扑出去！

饶是如此，她高耸如云的秀发已被那根筷穿射而过，顿见“黄蔷薇”秀发披散，不成样子了矣！

邵真轻轻跃下横梁，拍了拍手，哈哈笑道：“柯姑娘，少爷这招是现买现卖的‘追魂二筷’，请多包涵。”

娇气直喘，“黄蔷薇”把发髻扎回去，忽然娇笑道：“‘鬼见愁’，果是名不虚传啊！姑奶奶认输就是了！”

猛一愣住，邵真诧异道：“原来你早知道我是谁了？”

坐回椅上，“黄蔷薇”含笑道：“不，我也不过是现在才知道。”

更感到奇怪了，邵真脱下斗笠，走回来坐下，盯着她说道：“柯姑娘，这怎么说？”

“黄蔷薇”回头叫道：“阿珠，把菜端上来。”

阿珠娇应一声，便摆上酒菜，她的粉脸还存着莫名其妙的神色……

“黄蔷薇”含笑道：“邵公子，记得我说过你像一个人吗？那时我就怀疑你是‘鬼见愁’了，只是不敢确定；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敝帮主，她根本不认识叫吴知的人，我更加怀疑是你了；前天，敝帮主回来，告诉我‘鬼见愁’最近可能就要来，正巧你就来了，我一试你的武功，便肯定是啦！”

大惑不解，邵真奇怪道：“在下并不认识贵帮主呀！”

一怔，“黄蔷薇”眨眨眼道：“这就奇怪了，反正她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一边说着，一边为邵真和自己斟上一杯酒，笑道：“这暂且不谈。咱该算是朋友了，邵公子，我以前误会你，也对你不礼貌过，而邵公子在万重山‘万重寺’却曾助我打退‘海煞星’那班人……”

一顿，举起酒杯，娇笑道：“今儿个，这杯酒算是对邵公子的道歉和谢意，另外也代表本帮欢迎公子到安阳来。”

说着，一口仰尽杯中酒！

邵真只得也饮一杯，笑道：“柯姑娘，你这么会说话，在下实在不敢当。”

鼓了一下粉腮，“黄蔷薇”表情娇俏道：“哟，我听说‘鬼见愁’武功很厉害，嘴巴更厉害，邵公子，您这不会是在挖苦我的吧？”

邵真讪讪道：“柯姑娘，这话从何说起？”

口中说着，心中却忖——这女人，谁要吻她，准会舌破血流，满嘴长了刺似的……

望了望窗外，“黄蔷薇”道：“外面风雪还这么大，到敝帮还得走上段路，不好走，邵公子如不心急见明姐姐的话，咱就聊聊，等风雪小了点，再上路如何？”

一听到明毓秀，邵真的心不由自主的猛跳了一下……

睨了他一眼，“黄蔷薇”道：“哟，一提到明姐姐，瞧你这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我真不明白邵公子为什么不去爱她呢？”

一针戳到了他的心事，邵真尴尬的吃了一口菜，连忙岔开话题道：“柯姑娘，你到洛阳去，是否杀死了‘六魔煞’？”

夹了一箸菜，“黄蔷薇”摇头道：“没有，我赶去洛阳为‘龙虎镖局’报丧，便赶回来通知敝帮主发人吊丧，现在，年关要到了，帮主又时常外出，敝帮大小事情，须由我照料，挪不开身子。”

邵真恭维道：“柯姑娘真是能者多劳，贵人多事哪。”

瞪了他一眼，“黄蔷薇”道：“不过，这并不表示本帮放过了他们，本帮的‘十二太妹’依然在找他们。”

邵真问道：“‘六魔煞’不是和‘玉面青衫’李辉在‘金银帮’豪赌吗？难道‘十二太妹’没到‘金银帮’去找吗？”

“黄蔷薇”点了下螯首道：“去了，而且找到他们，但是……”

邵真急不可捺道：“是不是‘十二太妹’打不过六魔煞，让他们给跑了？”

“黄蔷薇”嗤道：“笑话，‘六魔煞’一看到‘十二太妹’吓都吓死了！”
遭了她这顿抢白，邵真窒了一窒，讪讪道：“那为什么不杀他们呢？”

“黄蔷薇”忽然望着他笑道：“邵公子，您是有名的伪君子，而且常是‘金银帮’的座上客，难道你不知道‘金银帮’有个规矩？”

哦了一声，邵真恍然说道：“我明白了，你是说‘六魔煞’硬赖在‘金银帮’里不出来？”

“黄蔷薇”凝声道：“‘金银帮’呀，养了几千人，啥事也不干，专供人大赌特赌，他有个规矩，凡是到他那去玩牌的，一律的算是他客人，所有的江湖恩怨不准在他那里解决。‘十二太妹’找到‘六魔煞’，他们硬是不出来，有啥法子？”

邵真眨了下星眸，道：“贵帮乃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帮派，难道说‘金银帮’不买帐吗？”

“黄蔷薇”摇头道：“话不是这么说，如果为了‘六魔煞’这种鼠辈，咱用强的话，势必引起两帮决裂，而大动干戈，不划算。再说，盗亦有道，君子不挡人财路，各帮有各帮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家法，如果我们硬是把‘六魔煞’拖出来的话，未免就太没道义啦！——”

邵真讶道：“难道说‘六魔煞’一辈子不出来吗？”

“黄蔷薇”笑道：“他们已躲了两个月了，‘十二太妹’就在门口守候着，假如他们能赌一辈子，‘十二太妹’也可等一辈子，看谁厉害！”

端起酒杯，邵真轻呷了一口，道：“难道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黄蔷薇”淡淡道：“这已经是好的办法了。”

眯了一下星眸，一丝杀气滑过邵真的眉宇，冷笑了一声，他道：“看来，‘六魔煞’注定是要死在少爷的手里了。”把送到唇边的汤匙又送回去，“黄蔷薇”道：“你敢进去把他们揪出来？”

摇了一下头，邵真微笑说道：“不是。”

眨了眨乌溜溜的眸子，“黄蔷薇”诧道：“不是？那你用什么方法呢？”

淡淡的，邵真道：“很简单，就在里头杀他们。”

一怔，“黄蔷薇”睁眼道：“你不怕得罪‘金银帮’？”

笑了一声，邵真道：“你听说过‘鬼见愁’怕过谁来了？”

不以为然的耸了一下肩，“黄蔷薇”道：“话总不能这样说，‘金银帮’就算不敢阻止你，江湖上的朋友难免要在背后笑话你太蛮横霸道了啊！”

托着下巴，邵真道：“当然啦，‘鬼见愁’做事虽绝，但也有分寸，照着道理来的，因为‘金银帮’也和我有笔烂帐。”

“黄蔷薇”惊异道：“不可能吧，两年前‘金银帮’的帮主找你‘鬼见愁’挑战，不上二十招便打得乱七八糟，他最怕你了，他怎敢得罪你呢？”

咬了一下牙，邵真眯眼道：“他们曾暗算过明毓秀，他们明知明毓秀是我的朋友，竟敢对她动手，分明是把我看在眼里了。”

喝了一口汤，“黄蔷薇”道：“对了，明姐姐也曾说过这档子事，那时你俩不在一起，‘金银帮’可能以为你们分手了吧。”

勾起往事，邵真不自禁低了一下头，道：“那只是他们的想法。”

美眸流盼，“黄蔷薇”想了一下，道：“邵公子，你算是有理由在‘金银帮’动手了，但我们‘百艳帮’被他们奸杀了一个婢女，又费了这么大的心血，到头一个都没有杀到，总有点心不甘吧？”

扬了一下剑眉，邵真道：“反正‘六魔煞’死了就好啦，管他是谁杀的？横竖不都一样吗？”

“黄蔷薇”道：“最好能弄出来杀，届时让‘十二太妹’也能分一杯羹，

好歹对他们死去的婢女也有交待，你说是不是？”

想了一下，邵真道：“既然柯姑娘这么说，在下自是不好违拗……”

不等他说完，“黄蔷薇”瞟了他一眼，娇嗔道：“得了，别瞎灌迷汤了，反正邵大少爷你这份人情，我柯月霜记住就是啦！”

邵真笑将起来，道：“柯姑娘，请你别这样厉害，否则我一看到你那张红嘟嘟的小嘴，忍不住就要隆重发抖，积点好事吧。”

啐了一声，“黄蔷薇”羞红着俏脸，娇嗔道：“去你的！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讨厌！”

邵真笑了一阵子，这才正色道：“‘六魔煞’并不知道我是‘鬼见愁’，那时候我双眼失明，所以打他们不过，我如果叫他们到外面来，他们以为吃定我，一定会出来，这不就成了吗？”

“黄蔷薇”喜道：“这就太好了，谢啦！”

一顿，眨动了一下细长的睫毛，忽又说道：“哦，对了，邵公子怎知道我的名字呢？”

邵真笑道：“是贵帮主……”

话没说完，“黄蔷薇”早已娇嗔道：“缺德鬼，戏弄人家一次还不够吗？”

邵真道：“是一个叫‘酒痴’的老头子，告诉我的。”

哦了一声，“黄蔷薇”说道：“原来是那老疯子……”

话没说完，门外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里头叫阿珠的女伙计已跑步去开门，“黄蔷薇”大声道：“阿珠，告诉他今天店不开了。”

可是阿珠把门一打开，便窜进了两个人来！

“怎么，莫非检到了黑金，不做生意啦？”

“黄蔷薇”大喜道：“约唉，说曹操，曹操就到，幸亏我没说你坏话哪！”

邵真抬眼一看，不是谁，正是“酒痴”和赶跑他的那个老姬，“黄蔷薇”笑盈盈的请他们入座，邵真起座，拱手道：“两位前辈好。”

抬头一看，“酒痴”显然这才看清了邵真，他愣了一下，出乎意料的道：“原来是你小子啊！糟糕，我的老花眼和我的腰一样，愈来愈不行了，嘿嘿，坐下，坐下，我最讨厌这样哈腰点头，不嫌累吗？”

邵真知道这人古道豪爽，也就笑着坐下。

“酒痴”身旁的老姬着实打量了邵真一阵子，附着“酒痴”耳畔道：“老伴啊，上次你说要为阿霜介绍如意郎君，就是这小子呀？”

“酒痴”先干了一杯酒，搓了搓手道：“是的，老婆子，如何，老头子的眼光不错吧？”

老姬笑得皱纹都叠在一块，望着邵真直点头道：“唔，不错，不错，一表人材哟！”

这时“黄蔷薇”亲自到里头去招呼酒菜，并没有听到这话儿，倒是邵真听得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哪！小霜今天特为你老开一罐陈年老酒，你们两老说，小霜孝不孝顺你们？”这时，“黄蔷薇”抱着一罐酒上来，朝两老卖乖似的道：“真想不到两位老人冒着这么恶劣天气，不远千里而来，风雪故人来，稀客！稀客！”

“酒痴”压根儿没听她说话，径自睁大了眼，抱起整罐酒，对准嘴巴狂饮起来，邵真看得目瞪口呆！他自认为自己的酒量够称“海”字辈的了，但碰上“酒痴”，可是小海见大海了！

一把拉住他，老姬气呼呼道：“老骨头，冷喝老娘就揍你啦！”

“酒痴”眨着眼叫道：“老婆子呀，你就行行好事，我太久没有痛饮过了，今儿风雪这么大，冷得我骨头都僵过去了，喝他一罐不到哪里去罢了！”硬是拉住不放，老姬怒道：“不行啦！不行！”

“酒痴”哭丧着脸道：“老婆子，你要是不答应，我又要跑啦！”

老姬笑眯了眼道：“跑呀！老头子，你就跑吧，看我抓到你不！”

邵真见着心中直笑，“黄蔷薇”也笑着道：“婆婆，你就饶过公公这次吧！”

老姬望着她道：“小霜，你又为他讲话了，都是你惯坏了他。”

一顿，放过了“酒痴”，瞪眼道：“好吧，老头子，看在小霜的面上，老娘就放你一马！”

“这才像话。”笑嘻嘻的说了一声，“酒痴”猛灌了两口，过瘾似的擦去唇边的酒渍，睨着“黄蔷薇”咧嘴道：“小霜，你孝顺我老头子是应该的，上次我老人家给你说的就是这小子，我到处找他不到，想不到你俩却拉上……”

不等他说完，“黄蔷薇”已娇羞满脸，焦急道：“公公，您别乱说话，您可知道人家是谁？”

微微一怔，“酒痴”道：“怎么，他叫吴知啊！难道我老头子瞎眼，认错人不成？”

“黄蔷薇”的一张俏脸像大红布，瞟了一下邵真道：“才不是！人家是顶顶有名的‘鬼见愁’邵公子啊！”

吃了一惊，“酒痴”诧道：“他就是小昏头‘鬼见愁’？他明明跟我老头子说他叫吴知啊！”

邵真连忙道：“那时在下因故失去记忆，临时叫了个名字，请老人家别见怪。”

瞪着邵真，“酒痴”龇牙道：“‘鬼见愁’，老夫早听你大名了，只是不曾见过你，原来你就是呀！”

“黄蔷薇”尴尬的望了一下邵真，朝“酒痴”努嘴道：“邵公子今番是专程来看明毓秀姐姐的，你再乱说话，我可要把酒给收回来了！”

“酒痴”忙说道：“好，算我老头子走眼，错的乱七八糟，有眼不识泰山就是啦！”

一顿，“酒痴”又搔搔头道：“本想替丫头高兴一下的，不想，却离了谱，是吧，高兴的没有，现在，就让你丫头哭哭吧。”

“黄蔷薇”怔忡了一下，还没来得及说话，老姬已开口说道：“小霜，‘璇玑神尼’被人杀死了！”

“什么？”

美眸倏睁，“黄蔷薇”宛如中了魔似的，呆了下来，手拿着的筷箸，已“叭”一声，掉在地下……

邵真也叫了一惊，“璇玑神尼”，就是“万重寺”的住持啊，他曾在那里的马厩住了一夜哩。

“酒痴”压低声音说道：“小霜，你别太难过，是‘海煞星’那班人，在井中暗下毒药，然后火攻，‘万重寺’已成了一片残垣断壁……”

睁大的美眸被如火的愤怒挤满了，随着两行悲痛的泪水滚滚流下，“黄蔷薇”紧咬着银牙，喃喃道：“‘海煞星’，当初我就应当杀了你！”

邵真一惊，忖道——“海煞星”？原来是这般小人啊！早知道那天就叫你们脑袋搬家！

老姬低下头道：“是十几天前的事了，我们是专程来告诉你的；小霜，你别哭，你一哭，我的老泪，忍不住也要掉下来了……”

擤了一把鼻涕，“酒痴”忽地抱起酒瓮，音调怪怪的道：“老婆子，走吧，我说过小霜会哭的，看到她哭我老头子忍不住也哭啦……”说着，又擤了一把鼻涕，灌了一口酒道：“我的眼泪这么珍贵，怎么可以哭呢？”

老姬靠着他，两手捂脸道：“小霜，你等我们走后再哭吧，否则我会把他嘴巴给打歪的，因为是他告诉你的……”

于是，两人站起身来，“酒痴”一手抱着酒瓮，一手一把鼻涕，老姬低头捂脸，踉跄的走了。

邵真望着他们离去，心中直打鼓道：这真是一对风尘怪人啊……

转头看“黄蔷薇”，只见她已伏在桌上放声痛哭！

一时，邵真不知如何是好，正想开口安慰她，里面忽地跑出来十几名女人，显然她们是被“黄蔷薇”的哭声惊动了；那叫阿珠的女伙计一上来便指着邵真叱道：“好啊！你胆敢欺负总护法，姊姊们上！”

说着，当即扑上来！

邵真叫了声苦也，正一头两个大——不知怎办是好，幸亏“黄蔷薇”及时收束泪痕，抬脸叱道：“别胡闹！退下去！”

这样，那些娘子军才莫名其妙的退了下去……

擦干眼泪，“黄蔷薇”歉然道：“对不起！我一时克制不住……”

轻吐了一口气，邵真道：“柯姑娘，在下了解你的心情。”

望了一下窗外，“黄蔷薇”站起身来，道：“外面的风雪停了，我带邵公子到敝帮去见明姊姊，另外我也须将此事禀告敝帮主知道。”

邵真拱了拱手，说道：“有劳柯姑娘了。”

于是，“黄蔷薇”和邵真离开客栈，朝“百艳帮”驰去……

第三十八章

一路上，“黄蔷薇”似乎为“璇玑神尼”的死而悒郁哀伤，邵真也因为即将见到明毓秀，心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所以两人都没有开腔……

就这样，走了没几里路，“百艳帮”已隐约可见了——只见一片无垠的原野上一座城堡，傲然耸立，气派万象，威严十分……

邵真心头不禁暗暗赞道：瞧这副景象，便知“百艳帮”主是个女中豪杰了！

临近城下，护河桥已缓缓放下，邵真跟着“黄蔷薇”进入了城堡……

方一进城，便见前头一队人马急奔而来，“黄蔷薇”连忙勒马对邵真道：“敝帮主迎接公子来了。”

说着，下马伫立恭候，邵真自然也跟着下了马来……

这时，那队人马已来到，约莫十来人左右，尽皆身着红袄蓝丝裤，发扎淡黄色丝巾，手持长枪的妙龄少女，为首的被有如众星拱月般的簇拥着的少女，气派非凡，美丽绝俗——但见她身着浅绿色贴身劲装，粉红色披风，腰悬双剑，秀发如云，金钗闪闪，脸儿如蛋，姿色十分……

“属下拜见帮主大驾！”

“黄蔷薇”早单膝着地，粉拳合抱，娇声发话道。

邵真正欲施礼，“百艳帮”主已跃下马鞍，朝邵真施了一礼，启口道：“不知邵公子驾临，有失远迎……”

说着，转向“黄蔷薇”道：“总护法，你怎不先派别人来通知？如此慢待贵宾，成何体统？”

“区区武林草莽，何堪帮主如此大礼相待？”

抬头一看，邵真不禁一愣——那不是花什么的么？

“百艳帮”主笑盈盈道：“邵公子，请上马。”

于是邵真满怀惊异的跟着她走到一座气象万千，富丽堂皇的楼阁面前……

进了里面，“百艳帮”主摒退诸人，径自把邵真带进一间华丽的房里……

一跨进房里，映着一座美仑美奂的檀木林。

尽管有着透明的纱幔掩着，但邵真清楚的，十分清楚的看见床上正在熟睡的人——“艳屠煞”明毓秀！

“百艳帮”主已悄悄的退下去……

邵真闭了一下眼，深呼吸了一下，稍稍平抑了心中的激动，他挪动脚步，缓缓走到床畔，然后颤着双后勾起纱幔……

他蹲下身子，用他的眼，和心去凝视，凝视……

那张熟睡的脸，邵真闭起眼来也能知道的脸，他是大熟稔了——两道弯弯的柳叶眉，就像是画家笔下的杰作，长长的捷毛遮盖了那两泓宛如会说话的眸子，那眸子，太黑太美的眸子，他曾经经不住它的凝视，那娇小玲珑的鼻子，他一直怀疑那是否上苍特意所雕刻的？那紧抿的樱唇，红得就像五月樱桃的樱唇，他曾经不止一次产生一亲芳泽的欲念……

只是，有些不同了——秀发散乱而失去光泽，眼眶深陷而阴晦，邵真更心痛的发现眼角竟有一道未干的泪痕！哦，她消瘦了！憔悴了很多。

邵真只觉心中陡然澎湃翻滚，鼻尖竟然涌上一股酸热！他咬着牙，吃力的咬着牙，然后艰辛的使自己激荡如怒潮的心湖平静下来……

他伸出手——他怎么努力制止也不禁微微颤抖的手，他要拭去她脸上的那抹泪痕——那抹使他感到心如刀割的泪痕……

可是明毓秀忽然嗯了一声，微微翻动了娇躯，邵真像是吃了一惊似的，赶忙缩回手来……

这时，明毓秀忽地轻声呓语起来，声音细若蚊声，邵真凑近前去，只听得她喃喃地道：“真……真……不……不……不要走……”

那声音很低，很细，而且断断续续，但邵真听得清清楚楚，千真万切，听得他好不容易压抑下的平静，陡地像黄河决堤，长江泛滥似的重新激腾起来！他只感到血脉鼓张！两眼发热！

“……真……别…别……别走……求你！”

呢喃的呓语继续着，而且声音愈来愈大，到最后明毓秀像是发了疯似的狂叫一声，倏地醒坐起来！

“毓！”一声带着一千个，一万个的爱，和一千个，一万个的歉疚，自邵真的口中吐出！他熬不住的抱住了明毓秀，抱得紧紧的，眼泪，那一颗颗邵真决不轻易流下的眼泪，此刻有如排山倒海般的狂涌而出！

“真！你回来了？”

明毓秀先是一惊，继之一阵惊喜，她紧紧的拥抱着邵真，泪珠儿像成串的珍珠，落下她颤抖着唇角，哽咽道：“真，别告诉我，是梦……”

“不，这不是梦，毓，这是真的，是真的！”轻轻的，邵真推开了她，他抖动着喉结道：“毓，原谅我，害苦了你……”

仰起了泪脸，明毓秀凝视着他，很久，很久，才忽地扑入邵真的怀里，哭着道：“噢，真，这次真的不是梦，噢……噢……”

邵真爱怜的搂着，默默的让她畅怀痛哭……

良久，明毓秀似乎是哭累了，这才停止呜咽，但仍偎在邵真的怀里，紧紧的，她闭着两眸，泪水打湿了她的睫毛，唇角漾起了一抹幸福的微笑，含泪花的微笑，她轻轻的，也像是在呢喃：“真，你知道不知道，我好像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噩梦……”

“毓，别怕，那噩梦已离去了，很远，很远……”

俯下头，邵真抬起了她的脸庞，轻轻的，他颤着手掠了掠她散乱的发丝，轻拭着她腮上的泪痕。

此刻，往事一幕一幕的像流水般的从他脑海中回旋，激荡——从他俩在河北万佛寺邂逅认识开始，是的，他们是在一个庄严的圣地结识，难怪邵真失去记忆的时候，万重山“万重寺”一听到庄严和谐的佛音晨钟，他就隐约的想起一个人来……

半闭着眼帘，明毓秀轻舒的微笑着，低声说道：“真，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呢？”

眯了一下星眸，眼中漾起了一阵朦胧，邵真轻声应道：“想起在万佛寺，我用小石子把你的饭团打烂了……”

“我气得把饭团砸在你的脸上……”唇角上的微笑愈来愈大，明毓秀梦呓似的接道：“但你却把它吃光了……”

心，在轻轻颤抖着，邵真用舌尖舔了一下唇角，轻轻的接下去说道：“你气得要打我，我跑给你追，你好不容易追上了我……”

慢慢睁开眼睛，那里面有着太多太多一眼便可以看出的甜情，蜜意和痴迷，明毓秀凝睇着他娇吁道：“于是，我们就这样认识，就这样在一起了……”

心猛烈的摇晃着，邵真再也忍不住了，他轻轻的，慢慢的俯下头……

缓缓合上眼帘，明毓秀颤抖着娇躯把红唇送上……

就这样，四片红唇，如磁铁般的黏合在一起了！

一刹那中，两人只觉触电般的轻震了一下，仿佛天在转，地在摇……

这一吻，延长了他们三年多的交谊，这一吻，了却了他们心中的相思，这一吻，爆发了他心中久蛰的热情，这一吻，使邵真不顾一切的去爱她了，这一吻，使明毓秀昏迷发颤，这一吻——他们好像再也分不开了！

正紧张时，不想门外起了一阵杀风景的敲门声——

两人连忙分开，邵真离开床畔，跑去开门，门启处，“百艳帮”主走了进来……

她朝邵真笑了笑，走近明毓秀，握住她的手道：“姐姐，邵公子我这个做妹子的可把他给找了回来，可别再每天向我要人啦。”

掀开被子，明毓秀下了床来，无限娇羞的啐了她一口，坐在梳妆台面前，道：“妹妹，再乱说话，姐姐可不饶你喽！”

“百艳帮”主拿起梳子，帮明毓秀梳发，转头向邵真招呼道：“邵公子，待我帮姐姐化妆好，回头再设宴为您接风，也庆祝您和明姐姐喜相逢。”

明毓秀含情脉脉道：“真，我俩就像亲姐妹一样，你不用避嫌，坐着好了。”

邵真依言在一张座椅坐下，他眨眨眼道：“毓，我怎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妹妹呀？”

明毓秀含笑道：“我一直没告诉你，她和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俩都是孤儿，一起流浪，就好像姐妹一样，当我们十来岁的时候，不小心从独木桥上掉了下来，被河水漂失了，后来我被打渔的——也就是昔日教我武功的师父救了起来，我俩就这样分散了，直到那回在洛阳酒馆才相遇的。”

邵真恍然大悟，笑道：“她女扮男装天衣无缝，叫人一点也认不出来，当我一见到她的时候，我吃了一惊！”

明毓秀笑道：“她就是喜欢这样子，我看她呀，下辈子投胎转为男人好了。”

“百艳帮”主一听，用梳子轻敲了她一下，不好意思道：“姐姐，你再取笑人家，我可不帮你化妆喽！”

说着，朝邵真娇羞道：“邵公子，您可别听明姐姐胡说，我是怕我们女人在江湖上行走太不方便，所以才装成你们男人的样子。”

明毓秀显然心情特别愉快，她打趣道：“当然啦，像你，国色天香的美人儿，如不乔装男人，在江湖上行走准要弄得武林大乱。”

努起小嘴，“百艳帮”主顿足娇嗔道：“姐姐，你再说，我就把你的眉毛，画成丑八怪！”

见她两人亲热得真有如姐妹，邵真十分羡慕，他想了一下，道：“你大概连名字都是假的吧？”

“百艳帮”主微笑道：“是的，那是化名。”

“化名？花明？”

轻念了一声，邵真恍然道：“噢，我竟然现在才想起来，真差劲！”

“百艳帮”主朝他自我介绍道：“我叫胖伊玲，明姐姐叫我小玲，邵真别见外，您也这样称呼我好了，反正我以后也是叫您姐夫的。”

明毓秀正在施粉，一听整个俏脸都红了起来，她用手轻敲了一下胖伊玲，

嗔道：“小玲，看我撕烂你那张嘴不！”

口中骂着，却娇羞的，偷溜了邵真一眼……

邵真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他恭维胖伊玲道：“玲姑娘，你可真不含糊，在江湖上‘百艳帮’是声势煊赫，名震寰宇，武林中像你这样头角峥嵘，鼎鼎大名的巾帼英雄，真是少见，让我们大男人，自愧不如！”

胖伊玲连忙道：“得了，要说我‘百艳帮’再十个也比不上邵公子一个‘鬼见愁’呢，何况您又是‘龙虎会’的会主呢？”

一愣，邵真道：“玲姑娘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胖伊玲眨了下美眸，娇声道：“我们‘百艳帮’别的不敢说，消息要算我们最灵通了，凡是江湖中大小事情发生，我们一定会在最短时间知道，而且事情发生的本末，我们会查得八九不离十。”

邵真惊异不已，笑道：“这么说，在下更佩服玲姑娘了。”

胖伊玲道：“其实，也没啥，假使我们没有一项比人强，那‘百艳帮’又如何站得住呢？”

邵真想起“酒痴”专程为“百艳帮”送消息，他相信“百艳帮”眼线一定遍布天下。

这时，明毓秀惊异道：“真，你什么时候当起那玩意儿来啊？据我所知，你的个性一向不喜欢受拘束的。”

